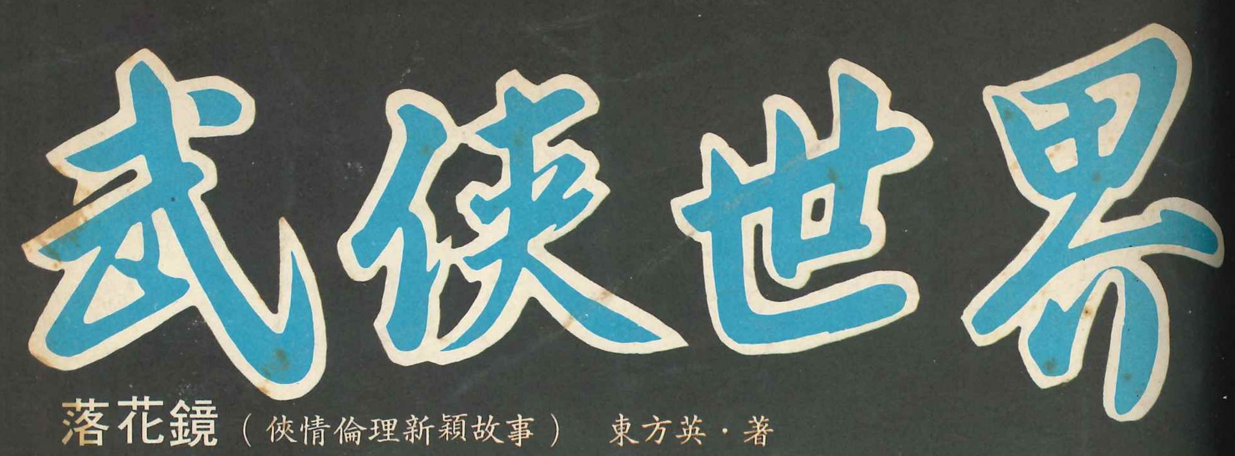


落花鏡（俠情倫理新穎故事） 東方英・著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信誓難憑，道義不再，何吟春千里迢迢，遠赴雲南，履行父母遺命，準備下嫁楚雄大豪楚天雄之子楚人傑，詎料楚家存心毀約，不納何吟春，於是展開了本故事的序幕。

$3.50

1067

編者話

東南亞名作家東方英先生素以擅寫俠情倫理恩怨故事見稱，歷年來，在本刋發表之長篇連載及中篇奇情佳作，爲數不少，迎合一般讀者閱讀興趣而飲譽文壇，好評如潮，深受讚許。

我們今期在東方英先生百忙中，特別情商他再爲本刋撰著一部巨型之作……「落花鏡」，實屬難能可貴，以饗讀者。「落花鏡」是一部哀艷倫理的俠情故事，每一情節充滿血淚、恩怨痕跡，道盡兒女私情心聲，流水落花，寫盡江湖信誓難憑，道義不再……曲折離奇，感人肺腑！編者敢以保証絕對是部上乘佳作，敬希特別垂注。

**　　**　　**

本刋目前猛稿堆積如林，準備按期先後分批推出，馮嘉的司馬洛故事「槍手刀客」，準於下期開始連載，內容充滿緊張刺激，打鬥慘烈有你從所未睹，更有令你不可思議之橋段，希望你們滿意。

巨型小說方面，是一部新穎俠情鬥智故事「八方客棧」。原來這客棧住有八方豪傑，五湖四海，龍蛇混雜，十分熱鬧，精采故事就發生在這客棧裡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８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6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金牌巨型 俠義奇情故事

落花鏡

東方英·文
盧令·圖

半片落花鏡 一幕血仇情

一

「姊姊，我實在走不動了，我們歇一歇，好不好?」

「不！一步一停，三步一歇，你還想不想今天趕到地頭?」

好毒的太陽，晒得地上裂着縫，老樹枝椏脫了皮。

六月六日，正是大暑天。

路旁一棵一棵的大樹，正張開身子隔斷了毒烈的驕陽，向着路上的行人，招着歡迎的雙手。

怪不得小栗子何一飛又走不動了。

小栗子何一飛說小不小，已有十三四歲了。

他口中的姊姊何吟春說大不大，只比何一飛大三四歲，算算也不過十六七歲，也只是一個大孩子。

但，聽她說話的口氣神態，可就沒有點孩子氣。

大多的憂患，大多的磨練，把她的孩子氣早就磨光了。

也眞難爲她，帶着比她小三四歲的弟弟，已經爬過了半個國土，從黃河旁走到了雲南楚雄。

何吟春說不行就不行，頭也不回，獨個兒向前面走了下去。

別看她頭也未回，她的朶耳可豎得又長又直，守聽着身後弟弟的動靜。

她原是一個性情和善的姑娘，雖說環境把她磨練得堅强無比，**她又那能眞的不**理會弟弟哩！

小栗子何一飛望着姊姊削瘦的背影，做了一個鬼臉，身子一斜，向着一棵樹身躺了下去。

看！她可被小栗子何一飛料死了，可不皺着眉頭，搖着腦袋，又回來了：

小栗子何一飛暗暗高興，閉起雙目，只當沒看見。

何吟春幽幽的一嘆道：「飛弟，姊姊知道你累了，只是我們必須在日落以前得趕到地頭，來！來！來！姊姊揹着你走好了。」

這不是第一次，不久之前，何吟春就揹過小栗子一次，那次小栗子何一飛可難過極了，心裏直罵自己足足罵了四五天。

現在姊姊又要揹他了，當時一挺腰就跳了起來，漲紅着臉，搖手不迭的叫道：**「算了，算了，我有腿，我自己會走。」**





何吟春咧嘴笑道：「你不是走不動了麼?」

小栗子何一飛訕訕的道：「你也不看看，你的個子比我還小啦！」

何吟春說道：「可是我的力氣比你大呀！」

小栗子揚眉道：「那也不見得……」

何吟春道：「有事實爲證，姊姊走到現在，一點都不累，而你却寸步難移。」

小栗子何一飛原是個小精靈，唯一的毛病就是好强受不得激，一受激，就不能貫澈自己的主張了。

小栗子何一飛冷笑一聲，道：「誰說我寸步難移；好！我們就比比脚程！」邁開大步，身子飛也似的跑出去了。

姊弟倆一口氣，走了十幾里地，放緩了步子說道：「姊姊，現在可以歇一歇了吧。」

何吟春愛憐地撫着何一飛的肩頭，道：「弟弟！唉！」

小栗子何一飛也叫了一聲：「姊姊！」凝目望了姊姊一陣，眉峯微微一皺，道：「姊姊，你有什麼話想說?」

何吟春搖了一搖頭，道：「沒有。那**邊**有片樹陰，我們坐到那邊去吧。」

姊弟二人走過去坐了下來，何一飛躺**在**草地，打了一個滾，道：「姊姊，我們**到**底爲了什麼?這樣千里迢迢的來投奔楚**伯**伯，你現在可以告訴我了吧。」

何吟春道：「楚伯伯是爹的師兄，我**們**來投靠他難道還要特別的理由麼?」

何一飛道：「阿爹有過命交情的朋友**多**的是，師伯也不止楚伯伯一位……姊姊，如今我們都是沒娘沒爹的苦孩子，你把話說明白了，我也不會不聽你的話的。」

何吟春鼻子一酸，兩行清淚，奪眶而**出**……

何一飛一怔道：「姊姊，你爲什麼哭了?」

何吟春拭去淚水，幽幽的長嘆一聲，**道**：「楚伯伯有一位兒子，叫楚人傑，我**們**很小的時候，我們就有了婚約，所以，……所以……。」羞容畢現，戛然低頭不說了。

小栗子何一飛恍然而悟地笑道：「原來如此，太好了，我們快走吧。」

以後，小栗子何一飛再沒使過花招，老老實實的全力趕路。

日影剛斜，他們已趕到了一座大莊院之前。

小栗子何一飛指着那大莊院道：「姊姊，你將來的家可眞不……。」

那知一言未了，只聽莊院之內傳出一陣人喊馬嘶之聲，隨後衝出三人三騎，閃電般就到了他們姊弟面前。

當先一位年輕公子手中馬鞭一掄，暴**喝**道：「滾開！」鞭梢帶起一聲尖嘯，便**向**小栗子何一飛頭上落來……

馬勢來得太快，小栗子何一飛讓過了**頭**部，却沒能讓開肩部，「啪！」的一聲，肩頭上實實的挨了一鞭子，半隻袖子**就**裂了一個大口子。

小栗子何一飛氣得開口罵了一聲：「**混**球！」

「討打！」第三匹馬上的人又給了他一鞭子。

小栗子何一飛怒目一翻，正要出手還以顏色時，姊姊何吟春已伸手拉住地道：「弟弟，不可無禮！」

其實，小栗子何一飛想無禮又能怎樣，那三人三騎早已遠出十幾丈之外了。

看門的老蒼頭隨身趕了出來，一臉歉疚的連聲說道：「對不起！對不起，小兄弟，傷得不重吧，快進來，先看一看傷要緊……。」

小栗子何一飛冷笑一聲，道：「沒關係。這兩下子，我還挨得起。」

那老蒼頭望了一望小栗子何一飛，怔了一怔，道：「聽小哥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

何吟春接口道：「我們是來自陝西子午鎮。」

老蒼頭驚震了一下，道：「陝西子午鎮！貴姓？」

何吟春欠身道：「小女子何吟春，特來求見莊主楚老先生。」

老蒼頭神色又變，射出二道驚訝的目光，道：「你們姓何，又住在子午鎮，可與關洛飛虹何大俠有什麼關係？」

何吟春恭聲說道：「他老人家正是先父。」

老蒼頭面上肌肉抽動了一下，黯然之色油然而出，但他却盡量抑制住自己，只「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何小姐何公子，那更不是外人了，請！請！請！」

老蒼頭先把何氏姊弟請到廂房之內，一面吩咐打水奉茶，一面告退道：「兩位請稍候片刻，老漢這就親自去向夫人稟報得知。」

老蒼頭離去之後。小栗子何一飛伸張了一下四肢，長長的吐了一口大氣，道：「這可好了，總算結束了流浪生活了。」

何吟春沒有答腔。小栗子何一飛回頭向姊姊望去，只見姊姊緊鎖着眉梢，目光茫然的在沉思着。

小栗子何一飛輕喝了一聲，道：「姊姊，你在想什麼心事？」

何吟春輕輕一震，張目四望了一下，道：「飛弟，你在說什麼？」

她想心事想入了神，何一飛的話，她根本沒有聽清。

何一飛笑道：「姊姊，你呀！可是在想將來的姊夫？」

何吟春還是沒有收回神思：「你在說什麼？」

何一飛笑道：「沒有說什麼。」

何吟春笑道：「敢情是我聽錯了。」

小栗子何一飛實在忍不住，「噗哧！」一聲笑道：「姊姊，你看我們進莊時碰見的那一位公子，可就是將來的姊夫楚人傑？」

何吟春故作不關心地道：「我沒有注意他。」

小栗子何一飛笑着摸着肩頭上的鞭傷道：「這一鞭算是白挨了。」

何吟春顧而言他，雙眉一顰道：「這位看門的老人，怎麼還不回來呢？」

小栗子何一飛道：「人家深宅大院，去也要去半天，那能回來這快。」

何吟春點頭一笑道：「兄弟，你現在也知道替別人着想了。」

何一飛笑道：「你才發現呀……」

老蒼頭悶聲不響的回來了，只對他們冷冷的道：「兩位隨老夫來。」

他的態度變得叫人不由得不吃一驚，何一飛臉色一寒，却被何吟春暗中輕輕扯了他一下，把他的不滿壓了下去了。

姊弟二人隨在老蒼頭身後，穿過一道側門向莊院之外走去……。

小栗子何一飛忍不住，叫道：「老丈，你帶我們到那裏去？」

老蒼頭頭也不回的道：「你們總得有個落腳的地方吧。」

小栗子何一飛愕然道：「你帶我們住到外面去？」

老蒼頭道：「老莊主不在家，夫人不敢作主，你們不住在外面，難道……」

何吟春接口道：「兄弟，不要說話了，我們跟老丈去就是。」

何一飛一連橫了姊姊幾眼，非常不服氣她的忍氣吞聲，可是，最後他還是嘆了一口氣，什麼話也不說了。

何氏姊弟二人的年齡都不算大，但是所表現的忍耐能力，都遠超過了他們的年齡。

行約二里多路，有一棟獨立住屋，房子不大，四週繞了一圈菜圃，這時正有一位老人在菜圃內工作。

老蒼頭招呼了一聲道：「老金，這兩位遠客來自陝西子午鎮……。」

他話聲未了，老金截口說道：「子午鎮？……」

老蒼頭點頭道：「子午鎮的何小姐何公子，要在你這裏住幾天，這幾天，就由你完全負責了。」

老蒼頭說完話，掉頭而去，沒再和何氏姊弟打招呼。

老金把何氏姊弟領入屋內，說道：「兩位住在子午鎮可知道一位關洛飛虹何大俠……。」

何吟春道：「那老人家正是先父。」

老金猛然大聲嚷道：「什麼！你們就是何五爺的兒女？」

何吟春道：「老丈可是不相信？」

一聲未了，老金已是大罵一聲：「混帳東西！……」人便像一頭瘋狗似的衝出屋外去了。

小栗子何一飛怒氣又起來了，忍不住也罵了一聲：「老混蛋！」

其實，老金早走遠了，聽不到了。

何一飛氣無所出，轉向姊姊冷笑一聲道：「姊姊，你看出來了沒有？」

何吟春嘆聲道：「兄弟，忍忍吧。」

小栗子何一飛道：「我好不難過。」

何吟春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何一飛道：「我不怕吃苦，可是，這不是吃苦，而是受氣……。」

何吟春截口道：「不要想得太多，萬一錯怪了人家，豈不難爲情。」

小栗子何一飛悻悻的道：「但願我是錯怪了他們！」

何吟春雖然要弟弟何一飛不要胡思亂想，錯怪了別人，可是，事實擺在眼前，這次南來只怕要大失所望了。

何吟春自思自苦的發出了一聲沉重的長嘆。

老金回來了，還是那樣氣咻咻的，一

臉氣憤不服之色，重重的向櫈子上一坐，道：「你們可知道老夫是什麼人？」

小栗子何一飛冷冷的道：「你不說，誰知道。」

老金道：「老夫姓金，金不換，與你們父親雖非手足，却有非凡的情誼，從今以後，你們該尊老夫一聲金大叔。」

小栗子還想回敬他二句，何吟春已先起座向老金萬福一禮道：「金大叔，請恕侄女等不知之罪。」

老金拉緊了的面色，鬆弛了下來，道：「放心，你們的事，有金大叔在，金大叔絕不會叫你們吃虧。」

猛然一回頭望着何一飛喝道：「小子，你在發什麼愣，可是信不過老夫？」

小栗子何一飛原是個非常機靈孩子，剛才是生他的氣，現在可也明白了這位金大叔是在替他們姊弟打抱不平，於是趕忙應聲叫了一聲，道：「金大叔，我們當然信得過你，可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楚府這種待客之道，實在說不過去，但，是什麼原因呢？

老金沒有料到他們自己竟然不知道原因，不由得一怔道：「老邱沒有告訴你們嗎？」

何一飛道：「那位老邱？」

老金道：「誰送你們來的。」

小栗子何一飛恍然道：「啊！他就是老邱。」

老金道：「你該稱他邱大叔，他與令尊也非常投契。」

何吟春道：「金大叔，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老金道：「令尊的朋友不少，你們千里迢迢的來投奔楚莊主做什麼？」

何吟春低下螓首，羞紅了她的秀臉。

老金哈哈一笑道：「賢侄女，別害羞，你不說我們也知道，當日還是老夫和老邱兩人做的大媒啦！」

「唉！……」接着又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其實，令尊也太死心眼了，這門親不結也吧！」

何吟春沒有答話，她是不好意思。

小栗子何一飛却道：「金大叔，您是什麼意思？」

老金道：「他不配。」

何一飛難以理會地跟着唸了一聲，道：「他不配？」

老金接着道：「那小子不會有出息，怎能配得上你們何家的姑娘。」

何一飛回答道：「這可是老父的承諾啊。」

早年的婚姻，就是這樣，父母之命，長輩之言，誰也想不到那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老金哈哈大笑道：「單方面承諾有什麼用，如今人家可忘了哩。」

何吟春原本羞羞答答的不好意思說話，這時却不能不說話了，幽幽的一嘆，道：「可是，這也是先父的遺志啊！」

老金哈哈大笑了起來，道：「這叫剃頭担子一頭熱，令尊呀！……。」

吟春正色道：「家父的遺志，也是侄女的心願，姪女千里迢迢而來，不達此願志不移。」

老金笑不出聲來了，愣愣的瞪了何吟春半天，無可奈何的長嘆一聲，道：「賢侄女，你這又何苦來呢……」

何一飛心念一動，移過他們的話頭，側臉問道：「金大叔，你爲什麼不住在莊子裏呢？」

老金道：「大叔爲什麼要住在莊子裏，你金大叔又不是楚家的家人奴僕，住自己的房子，吃自己的飯，有什麼不好。」

何一飛只有一笑道：「這倒有點道理，不過，你爲什麼不遠離這裏，而住得這麼近呢？」

老金道：「楚家莊有我老金的酒肉朋友，人老了，朋友也難交了，人要沒有了朋友，你說那該是一種什麼樣的滋味？」

何一飛那有過這種經驗，只有搖頭笑道：「我不知道……。」

老金哈哈一笑道：「老夫要不住在這裏，你們今天的住所，就够邱拐子頭痛的了。……」

「什麼？你們在說老夫什麼？」邱拐子帶着笑聲走了進來，他這時的態度完全變了，不再冷得叫人可怕。

何吟春與何一飛知道邱拐子身份之後，不待老金暗示，都一一站了起來！

邱拐子高興的笑道：「何五爺的孩子，果然與衆不同！」

何氏姊弟一同行禮道：「小侄姊弟見過邱大叔。」

邱拐子搖手道：「無須多禮，只要不罵我老拐子就行了。」

何一飛笑道：「小侄等豈敢。」

邱拐子道：「你們知道不知道，老夫見過你們之後，一直就在生氣。……生自己的氣，……老金，取酒來，老夫要喝個爛醉如泥。」

老金雙手一攤道：「對不起，酒沒有了。」

邱拐子一拍桌子道：「連酒都不給喝，還算是什麼朋友。」

老金道：「只知要酒喝的朋友，又算是什麼朋友！」

「老夫不喝酒，肚子就要氣炸了。」

老金道：「活該！誰叫你死都不肯離開楚家。」

邱拐子道：「你知道老夫不能離開楚家。」

老金搖頭道：「也不知道你前世欠了楚天雄多少債？」

邱拐子瞪目道：「你別只知道說老夫，你自己又爲什麼不離此遠去？」

老金道：「老夫也是欠了人家的債，離不開這裏。」

何一飛見他們吼吼嚷嚷，看似吵架，其實其中不知含有多少辛酸，有心冲淡他們苦悶的心情，故意輕鬆地笑道：「金大叔，你欠了誰的債？」

老金一指邱拐子道：「他，老夫欠了他的酒債，老夫要搬去了，他到那裏去白吃白喝去。」

邱拐子抓住機會，大吼道：「你既然欠了老夫酒債，爲什麼還不快買酒去。」

老金一笑道：「算老夫倒霉，給你抓住了小辮子，還你酒債就是。」

邱拐子金不換當年行走江湖時，號稱賽焦孟，焦不離孟，孟不離焦，情誼非比等閑。

老金一笑，不但有酒，而且也有菜，擺滿了一桌子，喝得四個人都有點醉糊糊的！

「酒入愁腸愁更愁」，何氏姊弟雖然初嘗愁滋味，也是越喝越愁，不知不覺先自醉了！

昏昏沉沉之中，忽然全身一涼，被人由頭淋了一盆冷水，驚得跳了起來！

室內已不見邱拐子，老金就站在他們面前，一手執着一把大板斧，目射怒芒，口中不時發着一陣陣的冷笑！

屋外，更不斷的傳來震耳的怒喝聲和打鬥聲。

老金這種神態嚇得何氏姊弟不知什麼時候得罪了他，相對着說不出話來！

老金忽然冷冷的問道：「你們的武功如何？」

何一飛吁了一口氣，說道：「鮮遇敵手！」

何吟春輕喝道：「少吹。」

老金道：「你們隨老夫走。」

何一飛道：「外面什麼人在打鬥？」

老金道：「除了邱拐子還有誰？」

何吟春道：「我們帮邱大叔去！」

老金道：「不要管他，我們走！」

他的房子不大，想不到臥室之內還有一條地道，老金打開地道入去，喝聲道：「進去。」

何吟春道：「邱大叔呢？」

老金道：「聽話，快走。」

老金並不先叫他們走，他自己也跟着進了地道，封好地道入口之後，他領先走在前面。

地道不長，不過二三十丈，但出口處有一片竹林，所以出口極是隱密！

打鬥之聲清晳可聞，從那傳來的呼呼嘯風之聲，不難想像打鬥之猛烈。

老金把他們姊弟送出百多丈之外，叫他們藏住身形，這才反身向打鬥之處撲過去。

老金走後，何一飛道：「姊姊，我們也去看一看。」

何吟春道：「我們要能够去，金大叔又何必把我們送來此地。」

何一飛道：「那是說，我們只能等在這裏了。」

何吟春道：「是的。」

何一飛嘆了一口氣，道：「爹要知道我們這樣怕事，在九泉之下心裏不知該有多難過。」

何吟春冷笑一聲，道：「兄弟，你少來這一套，別忘了爹是怎樣吩咐你的。」

何一飛苦惱地道：「我知道，一切聽你胆小姊姊的就是。」

他們兩人等不多久，打鬥之聲沉寂下去了，不久之後老金也回來了，但他絕口不提剛才打鬥之事，只道了一聲：「走！你們要換一處住的地方了。」

新地方在楚雄城內，一戶小戶人家，只有母女二人，母親叫方大娘，四十來歲，五十不到，女兒叫小蕙，年紀和何一飛差不多。

這時，差不多已是半夜時分了，方大娘問都沒有問一點頭就留下了他們姊弟！

金大叔暗暗囑咐何吟春道：「方大娘不是等閑人物，你們安心的住在這裏，老夫要回去了，有消息時自會隨時來告訴你們。」

金大叔走了，方大娘安排何吟春與方小蕙住在一起，何一飛住在客廳裏，臨時搭了一塊門板，一切安排好後，她還是沒有多問他們一句話，就去睡了。

何一飛獨自一人睡在廳堂裏，腦中有着想不完的心事，雖是疲憊得要死，却就是無法入睡，後來有點昏昏沉沉了，却又被一聲貓叫驚起了，一睜眼，彷彿看見一條人影從他身前一掠而過。

小栗子何一飛心中一動，那僅有的睡意也消失了，他不加攷慮的一挺身下了床，輕身跟了出去。

門外一片空地，空地中央有一大樹，樹枝廣被，是附近人家夏夜乘凉的地方。

兩條人影相對站在大樹之下，其中一人，可不正是方大娘。

另外一人，看不清面貌，聽她說話的聲音，沙啞低沉，年紀一定不少了。

前面的話，小栗子何一飛沒有聽到，這時只聽那婦人道：「大娘，我們夫人千萬重托你，事成之後，我們夫人自有一番心意……。」

方大娘笑哈哈的問道：「你說完了沒有？」

那婦人道：「沒有了。」

方大娘道：「好，現在我要你替我向你們夫人回兩句話了。」

那婦人道：「請。」

方大娘道：「你剛才說了半天，可看錯了我方大娘的爲人，也侮辱了我方大娘的爲人，請你把這個……」

話聲中，只聽一記清脆的耳光聲響起，接着方大娘又接着道：「耳光帶回去給你們夫人。」

那婦人叫了起來道：「你……你敢打我！」

方大娘冷笑道：「你還不配挨老娘的耳光哩！這是要你帶給你們夫人的，哼。滾你的！」

只見方大娘一抬手，那婦人的身已被抛了出去！

小栗子何一飛暗暗伸了一下舌頭，一縮身子想回身回屋內時，只聽方大娘喝聲道：「小鬼頭回來！」

小栗子何一飛倒也是生來的敢作敢爲，自己的行踪既然已被發現了，便沒有什麼可顧忌了，一揚頭回到了方大娘面前，冷冷的道：「你待怎的？」

方大娘忽然一笑道：「你倒眞像你父親。」

小栗子何一飛原本擺出一副吵架的姿態，這一來弄了個不好意思，尷尬的說道：「你認識我父親？」這話實在問得多餘，她要不認識他父親，如何能說出這種話來，小栗子何一飛說完話，自己的臉也紅了！

方大娘拍着一條凳子道：「坐！大娘有話問你。」

小栗子何一飛離開遠遠的坐在一塊老石頭上，他倒不是怕了方大娘，而是不願挨着娘兒坐在一起！

方大娘笑了一笑，道：「你父母都死了？」

小栗子何一飛點了點頭。

方大娘道：「他們年紀輕輕的，怎樣死的？」

小栗子何一飛道：「他們已五十多歲了……」

方大娘道：「我知道，你說說，他們是怎樣死的？」

小栗子何一飛道：「病死的。」

方大娘道：「兩人同時病死的？」

小栗子何一飛道：「娘死了三個多月後，父親才死。」

方大娘道：「他們生的什麼病？」

小栗子何一飛道：「一種怪病，沒有人看得出來。」

方大娘道：「你父親要你們遠道前來投奔楚天雄？」

小栗子何一飛說道：「姊姊與楚伯伯的兒子自小就有婚約，所以先父要我們前來。」

方大娘冷笑一聲道：「你父親倒會打如意算盤。」

小栗子何一飛道：「先父太相信朋友了。」

方大娘說道：「朋友並不是不能相信的。」

小栗子何一飛仰着臉道：「大娘，楚家是不是不要我姊姊？」

方大娘「嗯！」了一聲，不置可否。

小栗子何一飛悻悻的道：「不要我們姊姊也就算了，好像還容不得我們呢？」

方大娘道：「等楚天雄回來再說。」

小栗子何一飛恍然而悟道：「我明白了。」

方大娘道：「你明白了什麼？」

小栗子何一飛道：「這都是楚夫人搗的鬼。」

方大娘道：「其實楚家的兒子並無可取的地方。」

小栗子何一飛道：「我姊姊却死心得很哩！」

方大娘忽然嘆了一口氣，站起身道：「回去睡覺吧。」

昨天晚上的事，方大娘雖然沒有要小栗子不說，小栗子何一飛還是沒有告訴他姊姊何吟春。

事情好像就那樣過去了，再沒有人來找我們，就金大叔也不見前來探望他們。

方大娘不讓何吟春走出屋門一步，却任由何一飛四出遊玩，小栗子何一飛人生地不熟，方小蕙也就自自然然的成了小栗子何一飛的遊伴！

這天，楚雄城有大廟會，小栗子何一飛與方小蕙一早就去趁熱鬧去了。

小栗子何一飛最喜歡廟會上說詩書的，道道地地的北方詩書，小栗子何一飛聽來倍感親切。

方小蕙對說詩書的沒有興趣，約好了小栗子何一飛在書場等她，她便自個兒去看別的熱鬧去了。

小栗子何一飛正聽得入神的時候，忽然有一聲尖叫之聲傳來！

好熟的聲音，莫非是小蕙？

小栗子何一飛心中猛然一震，便在書場展開身形，向聲音處撲去。

果然是小蕙，不僅是小蕙，而且她的一條手臂正落在一隻枯瘦的少年人的手掌裏！

那少年人長得又黑又瘦，一手抓着方小蕙的手臂，一隻手正向小蕙另一隻手臂抓去，口中還罵着道：「小丫頭，你終於給我找到了，還不回去！……」

小栗子何一飛大喝一聲，道：「放手！」左拳右掌便向那少年人撲去……

那少年人笑了一笑道：「小子，少管閒事！」右脚一抬，一脚踢在小栗子何一飛膝蓋骨上，把小栗子何一飛踢得跪倒地上！

小栗子何一飛楞住了，自己跌倒了，還不相信似的，憑他的身手，那會這樣不濟？

小栗子何一飛搖了一搖頭，雙掌一撐地，正要再向那少年人撲去時，只聽另有一道凌厲的喝聲道：「放手！」

不知什麼時候，那位說詩書的先生就站在他身旁，那聲凌厲的喝聲，正從他口中喝出。

那少年人冷笑一聲，道：「你是什麼東西，不打聽打聽……」

那說書先生只冷笑一聲，又道：「放手！」還是那兩個字，但說話的威勢却完全不同。

那少年人心弦震動了一下，放開了方小蕙，他不能不放開方小蕙，否則如何面對強敵。

那少年人放開方小蕙之後，指着自己鼻子向那說書先生道：「你也不打聽打聽本人的來歷！」

那說書先生理也不理那少年人，轉向方小蕙道：「小姑娘，你們回去吧！」當然話中之意也包括小栗子何一飛在內！

方小蕙和小栗子何一飛兩人心裏沒有一個服氣，當時不約而同的一搖頭，道：「不！」

那說書先生苦笑了一聲，自言自語道：「初生之犢不怕虎。」

那說書先生倏的又轉向那少年人道：「你的來歷我知道，你姓蔡……」忽然面色一正道：「回去，對你長輩說，三日之後，老夫登門拜訪。」

那說書先生說完之後，便不再理會那少年人，轉身回到書場去了。

小栗子何一飛與方小蕙正準備再向那姓蔡的少年人討回公道時，詎料那姓蔡的少年人忽然一溜烟的鑽入人叢中跑去了。

小栗子何一飛和方小蕙在衆目睽睽之下受挫於那蔡姓少年手下，臉上好不難爲情，什麼遊興都因此一掃而光，兩人相視苦笑了一下，心意相同的轉身就去。

他們身子一轉，發現另有一排人阻住了他們的去路。

爲首一人不但方小蕙認識，就小栗子何一飛也認識，原來就是楚人傑，很可能就是小栗子何一飛的姊丈。

小栗子何一飛可不想和楚人傑發生衝突，一拉方小蕙道：「我們這邊去。」

他們那一邊也走不出去，四邊都有了楚人傑帶來的人手。

方小蕙惱了，小鼻子一翹，冷笑一聲道：「你們做什麼？」

楚人傑笑着道：「本公子楚人傑，是你們蔡公子的朋友，小姑娘，你還是聽本公子的話，回到蔡府去吧。」

方小蕙大叫道：「胡說，誰是蔡家的

人。」

楚人傑冷冷一笑，向四方問道：「剛才各位可曾聽到蔡公子親口所說，這位小姑娘乃是他家逃出來的丫頭？」

一呼百應，居然有七八個人回聲接腔道：「不錯，我們都聽到了，她是個外逃的丫頭。」

無中生有，混淆黑白，莫此爲甚，方小蕙氣得話都說不出來了，只知道跺着脚，連聲叫道：「胡說！胡說！胡說……」

小栗子何一飛到底從北到南，經過不少風浪，知道這時候，縱有一百張嘴，也分辯不清，唯一的辦法，只有出其不意的突圍而逃。

小栗子何一飛目光四轉，找定目標之後，輕聲向方小蕙道：「我先纏住他們，你先逃出去，把你娘找來。」

小栗子何一飛這才把話說完，立時射起身子直向楚人傑撲去，同時，口中又嚷又叫道：「你信口雌黃，胡說八道，少爺要打落你的門牙！」

小栗子何一飛剛才吃了一次虧，這次出手可就把家傳絕學中的精妙招術使出來了！身形一幌，他不但衝到了楚人傑身前，而且，一出手五指一鈎就抓住了楚人傑的肩井穴，抓得楚人傑全身發軟。毫無回手之力。

小栗子何一飛一招得手，身子一壓，把楚人傑壓倒地上，口中嚷叫着，便在地上翻滾起來。

外人看起來，他們倆人乃是纏鬥得不可開交，在地上滾來滾去，事實上，可苦了楚人傑，他是有苦說不出，陪着小栗子何一飛演戲。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小栗子何一飛與楚人傑身上了，方小蕙竟然也忘了小栗子何一飛的話，不知在混亂中溜去，反而在一邊大聲叫了起來。

忽然，有人推了方小蕙一把，提醒她道：「還不快走！」

方小蕙這才想起小栗子何一飛的話，一溜烟的逃去了。

小栗子何一飛眼看方小蕙人已逃去，扣着楚人傑滾來滾去，滾到人少的一邊，又狠狠的在楚人傑耳中罵了二聲道：「小子，你給我記着，你要不知上進悔改，這種苦頭將來還有得你吃。」

一放鬆，小栗子何一飛，已獨自滾了幾滾，再一彈身，人便射出老遠，身子一矮，就脫出了重圍。

小栗子何一飛滿身是泥灰，但他心裏却是快樂極了，因爲，他不但渡過了一關，而且還替姊姊出了一口氣。

正高興頭上，幾乎撞到一人身上，還是那人這時叫了一聲：「小兄弟。」

小栗子何一飛急忙刹住身形，抬頭望去，臉色不由得紅了起來。

原來，又是那位說書先生。

小栗子何一飛訕訕的說了一聲：「對不起！」轉身便走。

那說書先生伸手攔住他道：「小兄弟，可是姓何？」

小栗子何一飛一楞道：「你怎樣知道的？」

那說書先生道：「此地談話不便，請到老朽住處一談如何？」

小栗子何一飛不能拒絕自己的好奇心，點了一點頭。

轉過四五個彎，到了說書先生住的客棧，小栗子何一飛拍去了身上灰土，說書先生又叫了酒菜，招待小栗子何一飛。

說書先生自己介紹自己，他姓杜，單名一個「凡」字，除了說書糊口之外，也會看看小病，人家都叫他無用秀才。

介紹完自己，無用秀才杜凡望着小栗子何一飛含笑道：「你剛才使了一招『孤峯突出』，頗具關洛何家的精髓，你莫非就是小栗子何一飛？」

怪了，無用秀才杜凡居然知道小栗子，小栗子楞了半天，才皺眉頭道：「你怎樣知道我？」

無用秀才杜凡笑了一笑道：「現在不便告訴你，將來你自會知道，不過你有什麼困難，可以隨時來找我。」

小栗子何一飛漫應聲中，只點了一點頭。

無用秀才杜凡又道：「你走後，老朽也不會再住在這家客棧，你如果要找老朽，只需到東門外一品香門前牆壁上寫個何字就行了。」

小栗子何一飛別過無用秀才杜凡，回到住處，方大娘也剛回來，她把金大叔也拉來了，還要大擧搜尋小栗子何一飛。

小栗子何一飛說起無用秀才杜凡，金大叔和方大娘都一臉茫然之色，不知道江湖上這號人物。

× × ×

話題轉到楚家身上，金大叔一肚子火氣，悻悻的道：「可恨呂菊英，也不知她存的是什麼心，她似乎下定了決心，要把吟春趕出雲南地境。」

呂菊英就是楚天雄最近的夫人，楚天雄的原配夫人早已亡故呂菊英算是繼弦。

方大娘笑了一笑道：「其中原因，小妹倒知道一點。」

金大叔驚疑地道：「你怎會知道？」

方大娘道：「呂菊英有一個娘家侄女，她想和楚家親上加親，自是容不得何姑娘走進楚家的大門了。」

金大叔冷笑一聲道：「她倒會打如意算盤，只怕由不得她趁心如意。」

方大娘一嘆道：「其實，這門親事不提也吧。」

金大叔道：「我也是這樣說，可是吟春不是這樣看，這就叫人爲難了。」

方大娘「啊！」了一聲，回顧何吟春道：「吟春，你這是何苦來呢？」

何吟春幽幽的道：「這是先父的遺志，侄女必須遵守。」

方大娘一嘆道：「你眞是一個孝順的好孩子，可是，這是楚家食言毀約，不講信義啊！」

何吟春道：「侄女決不放棄。」

方大娘凝眸深思了一陣道：「賢侄女，你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

照理說，何楚兩家就是結成了秦晉之好，如果楚家不再要何吟春，何吟春也不能賴在楚家，何況，這只是口頭婚約，楚家的孩子又不成器，楚家要毀約，何吟春實在沒有理由堅持，除非，別有原因。

方大娘這一問，正是問到節骨眼上。

何吟春道：「侄女不願有違先父遺志。」話是一句老話，不過說話的語氣，稍微有點差異。

方大娘雙眼一瞇，含笑道：「令尊還有沒有別的交待？」

方吟春怔了一下，道了一個「這」字，頭一低，就沒有下文了。

當然有特別交待。只怕無論如何追問，方吟春也絕不會吐露半個字。

方大娘很明白何吟春的決心，正苦思對策之際，方小蕙跑進來道：「三元哥來了。」

方小蕙口中的三元哥，連姓帶名叫陳三元，在楚家莊是一個跑腿的家人，暗中又是邱拐子的衣鉢傳人，所以和方家也有來往！

陳三元一一行過禮道：「莊主回來了，也知道了何姑娘的事，想親自與何姑娘談一談，請何姑娘訂個時間地點。」

金大叔一聽就火冒三丈地冷笑一聲，道：「老混蛋，既然回來了，就該立刻親自前來看望何侄女，約什麼時間，定什麼期，分明存心不良。」

方大娘道：「管他存心良不良，咱們接着就是，吟春，你的意思怎樣？」

何吟春道：「請大娘作主就是。」

方大娘道：「這次會談，關係你的將來至大，而且，你也有了主見，還是自己決定好。」

何吟春點了一點頭道：「那麼侄女就有僭了。」

正了一正面色，轉向陳三元道：「陳大哥，那就煩你回稟楚伯伯，時間地點請楚伯伯決定，小妹非常高興能有這個拜見他的機會。」

陳三元道：「楚莊主已有吩咐，只要姑娘願意，那麼時間就定在明天傍晚，地點就在楚雄城內豐茂樓，不知姑娘以爲如何？」

何吟春道：「就照楚伯伯吩咐。」

陳三元告辭復命去了。

楚天雄既然出了面，就只有等明天的相會了。

楚天雄在豐茂樓包了一間大廳，廳上擺好一桌酒席等待何吟春和方大娘等人。

結果應約而來的只有何吟春一人，甚至何一飛都沒有來。

何吟春沒有過份修飾，只換了一身臨時買來的新衣服。

楚天雄方面可就不止楚天雄一人，除了他夫人呂菊英和兒子楚人傑之外，還有一位年方二八的絕色少女，這少女不但長得美，而且笑得更甜，叫誰見了都樂於和她接近。

何吟春出現時，楚人傑正和那少女親蜜的說笑着。

何吟春大大方方的走到楚天雄面前，欠身一福道：「侄女何吟春拜見楚伯伯和伯母。」說着，人已盈盈的拜了下去。

何吟春纖瘦的身子，拜伏在地上，細小的一堆，使人猶然生出一種憐惜的心。

楚天雄長嘆一聲，道：「孩子，不要多禮，起來吧。」口吻不但慈祥，而且還親手攙起了何吟春。

楚夫人呂菊英却只冷冷的笑了一笑，隨即指着楚人傑和那少女向何吟春道：「那是你人傑大哥和你人傑大哥即將過門的大嫂呂姑娘。」

何吟春原該激動失措的，但她却沒有過激的反應，溫柔的又向楚人傑和呂姑娘見了禮。

楚夫人呂菊英看着何吟春不起反應的態度，甚是怒惱，暗暗罵了一聲，道：「小蹄子，少假作。」

楚人傑望着何吟春冷「哼！」了一聲，就把頭撇開了。

楚天雄訕訕的笑了一下，道：「賢侄女，說來楚伯伯好慚愧，令尊令堂的仙逝，老伯伯竟未能前往致祭，好好照料賢侄女……老夫……老夫……眞是愧對摯友了……來人……。」

忽然，一聲輕喝之聲，結束了措辭爲難的談話。

何吟春冷漠的望着楚天雄，沒有任何表示，亦無驚悸之色。

應聲走進二位青衣少年，一人手中托着一隻托盤，一盤黃澄澄的金子，一盤白花花的銀子，望得人家眼睛都發花。

何吟春的眼睛可沒有發花，反而深深暗嘆了一口氣。

楚天雄忽然乾笑了二聲道：「金銀難寄故人情，些些之數，暫爲賢侄女零用之需，寸心之誠，尙望賢侄女不却是幸。」

何吟春欠身一禮道：「長輩所賜，却之不恭，侄女謝領厚賜。」

誰的心眼兒看了黃澄澄的金子，花白的銀子不開花，楚天雄望着楚夫人笑了一笑！

何吟春同時從懷中取出一物，放在桌上道：「先父臨終之時，嚴命侄女務必將此物送呈伯伯，侄女不遠千里迢迢而來，幸不辱命，請伯伯收下，侄女告辭了。」

話聲一落，何吟春轉身出了大廳。

金子銀子何吟春領了，但沒有帶走。

同時，她也沒有再訴情懷，好像忘記了表示過的決心。

可是楚天雄見了那東西後，人竟楞住了，當他回過神來，大叫：「賢侄女不要走，老伯伯有話請教……」時，何吟春早已出了豐茂樓。

楚天雄面色突然覺得緊張起來，口中呼着「賢侄女」，人也向外面追了出去！

楚夫人移步伸手拉住他道：「老爺子，你怎樣啦，她識趣的走了，豈不更好，還去追她做甚麼，你呀……」

楚天雄跺脚道：「都是你，你看，這可如何是好。」

楚夫人冷笑一聲，道：「我又那一點錯了……」

楚天雄又是一聲大喝道：「你也不睜開眼睛看看，這是什麼東西！」

楚夫人冷笑道：「什麼東西，半面鏡子而已，有什麼了不起。」

楚天雄長聲一嘆道：「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是一個應付不好，就是我們楚家從此要風消雲散之禍。」

楚夫人一臉不相信的神色道：「我就不相信那小蹄子有什麼了不起？」

楚天雄道：「她當然沒什麼了不起，可是這半面鏡子我們楚家却招惹不起。」

楚人傑昂首揚眉道：「咱們乾脆暗中把他們做了，一了百了……。」

楚天雄怒吼一聲道：「你這混蛋，專

門只會惹禍，還不與我住口。」

楚夫人道：「孩子說的話也不是沒有道理呀……」

楚天雄「哼！」了一聲，道：「有道理……」忽然又悻悻地質問楚人傑道：「你說，前天蔡三找人家麻煩的事，可是你搗的鬼？」

楚人傑道：「方家可惡！」

楚天雄罵了一聲，道：「混帳，你可知道，已經有人釘上我們了。」

楚夫人道：「怎麼啦！你的胆子是越活越回去了，在雲貴地面上，憑我們呂，楚、蔡三家，難覺還會怕了人家不成。」

楚天雄搖頭一嘆，道：「井底之蛙！你們可別忘了人外有人，天上有天，別人不說，我楚天雄就不知碰過多少釘子。」

楚天雄向來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這時一改常態，忽然說了這種話來，不由楚夫人不暗暗思量起來，暗暗忖道：「這件事只怕大有問題，否則，他也不會嚇成這個樣子。」心中一動，嘴也硬不起來了，訕訕地道：「這是什麼鏡子，使你這樣憂心忡忡？」

楚天雄嘆了一口長氣，道：「說起這半面鏡子……唉！不說也吧！要是她能把這半面鏡子收回去，也就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了。」

「哼！說得倒輕鬆！」

「什麼人？」

什麼人也不見。

楚夫人心裏結上了一個結，聽輕聲道：「我們先回家去吧。」

楚家人人回到楚家莊去了，何吟春也回到了方家。

金大叔急不及待的問道：「他們怎樣說？」

何吟春道：「他們什麼也沒說。」

方大娘接着問道：「那麼，你又怎樣向他們說？」

何吟春道：「我也沒有說什麼。」

金大叔笑道：「這倒有意思，大家眼瞪眼，算是什麼名堂。」

何吟春道：「他送侄女一盤金子一盤銀子，侄女送了他半面鏡子就回來了。」

方小蕙道：「金子呢？」

方大娘笑道：「就知你眼睛裏只有金子，那種金子怎能要。」

何吟春道：「侄女想，他們還是要將金子送來。他們要是把金子送來了，我們倒是却之不恭就煩大娘把它梢到同善堂去吧。」

方大娘笑道：「不要白不要，大娘同意你的做法……可是，他們會再將金子送來麼？……」

金大叔道：「他們一定會送來。」接着，肅然轉向何吟春問道：「你剛才說什麼！送了他們半面鏡子！」不是懷疑，只是表示他的驚震。

何吟春點了一點頭。

金大叔緊接追問道：「那可是『落花鏡』？」

何吟春又點了一點頭。

金大叔搖頭道：「你有『落花鏡』爲什麼不早說。」

何吟春低下了頭，沒有答話！

金大叔搓着雙手道：「你……」

方大娘愕然道：「什麼『落花鏡』？我爲什麼不知道？」

金大叔道：「大妹子，這是一件隱秘，你怎會知道，知道的人，也只是我們幾個人而已。」

方大娘道：「能不能說出來聽聽？」

金大叔嘆道：「不說也吧，你等着看就是。」

方大娘聳肩一笑道：「少知道少煩心，暫不知道也好。」

何吟春道：「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侄女說出來好了。」

金大叔道：「吟春，口中留德。」

何吟春應聲道：「侄女知道……這面落花鏡，原是一位武林前輩的心愛之物，因情場失意，心碎鏡破，只留下半面，但那位前輩臨終之時說句話：『我生不能自謀，死後必爲人謀，是恩是仇，唯其自招。』先父得到這半面鏡子，臨終時交給了侄女，想不到侄女居然用上了它。」

方大娘迷惑地道：「人死成灰，他還能帮你什麼忙？」

何吟春道：「這侄女就不知道了。」

金大叔道：「因爲你不知道，所以你就隨便送給了楚天雄？」

何吟春道：「侄女奉行先父遺命。」

金大叔道：「你這樣一來，楚天雄可吃不消了啦！」

方大娘冷笑一聲，道：「活該！」

何吟春忽然生出不忍之心，道：「眞有那樣嚴重麼？」

金大叔道：「你如能將那半面鏡子收回，就不會有事了。」

何吟春一皺雙眉，道：「問題不在侄女，而在楚家啊。」

金大叔點頭道：「說得也是。」

方大娘道：「這是什麼意思？」

金大叔道：「除非楚天雄答應吟春的婚事，吟春是不能收回『落花鏡』的。」

方大娘搖了搖頭道：「說句良心話，吟春若眞要嫁到楚家去，那也不會有什麼幸福可言。」

何吟春喟然一嘆道：「父命難違，侄女倒不計較這些……」

金大叔罵了一聲，道：「你父親眞是個糊塗蛋，爲什麼自己要死了，還給女兒製造不幸。」

方大娘道：「據我所知，令尊應該不是這種糊塗人。」

金大叔道：「他父親何止不是糊塗人，簡直精明到了極點，他又不是不知道楚家那寶貝兒子的德行。」

方大娘道：「我眞不明白，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何吟春道：「侄女命該如此，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只是連累無辜，却叫侄女心中甚是不願。」

方大娘道：「誰是無辜者？」

金大叔道：「你是說楚夫人的內侄女吧。」

方大娘嗤之以鼻道：「那丫頭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唉！我還是那句老話，就是嫁不到人，也不要鑽到楚家去。」

何吟春苦笑了一聲，話峯一轉，說道：「大娘，侄女也連累了你們，很是對不起。」

方大娘哈哈一笑道：「吟春，你這樣說就見外了，我又沒有帮上什麼忙。」

何吟春道：「從此之後，只怕要給大娘找來不少麻煩，侄女更不知如何應付是好。」

金大叔道：「放心，有我們這批老骨頭在，我們總能給想出一個應付的辦法來的。」

方大娘道：「不是個好對付的人。」

何吟春道：「聽先父說，他老人家還有一位智足多謀的朋友，隱居在滇池附近，侄女想去見那位前輩，藉於暫時避避楚伯伯的風頭。」

金大叔凝思了一下道：「那是誰？說出他的名號來聽一聽。」

何吟春搖了搖頭說道：「家父沒有說明白，他老人家只告訴了侄女聯絡的方法，到時候那位前輩自會現身出來與侄女相見。」

金大叔道：「好，老夫有空，陪你去一趟滇池。」

何吟春面有難色的沒有表示可否。

方大娘向金大叔傳了一個眼色，道：「金兄，你可是去不得，這裏小妹一個人可應付不了楚天雄。」

金大叔當然明白方大娘的眼色，哈哈笑道：「方大娘，今天眞是第一次見到你示弱。好，我們就看看楚天雄的手段。」

何吟春點頭接口道：「這樣最好，侄女這就上路了。」

何吟春和小栗子何一飛去後，金大叔一皺眉道：「方大娘，你剛才爲什麼不讓老夫陪他們到滇池去，老夫好不放心。」

方大娘道：「你難道沒有看出來，她有不方便的意思麼？」

金大叔一笑道：「老朽可顧不得她高不高興，他們到了雲南，我們便要照顧他們到底，不能讓他們稍受委屈。」

方大娘道：「你放心，他們吃不了虧的，你難道沒看出來，吟春這丫頭比我們年輕的時候強得多哩。」

忽然，她輕聲「哦！」了一聲，叫過方小蕙悄悄的說了幾句話，方小蕙點頭走出去了。

金大叔訝然問道：「你又叫小蕙去做什麼？」

方大娘道：「暫時不能告訴你。」

門外忽然有人接口道：「什麼話不能說呀？」邱拐子帶着不大好看的臉色走了進來了，目光四射，掃視了全屋一週，又問道：「吟春呢？」

方大娘道：「走了。」

邱拐子一怔道：「走了？你們爲什麼不留住她？」

金大叔有意唱反調地道：「我們爲什麼要留住她？」

邱拐子長嘆一聲，道：「這丫頭太過份了。」

金大叔冷笑一聲，道：「你爲什麼不說楚天雄做得不對。」

邱拐子道：「我沒說楚天雄做得有理，但吟春不該做得太絕，雙方都是好朋友，慢慢來，總會想出一個辦法來的。」

金大叔哼！哼！的道：「你說吟春做得大絕，前天晚上那些欲置吟春姊弟於死地的那些人，是不是做得更絕。」

邱拐子說道：「你不能够怪楚天雄，他……」

金大叔截口道：「楚天雄是一莊之主，不怪他怪誰？」

邱拐子道：「楚天雄也爲那晚的事大發怒氣啦！」

金大叔道：「發發脾氣就算了麼，要是那天他們成功了哩！吟春姊弟可就無語問蒼天了，而你我兄弟大概也只有自絕以謝天下吧。」

邱拐子苦笑一聲，道：「別抬槓了，你對楚天雄有成見……」

方大娘一笑道：「拐子，你找吟春什麼事？」兩個人抬槓，總算有人從中轉圜，其實邱拐子的來意，誰不想知道。

邱拐子當然也就藉此把話題一轉，道：「楚天雄想單獨和吟春談一談。」

金大叔道：「這件事不妥，楚天雄最會以大壓小。」

邱拐子橫目一瞪金大叔，口中說道：「你……。」

方大娘道：「可惜你來遲了一步，她剛離開楚雄了。」

邱拐子着急地道：「她到那裏去了，我們去找找他們才好。」

金大叔雙手一背，道：「沒有我的事。」跨步走出屋外去了。

邱拐子搖頭苦笑了兩聲，說道：「大娘……。」

方大娘一笑道：「我可以告訴你，她們姊弟到滇池去找另外的奧撥去。」

邱拐子一怔，說道：「他們是不相信我們？」

方大娘道：「我問你，楚天雄萬一不顧一切的放開手來幹，你我眞能維護得了他們姊弟嗎？」

邱拐子無以爲對，訕訕的道：「我想他還不至這樣罔顧道義。」

方大娘道：「我說你呀！你對楚天雄又太過死心眼了，他做不出來，呂菊英可做得出來，他管得了呂菊英麼？」

這是事實，邱拐子聽了不由一楞道：「這……。」

方大娘道：「回去告訴楚天雄，就說何吟春走了，但是，最好不要說出她的去處。」

邱拐子欲言又止的嘆了一口，轉身走了。

方大娘忽然抬頭望着天上悠悠的白雲，顰眉失神地凝思起來。

忽然，方大娘自言自語地道：「他們眞是何容的兒女？」

「大娘，你的疑心病又發了。」金大叔正好聽到了她自言自語的話。

方大娘道：「你憑什麼認定他們就是何容兒女。他們可有證明身份的信物。」

金大叔道：「我曾在七八年前見過他們。」

方大娘道：「七八年前他們多大，現在他們又多大了，他們的容貌一直沒有變化？」

金大叔楞了一楞，認眞回憶起來，他越想越糊塗，最後，搖頭一笑，道：「記不起來了，不過，他們一口道道地地的北方話，那是不容置疑的。」

方大娘道：「江湖事物，你知道得比

小妹更清楚，什麼事不會發生。」

金大叔道：「他們不像是奸巧狡獪的孩子。」

方大娘道：「不是奸巧狡獪的人，更容易被人利用。」

笑了一笑，又道：「咱們丟不起這個人。」

霸王硬上弓　彩鳳飛出籠

何吟春姊弟離開楚雄之後，一口氣走了十幾里地，何吟春只是皺着眉頭，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

小栗子何一飛不但心中納悶，尤其難過，更是按捺不住，大叫一聲，道：「姊姊，你變成啞巴了。」

何吟春停住身形，說道：「姊姊心裏煩。」

小栗子何一飛道：「說說話，總比悶在心裏好呀！」

何吟春道：「有什麼好說的。」

小栗子何一飛說道：「姊姊，我到現在才發現，你有很多的事情，都沒有讓我知道。」

何吟春說道：「你年紀還小，不宜知道。」

何一飛道：「誰說我年紀小，我也很懂事了，你把什麼事都藏在自己一個人胸中，萬一有什麼差錯，我什麼都不知道，那時怎麼辦？」

看不出，他這番話不但說得有理，而且有着相當成熟的顧慮。

何吟春一怔，半天之後，嘆了一口氣，道：「弟弟，你眞的懂事了。」

小栗子何一飛笑道：「你早就該知道才對。」

何吟春笑了一笑，身形一動，腳下又繼續向前走。

小栗子何一飛追上去，道：「姊姊，我們談談『落花鏡』的事，好不好？」

何吟春道：「你不是已聽過了麼。」

小栗子何一飛道：「聽得糊裏糊塗，還不如一點都不知道的好。」

何吟春道：「我也只知道這些。」

小栗子何一飛道：「你騙人。」

何吟春道：「我確實只知那麼多。」

小栗子何一飛道：「你就這樣糊裏糊塗地把它送給楚伯伯，你不是這種人。」

何吟春道：「這是爹的意思，你難道不相信爹？」

小栗子何一飛說道：「爹從來不過份勉强別人，爲什麼這樣使你和楚伯伯爲難呢？」

何吟春道：「我想一定有道理，你說是不是？」

小栗子何一飛搖頭，說道：「我不知道。」

小栗子何一飛不喜歡楚家的人，但也不喜歡用這樣方式對付楚家，可是，他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忽然，小栗子何一飛又問道：「我們眞到滇池去找人麼？」

何吟春道：「眞的。」

小栗子何一飛道：「我們先去找一個人好不好？」

何吟春大感外地道：「誰？你也有秘密朋友。」

小栗子何一飛道：「我不是說過嗎？那位說書先生。」

何吟春不同意地道：「萍水相逢，怎麼可以去麻煩人家呢。」

小栗子何一飛道：「我相信他是個好人，而且，我們去找他，只要留個信就行了。」語氣表現得很堅決。

何吟春拗不過他，無可奈何的點頭道：「好吧，我們先去看一看。」

他們走出了十幾里地，又退回五六里地，找到了一品香，小栗子何一飛按照約定，在牆上寫了一個何字，像是如釋重負似的吁了一口氣，道：「好了，以後就看他的了。」

然後，他們轉身繼續向滇池奔去。

走了一程，小栗子何一飛皺了一皺眉頭，道：「姊姊，好像有點不對頭。」

何吟春只想心事，漫應道：「嗯！」

又走了一程，小栗子何一飛又道：「姊姊，有人釘我們的梢。」

何吟春吃了一驚，道：「什麼，有人釘梢。」

小栗子何一飛道：「是一個婦道人家，還帶了一個小孩子。」

何吟春不是不信，但却不願意惹是生非，口不應心地道：「那就不對了，他們怎會是釘梢的人……。」

小栗子何一飛道：「姊姊，你不要不相信，你看，他們不敢上來了……哼！我要回去看看！」

何吟春一把拉住小栗子何一飛，喝聲道：「就算是，也不要去招惹他們，我們想辦法擺脫他們就是。」

小栗子何一飛只有忍住心中怒火，繼續趕路。

後面跟踪的人，時隱時現，若卽若離，讓你似有所知却又莫可奈何。

前面路上，出現了幾家飲食店，小栗子何一飛跑進去當頭第一家，守在店門口，他倒要看看他們的眞面目。

他們來了，看來像是母女，母親年約二十四五歲，女孩只有五六歲左右。

小女兒一見飲食店，便嚷着口渴，要吃要喝，一抬眼看見了小栗子何一飛，却嚇得躲在那少婦後面去了。

那少婦倒是硬着頭皮走進店內，要了飲食，母女二人畏畏縮縮的吃起來。

小栗子何一飛冷笑了一聲，暗罵道：「看你們裝得倒像……哼……」忽然身子一長，站了起來……

他只是那麼一站，那知那小女孩忽然大叫一聲：「媽，他要抓人了，」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小栗子何一飛楞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

大家的目光，一齊朝着小栗子何一飛瞧來。

那少婦人一面安撫那小女孩子，一面向小栗子何一飛表示了一個歉疚的苦笑，道：「對不起，孩子不聽話，嚇嚇她，她倒認起眞來了。」

原來是這麼樣一回子事，小女孩不聽話，小婦人說了句嚇人的話，於是被小栗子何一飛視爲可疑人物了。

小栗子何一飛忍不住自己也大笑了起

來。

何吟春也笑着向那小女孩道：「小妹妹，不要怕，小哥哥……。」

那小婦人禮貌地接口道：「媽是騙你的，小叔叔不是壞人，你看他那裏像個壞人！」

何吟春笑着道：「他也還是個孩子哩！只比你大一點，怎會是壞人哩！」

小女孩鑽到母親懷裏笑了起來道：「啊，媽，你壞！」

小的笑了，大的也就談開了，原來，這位年輕媽媽姓王，是安寧人，正帶着小女兒回娘家去。

一個年輕婦人，帶着一個小女兒這是很平常的事，但是，深入想一想，要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用兩條腿這樣趕路，就不是一件尋常的事了。

何吟春微微一蹙秀眉，同情地道：「可憐的小妹妹，小小年紀就要走這樣遠的路，累也不累。」

小女孩說道：「脚都痛死了啦！好累啊！」

王氏不好意思地道：「小婦人是離家時走得匆忙，忘了帶足够的錢，所以只有苦了孩子。」

忘了帶足够的錢，這不是理由，看這小婦人的穿着，更不是窮苦人家。

何吟春微微一笑，道：「大嫂不是和王大哥嘔氣吧？」

王氏窘得紅着臉輕罵一聲，道：「那沒良心的東西，眞氣死人了。」

何吟春陪着嘆了一口氣，道：「說來也是，有的時候，有些事情實在氣死人……」付於同情之後，隨口問道：「這裏到安寧大約要走二天吧。」

王氏道：「我們走得慢，只怕二天還到不了。」

何吟春道：「那你帶着小妹妹如何辦呢。」

王氏六神無地主道：「我也不知如何是好，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很多人都是這樣，一時衝動，不加深慮的就作了不成熟的決斷，等到想後悔時却又一時改不過來，只有走一步算一步。

何吟春試探着道：「這裏離府上，不遠吧？」

王氏道：「倒是不遠，只有二十多里地。」

何吟春道：「前路困難重重，你爲什麼不回去呢？」

王氏道：「怎麼好意思呀！」

何吟春道：「我們姊弟送你回去，替你說一個謊，不就過去了麼？」

王氏目光一亮，淚光閃閃的道：「眞的，你們能送小婦人回去，並且替小婦人圓場，那眞太好了，謝謝，謝謝！！」

高興得又抱起那小女孩道：「圓圓，我們回家去好不好？」

圓圓原來緊緊的抱住母親道：「媽！媽！回去！回去！圓圓要回去。」

圓圓非常逗人喜愛，說起話來，嘴巴可眞甜。

小栗子何一飛慣常以走不動爲理由，找姊姊的麻煩，可是送圓圓回家路上，圓圓多半是小栗子揹着走，小栗子何一飛也沒有說半個「累」字。

走到半路上，迎面遇上四五個人，王氏忽然轉向何吟春身後道：「當先那人，就是圓圓的爹。」

他們原就教好了圓圓一番說詞，這時，小栗子何一飛先把圓圓放落地上，圓圓又叫又嚷的跑了上去。

王氏的丈夫抱起圓圓，走了過來，何吟春迎着他先開口道：「王先生，令嫒幾乎被歹人迷走了，幸好大嫂發覺得早，追了下來，總算是她把令嫒給救回來了。」

王氏接着也道：「要不是何姑娘姊弟伸手帮忙，圓圓可就回不來了。」

什麼事情，他們心裏那能沒有數，善意的謊言，適足以縫合彼此之間的縫隙，挽回彼此的自尊。

王氏的丈夫王凱倒也是一個一點就明白的人，當然不會追問圓圓被拐的經過，只不住的向何吟春姊弟致謝，回首間，也向王氏眉目示歉。

這是一件好事，何吟春與小栗子何一飛心裏都非常高興，客氣幾句之後，便告辭要繼續自己的行程。

王氏那裏肯依，死說活拉的非留何氏姊弟到她家中住宿一宵不可。

看看天色實在也不早了，王氏的盛情又推辭不掉，何吟春與小栗子何一飛只有接受了王氏的誠意。

王家算是小康之家，有一座二十多間房子的莊院，請了四五個長工，過着半耕半讀與世無爭的生活。

王氏眞是太感激何吟春姊弟了，把他們像自己的親弟妹一般親切的欵待着。給他們安排了非常舒適的臥室，睡得好不香甜……。

第二天，何一飛睜開眼睛一看，人可呆住了。

昨天的享受似乎只是一個夢境，現在處身的地方，那有什麼羅帳錦被，所有的，只是一些薄薄的稻草，稻草下面，是又涼又硬的石板，四週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充滿鼻子的是一種又霉又臭的怪味。

小栗子何一飛張惶一撐腰跳了起來，大叫道：「來人呀，來人呀……」

一盞鬼火似的燈光出現了，接着更有人喝罵道：「鬼叫什麼，還不與我住口，難道想討打不成。」

小栗子何一飛說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你不會睜開眼睛自己看看。」

其實對方不答話，他已在微弱的燈光照耀下看清了，這是一間連窗戶都沒有的石室。

小栗子何一飛還是忍不住又問道：「我怎會在這裏？」

「廢話，自然是有人把你關在這裏來的。」

小栗子何一飛道：「我姊姊呢？」

「你不會問你姊姊去！」燈光一閃，不見了，說話的人也走了。

小栗子何一飛當然不甘心，立刻大叫大嚷了起來，可是他的聲音再大，却傳不出石室外面去，只在石室之內動盪，首先被震得頭昏眼花的就是他自己。

小栗子何一飛的遭遇糟糕透了，何吟春的遭遇也不見得好到那裏。

雖然，何吟春醒來後，還是睡在香噴噴的錦被裏，可是已經不是原來的那間房間了。

這間房間比原來王家的那間房間更華麗更舒適，只是另有一種無形的壓力，罩着何吟春全身直冒冷汗。

何吟春也像小栗子何一飛一樣，一發現情形不對便立時大叫一聲跳了起來。

只是她跳起來快，回到被子裏更快，只聽她驚叫了一聲，又鑽回被子裏去了。

原來，她全身上下已被人剝得寸絲不剩，赤條條的叫她自己看了都臉紅。

隨着她的叫聲進來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小丫頭：「小姐，什麼事？」

何吟春道：「我的衣服呢?」

「什麼衣服?」答話眞要把人的肚皮氣破。

何吟春道：「我穿的衣服呀?」

「不是穿在你自己身上麼?」

何吟春大聲說道：「我的身上沒有衣服。」

那小丫頭搖了搖頭道：「你身上沒有衣服，我怎樣知道在那裏?」

簡直是誠心使人生氣了，何吟春只有揮手道：「去，去！去！叫一個年紀大的來。」

小丫頭站在原地，原封不動地道：「我在這裏年紀最大了。」

何吟春除了苦笑之外還是只有苦笑：「你去替我找一套衣服來穿吧?」

小丫頭搖搖道：「我們這裏只有小衣服。」

何吟春大聲道：「你不會到外面去找麼?」

小丫頭道：「我們出不去哩！」

出不去定有出不去的理由，不管什麼理由，就是出不去，何吟春不願意問下去了，因爲事實很明顯，人家就是要把她困在被子裏面。

何吟春冷笑了一聲，揮手道：「你出去。」

小丫頭這倒轉身走出去了。

何吟春却也不是一個逆來順受，任人擺佈的人，當下眉頭一皺，已是有了主意，雙手同時動作，先把錦被上的被單撕了下來了，學着觀音大士的模樣裹在身上，又撕了一條帶子，繫在腰間，雖然看起來衣不成衣，有點怪模怪樣，至少可以自由行動了。

推開房門，閃身走了出去，外面兩個小丫頭正在鬥葉子戲，沒有人見到她。

難怪剛才那小丫頭說出不去，原來房子外面大門被反鎖住了，一個小孩子當然出不去了。

但，這可難不倒何吟春，不用打破大門，翻牆就出去了，她人剛在牆頭一露面，只見外面男男女女來了四五個人，眞倒霉，只有一吐舌頭，悄悄的退回房內。

其他的人沒有進房，進房來的只有楚夫人呂菊英和楚人傑。

楚夫人呂菊英見了床上的情形，面上微微僵硬了一下，馬上又帶上了笑容，道：「孩子，別生氣了，娘給你把人送回你懷裏來了，你們好好的親熱親熱吧。」

這些話叫誰聽了都會噁心了，她自己似乎也覺得有失長輩身份，話一說完就急的走到房外去了。

楚人傑門好房門，嘻皮笑臉的向何吟春作了一個長揖，油腔滑調的道：「娘子在上，小生向你陪禮了，從今以後，我們婦唱夫隨，小生唯娘子之命是聽，還望娘子回嗔喜，成就了我們天作之合，來！來！來！讓小生來替娘子寬衣，莫辜負了千金難買的春……」現在已是大白天了，「宵」字，似乎有點不對頭，可是，他又想不出別的字來代替，咬了一咬嘴，他還是把「宵」字說了出來，接着便涎着臉伸手來拉何吟春。

何吟春身形一閃，喝道：「站住。」

楚人傑伸手沒有拉住何吟春，對於何吟春的呼喝，可就不再理會了，笑着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娘子不要裝腔作勢了。」雙手一圈，又向何吟春抱去。

何吟春又躲過去了，可是「嘶」的一聲，身上披的被單被扯下來一大片。

房子不大，楚人傑有恃無恐，胆氣俱豪，舞開雙手，大笑着直向何吟春身上抓來……

何吟春的肩頭已被扯得露了出來，使她又羞又惱，又驚又怕，心中慌亂到了極點，除了閃躲之外，就沒了別的主意。

最糟糕的是，這楚人傑本來就該是她的夫婿，心理上無形中深植着一種一時之間難以排拒的壓力，以致何吟春只有避讓之力，而無回擊之心。

「嘶！」這一下，楚人傑可把何吟春的腰帶扯下來了，腰帶一斷，接下來的結果可想而知。

尚幸何吟春的反應也快，雙手抱住自己，把立時滑落下來的被單抱住了，沒有立時滑落下來。

只是，這樣一來，她的步法身形更施展不開了。

楚人傑哈哈大笑，道：「娘子，別怕，小生會好好憐惜你，來！來！來！我們成就了好事吧！」

雙手猛然一收，已把何吟春抱到懷中了。

何吟春心中一急，幾乎昏倒了下去，就在她將昏未昏之際，一股恨意直透腦門，神智一震，銀牙猛咬，右膝向上全力一頂……

這一頂可頂個正着，也把楚人傑頂慘了，楚人傑慘號了一聲，雙手把何吟春一推，人便向房外衝了出去。

他開門閂的時間都沒，他是破門衝了出去的。

房外一陣大亂……

何吟春虛脫地靜止了片刻，接着銀牙連挫，伸手一掌，把身旁一張桌子擊得粉碎，從新把被單披好，舉步向房外走去。

楚人傑正由二個同來的人照顧着，楚夫人呂菊英一臉秋霜，口中發着陣陣的冷笑。

楚夫人呂菊英沒想到何吟春胆敢隻身走了出來，先是一怔，接着張口大罵道：「不識抬舉的小賤人，連自己老公都下起毒手來，來人呀，給我把她拿下。」

楚夫人一共帶來四個人，楚人傑受傷了，二個人照顧楚人傑，只剩下一個人站在楚夫人身後。

那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婦人，應聲而

出，不言不語的伸手便向何吟春的肩頭抓來。

何吟春在一陣暴風雨襲擊過後，人已冷靜下來，而且心中也下定了決心，所以，她現在的表現又自不同了。

何吟春望着那婦人抓來的五指，不避不讓，臉上是一片冷漠之色，而目光却像是兩把利劍，盯着那婦人的雙目！

說來也難以叫人相信，那婦人居然打了一個冷噤，將那將抓到何吟春肩上的五指，倏的向後一收。

何吟春藉機出手，右手閃電般一推而出，一掌擊在那婦人肩頭上，打得那婦人退了五步。

何吟春一招得手，望也不望楚夫人呂菊英一眼，便向屋外走去。

楚夫人呂菊英想不到何吟春一出手就把她平日極爲重視的貼身護衛梅娘打得退了下來。

先聲奪人，楚夫人呂菊英楞住了，也就沒有親自出手攔阻何吟春。

何吟春人已走出屋外，楚夫人呂菊英才大叫了一聲，「追呀！不能讓那丫頭跑了。」

梅娘悻悻的道：「小妹一時小心過份，以爲她肩頭上暗中有鬼，被她偷襲了一掌，哼！她跑不了的！」

「跑不了」那是她說的話，但她追出門外時，跑不了的何吟春居然不見影子。

梅娘臉色鐵青身形急如風車般在四週找了一遍，就是找不到何吟春的踪跡。

楚夫人呂菊英冷笑一聲，揮手把大家帶去了。

他們剛離開不久，何吟春又在屋內出現了，除了她以外，還有小栗子何一飛說過的那位說書先生無用秀才杜凡！

原來，何吟春正要跨出大門時，耳際忽然有人傳音道：「姑娘，這邊來。」

何吟春根本沒有看見人影，但覺腕脈一緊，已被拖着不出反進，到了另一間房間之內。

她剛弄清楚是怎樣一回事時，只見梅娘的身形正向屋外追了出去。

這位先生的用心不言可知，直到楚夫人帶着大家走了，何吟春才出聲向無用秀才杜凡欠身行禮道：「多謝老前輩，不知老前輩……」

無用秀才杜凡笑道：「老夫杜凡，不知令弟可曾向姑娘道及?」

何吟春大喜道：「哦，原來是杜老前輩。」

無用秀才杜凡笑了一笑，道：「你知道就好，我們快去，他們回轉過來，就不方便了。」

兩個小丫頭當然看見了他們，他們除了楞了一楞之外，叫都不敢叫了。

兩人迅快的離開了那棟房子，無用秀才杜凡對附近情形非常清楚，先把她帶到一處隱秘的地方，然後，又替她找來一身衣服換了。

這時，無用秀才杜凡才問起小栗子何一飛道：「令弟呢?難道他沒有和姑娘在一起?」

何吟春於是把上當的經過說了出來，憂心忡忡的道：「他和晚輩一樣，也落到了他們手中，只不知他被弄到什麼地方去了，這却如何是好?」

無意秀才杜凡沉思了一下，道：「只要你脫離了虎口，諒他們也不敢對令弟怎樣。」

話是那樣說，何吟春無論如何也放心不下，下定決心道：「晚輩想回楚雄去，不知老前輩以爲如何?」

無用秀才杜凡笑一笑，道：「姑娘如何決定都好，老夫沒有什麼意見，目前老夫也正有別的要事，不能相陪姑娘了。」

無用秀才杜凡救了何吟春，不能說無用秀才杜凡就非管到底不可，無用秀才杜凡要走，何吟春一樣非常感謝他。

無用秀才杜凡走後，何吟春想了一想，只有再去找方大娘，她在這裏人生地不熟，除了找方大娘，她也實在沒有別的辦法。

何吟春白天不敢現身，挨到夜幕低垂之後才向楚雄城奔去！

方大娘家裏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何吟春輕身進入方大娘家中，屋內也沒有什麼變動，只是不知他們爲什麼留下一個空蕩蕩的家走了。

正迷惑莫釋之際，忽然，屋外一聲暴喝道：「方大娘，開門來！」

話聲落後，只聽大門嘭的一聲，被掌力震開了。

這樣來勢洶洶，分明已不再稍存顧忌了。

何吟春這時不能出面，只有避之爲上，從後院幌身上了隣家的房屋。

來人不多，只有兩個，那二人身形高大，步履厚重，虎虎生威，顯然，都有極爲深厚的功力。

聽他們兩人說話的聲音，却大不相同，一個聲如破鑼，比破鑼的聲音還難聽，一個細如柔絲，比柔絲的輕彈慢撥還悅耳。

他們進入屋內之後，當然也看不到方大娘，那破鑼嗓子冷笑一聲，道：「姓方的婆娘，快快滾出來。」接着是一陣嘩啦啦的聲音！

敢情，他在屋中打傢俱了。

那柔細的悅耳聲音道：「老二，咱們走吧。」

那破鑼嗓子却是不聽地道：「咱們找不到人，先把這些勞什子搗了再說。」

嘩啦啦！嘩啦啦！聽得何吟春直皺眉頭。

方大娘遭此池魚之殃，還不都是因爲他們姊弟之過，何吟春越想越難過，越難過越忍耐不住，暗暗一咬銀牙，身子一彈，就向地上跳去……

「娘，你看，那不是何姊姊！」是方小蕙的聲音，原來她們也在附近。

何吟春轉頭向說話之處望去，方小蕙已現身向她招手道：「何姊姊快過來，不要理會那二個蠢物。」

金大叔，方大娘都在一起，金大叔這大脾氣的人，這時都默默的沒有做聲，似乎對那兩個人有着某種顧忌似的。

方大娘見了何吟春壓着嗓子一笑道：「破的不去，好的不來，他們有力氣，讓他們去砸吧，何姑娘回來了，就太好了，我們走吧，眼不見，心不煩！」不由分說，伸手拉着何吟春飛身越進一家院子裏去了。

這家人家，主人是一對老年夫婦，迎着他們微微一笑道：「是什麼人，敢在方大娘頭上動土？」

方大娘苦笑出聲道：「陰陽雙寶，陳家兄弟。」

那老年夫婦相視一笑道：「眞看不出，楚天雄還有這一招。」

方大娘道：「楚天雄是越活越回去了。啊！吟春，過來見過華老前輩夫婦。」

華子芳華大娘都是隱市的武林人物，何吟春已經注意到他們日光精光烱烱，都不是普通人物，走向前去，欠身萬福道：「晚輩何吟春見過二位老前輩。」

華大媽伸手拉住何吟春，道：「你的事我們都聽說過了，唉！可憐的孩子。」

何吟春謝了華大媽：「謝謝老前輩關懷。」

金大叔大嚷一聲，道：「聽說你們被一對王姓夫婦騙去了，可是眞的？」

何吟春點頭道：「最後侄女落到了楚夫人手中，他們要用卑鄙的手段對付侄女，幸得一位杜前輩相助，姪女才得脫離虎口。」

金大叔氣冲冲的問道：「你弟弟在那裏？」

何吟春道：「我們中了暗算之後，就被分開了，現在也不知道他被弄到那裏去了。」

金大叔暴吼一聲，道：「氣死老夬了，老夫非向他要個公道不可。」霍的長身而起，飛躍而去。

方大娘連聲叫道：「金兄！金兄！不可魯莽從事……」那裏叫得住金不換，他頭也不回的走了。

金不換一口氣跑到楚家莊，邱拐子一個人正在喝悶酒，金不換伸手搶過他的酒壺摔到地上，罵道：「喝你娘的洗脚水！我們去找楚天雄去！」

邱拐子一楞道：「金不換，你今天吃錯了什麼藥？」

金不換道：「老子今天吃了火藥，全身都要炸了，你不去，老子一個人去。」

邱拐子一把拉住金不換道：「老弟，你先把話說明白好不好。」

金不換道：「楚天雄不是人，居然用不正當的手段，把何家孩子抓起來了。」

邱拐子一震道：「眞的？」

金不換道：「怎麼不眞，何吟春幸得逃過虎口，親口說出來的，現在小栗子下落不明，我們去向他要人去。」

邱拐子氣得大叫一聲，道：「果眞如此？」

金不換道：「廢話。」

「好！咱們一同去問楚天雄去。」邱拐子雖然同情何吟春姊弟，可是內心之中還想盡力化解雙方的歧見，現在他却有點忍不住了。

他們二個人剛穿過庭院，還沒踏上大廳的台階，大廳內一聲暴喝：「站住！」

梅娘當先，她身後一排走出了四個院中大護院，阻住了他們去路。

金不換哈哈大笑道：「好呀！楚家莊要吃人了……」

邱拐子跨步掠在金不換身前，道：「梅娘，是老夫我。」

梅娘冷冷的道：「我認得你。」

邱拐子說道：「我們有事要去見見莊主。」

梅娘冷冷道：「莊主有話，不見任何人。」

邱拐子道：「連老夫也不見？」

梅娘道：「天王老子也不見，何况你只是一個看門的。」

邱拐子眼睛一紅，冒着怒火，指着自己鼻子道：「老夫只是一個看門的？」

梅娘冷眼故作打量之式，道：「你難道不是看門的？」

邱拐子氣得右手一揮道：「去你的，給老夬滾開！」

梅娘冷冷「哼！」一聲，道：「與你動手，貶了老娘的身份，給我打！」

閃身向旁邊一讓，四個護院，四件兵刄疾風迅雷般，齊向邱拐子身上砸到。

邱拐子大笑道：「好呀，老夫就顯點顏色給你們看看。」

身形一矮，雙手同時翻起，向上一架一撥，展開雙手入白刄的功夫，人巳從刀光之中穿了進去。

他身形一動，刀光頓歛，那四個護院巳形同木鷄，被制住了穴道。

梅娘暗暗吃了一驚，忖道：「想不到這老鬼果然名不虛傳，眞有兩手。」心驚之下，連聲喝道：「邱拐子吃裏扒外，來人呀！把他轟出莊去。」

邱拐子一步逼向梅娘，瞪目道：「臭婆娘，你信口雌黃，老夫非教訓你一頓不可。」

邱拐子眞氣極了，伸手就是一個耳光，向梅娘刮去。

一聲冷笑聲傳了過來，道：「邱拐子，你眞要反臉不認人？」

邱拐子一縮手，欠身道：「夫人。」

楚夫人親自現身來了，邱拐子可就有點縛手縛脚了。

楚夫人道：「你要幹什麼？」

邱拐子道：「求見莊主。」

楚夫人道：「莊主醉了，不見人。」

邱拐子訥訥地道：「這……這……」

楚夫人道：「莊主巳是醉得人事不知，有話明天再來吧。」

邱拐子到底吃的是楚家的飯，不管他和楚天雄有什麼特殊關係，在大庭廣衆之前，他都不能沒有分寸，這一招倒叫邱拐子沒了主張：「這……這……」進退都爲難了。

金不換上前一步道：「莊主醉了，我們也要見他。」

楚夫人怒目一翻道：「啊！你是什麼人？」

楚夫人當然知道他是什麼人，她這樣發話問他，是對他一種冷諷熱刺。

金不換放聲敞笑道：「好高貴的夫人啊……」

楚夫人肅然道：「金不換，這裏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你小心本人打你一個出言不遜，侮辱人妻之罪。」

好厲害的婆娘，金不換一震，笑不出聲了。

邱拐子一頓足道：「好，我們不見楚天雄了。」

「嘶！」的一聲，邱拐子反手撕下一片衣襟，拋在地上又道：「咱們數十年的

交情，從此一刀兩斷……我們走！」

伸手一帶金不換，反身就奔出了楚家莊。

楚夫人在他們的背後，吐氣揚聲，冷笑着說道：「自己還以爲自己是一個人物，呸！……」

兩人跑了一陣，心氣漸漸平息下來，邱拐子先慢了下來，長嘆一聲，道：「數十年的交情，就此付諸流水了。」

金不換悻悻地道：「你這場夢早就該醒了。」

邱拐子道：「他救過我的命，我怎能不顧他啊！」

金不換道：「你巳經替他擋了不少麻煩了，也該够了。何况，他……」

邱拐子一搖手道：「不要說了，我還要想想，剛才我們都太衝動了。」

金不換跳起來道：「你想反悔？你這種行爲又怎樣對得起死去的何五爺？」

邱拐子搖着頭道：「我……我一定要再和楚天雄談一談，你先走吧。」

金不換更知道邱拐子是一個死心眼的人，要不，他也就早離開楚家莊子，知道無法改變他的作法，只有點頭道：「好，我在華家等你。」

金不換算是乘興而去敗興而回，回到華家，什麼話都懶得說了。

方小蕙偏偏不知趣，緊追着問道：「金大叔，你出去了一趟，到底有什麼結果呢？」

金不換「嗯！」了一聲，沒有答話。

方小蕙一點不放鬆地又問道：「金大叔，楚天雄可是不在家中？」

金不換又「嗯！」了一聲，還是不說話。

方小蕙笑道：「我知道，金大叔一定是吃鱉了。」

金不換搖頭大嘆道：「從今以後，我可服了你們女人了。」

方大娘微微一笑，道：「我們女人怎樣了？」

金不換苦笑道：「老夫和邱拐子連楚天雄的人都沒見到，就給轟出來了。」

方小蕙笑道：「誰？」

金不換道：「有誰，還不是他那婆娘，唉！吟春，我問你，你那『落花鏡』送出之後，爲什麼一點動靜都沒有？」

何吟春茫然地道：「侄女只知道將那半面『落花鏡』送出去，至於送了出去之後，到底會發生什麼結果，侄女一點也不知道。」

金不換側着頭道：「照說應該有點動靜才是呀！」

方大娘道：「我從來沒有聽說過『落花鏡』，這還是第一遭，也許只是一個唬人的空心老倌。」

何吟春忽然秀眉一挑，揚臂道：「『落花鏡』是侄女送出去，『落花鏡』的威信必須伸張，侄女代表『落花鏡』好了。」

方大娘道：「你不作嫁給楚人傑的打算了？」

何吟春道：「此志不變。」

方大娘迷惑地道：「這個我就不懂了，你既然要和楚家週旋到底，又還要嫁到楚家去，可能麼？」

何吟春冷肅的道：「可能！侄女可以嫁給死人。」她的心理好像突然間完全變了一個人，變得近似偏激了。

方大娘與金不換也都悚然一驚，心情異樣的感到沉重。

雙方都是朋友，他們雖然支持何吟春，却也希望最後能化干戈爲玉帛，但，看現在何吟春的轉變，他們的心情自然倍感沉重了。

可是，他們那裏知道，楚夫人弄巧成拙，給了何吟春太深太重的傷，而帮助何吟春朝極端的路上走去。

方大娘與金不換暗暗嗟嘆，却說不出話來。

何吟春忽然又吁了一聲道：「大娘，金大叔，舍弟的事就拜托兩位了。」這句話的意思是表示她連弟弟的事都不管了。

方大娘一怔道：「你不找令弟了？」

何吟春道：「侄女無法兼顧，我還有別的事要辦了……。」話聲未了，忽然加快脚步，身形一閃，離開了大家。

方大娘長嘆一聲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楚天雄如此倒行逆施，眞是自己在作孽了。」

金大叔大叫一聲道：「大娘，小栗子的事交給你，我不放心這丫頭。」接着也射出屋外去了。

何吟春眞是狠下了心，什麼也不管，非到滇池去找到父親的朋友，大大的和楚天雄幹一場不可。

這次，她是一心一意去滇池找人，兼程急行，也不管暗中有沒有人跟踪，能走多快就走多快。

不幾天，她便趕到了滇池一端的昆陽，她要找的人，就住在昆陽附近。

何吟春花了一天時光，在昆陽東門外留了很多求見信號，就在東門外找了一家小客棧住了下來。

一連三四天都沒有動靜，她心中好不着急。本來也是，這種沒有姓名，沒有一定地址的找人，是很難叫人產生信心的。

也許被找的人死了，搬家了，暫時出外去了，這些情況隨時都可能發生，只要任何一點失誤，何吟春就慘了。

沒有被找人的消息，何吟春眞是寢食難安，心中煩躁到了極點。

她要等人，又不能老到外面去轉，只有張太着眼睛躺在床上做白日夢，猛然間，一聲大喝，把她從夢中驚了醒來：「開門！」

似乎事實上用不着她去開門，因爲外面叫聲方起，房門巳經被外面的人一脚踢開，人羣一擁而入……。

這時，何吟春也不過剛回過神來，人剛從床上站落地上，狠虎般的來人，巳用一條鐵鍊鎖在她頸上了。

何吟春一怔道：「你們要幹什麼？」

來人的服飾巳經告訴何吟春，他們是公門中人，對公門中人，何吟春可有着太多的顧忌，而不敢稍加抗拒。

鎖她的人冷冷道：「你的事發了。」

何吟春道：「我犯了什麼事？」

鎖她的人道：「走！到了衙門，你自會知道。」不由分說，何吟春被帶走了。

何吟春被帶去最先問話的，是一個三十五六歲的漢子，他自己表明身份是捕頭何强，一聽何吟春也姓何，便哈哈大笑道

：「胡說，你怎會姓何，何家怎會有你這種子孫！」

何吟春正色道：「姓何有何不可？」

何捕頭道：「因爲你不配姓何。」

何吟春道：「我那裏不配？」

何捕頭道：「我問你，你這幾天在東門外轉來轉去做什麼？」

何吟春理直氣壯的道：「找人！」

何捕頭道：「找什麼人？」

「這……」何吟春眞被問住了，她那能說得出來。

何捕頭哈哈一笑道：「我替你說了吧，你那裏是找人，分明是做案探道，是不是？」

何吟春大叫道：「你胡說些什麼？」

何捕頭取出一片樹皮，那樹皮上正有何吟春留下的尋人信號，得意地笑道：「你在東門外，一共留了十八處這種記號，接着晚上便有十八家遭了夜盜，該怎樣說，你自己說吧。」

眞是無中生有，但這無中生有，却能把任何人的嘴巴封住，說不出話來。

何吟春心中急得一亂，張口叫了一聲：「天呀……」

何捕頭嘆惜一聲，道：「看你年紀輕輕的，一定是受了別人利用，只要你把你的同黨說出來，我一定替你想辦法，減輕你的罪刑，好在你年紀還小，很容易獲得縣大爺的寬恕。」

何吟春有口難言：「我……我眞的是來找人啊……」

何捕頭面色一寒道：「你這就不對了，我好意替你開脫，你竟然冥頑不靈，堅不吐實，這樣一來，你就是姓何，我也幫不上你的忙了。」

何吟春嘆了一口氣，道：「謝謝你的好心了，該怎樣，我只有認命了，但我絕不是探道，更不是做案。」

何捕頭嘆了一口氣，道：「我巳勸過你了，你不聽話，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聽來這位何捕頭倒很有人情味，何吟春心裏動了一動，道：「何捕頭，我提一個人，不知你知不知道。」

何捕頭道：「知不知道沒有關係，我會去查，你說吧。」

何吟春於是就把楚雄的方大娘說了出來。

何捕頭站起身子來，說道：「我先走了，你還有一個時辰攷慮，我會再來看你的……」

「咦！這是什麼？」何捕頭正要走出去的時候，忽然有一位青年走了進來，那青年驚訝的望着那有信號的樹皮。

何捕頭聞聲回首，見到那青年，笑道：「玄老弟，有什麼事。」

那青年人拾起那片有信號的樹皮道：「這是什麼意思？」

何捕頭對那青年人極是友善，把何吟春的案情說了一個大概。

那青年人道：「緩一緩！」

何捕頭正要問話時，那青年人巳轉身匆匆的走出去了。

何捕頭吩咐手下道：「不要難爲了何姑娘，先好好看顧她。」

何吟春沒有被馬上關進牢房，被安置在一間小房子裏，當天也沒有過堂。

何吟春有很多機會可以脫身而去，可是她都忍耐着，沒有輕舉妄動。

因爲那青年人的舉動，也引發了她的好奇心，很想看看究竟。

上燈時分，何捕頭帶着那青年人和一個半老徐娘來看何吟春。

那半老徐娘只問了何吟春三四句話，便向何捕頭道：「人我帶走了。」

何捕頭恭敬地應了一聲：「是！」把何吟春身上的鎖鍊解了。

外面備得有馬車，青年人駕車，那徐娘婦人同坐在車中，何吟春幾次想說話，都被那婦人用微笑止住了。

車行不久，進入一座大莊院，那徐娘婦人領着何吟春進入一間小花廳之後，才說話道：「等一等，你就可以見到你想見的人了。」

何吟春聽得心花怒放，不住的道：「謝謝！謝謝……」

一聲笑聲傳進來道：「該謝的是老身，多謝你老遠跑來看老身。」笑聲後面出來了一位老太太，紅顏白髮，精神奕奕，隨和極了，不過何吟春有點失望，她原以爲他是一位男士，想不到是一位老太太。

何吟春連忙起座行禮道：「晚輩何吟春叩見老前輩！」

老太太一笑拉住何吟春道：「孩子，別多禮，你叫老身莫大姑就是了。」

「莫大姑」這不是很有敬意的稱呼，何吟春怔了一怔，說道：「這……晚輩不敢……。」

老太太笑道：「你爹叫老身莫大姐，你不叫老身莫大姑叫什麼？」

原來，有這樣深厚的關係，何吟春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大姑！」

莫大姑接着問道：「你爹可好？」

何吟春眼睛一紅道：「先父巳逝世半年多了。」

莫大姑戚然道：「老身原該想得到的，……你到過楚雄了，也遇到了麻煩！」

她似乎什麼都知道，何吟春只要點頭就行了，由此也可見這位老太太的不平凡，原先興起的那一絲失望，也隨之一掃而光。

何吟春就把到楚雄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莫大姑道：「放心，你的弟弟不會有危險的，……啊！老身忘了給你引見七姑姑了，快，見過七姑姑，你的事，將來就全仗七姑姑了。」

七姑姑就是領何吟春回來的那半老徐娘。

何吟春又從新向七姑姑行了禮。

七姑姑也姓何，在何吟春的感覺上，又親近了不少。

何吟春正與何七姑答話之際，莫大姑巳站起身道：「七姑，吟春就交給你了，你帶她去吧。」

別過莫大姑，何吟春原以爲何七姑和她有一番長談，不料何七姑只笑了一笑，就要她早早休息了。

休息確實重要，一覺起來，雖然巳是太陽射在床前的時候，何吟春的精神却好得不能再好了。

這時，只見何七姑巳站在她床前，微笑道：「吃過早飯，我們就回楚雄去。」

何吟春想不到莫大姑竟是個這樣古道熱腸的人，隨口問道：「莫大姑去嗎？」

何七姑道：「我陪你先去，我辦不好時，那就只有勞動她了。」

何七姑雖然巳是半老徐娘，但瘦瘦纖纖的顯得有點單薄，也不像是一個身懷絕技的人，何吟春不敢說看不起她，但却有點担心地道：「就我們二人去？」

何七姑道：「覃玄也去，他替我們趕車。」覃玄就是昨天發現何吟春的那位青年人，何吟春巳經認識他了。

就他們三個人，趕着一輛輕便快車，直奔楚雄。當快要到楚雄的時候，他們停了一夜，第二天進入楚雄的時候，覃玄還是老樣子，但車內的何七姑和何吟春却都完全變了一個樣子，變得連何吟春自己都不認得自己了。

獨闖楚家莊　連袂赴滇貴

何吟春走了之後，憑方大娘的手段，居然找不到小栗子何一飛的下落來，甚至連綫索都沒有。

方大娘又急又惱，暗自一咬銀牙，恨道：「好，楚天雄，我就明鑼响鼓的向你要人。」

方大娘夜入楚家莊，因爲出人意料之外，而且又是偷入，所以避實就虛，闖過了莊中警衛人員，摸到了楚天雄書房。

她料想楚天雄定在書房之內，果然料個正着。楚天雄獨自一人，正在雙眼發直的想着什麼心事。

「篤！篤！篤……」叩門的聲音又清又脆。

楚天雄思潮一歛，雙眉微微一皺，道：「什麼人？」

沒有人答話，房門却被推開了。

楚天雄一震道：「是你！」有點驚訝，但並不意外。

方大娘笑一笑道：「想不到吧。」

楚天雄謙虛道：「請坐！請坐！」

方大娘笑容一收道：「不用坐了，只有二三句話，小妹說完就走。」

楚天雄訕訕的道：「大嫂……。」

方大娘截口道：「說起過去，小妹只是你楚大俠與何五爺的交末，比起你楚大俠與何五爺的過命交情，可有着天淵之別，所以你楚大俠與何五爺之間的事，原沒有小妹置喙的餘地……」

楚天雄越聽越難過，截口叫了一聲：「方大娘……」

方大娘搖了一搖頭，不讓楚天雄插嘴，接着道：「今天小妹之來，也不想多說什麼，只請楚大俠把小栗子何一飛交小妹帶走，小妹領你的情。」

楚天雄長嘆一聲，道：「慚愧，慚愧！想不到爲了小孩子的事情，把你們老朋友都驚動了，可是，大嫂，請你聽我一句話，小栗子何一飛在那裏我也不知道。」

方大娘臉色一變，道：「楚大俠，這可是你說的話，告辭！」

楚天雄急叫一聲，道：「大嫂，請留步！」

方大娘寒聲，道：「你要留人？」

楚天雄道：「不敢！只是請大嫂多聽在下一言。」

方大娘道：「話巳經說得很明白了，小妹自認打不過你楚家莊人多勢衆，還能奈何得了你楚大爺，你楚大爺也不必多此一舉了。」

楚天雄道：「大嫂，你有所不知，在下也正爲小栗子之事作難……。」

方大娘冷笑一聲，道：「有什麼爲難的，隻手可以遮天，只要你不承認擄去了小栗子，誰還能硬向你要人不成。」

楚天雄苦笑一聲，道：「大嫂，你把在下說得半文錢都不值了。」

方大娘「哼！」了一聲道：「你以爲你在別人眼中還是當年的楚天雄。」

楚天雄道：「大嫂眞會罵人，可是！可是……唉！……」搖了一搖頭，又苦笑了一聲，道：「請你給我三天期限，我一定找到小栗子送到府上。」

楚天雄向來是大鋪大蓋的人，如今的表現，似乎有了很大的不同，方大娘怔了一怔，道：「好！小妹等你三天。」

方大娘一轉身，門前人影一閃，巧極了，楚夫人呂菊英正向房內走來。

方大娘一楞，楚夫人呂菊英接口道：「不用等三天，現在你就可將小栗子帶走，不過……」

方大娘冷笑道：「有條件……」

楚夫人呂菊英道：「就是有條件，也憑的是本事，你如果怕談條件，你有本事，就自己把人找回去好了。」

這是三家村潑婦口吻，倒也說得方大娘答不上話來。

方大娘嘆了一口氣，道：「爲了孩子少受罪，有什麼條件？你說吧。」

楚夫人呂菊英道：「只要你少在中間攪和，你就可以馬上把人領走。」

方大娘詫道：「我只能管我自己的事啊。」

楚夫人呂菊英道：「行，就只指你自己一人。」

方大娘道：「好，請帶我去接人。」

楚夫人呂菊英轉向楚天雄道：「老爺，這樣你滿意了吧。」

楚天雄哈哈一笑道：「夫人做事，總是有分寸，那還有什麼可說，走吧，交了人，也少煩心了。」

方大娘橫了楚天雄一眼，眞想把他剛才矢口否認的話，當面給他一個難看，楚天雄迎着她的目光，顯示了一種莫可奈何的神情。

方大娘暗嘆一聲，忖道：「能把小栗子接回去就算了，何必揭人之短，節外生枝。」

於是，方大娘也就放過了楚天雄，沒有在言語上，再和他爲難了。

楚夫人眞沒把同情何吟春的一干人放在眼裏，小栗子就關在楚家莊一處秘密後廳。

當他們走到那秘密處所時，楚夫人忽然皺了一下眉頭，喝聲道：「來人！」

她的喝聲沒有應有的反應，楚夫人的臉色猛然一變，道：「不對！只怕出了事。」身形一幌，首先奔了出去。

八個看守的人，倒了四對，都是被人制住了穴道。

小栗子當然也不再在裏面了。

方大娘憋了一肚子的氣，可一瀉而出

，冷笑一聲，道：「楚大爺，你們太瞧得起自己了，哼……。」不說話，比多說話更有力，方大娘掉頭長身就走。

楚天雄追出去叫了兩聲：「大嫂！大嫂……。」

楚夫人道：「你追上她，還能說什麼？讓她去吧。」

楚天雄搖頭一嘆，道：「夫人……」

楚夫人杏目圓睜，氣虎虎的道：「你礙着過去的面子，我替你出面，有什麼不可。」

楚天雄道：「我是說，小栗子眞在這裏麼？」

楚夫人道：「你不會看，人都被人刦走了。」

楚天雄搖頭道：「這樣對付一個小孩子……。」

楚夫人道：「你那裏知道，小栗子那小鬼有多刁鑽，有多難纏，把人氣都要氣死了。」

楚天雄道：「我不贊同這種做法。」

楚夫人說道：「有什麼責任，我負就是。」

楚天雄道：「話不是這樣說，我是一莊之主，我當然要一肩承担下來。」

楚夫人冷笑一聲道：「這還像話。」

這可眞不像話，看他楚天雄一副莫可奈何的神情，他早年的氣概，想來全被這位楚夫人壓下去了。

楚夫人發過脾氣，見好就收，忽然，也嘆了一口氣道：「我還不也是爲了對付那『落花鏡』，咱們先有了人質，應付起來，就方便多了。……是了，那『落花鏡』爲什麼一點動靜都沒有呢？別是唬人的吧！」

楚天雄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楚夫人道：「你不是一直提心吊胆麼，怎會不知道？」

楚天雄道：「落花鏡的原主人太高了，誰能不心存顧忌。」

楚夫人說道：「傳言未必盡可相信，就算她高，我們也不弱呀，老爺，你放心，我另外還有別的準備，只要她不是唬牌，我就要她好好的自己把『落花鏡』收回去。」

楚天雄可知道這位夫人的脾氣。爲了避免無謂的爭執，只有順着她的口氣，道：「這就全看夫人的了。」

楚夫人一笑道：「我包你不失望就是了。」

楚天雄道：「我知道夫人的能耐……我先回書房去了。」

楚天雄心裏一點輕鬆不起來，憑來人能不聲不响的把小栗子救走，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對手。

他見過大風浪，也不怕大風浪，只是這次的事情，他總覺得鼓不起往日那份慓悍的豪氣，而放開手來大刀闊斧的幹。

回到書房裏，楚天雄想起昔日的何五爺，音容宛在，言猶在耳，內疚之心油然而生，搖頭一嘆，忽然身形陡起，飛出了書房，向楚雄奔去。

他這時心中正興起了一個念頭，希望和何吟春好好的談一談，把這件事情作一個合情合理的解決。

他到楚雄，要找的當然是方大娘。

方大娘剛回家不久，怒氣未息，還在左一句右一句的罵口不絕。

當然是罵他楚天雄。

楚天雄在門外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伸手叩了幾下門扉。

方大娘開門見是楚天雄，不由怔了一怔，道：「是你楚大爺。」

楚天雄訕訕地道：「在下原不該來，想了一想，却還是來了。」

方大娘愛理不理，還帶着一點嘲諷的口吻道：「有這樣的事麼？」

楚天雄一脚入了大門，道：「首先在下要向大嫂致歉……。」

方大娘冷冷的道：「沒關係，小妹經常被人戲弄，算不了什麼。」

楚天雄苦笑了一聲，道：「說眞的，事先我確實一點都不知道。」

方大娘道：「你現在可知道了。」

楚天雄道：「可惜小栗子不見了。」

方大娘冷笑一聲，道：「小栗子不見了，你可是想倒打一耙。」

楚天雄道：「豈敢！在下只是想和吟春懇切的談一談，請大嫂帮一次忙。」

方大娘搖頭道：「小妹帮不了這個忙了，……。」

楚天雄聲音一揚道：「你……。」低聲下氣的說了半天，有些忍不住了。

方大娘道：「她早走了。」

楚天雄一急道：「她到那裏去了？」

「在下知道！」答話的不是方大娘，而是金不換，臉上帶了一臉怒容，走了進來。

楚天雄道：「金兄！……。」

金不換冷冷的道：「不敢當，你是莊主大爺。」

楚天雄說道：「過去我們也曾是好朋友……。」

金不換不屑地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我高攀不上，好在我金某人沒有吃你楚大爺的飯，還可以自己作自己的主……。」

方大娘插嘴道：「廢話少說，吟春到那裏去了？」

金不換道：「昆陽大牢裏！」

方大娘大驚道：「她怎會落到昆陽大牢裏呢？」

金不換一指楚天雄道：「這個就要請教楚大爺了。」

方大娘可眞也保持不住禮貌了，火氣一冒，道：「楚天雄！你也未免欺人太甚了！何五爺雖然不在了，他的朋友還沒有死絕哩！」

楚天雄又驚又愕的大叫道：「我什麼都不知道呀！你們要說是我把她送進了昆陽大牢，那眞是寃枉我了。」

金不換正色道：「你眞的不知道？」

楚天雄道：「眞的不知道！」

金不換道：「好，那我告訴你們。」於是金不換說出了何吟春在昆陽的遭遇。

他因爲只知道何吟春被捉到縣衙裏的事，縣衙又把人放走的事，他却不知道。當然，縣衙裏也應莫大姑之請，揚言把何吟春打入了大牢。

金不換說完事態之後，又冷笑一聲，道：「吟春遠道來滇，與滇境各路人物無

怨無尤，除了你楚大爺之外，請問還有誰會用這種手段陷害她？」

楚天雄嘆了一口長氣，道：「這樣說來，在下只有認了。」

方大娘道：「認了就算了？」

楚天雄道：「我們這就去把吟春接出來，不知道二位放不放心，與在下一路同行？」

方大娘「哼！」了一聲道：「走！」

金不換道：「好，咱們倒要看看你還有些什麼手段？」

說走就走，他們連夜出了楚雄，直向昆陽奔去。

他們都是武林高手，急行如飛，速度之快，可想而知，一夜奔馳下來，離昆陽不過四五十里地方了。

途中略爲調息，趕到昆陽時，還是上午時光。

楚雄的楚大爺在昆陽一樣有他的辦法，很快的就請到了捕頭何强。

楚天雄迎着何强抱拳道：「老朽楚雄楚天雄……。」

何强受寵若驚地道：「楚大爺名動西南，晚輩有幸得親雅教，欣喜何似，大爺有何吩咐，晚輩無不盡力而爲。」

楚天雄又替何强引見了方大娘和金不換，然後問道：「老朽聽說貴衙近日捕到了一位女飛盜，不知是否確有此事？」

何强道：「不錯。」

楚天雄道：「老朽想見一見女盜，請何爺給個方便。」

何强雙眉一皺，道：「這……這……這……」

楚天雄微微一笑，從身上摘下一顆指頭大的明珠，道：「這次老朽來得匆忙，未曾多有準備，小小明珠一顆，不成敬意，尚望何爺賞臉笑納。」

明珠價値連城，楚天雄的面子是其大如天。

何强却也是微微一笑道：「無功不受祿，晚輩不敢領賞！」

楚天雄一怔道：「何爺……。」

何强道：「女犯何吟春已經不在大牢了。」

楚天雄一震道：「她那裏去了？」

何强低聲道：「昨晚奉縣太爺之命，將她連夜逐出昆陽，她何去何從，晚輩就未再行追踪了。」

是江湖上跑的人，就該聽得出他話中之話。幕後沒有大力量的人支持，何吟春那能脫得了牢籠。

楚天雄楞了一楞，神色不動的仍然將那顆明珠塞給何强，道：「多謝何爺明告，區區之意，乃請何爺勿却是幸。」

何强哈哈一笑道：「楚爺豪氣如虹，晚輩如再不領賞，豈不辜負了楚爺美意，只有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這次倒老實不客氣的收了楚天雄的大明珠。

楚天雄送了一顆大明珠，何吟春的影子却沒有摸到，送走何强之後，只有暗自怒惱。

方大娘忽然說道：「楚大爺，你剛才爲什麼不追問下去，縣太爺爲什麼這樣辦呢？」

楚天雄道：「何强不會說的，問了倒顯得我們招子不亮了。」

金不換道：「吟春人生地不熟，千里迢迢來到滇境，雖是魔難重重，居然處處有人維護，到底公道自在人心，足見滇省境內的武林道，不盡是喪心病狂之人。」

簡直是當着和尚罵禿頭，楚天雄望了金不換一眼，金不換擺出一副以眼還眼的姿態，毫不畏縮的迎着楚天雄的目光冷冷一笑。

楚天雄一回頭，道：「既然找不到吟春，在下先走一步了。」

話不投機半句多，爭論隱忍，都非所宜，楚天雄自然只有不了了之了。

方大娘望着遠去的楚天雄背影。搖頭一嘆，道：「大家本來都是老朋友，你又何必把話說得太難聽。」

金不換道：「我就是氣他不過。」

方大娘道：「你看出來沒有，他也很是不自在。」

金不換道：「活該！」

方大娘道：「說實在的，他的兒子和他的內侄女不久就要辦喜事了，這時半路忽然殺出一個何吟春，這種事情要是出在你身上，你怎樣辦？」

金不換一怔道：「這……這……」

方大娘道：「很爲難吧！最想不到的是吟春不知輕重的打出了『落花鏡』，把事情又逼得緊張起來……。」

金不換點了一點頭道：「當然，他也不無爲難之處，不過說來說去，還是他的不對了，第一，他不該把他們姊弟趕出山莊，第二，更不該派人追殺他們姊弟，要不是小弟家中有一條暗道，他們姊弟可就糟了，至於何吟春不加攷慮的打出『落花鏡』，這也是他們逼出來的呀，人急走險，狗急跳牆，他們要不是逼人太甚，吟春也不會走這一着了。」

方大娘搖了一搖頭道：「這些帳應該算在呂菊英身上，這都是她的主張。」

金不換一笑道：「楚天雄還是什麼一家之主！」

方大娘也是一笑道：「你是老光棍，不知其中奧妙，有時一家之主，不一定能做得了主。」

金不換一拍大腿道：「對了，定是呂菊英那婆娘幹的好事。」

方大娘輕聲一嘆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兩位對楚天雄到底認識多少？」陌生的聲音後面，走出來一位陌生的人。

聽他的問話，顯然是早就到了他們附近。

方大娘與金不換暗暗一驚，心中大爲震駭，分明這來人的修爲比他們要高得多了。

那人看來年紀比他們兩人都輕，約在四十左右，穿着一身生意人的裝飾。

那人雙拳一抱道：「在下賈仁，打擾二位清談了！」一口本地音，自然是本地人了。

方大娘微一凝思，忖道：「昆陽地面上有這等高人，我們居然不知道，眞是見笑大方了。」

當方大娘思忖間，金不換已答話道：「久仰！久仰！老朽……。」

賈仁微微一笑截口道：「老丈不說，在下已知道老丈就是江湖上人人稱道的賽

焦孟，金老丈。」

高帽子人人愛戴，金不換樂得哈哈一笑道：「浪得虛名，浪得虛名，不值一笑，老弟可知道這位……。」

賈仁接口道：「金花娘子三花兒門花下鮮有幸者，在下早聞大名已久。」

方大娘一笑道：「尊駕把我們認得這樣清楚，定然也非等閑人物……。」

賈仁一笑道：「無名小卒，無名小卒，何足道哉！」

金不換道：「賈老弟，不會無因而來吧？」

賈仁道：「在下如說無因而來，兩位定不相信，當然是有因了。」

金不換道：「請直言見教。」

賈仁道：「請二位去見一個人。」

方大娘道：「誰？」

賈仁道：「兩位見了就知道。」

金不換哈哈一笑道：「大妹子不必多問了，走吧。」

賈仁把他們帶到一座大宅第，走進一間客廳之內，就留下他們二人獨自去了。

片刻之後，一位中年婦人帶着二個女人走了出來。那中年婦人一身全黑，黑衣黑褲，頭上還插了一朵黑色的絨花，她身後的二個女人說丫頭不是丫頭，年紀都在二十七八歲，服裝也是深色的，但不是黑色，而是一種深紫色。

那婦人一踏入廳中，全廳一冷，充滿了陰寒之氣。

方大娘心神微微一震。暗忖道：「全身黑衣黑褲，頭插黑絨花她莫非就是蔡家的老閨女蔡三姑？」

一念未了，那中年婦人已是冷着一張臉道：「兩位想必已經看出小妹的身份來歷了。」

蔡、呂，楚是滇省境內的三大武林大豪，而這三家之中，又以蔡家聲勢最爲浩大，而蔡家之中，又數這位三姑娘最爲難纏難惹。

方大娘能認出蔡三姑來，金不換當然也不例外，兩人相視一點頭，方大娘道：「久聞大名，無緣相見耳。」

這時蔡三姑臉色稍霽，擺了一擺手道：「請坐。」

金不換見她這副目中無人的樣子，心中老大的不高興，冷笑方自唇間掀起，却被方大娘用目光止住了。

方大娘笑了一笑，道：「三姑娘寵召，不知有何見教？」

蔡三姑道：「小妹想和二位談一件事情。」

金不換和方大娘都沒有答話，因爲不必問，從他們三家一鼻孔出氣的關係上說，就該知道她要說什麼了。

蔡三姑微微一笑，說道：「二位絕對想不到，小妹一點也不贊成楚天雄的所行所爲……。」

他們眞沒有想到蔡三姑會說出這種話來，錯愕的望着蔡三姑，不知如何答話才好。

蔡三姑接着又道：「當然，現在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意味着這種看法，隨時都有改變的可能。

這種情形，方大娘與金不換還是不好答話。

蔡三姑望了望他們二人一眼，接着又道：「兩位與楚何二家都是多年老友，當然對二家都非常清楚，他們兩家因此成仇，自亦非兩位所願，更亦非雲貴武林道上之福，因此，小妹有意邀請二位共同出面，把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消弭這場浩刦，不知兩位意下如何？」

金不換哈哈笑，道：「好呀！……」

方大娘却皺了一皺眉頭道：「事情只怕不會如姑娘說的那樣簡單。」

蔡三姑道：「小妹知道，大娘可是顧慮『落花鏡』之事？」

方大娘點頭道：「有『落花鏡』出頭，只怕你我都很難爲力了！」

蔡三姑道：「那也不見得。」

方大娘與金不換齊聲道：「姑娘有辦法影响『落花鏡』的主人？」

蔡三姑搖了一搖頭道：「小妹不敢這樣說，但小妹發現了一位大有影响力的前輩，就住在附近，如果兩位出面去見她，定必得到她的相助。」

金不換與方大娘齊聲說道：「她是誰呢？」

蔡三姑道：「是你們的舊識。」

方大娘道：「何吟春來找的人……」

蔡三姑道：「正是她！」

金不換道：「在那裏？我們這就去找找去。」

蔡三姑道：「我們是不是該先商量好一個辦法，再去找她較爲妥當。」

方大娘道：「三姑娘說得有理。」

當金不換和方大娘離開蔡三姑時，他們已經談得非常融洽，金不換還老不住贊口道：「蔡三姑難纏難惹，想不到還是一個非常通情達理的人。」

方大娘也對蔡三姑有了不同的看法。

兩人經過指點，不久就到了何吟春來過的莫大姑的宅第門前。

他們指名求見莫大姑，這倒使莫大姑暗暗吃了一驚，因爲，莫大姑在這裏落籍的姓名是莫姥姥，而不叫什麼大姑，能知道她是莫大姑的人，其中就不簡單了。

因此，他們立即被領進去見到了莫大姑。

三人相見之下，莫大姑笑道：「原來是你們二位呀！倒實叫人吃了一驚。」

二人行了相見之禮，方大娘也笑道：「大姑，眞想不到您就隱居在昆陽，要早知道，早就來叩見你老人家了！」

莫大姑望了望兩人道：「你們兩位是怎樣找來的？」

金不換道：「我們是蔡三姑指點找來的。」

莫大姑「啊！」了一聲，道：「她知道老身……」微微一皺眉頭，接着雙目一凝道：「不會無因吧！」

方大娘道：「吟春來見過大姑了。」

莫大姑點了一點頭。

方大娘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情實在不幸得很，說不定在西南道上，引起一片腥風血雨，晚輩等和蔡三姑都認爲爲了這等小事，導致一場武林血刦，實在不應該，因此想請大姑出面，把這件紛爭消解化除，不知大姑以爲然否？」

莫大姑微微一笑道：「你們都認爲這是一件小事？」



金不換道：「這件事一開始，不換就氣憤不過，不過仔細想想，這也不是一件什麼深仇大怨之事，不是不可解決的。」

莫大姑點頭道：「表面上看來，這實在是一件三言兩語就可以解決的事，其實不然……。」

方大娘接口道：「傷腦筋的是吟春不該把『落花鏡』打出來。」

金不換道：「吟春少不更事，只能算是無心之過。」

莫大姑笑了一笑道：「吟春少不更事，小題大作，不念故舊之情之人麼？」

方大娘與金不換都楞住了，可不是，他們就該想到這一點，以關洛飛虹何五爺的才智，那會死後要兒女前來西南帮他丟人現眼？其中當然大有道理。

莫大姑嘆口氣，接着又道：「說起何容的修爲成就，你們那一批人誰也趕不上他，但他却比你們誰都死得早，死在强戰搏殺戰陣中，倒也罷了，但他却是活生生的病死在床上，你們想過這件事沒有？」

金不換張大着嘴巴道：「眞是，何五爺死得蹊蹺。」總算現在明白過來了。

方大娘心中一動道：「難道何五爺的死與楚大爺有關？」

莫大姑沒有對方大娘的話表示意見，只接着道：「何容是死在一種慢性奇毒之下！」

金不換眼中噴出火來道：「該死楚天雄，原來是這樣一個人面獸心的東西。」

莫大姑這才一笑道：「老身可沒說楚天雄就是暗中下毒的人！」

金不換與方大娘兩人的臉色都是一紅**，尷尬的笑了一笑。**

莫大姑悽然一笑道：「兩位可知道老身與何容的交情，我們是老年論交，情同姐弟，老身前來昆陽落籍，可說也是爲了何老弟，想不到老姐姐謀事無成，何老弟已撒手而去了，老姐姐好不慚愧啊！」

說起莫大姑的身份，原比金不換他們要早上一輩，因她與何五爺的忘年論交，所以，大家都有一份親切之感。

金不換與方大娘苦於無法安慰莫大姑，只有相對唏吁，同聲而嘆。

莫大姑忽然一拍桌子，恨恨的道：「可惡啊！可惡！你們可知道，何家小姐弟兩人小小年紀，亦未能倖免，也被暗中下了慢性之毒。」

金不換大驚變色，跳了起來道：「有這等事，他們爲什麼不說？」

莫大姑道：「他們自己那裏知道，只以爲是身羅暗痨而已，這也就是他們非千里迢迢前來雲南不可的眞正原因。」

方大娘道：「來求解藥！」

莫大姑道：「所以這次吟春打出『落花鏡』，不是無理取鬧。」

方大娘當下一眨秀目道：「暗中下毒的人，到底是不是楚天雄呢？」

莫大姑道：「老身在暗中一直注意他，在他身上也一直找不到任何毛病，是不是他下的毒，老身不敢妄言。」

方大娘道：「如果不是他下的毒，『落花鏡』就是逼死了他，也無補於何氏姊弟。」

莫大姑微微一笑道：「我想你們該信得過何容。」

金不換啞然而嘆道：「知人知面不知心，想不到楚天雄如此奸詐可惡。」

莫大姑道：「老身現在把內情告訴了你們，你們該不該談私？」

金不換斷然說道：「當然不能再談私了。」

方大娘道：「何五爺中毒而死之事，如非大姑道出，應是無人知曉，死無對證之事，而這件事，也無法說出來，眞是啞子吃黃蓮，苦在自己心裏，晚輩覺得和他們談一談，倒很有刺探的作用。」

莫大姑點頭道：「老身也有此意。最好老身能見見蔡三姑。」

金不換忙說道：「不換這就去和她聯絡。」

金不換去後不久，就把蔡三姑給請來了。

蔡三姑沒有帶從人，一人獨自而來，

顯得她是一個很自恃的人。

蔡三姑見了莫大姑先自笑着行禮道：「晚輩等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前輩隱居昆陽，竟然一無所聞，失禮之至，尚望老前輩海涵見宥。」

莫大姑也笑哈哈的道：「老身久聞三姑娘女中丈夫，今日一見，更勝聞名，老身有幸與三姑娘交往，那是三姑娘看得起老身了！」

蔡三姑見莫大姑和藹可親，沒有一點武林前輩的架子，暗暗忖道：「怪道她隱居在此數年，竟然瞞住了我家耳目，原來她是一位這樣和藹的人，所以無人注意她了。」心中研究着莫大姑，口中却客氣地說道：「老前輩這樣說，晚輩就更是慚愧了。」

一陣客氣過後，談起何吟春，蔡三姑笑了一笑道：「晚輩不說，老前輩也知道蔡家與楚家的關係，所以，晚輩首先要表明晚輩個人立場，撇開其他不說，晚輩是一萬個不贊成楚天雄的一人。」

莫大姑一嘆道：「吟春這孩子也實在可憐，小小年紀父母雙亡，不但千里迢迢來到雲南，又遭到這等逆心之事，人生際遇如此，誰能不替她一洒同情之淚。」

蔡三姑道：「前輩說得是，所以晚輩才有此談，但其中是是非非複雜非凡，我們要替何姑娘討回一個公道，但不知如何着手才好，不知前輩有何高見？」

莫大姑道：「這個老身沒有什麼意見，只要孩子自己願意，老身都支持。」

蔡三姑皺了一皺眉頭道：「目前有二個問題較爲棘手：一爲何姑娘已打出的『落花鏡』如何處理？二爲何姑娘口口聲聲非遵她父親遺命嫁給楚家不可，這又如何說動她面對事實，改變主意？」

莫大姑道：「老身是個直腸子人，關於第二點，老身還有辦法可想。至於『落花鏡』之事，老身就無能爲力了。」

蔡三姑點頭說道：「晚輩知道，『落花鏡』一出，連何姑娘自己都作不了主，晚輩認爲只要我們能把釜底抽薪的工作做好，就『落花鏡』主出面說話，我們站住了一個『理』字，也就有話可說的了……啊！……」

說到「落花鏡」，她很自然的把話題帶到「落花鏡」主身上，話鋒一轉，接着道：「前輩見過那『落花鏡』主吧？」

莫大姑點頭道：「見是見過，只是談不上交情。」

蔡三姑道：「聽說她功力高絕，非常謹愼，但不知她爲人心性脾氣如何？」

莫大姑道：「那是個怪人，自視奇高，誰都不放在她眼裏，她說過的話，從不更改，是一個非常固執的人。」

蔡三姑道：「她該有多大年紀了？」

莫大姑道：「如果她不死的話，她的年紀該在一百二三十歲了。」

蔡三姑道：「她已經死了。」

莫大姑道：「早已死了。」

蔡三姑道：「她的傳人是誰呢？」

莫大姑道：「這就不知道了。」

方大娘忽然插嘴道：「這『落花鏡』會不會成爲無主之物呢？」

莫大姑道：「不會，因爲那位前輩說過『我生不能自謀，死後必爲人謀，是恩是仇，唯其自招。』的話，她不會沒有安排的。」

蔡三姑輕嘆一聲，道：「這樣看來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莫大姑道：「好在三姑娘深明大義，存心化解這場紛爭，皇天不負苦人心，三姑娘定能成功。」

蔡三姑道：「但願如此。」

忽然，方大娘不大好意思地問道：「三姑娘，小妹請教一事。」

蔡三姑道：「大娘，不用客氣。」

方大娘道：「小栗子何一飛到底那裏去了，不知三姑娘知不知道？」

蔡三姑道：「說起小栗子何一飛，實在是被別人救去了，楚大嫂並沒有耍什麼花樣。」

方大娘心中一動，「啊！」了一聲，道：「莫非是他？」

蔡三姑道：「是誰？你以爲他是會誰呢？」

方大娘心中想的是小栗子何一飛在楚雄交結的無用秀才杜凡，但她可不願意說了出來，眼珠一轉，道：「我想莫非與『落花鏡』有關的人出現了。」

接着轉向莫大姑求證地道：「你老人家沒有出手吧。」

莫大姑哈哈一笑道：「老身要早知道了，定然不會坐視。」

蔡三姑點頭同意道：「大姑說得是，可能就是『落花鏡』的人出手了……」

微微沉吟了一下，忽然站起身道：「莫前輩，多承您接納晚輩的蠢見，共同化解何楚二家這場糾紛，但，這還只是晚輩個人的看法，進一步的辦法，還有待晚輩回去協調妥善之後，再來向前輩覆命，現在晚輩先告辭了。」

蔡三姑告辭去了。

莫大姑送走蔡三姑之後，笑問方大娘道：「方大娘，你剛才要提的是誰？」

方大娘一笑道：「薑還是老的辣，你老一眼就看出來了，……小栗子在楚雄結交了一位說書先生，他自稱是無用秀才杜凡……。」

一言未了，莫大姑接口道：「原來是他呀！」

方大娘道：「前輩認識他，他可不可能與『落花鏡』有關？」

莫大姑搖了一搖頭，肯定地道：「他不會與『落花鏡』有關係。」

方大娘道：「你老認識他？」

莫大姑道：「老身不但認識他，而且，也知道他在楚雄出現的目的。」

方大娘忍不住又問道：「他有什麼目的？」

莫大姑笑了一笑，道：「有他在這裏，那就更好了。」沒有正面回答方大娘的話，但却誰都高興多了一位這樣的高手。

方大娘忽然又道：「大姑，吟春呢？她爲什麼老不出來？」

莫大姑道：「她早回到楚雄去了。」

金不換道：「那孩子也不先來看看我們。」

方大娘笑道：「金兄，我們自己都不在楚雄，她怎能看得到我們。」

金不換一笑道：「眞的，我們該趕回楚雄去了。」

方大娘道：「且慢！大姑，你還有什麼吩咐？」

莫大姑道：「蔡家既然已經知道了老身，老身住在這裏，將來交往甚是不便，這樣吧，你們先替老身安排好一處住處，老身過二天就到楚雄去。」

方大娘與金不換剛要告辭莫大姑時，外面忽然稟報道：「楚雄楚大爺特來求見姥姥！」

金不換笑道：「他倒也來得眞快。」

莫大姑道：「他來得正好，老身也有話問他，請他進來。」

接着又轉向方大娘等二人說道：「兩位就不必和他照面了。」

方大娘與金不換從另一道門走了出去，避過了楚天雄。

楚天雄當然也認識莫大姑，更知道莫大姑與關洛飛虹何五爺的交情，見面之下，自是有點不好意思，所謂「爲人不作虧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門。」而他這時，已有着那麼一份不安和愧歉之心。

莫大姑臉上的笑容也收斂了，冷冷的道：「你來見老身做什麼？」

楚天雄一方之雄這時也不得不忍氣吞聲的陪着笑臉道：「天雄失察，不知大姑就隱居在昆陽，有失問候之禮，特來向大姑謝罪。」

莫大姑一揮手道：「好，現在你已經見到老身了，老身也接受你的致歉，現在你可以走了。」

楚天雄苦笑了一聲：「大姑，請容天雄說兩句話好不好？」

莫大姑發過脾氣之後，怒氣稍消，嘆了一口氣，勉强的道：「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楚天雄道：「大姑，你一定對我誤會很深，對於吟春的婚事，天雄是萬分的抱歉，她來的時候，正好天雄不在莊中，被那不賢的內人處理不當，以致誤會擴大，鬧得不可開交。」

莫大姑冷笑一聲，道：「就算你在莊中，你就能接納吟春？」

話不多，但却一針見血，楚天雄訕訕的道：「這……這……。」

莫大姑道：「不要這這的了，你根本就存心不善，不準備接納吟春。」

楚天雄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犬子不成器，實在配不上吟春，說來，我們不接納吟春，對吟春並不是一件壞事。」

莫大姑「嗯！」了一聲，道：「如果單爲吟春着想，這倒是持平之論，但是你們拒絕的手段完全錯了。」

楚天雄點頭認罪道：「是！天雄錯了，還望大姑念在天雄與何五弟昔日情份上，出面說兩句話。」

莫大姑一笑問道：「你要老身替你說話？」、

楚天雄忙道：「不！天雄只請大姑勸勸吟春，請她消消火氣。不要勉强這場婚事，替自己製造不幸的一生，天雄願意以任何方式認罪。」

莫大姑嗤笑一聲，道：「現在說得倒很好聽，要不是吟春手中有一面『落花鏡』，只怕你又是另一副嘴臉了。」

楚天雄臉色一連變了好幾變，最後還是忍氣吞聲的道：「大姑，你把天雄說得一文錢都不值了。」

莫大姑雙目一瞪道：「你不怕『落花鏡』？」

楚天雄苦笑說道：「話可不是這樣說的……。」

莫大姑一步不放鬆地道：「那該怎樣說？」

楚天雄道：「我是對不起何五弟。」

莫大姑道：「你本來就是對不起何五弟。」

楚天雄一震道：「天雄過去就對不起何五弟？」

莫大姑道：「兒女婚姻之事，着重情緣，何五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他的女兒也不是非你楚家就沒有人要的人，他爲什麼把『落花鏡』交給吟春帶來，他當然是看透了你的爲人……。」

楚天雄大叫一聲，道：「天呀！我什麼地方對不起何老五？」

莫大姑冷冷的道：「你什麼地方對不起何老五，你自己該心裏有數，不要裝模作樣了。」

楚天雄茫然地道：「我……我……實在不知道什麼地方對不起何老五了。」

莫大姑揮手道：「談話到此爲止，你可以走了，老身不奉陪了。」她不僅是直言逐客，而且自己站起身來向內院退去。

楚天雄大叫一聲道：「大姑，天雄可不可以見一見吟春。」

莫大姑頭也不回地道：「吟春不在，早回到楚雄去了。」話聲未了，莫大姑已經走了。

這是非常的不禮貌，可是楚天雄却不敢發脾氣，因爲莫大姑比他高明得太多，要發脾氣，只有更自討沒趣。

楚天雄氣得雙目火星亂射，但也只有恨恨的頓了一下脚，出了莫府。

他一氣離開了莫府，心情可更是沉重了。

他原是從蔡三姑處知道莫大姑的，這時自然還是去找蔡三姑。

蔡三姑的臉色也有一點異樣，劈頭便道：「快回楚雄去，你府上出了事了。」

楚天雄一震道：「出了什麼事？」

蔡三姑說道：「好像『落花鏡』出手了。」

楚天雄沒有多問，趕回楚雄家中時，家中已是亂成了一片。

原來，楚夫人的內侄女呂姑娘在楚家人不知鬼不覺的被人擄走了，擄走呂姑娘的人，還在呂姑娘房中留了一面紙剪的鏡子，上面留了一句話：「三日一刦，五日一驚，人亡不止，家破不休。」

楚天雄但覺腦中一陣天旋地轉，一跤跌倒椅子上，長嘆不已。

呂姑娘失踪之後，把個楚雄找遍了，都沒有影子。

天雄山莊，鬧得鷄飛狗走，第五天又到了。

楚天雄記着三日一刦五日一驚的話，今天全莊更是緊張，大家目不轉瞬的守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來到時，大家方吁得半口氣，另外半口氣可再也吐不出來了。

原來大家以爲平安無事的一夜，並不平安，今天早上才發現人傑公子也在自己房中失了踪。

一面紙鏡子作了最明確的解釋。

楚夫人原是狠虎一樣的女人，這時才眞正體會到「落花鏡」的厲害，而提心吊胆的連大氣都不敢哼一聲了。

敵暗我明，你楚天雄縱是楚雄大豪也只有惶惶不可終日了。

楚天雄心事重重之下，更想不起另外什麼地方得罪了何容，計無所出之下，他找上了邱拐子。

邱拐子還是楚家的門房，冷眼旁觀中，暗中也甚是替楚天雄着急。

不管楚天雄怎樣不對，這種報復手段，似乎太過份了一點，因此，邱拐子反過來很是同情楚天雄了。

邱拐子見楚天雄親自走到自己房中來，慌忙站了起來，楚天雄一嘆，按住他的肩頭，道：「拐子，我們好好的談談。」

邱拐子道：「吟春小孩子不知輕重，惹出了這大的禍害……」

楚天雄道：「問題不在吟春，也不在『落花鏡』，我就不明白，何五弟爲什麼要這樣對付我。」

邱拐子一怔道：「這是何五爺的關係？」他怎會相信這種事實。

楚天雄道：「我見過莫大姑了，莫大姑親口說出來的，絕不會有假，以莫大姑與何五弟的交情，莫大姑的話何異何五弟親口說的話。」

邱拐子一皺雙眉道：「這就叫人糊塗不清了。」

楚天雄道：「你帮我想一想，我有什麼地方得罪過何五弟？」

邱拐子認眞的想了半天，搖一搖頭道：「我想不出你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楚天雄道：「我也就是想不出來……金不換對我一向不瞭解，不知他有沒有什麼發現？」

邱拐子道：「金不換就是那樣的人，莊主難道還不明白他……。」

楚天雄搖手道：「我不是說他什麼，我是在探討問題，也許他有什麼發現也不一定。」

邱拐子道：「我們找他談一談……」

楚天雄道：「我不便去看他，最好請他來一趟……」

門外金不換接口道：「我自己來了，大莊主有何指教？」語氣還是不大友善。

邱拐子說道：「老朋友了，還有什麼氣不能消的，快進來，莊主正想和你談一談。」

金不換推門進來，道：「要不是看在老朋友份上，我才不會再上門來哩！」

楚天雄道：「金老弟，有何見教？」

金不換道：「莊主最是健忘，特來給莊主提醒一件事情。」

楚天雄道：「我近來確是頭昏腦脹，忘心最大。」

金不換道：「莊主可知道何五爺是怎樣死的？」

楚天雄一怔道：「這……。」他眞沒問過這件事。

金不換道：「何五爺夫婦都是中毒死的，中了好朋友的慢性毒藥死的，楚爺，你該明白了吧。」

金不換的話說得實在够明白了。

可是楚天雄居然一時沒有會意過來，愕然道：「他是中毒死的？」

他這種表情，給了金不換非常不滿意的激動，冷笑一聲，道：「你早就應該心裏有數，哼！告辭了！」

楚天雄一怔道：「你說什麼？」金不換甩了一甩頭，什麼話也不回答就走了。

「莊主，你難道沒有聽出來，人家懷疑何五爺是死在你暗算之下嗎！」旁觀者清，邱拐子把話說得更明白了。

楚天雄震驚得叫將起來道：「天啦！這却從何說起。」

邱拐子道：「無風不起浪，莊主你得好好想一想，是誤會，是事實，莊主，你都得好好的處理，這是天大的禍事啊。」

楚天雄發了半天楞，道：「拐子，你相信我是下毒的人麼？」

邱拐子沒有答話，不答話就是表示缺乏信心，爲什麼缺乏信心？因爲楚天雄對何吟春的態度，實在叫人不敢相信。

楚天雄心裏一陣難過，大叫一聲道：「拐子，你爲什麼不說話？」

邱拐子搖了一搖頭，道：「我想不出什麼好說。」

楚天雄道：「難道你也不相信我？」

邱拐子道：「這……這……。」

楚天雄失望地長嘆了一聲：「唉……」沒有再追問下去低着頭轉身走了。

楚天雄心情極爲惡劣的回到自己書房裏，恨恨的把自己向椅子上一坐。

「輕一點，椅子會受不住的。」

楚天雄一抬頭，只見另外一張椅子上早巳坐了一個人，只是這人怪得很，把椅轉了一個向，對着他的只是一個背影。

「你是誰？」他的書房就是他的私室，向來不准外人踏入一步，此人可惱巳極，正好把一股怨氣統統發在他身上。

那人似笑非笑地道：「不要大嚷大叫的，我也不是怕你，聽說你近來忘性大得很，因此特來試試你，你想想我是誰？」

如果心情不激盪，冷靜的慢慢想，也許楚天雄能想出他是誰來，但是，他現在的腦子一片紛亂，那能想得出他是誰來。

「管你是誰！你給老夫滾！」

那人冷笑聲中一旋身，連人帶椅子都轉了過來，……

楚天雄一下子看清了那人臉上戴的面巾，當時全身一震，氣勢全消，訕訕地道：「是你！……」

那個人對他一定沒有好印象，甚至於又恨他，又怕他。

那人聲音一低道：「東窻事發了，是不是？」

楚天雄道：「什麼東窻事發了？」

那人道：「聽說何容的兒女找上門來了。」

楚天雄道：「何容死了，她自然該來投奔老夫。」

那人又道：「聽說何容巳經知道你在他們身上下了毒。」

楚天雄一楞道：「我幾時在何容身上下過毒？」

那人一笑道：「說你健忘，你眞是健忘，你就忘了在你向何容要他女兒做兒媳婦的時候，送給他的一對雲腿？」

楚天雄楞然道：「那對雲腿……」

那人笑了一笑道：「我只在那對雲腿

上做了一點手脚，帮你白白的得了一件稀世奇珍的回聘……」

楚天雄一下子什麼都明白了，臉色頓時變得煞白，身形猛然一站而起，吼道：「你這害人精……」

那人依然笑哈哈的搖手道：「別嚷，嚷開了對你沒有半點好處，結果倒霉的還是你。」

楚天雄不但想嚷，而且還想和那人拚命，但是那人輕輕一句話，就把他的衝動壓制下去了。

楚天雄頹然的坐回椅子上，沉聲一嘆道：「你害得老夫好苦。」

那人輕笑道：「你這人好沒良心，我給過你多少好處，這時倒成了害人精。」

楚天雄顯然眞的得過他不少好處，因此說話的語氣一點也硬不起來，訕訕的道：「你不該暗中在老夫的禮物上下毒，害老夫背上這口黑鍋。」

那人道：「人有失算，馬有失蹄，這件事情原本計劃得天衣無縫，誰知道還是被何容想到了。」

楚天雄道：「如今人家找上門了，你看如何是好？」

那人道：「我就是要來告訴你應付方法。」

楚天雄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那人接着道：「這原是一件死無對證的事，就何容自己復活回來，也只能懷疑你，而不能指認你，他一天在外東奔西跑，那裏不吃東西，怎能硬說你送的火腿有毒，所以，你最好的應付方法，就是什麼都不知道。」

楚天雄無可奈何地道：「你爲什麼要來告訴我呢？你不來告訴我，我豈不眞的什麼都不知道了麼？」

那人道：「我要不來先給你心理上有個準備，到時候人家要起手段來，你就自己出賣了自己都不知道，記着，什麼都不知道，我走了。」

他的身法還眞快到了極點，說走就走，人一閃就沒有了影子。

楚天雄叫了一聲：「且慢走！……」那裏叫得住他，他早出了書房。

楚天雄能身爲雲南三大大豪之一，當然絕不是一個飯桶，否則，爲什麼邱拐子當不上莊主；金不換也當不上莊主？

楚天雄思前想後，做了一番檢討，狠狠的一咬牙，道：「就這樣辦！」

人急拚命，狗急跳牆，楚天雄到底打的什麼主意呢？沒有人知道。

害人終害己　追悔已莫及

話說小栗子何一飛，救他出困的人，正是無用秀才杜凡，無用秀才杜凡還眞喜歡小栗子何一飛，當他把小栗子何一飛帶到一處隱密之處後，問他道：「小栗子，你這身本事差得太遠，跟了你姊姊，只有拖累她，你先不要回去，跟老夫學點眞本事，再回去如何？」

小栗子何一飛滿心高興的笑道：「要不要拜師？」

無用秀才杜凡說道：「老夫和你父親原是朋友，大叔教世侄的武功，不用拜師了。」

小栗子何一飛笑道：「學了大叔的武功，要是還吃鱉，丟人的可是大叔啊。」

無用秀才杜凡也笑道：「所以，你要好好的練，不能丟大叔的人。」

小栗子何一飛臨陣磨槍，加緊的練功夫，可是他練功的進度，出人意外的慢，簡直有點叫人失望。

看小栗子何一飛的智慧體型，天賦資質，都不該是個中看不中用的綉花枕頭。

無用秀才杜凡這天叫過小栗子何一飛作了一番仔細的檢查，不由雙眉一皺，長長的嘆了一口，道：「小栗子，你不用再練功夫了。」

小栗子何一飛一怔道：「你說話不算數？」

無用秀才杜凡說道：「不是大叔說話不算數，是你的身體有毛病，再練也練不好。」

小栗子何一飛道：「我的身體好得很呀！」

無用秀才杜凡微笑道：「只是有時有點肚子痛。」

小栗子何一飛眨動着眼睛道：「你怎樣知道？」

無用秀才杜凡道：「有時候，你的『血海』穴也常常發痲。」

小栗子何一飛大叫道：「大叔，你眞神。」

無用秀才杜凡道：「別忘了，大叔還會看病哩！」

小栗子何一飛道：「這是什麼病？」

無用秀才杜凡眉目凝重地道：「這只是一種發現，到底什麼病，大叔還要慢慢仔細探討。」

小栗子何一飛一嘆道：「我姊姊也常常有病。」

無用秀才杜凡道：「先醫你的，醫好你的病之後，再醫你姊姊的，現在，我們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去那裏？」

「去了你就知道。」

「我姊姊呢？」

「放心！你姊姊的事，有很多人帮忙，她吃不了虧。」

小栗子何一飛放心不下姊姊，但還是跟無用秀才杜凡走了。

無用秀才杜凡在深山之中有一間小屋子，這才是他自己眞正寄身的地方，小屋子裏有很多藥物，無用秀才杜凡把小栗子何一飛帶回小屋子，研究小栗子何一飛的病情。

最後他查出小栗子何一飛致病的原因是中了一種調製非常複雜的毒，這種毒複雜得叫他頭都想痛了，却找不出解藥來。

正在他苦思苦想的時候，小栗子何一飛忽然跑進來道：「大叔，有位女人要來看你，我擋不住她……。」

無用秀才杜凡道：「那你就讓她進來吧。」

「小妹巳經進來了，對不起，打擾了你的用功。」來人原來是蔡三姑。

無用秀才杜凡叫小栗子何一飛見過蔡三姑，道：「他就是小栗子何一飛。」

蔡三姑打量了何一飛一陣，點頭道：「很好的一個孩子。」

無用秀才杜凡道：「可惜，他被人暗

中下了毒手。」

蔡三姑一笑道：「有你這隱世華陀伸手，還有什麼心可担的。」

無用秀才杜凡道：「我束手無策。」

蔡三姑一震道：「那是什麼毒？」

無用秀才杜凡道：「很像貴省最著名的『化血幽靈』？」

蔡三姑神情一震道：「怎麼可能呢？這種毒聽說早已失傳了。」

無用秀才杜凡道：「而且，中毒的時間已經很久了，好在他還是一個童身孩子，不然早就沒命了。」

蔡三姑輕嘆了一聲，話題一轉道：「小妹有一件事要告訴你，……莫大姑就在昆陽。」

無用秀才杜凡道：「何吟春到昆陽去找的就是她。」

蔡三姑道：「正是她，小妹還去見過她，她也願意勸阻何吟春把事情化小。」

無用秀才杜凡搖頭一嘆道：「從小栗子身上的暗傷算來，我們的用心只怕要化成泡影了。」

敢情，希望化解楚、何兩家紛爭的人，原來是無用秀才杜凡。

蔡三姑顰眉道：「不會吧，莫大姑也很有誠意。」

無用秀才杜凡道：「她明瞭何氏姊弟身受毒害的眞情後，只怕要改變主意了，不但她，現在我就自己要改變主意了。」

蔡三姑道：「不再過問他們的事？」

無用秀才杜凡道：「不！我不但要過問，而且完全站在何家一邊。」

蔡三姑道：「你認爲下毒的人是楚天雄？」

無用秀才杜凡說道：「何容定然發現了內情，所以才借題發揮，使出了『落花鏡』。」

蔡三姑恍然而悟，點頭道：「對了，你說得一點不錯，這幾天『落花鏡』已鬧得楚天雄人仰馬翻了。」

無用秀才杜凡望了蔡三姑一眼道：「呂家不說，你們蔡家的態度如何？」

蔡三姑道：「我們和楚家是世交。」

無用秀才杜凡道：「當然是不問是非的帮他了。」

蔡三姑臉色微微一紅道：「小妹站在正義的一邊。」

無用秀才杜凡微微一笑，輕聲道：「謝謝你。」

小栗子何一飛接着道：「三姑娘，小栗子也要謝謝你。」

無用秀才杜凡長嘆一聲道：「三姑，別的事你也不便出面，只請你查一查楚天雄那裏來的『化血幽靈』，爲什麼要向何家下毒手？」

蔡三姑點頭答應，道：「小妹一定盡力而爲。」

蔡三姑再轉頭向小栗子何一飛望去時，也不知什麼時候小栗子何一飛已經走開了。

小栗子何一飛小心眼裏比誰都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還能不悄悄的走開麼。

蔡三姑輕輕的叫一聲：「杜大哥。」

無用秀才杜凡也叫了聲：「三妹。」

二人同時向前，相互握着彼此的手，

蔡三姑道：「呂家已經請動了一位大帮手，據說不久就要到，你要特別小心啊！」

無用秀才杜凡含笑道：「我知道爲你保重。」

蔡三姑嗤笑一聲，道：「誰要你爲我保重，我走了。」抽回手，盯了無用秀才杜凡一眼，扭腰走了。

大了年紀的人的愛情，總比較含蓄，雖然心連着心，却沒有一下子把對方溶化的那股熱勁。

小栗子何一飛獨立坐在一棵大樹下凝思，蔡三姑向他打了一個招呼，道：「小栗子，別告訴別人，我來過這裏。」

小栗子一笑道：「小栗子知道。」

接着，無用秀才杜凡在屋內叫道：「小栗子，回來收拾一下，我們下山去，另外想別的方法，替你醫病吧。」

無用秀才杜凡帶着小栗子奔向昆陽去見莫大姑，這時莫大姑已離開昆陽，到了楚雄。

無用秀才杜凡把小栗子帶到楚雄，還好遇見金大叔，無用秀才杜凡吩咐了小栗子幾句話，推着小栗子去見金不換，他自己却沒有和金不換照面，又走開了。

小栗子走到金不換面前，叫了一聲：「金大叔。」

金不換一見是小栗子，高興得跳了起來，道：「大家找你找得好苦，爲什麼早不回來。」

小栗子何一飛道：「學功夫去了。」

金不換高興的笑道：「那你現在是有兩手了。」

小栗子何一飛神色一黯道：「沒學好，只有回來了。」

金不換安慰他道：「不要緊，這次事了之後，大叔給你找一個更好的師父，現在我帶你去見一位你爹的老大姐去。」

莫大姑到了楚雄，她可是堂堂正正，明目張胆而來。不但租了有房子，而且租了一棟大房子。

小栗子何一飛在未見到莫大姑之前，金不換就把莫大姑和他的關係告訴了他，所以，在他見到莫大姑時，親切之感油然而生。

當小栗子何一飛說到無用秀才杜凡時，莫大姑道：「他爲什麼不來和老身相見呢？」

小栗子何一飛道：「他沒有說，不過小栗子猜想杜大叔一定是去調查一個厲害的人物去了。」

莫大姑一怔道：「一個厲害的人物，是什麼人物？」

小栗子道：「那人是呂家請出來的，究竟是什麼人，還不得而知。」

莫大姑凝思道：「這消息你們是那裏得來的？」

小栗子何一飛一笑道：「消息絕對可靠，但不能說出她是誰。」

莫大姑一笑道：「你是在帮誰？」

小栗子何一飛道：「當然帮姐姐。」

莫大姑道：「你可是不相信大姑？」

何一飛道：「當然相信大姑。」

「那你爲什麼不把那人說出來？」

小栗子何一飛一挺胸道：「小栗子答應過人家，自然不能言而無信。」

莫大姑一笑道：「算你有理。」

小栗子何一飛目光四射了一下，發出

一聲驚「咦！」之聲，緊接說道：「我姊姊呢？……」

正好，這時有人進來稟報道：「楚天雄求見。」

莫大姑道：「請。」

楚天雄進來一眼見到小栗子何一飛，微感意外道：「小栗子，你也在這裏！」

小栗子何一飛道：「小侄也剛來不久。」他很是乖巧，心裏罵着楚天雄，口中還保持着相當的禮貌。

莫大姑微微笑道：「楚大俠請坐。」

楚天雄欠身道：「大姑這樣稱呼天雄，天雄……」話沒有說完，情若有憾的意思是點到了。

莫大姑道：「楚大俠，老身也不願意把老朋友當作路人，可是老身不慣笑裏藏刀，大俠只有將就點了！」

楚天雄點頭道：「大姑說得也是，大姑能夠接見天雄，已是大姑的寬容，天雄何敢奢望。」

莫大姑道：「今天楚大俠之來，有何見教？」

楚天雄道：「特向大姑致候。」

莫大姑道：「多謝了。」

楚天雄訕訕的道：「『落花鏡』對寒舍已經採取了行動，想必大姑也已經知道了。」

莫大姑點點頭道：「知道了。」

楚天雄說道：「天雄想見見吟春，不知……。」

莫大姑道：「吟春自上次離開之後，老身就沒有見過她的面。」

楚天雄道：「她沒有來見大姑？」

莫大姑說道：「沒有，她現在與『落花鏡』在一起，不過，老身很明白她的近況。」

楚天雄順口道：「她近況如何？」

莫大姑道：「她病了。」

楚天雄還沒答話，小栗子何一飛先着急的問道：「我姊姊病了，厲不厲害？」

莫大姑道：「聽說不輕，所以落花鏡大爲惱怒。唉，楚大俠，老身本想替你們化解這場恩怨，現在也無能爲力了。」

小栗子何一飛大叫一聲，道：「大姑，我也有病，這病可害死人，要不是這病，小栗子的本事也學好了。」

楚天雄內咎之念油然而生，臉上輕輕的掠過一道歉意，長嘆一聲，道：「拙荊和小兒，現在也不知怎樣了？」

莫大姑道：「他們不是去作客，當然好不到那裏去。」

楚天雄道：「大姑，天雄想請求您一件事。」

莫大姑道：「什麼事？」

楚天雄道：「殺人不過頭點地，天雄樂意認錯，請落花鏡給天雄一條路走。」

莫大姑冷笑一聲，道：「你也曉得要路走，可是，你知不知道，何家姊弟的路快要走到盡頭了。」

楚天雄低着頭，答不出話來。

莫大姑又「哼！」了一聲，道：「楚天雄你如是想用緩兵之計，那你就打錯了主意。」

楚天雄道：「什麼緩兵之計？大姑，您……」

莫大姑一笑道：「楚天雄，你別以爲老身不知道，呂家不是請了一位大人物來對付『落花鏡』麼，大概人還沒到吧！」

楚天雄一楞道：「此事，天雄也不知道。」

莫大姑道：「你就是知道了，只怕過眼就忘記了。」一有機會，莫大姑總要拿話點他一點。

楚天雄當然也聽得懂，可是他有苦難言，只有裝聾作啞到底。

莫大姑見他這樣子，甚是氣悶，冷笑一聲揮手道：「楚天雄你可以回去了。」

金不換忽然大叫一聲，道：「楚天雄！你是不是人？」

楚天雄也是個人物，在莫大姑面前，可以低聲下氣，對金不換可就沒有那份耐性了，雙目也是一瞪，道：「金不換！你是什麼東西，也向老夫如此張牙舞爪。」

不換哈哈一笑道：「我是個什麼東西，至少比你高明，比你有骨頭，做事敢作敢爲，不像你畏首畏尾，簡直沒有半點人味。」

楚天雄臉色瞬變，喝道：「老夫有什麼不敢担當，你給老夫還個明白。」

金不換冷笑着道：「老夫正要問你，你在何五爺全家大小身上，下的什麼毒，快快把解藥交出來，否則……」

楚天雄心頭猛震，駭然欲絕，可是他心頭知道慌亂不得，仰天發出一聲狂笑，掩住了內心之中的惶恐，道：「含血噴人，捕風捉影，也得要沾得上邊，老夫這多年來何曾離開過楚雄半步，你簡直在胡說八道，哼！老夫要不念在過去的交情，老夫今天就要向你討點公道……」

金不換接口道：「好，咱們現在就比劃比劃……」

莫大姑搖手道：「金老弟，這不是待客之道，不可無禮。」

楚天雄當然也不會眞的和金不換動手，轉向莫大姑一抱拳道：「告辭了！」

莫大姑道：「且慢，老身還請說一句話。」

楚天雄道：「請吩咐。」

莫大姑道：「你如果看得起老身，老身仍樂意和你長談，唯禍福榮辱，遺臭流芳，全在你一念之間了。」

楚天雄沒有答話，氣憤的走了。

金不換悻悻的道：「這種人冥頑不靈，一致於此，眞叫人替他難過，大姑，咱們爲什麼不就此把他留了下來？」

莫大姑搖頭一嘆道：「苦無證據，他一個矢口否認，其奈他何。」

金不換道：「難道就此算了不成？」

莫大姑道：「當然不能就此作罷，且看他一個時間，他要眞不知懺悔，那時再走最後一步不遲。」

金不換道：「如果呂家請來的援手到後，只怕又生枝節。」

莫大姑一嘆道：「楚天雄曾經是過我們的朋友，無論如何也該留給他這個反省的機會，至於對付呂家請來的援手之事，那是另一回事了。」

金不換道：「我與他相處甚久，我最知道他的爲人，他這人最注重自己的個人利害，所以，我認爲他決不會眞心替別人着想。」

莫大姑一笑道：「有這特點就好對付

他了。」

金不換道：「這種人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莫大姑道：「我們就逼他到黃河。」

金不換道：「如何逼法?」

「你慢慢看就知道了，現在請你帮一個忙。」莫大姑又輕聲吩咐了金不換一些話，金不換含笑點頭的邁步而去。

楚天雄雖然家大業大，雄據一方，說起他眞正的親屬家人也不過是一妻一兒而巳。

如今兒子被「落花鏡」神不知鬼不覺的弄走了，現在只剩下二夫妻，愁容對着苦臉，這種日子實在不大好過。

楚夫人心裏惦念着兒子，想兇也兇不起來了，而且整天疑神疑鬼，自己折磨得自己又瘦又老了。

當然，人不會幾天之間就會眞的老去，但是，心理上的老態却是立竿見影，自己都體會得出來。

這幾天來，楚夫人最愛獨自一人借酒消愁，她本來沒有什麼酒量，小飲即醉，昏昏沉沉中，倒也減少了心中不少煩惱。

醉眼中好像有一道人影子在她身旁擺動，攪得她心中煩惱陡增，不由得怒叱一聲，道：「什麼人?還不快滾開，說了不准你們過來煩人……。」

「我!『落花鏡』使者!」答話的聲音不大，却把楚夫人的酒醉逐去了一大半，霍的一震，說道：「你是『落花鏡』侍者?」

那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姑娘，點了一點頭，道：「夫人想不到吧。」

楚夫人道：「你來幹什麼?」

使者笑了一笑道：「來和夫人談談，夫人不樂意?」

楚夫人悻悻的道：「還有什麼可談的呢?」

使者道：「譬如，夫人有機會救回令郎。」

楚夫人精神猛然一震道：「眞的?」

使者道：「當然是眞的!」

「請坐!請坐!」馬上笑臉相對，並先替對方倒了一杯酒，道：「姑娘暫且以酒當茶吧。」

使者道：「令郎過慣了錦衣玉食的生活，吃不慣我們的粗茶淡飯，這幾天瘦得很厲害……」

一語未了，楚夫人巳是心痛如絞，大叫一聲，道：「你們好忍心啊。」

使者一笑，說道：「我們就是因爲不忍心，所以才準備網開一面，來和夫人談一談。」

楚夫人道：「把他送回來!」

使者道：「可以，只是……。」

楚夫人道：「什麼條件，請直接了當的說吧。」

使者道：「母子之情，舉世無雙，夫人愛子之情，令人敬佩……。」

楚夫人苦笑一聲，道：「姑娘!老身很想馬上聽到你的條件。」

使者道：「好吧，請夫人聽着。」

楚夫人道：「只要有條件，我一定全力以赴。」

使者道：「我們條件很簡單，只要夫人替我們找一副『化血幽靈』的解藥。」

楚夫人楞了一楞道：「這種解藥到那裏找去?」

使者道：「夫人也許確實無處找到『化血幽靈』的解藥，但楚大俠如果願意去找的話，一定有辦法，而且，也一定手到拿來。」

楚夫人一怔道：「拙夫有這麼大的神通?」

使者微微一笑道：「夫人別小看了楚大俠，他自己就是使用『化血幽靈』的個中能手哩!」

楚夫人驚愕的道：「有這種事?」她做夢也想不到的事，自然，一下子很難相信和接受。

使者道：「有沒有這種事，夫人一問楚大俠就知，三日後，請夫人回信，告辭了。」

那使者看起來的年紀不過二十多歲，但走的時候，露了一手驚世駭俗的絕頂輕功，「平步青雲」，膝不屈，肩不搖，就像普通走路一樣，踏着花草樹梢，一步一步的走出牆外去了。

楚夫人可不是普通之人，自己的身手在本省就算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可是看了那位姑娘的身手，自己心裏有數，差得太多了。

怪不得，他們能在天雄山莊要來就來，要走就走。

楚夫人不但當時涼了半截，而且，更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知道「落花鏡」實在不好惹。

微一怔神之後。楚夫人振作起精神，去找楚天雄。

楚天雄這時正剛從莫大姑處回來不久，心裏想着莫大姑的話，但覺腦中一片混亂，左右不是，爲難到了極點：「唉……唉……。」長吁短嘆不巳。

「莊主，有辦法了，我們的兒子，可以回來了。」楚夫人還在書房外面，先嚷了起來。

楚天雄一怔道：「什麼，我們的兒子回來了。」心裏確實高興。

楚夫人「噗哧!」一笑道：「我是說我們的兒子可以回來了，不過現在還沒有回來。」

楚天雄搖頭道：「空話。」

楚夫人道：「剛才『落花鏡』使者來過了，只要我們替他們辦一件事，就可以把人傑送回來。」

楚天雄冷笑一聲，道：「那一定不是容易的事。」

楚夫人說道：「對你來說，一點也不難。」

楚天雄道：「你說吧。」

楚夫人道：「他們只要一份『化血幽靈』的解藥。」

楚天雄臉色劇變，大叫一聲，說道：「什麼!『化血幽靈』的解藥，我到那裏找去!」

楚夫人道：「我知道你有辦法，別裝模作樣了，我問你，自己的兒子重要呢?還是別的東西重要?」

楚天雄頓脚道：「我可找不到那種解藥。」

楚夫人固執的道：「你回答我的話，是兒子重要呢?還是別的東西重要?」

楚天雄苦着臉答道：「當然是兒子重要。」

楚夫人冷着面孔道：「去!把解藥找來!」說完話，扭身走了，根本不再理會楚天雄的處境。

楚天雄在外面有頭有臉，在家裏的時候楚夫人的頭臉就比他大得多了。

積威之下，楚天雄只有望着楚夫人揚長而去，而無法開口叫住她，向她作進一步的解釋。

楚天雄急得人都要瘋了，扯着自己的頭髮叫道：「我該怎樣辦啊!」

「莊主!……」

「滾開……」

「是我!邱拐子。」

是拐子，當然情形又不同了，如說還能談兩句話的朋友現在就只有那拐子了。

「什麼事?」

拐子說道：「呂三爺帶了三個朋友來了。」

楚天雄道：「快請!」

邱拐子道：「他們在門外和人打起來了!」

楚天雄一震道：「好大的胆子。」

邱拐子道：「說得也是，居然有人敢在此地惹是生非。」

這句話要換在平常日子說出來，楚天雄一定揮手道：「去!把那出事的小子給拿了下來。」

現在的情形却完全不同，自己兒子在家裏面都保不住那還抖得出那種威風來。

楚天雄望着邱拐子輕聲一嘆，急步向外走去。

邱拐子趕上一步，叫了一聲道：「莊主……。」

楚天雄急行如飛地道：「不要說了，老夫明白。」

莊前，呂三爺陪着一個乾枯瘦小的老頭子瞪眼望着草地上三個打成一團的年青人，那老頭子的臉色很不好看，因爲他帶來的二個得意弟子，居然二個人打一個人都佔不到上風，實在臉上無光之極。

楚天雄急步向前，呂三爺替他引見，道：「姐夫，你該知身隱世片馬的絕世高人摘月飛星公孫胆公孫老前輩吧，這就是公孫老前輩，特來助你一臂之力。」

這倒眞是一位名氣極大的人物，楚天雄趕忙行禮相見，恭維了公孫胆一陣，公孫胆這時臉上有了笑容。

楚天雄接着又抱拳道：「老前輩請莊內休息，這等跳樑小醜理他則甚。」

這是一句下台階的話，公孫胆那有聽不出之理，哈哈一笑，轉身向莊內走去。

楚天雄回身之際，也向邱拐子做了一個手勢，那是要邱拐子把兩位客人接替下來，保全他們的顏面。

邱拐子正要向前出手時，那一敵二的年輕人忽然連連出掌，把那二個公孫胆的弟子打得連連後退，發出一陣哈哈大笑，飛身而去。

公孫胆當然聽到了那年輕人的笑聲，可是他沒有回頭去看，因爲他不敢回頭去看……。

接着，只聽邱拐子大笑道：「有種的就別逃!」

公孫胆放下了心，微微一笑，道：「劣徒經驗稍差，時間一久，就漸漸能發揮功力。」

楚天雄連聲應道：「是!是!是!明師出高徒，老前輩的佳弟子，是深藏不露啊!」

楚天雄莊中添了一個大帮手，心頭上所承受的壓力，却半點都未減輕，反而更加重了。

就在當天晚上，他書房裏忽然出現了一位等待他的不速之客，最初他還以爲是那位神秘客，當那位不速之客轉過身來之後，原來是莫大姑。

楚天雄手足無措的道：「大姑，原來是你。」

莫大姑道：「不歡迎?」

楚天雄忙道：「歡迎!歡迎!歡迎之至。」

莫大姑笑了一笑道：「現在有了奧援了。」

楚天雄訕訕地道：「大姑，這是呂老三請來的，天雄並無此意。」

莫大姑冷笑了一聲道：「你可知道公孫胆爲什麼躲到片馬去?」

「躲到片馬去」好難聽，楚天雄只皺了一皺眉頭，沒搭腔。

莫大姑話題一轉，道：「有一個消息老身要告訴你。」

楚天雄道：「天雄洗耳恭聽。」

莫大姑道：「吟春有信梢來，要老身轉告你，『落花鏡』有意將呂姑娘與令郎釋放一位回來，不知你希望先釋放那一位呢?」

楚天雄頭皮一麻道：「這又何必問天雄呢?」

莫大姑道：「這個決定是有點困難，顧得了自己的兒子，又怕呂家說話，顧得呂家的女兒，又委屈了自己的兒子，難!難!難!」

楚天雄叫了一聲：「大姑!……。」

莫大姑道：「你有什麼話要說?」

楚天雄吞吞吐吐地道：「我……我……我……」

莫大姑一笑道：「那你就多想想，想明白後，再告訴老身不遲。老身走了。」

她說走就走，楚天雄還來不及有任何表示，她巳步出房外去了。

第二天晚上，楚天雄回到自己書房，又有一個人坐在椅子上等他——也是背向着他。

他叫了一聲：「大姑。」

那人理也不理他，轉過身去再看，原來就是他的兒子楚人傑。

楚人傑身子被制，眼中含滿了眼淚，轉來轉去，人也瘦得成了猴子。

楚天雄一探楚人傑穴道，還好，用的只是普通手法，伸手拍開了楚人傑穴道，楚人傑跳起身衝出房外，向內院奔去了。

楚人傑從來就是這樣，什麼話都不向父親說，只向娘說。

楚天雄習慣成自然，也未介意，只苦笑了一聲，搖了一搖頭……

「哼!回來了，一樣不保險。」

楚天雄一轉頭，看清來人，一震道：「是你!」正是那位叫他又恨又怕的人。

那人寒着臉道：「來得太巧了，是不是?」

楚天雄道：「你是什麼意思？」

「你兒子是怎樣回來的？」

「他們送回來的。」

「他們憑什麼把你的兒子送回來？」

楚天雄道：「他們要送回來，我怎麼知道？」

那人道：「我知道，哼！你和他們接觸頻頻，你道我不知道麼？」

楚天雄急口辯道：「我只是想打聽『落花鏡』的主持人是誰。」

那人道：「打聽出來了沒有？」

楚天雄道：「還沒有。」

那人緊迫地問道：「昨晚莫大姑來看你，你們談的是什麼？」

楚天雄道：「就是送回人傑的事。」

那人道：「你答應他們什麼條件？」

楚天雄道：「我們沒談條件的事！」

那人一笑道：「沒有條件，他們就把人送回來了，你問問自己，你自己會不會相信？」

楚天雄發急地道：「眞的沒有什麼條件。」

那人又是一笑道：「前天『落花鏡』使者向呂菊英提過條件，你道我不知道，哼！當然你不會有解藥，你可是洩了我的底？」

楚天雄臉色大變道：「沒有，沒有，絕對沒有，你千萬不要多心猜忌……。」

「哼……。」

「莊主，你在和誰說話呀！」楚夫人到了門外，她急着要和楚天雄談話，發話揚聲，算是給楚天雄先打招呼。

那人又連連冷笑了好幾聲，幌身越窗而去！

楚夫人走進來，打量書房一遍，道：「剛才是什麼人，好像對你很不客氣？」

這是事實，楚天雄想否認也否認不了，只有含糊地道：「還有誰？還不是金不換！」

楚夫人輕罵了一聲，道：「該死的東西，以後，不准他再上門來。」

楚天雄「嗯！」了一聲，他到底是個大男人，有些話還是說不出口。

楚夫人道：「人傑回來了……。」

楚天雄道：「我知道，他的穴道還是我解開的。」

楚夫人說道：「人傑說何吟春快要死了。」

楚天雄心弦一震，臉上現出了緊張之色，止不住心驚肉跳的「啊！」了一聲。

何吟春要是死了，那可是一個天大的痲煩！

楚夫人又道：「所以你答應過人家的解藥，要早早送去，送遲了，那可就不得了。」

楚天雄愕然道：「我什麼時候答應過他們的解藥？」

楚夫人面孔一扳道：「你不答應人家解藥，人家怎會把人傑送回來，何況他們手中還有瑛兒，這可不能過河拆橋。」

楚天雄急得頓足道：「我實在沒有答應過給他們解藥，而且，我也沒有什麼解藥。」

楚夫人臉色一寒道：「自己的兒子回來了，瑛兒回不來，你小心我娘家人拆了你一身骨頭……」

「二姊，姊丈，你們在說什麼？」偏偏這時候呂三爺跑來了，眞要命。

楚夫人一笑道：「老三，進來吧。」

呂三爺道：「聽說人傑回來了，瑛兒呢？」

楚夫人道：「聽說瑛兒有些小病，過二天就可以回來了。」在這個時候，她却不得不帮着楚天雄說話了。

呂三爺當然聽得出姊姊在信口開河，可是，他却不便和姊姊頂嘴，只得笑了一笑，說道：「他們那些人也眞奇怪，輕重不分，本末倒置，把責任都放在瑛兒身上的……。」

楚夫人截口道：「聽人傑說，他們本來要把瑛兒和人傑一道送回，是瑛兒身子不舒服，走不動，所以才沒一道回來。」

呂三爺話題一轉道：「姊丈答應了他們什麼條件？」

楚天雄道：「我什麼條件也沒有答應他們。」

呂三爺搖了一搖頭，道：「不可信！不可信！」

楚天雄道：「我說的都是實話。」

呂三爺望了姊姊一眼，嘆了一口氣，道：「那麼小弟算是打擾兩位了。」

一來一往，沒有說上五句話，就這樣走了。

楚夫人指着楚天雄的鼻子道：「你看，老三心裏不舒服了。」

楚天雄攤着雙手道：「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楚夫人道：「瑛兒如果回來不了，我看你怎麼得了。」

楚天雄長嘆一聲道：「好！好！好！夫人，便請回內室去吧，讓我好好的想一想。」

楚夫人道：「不要三心二意了，把解藥交給他們算了，咱們不鬭這口氣了。」她不是想得開，而是生怕再失去楚人傑。

楚夫人剛剛離開，楚天雄氣都還沒有喘過來，房外又响起了叩門之聲。

楚天雄沒好氣的喝道：「吵什麼，滾開！」

外面叩門的人果然走開了，沒有再打擾他，但他自己却越想越不對勁，打開房門一看，只見門楣上赫然插着一具手指大的小鬼頭面具。

楚天雄面色一下子變得如同死灰，面對着那張鬼頭面具全身都抖了起來。

楚天雄但覺自己好像是落在海上的一葉偏舟，正在狂風暴雨，排山急浪之下，掙扎求生……。

過了很長一段時光，楚天雄忽然大叫一聲，摘下那面鬼頭面具，長身飛出了天雄山莊。

楚天雄形同瘋狂，心裏却是下定了決心，打定了主意，準備把一切經過情形向莫大姑說個明白。

總算他想通了。

只是，當他離開天雄山莊不遠，還沒有進入楚雄城之前，就在經過一道隘路時隘路口冒出一條人影，擋住了他的去路。

那人影一現身，楚天雄不由得暗自吃了一驚，把奔馳速度慢了下來。

他最怕碰到的人，居然就在這裏碰到了。

那人這時臉上幪了一條面巾，一條特製的面巾，打從楚天雄與那人開始打交道起，這條特製的面巾，就是他的標誌。

說來很難叫人相信，楚天雄並不熟悉那人的面孔，他熟悉的只是那人臉上的面巾，這條面巾上的花紋和楚天雄握在手中那面小鬼頭面具的花紋完全一樣。

那小鬼頭面具，正是這人的信符。

那人擋住了楚天雄冷笑一聲，道：「楚天雄你要到那裏去？」

楚天雄張口結舌道：「我……」

那人道：「你不說，我替你說好了，你想去找莫大姑去，是不是？」

楚天雄苦笑一聲，道：「我去找找她也不爲過呀！」

那人道：「如果是出賣我呢？」

楚天雄故意一笑道：「我怎會出賣你，你又有什麼可出賣的，除了你的面巾外，我都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又怎樣能够出賣你？」

那人點頭笑了一笑道：「說得倒也順理成章，只是你手中帶着我的信符，情形就有點不一樣了……。」

接着，冷喝一聲，道：「伸出你的左手來。」他好像看穿了楚天雄的整個人，就知道他左手手中正握着那具鬼頭面具。

楚天雄伸出左手，現出了手中的鬼頭面具。

楚天雄唯命是從，好像太瘟了一點。

其實，他一點也不瘟，只因他早就吃過他的苦頭，犯不着自己給自己找痲煩。

那人一招手，居然發生一股無形勁力，把那鬼頭面具吸到了自己手中，哈哈一笑道：「我就知道你不可靠，略施小計，就試出了你的誠僞，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呢？」

楚天雄道：「我實在被逼得無路可走只有先去敷衍一下莫大姑，把情勢緩下來，再作良圖。」

那人道：「欺人之談。」

楚天雄道：「他們現在要的是『化血幽靈』的解藥，而且，也認定我必有解藥，事實上你比誰都清楚，你不給我解藥，我到那裏去找解藥去，如果你不現身，別說解藥，就是你的人影子我都找不到，我能有什麼路可走。」

那人沉吟一陣，點頭道：「就目前情形說，你也只有出此下策了……你準備作何良圖？」

楚天雄回答道：「爭取時間，遠走他方。」

那人一笑道：「你逃得了麼？」

楚天雄道：「逃不了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那人笑笑道：「依我之見，最好是一勞永逸。」

楚天雄道：「我不是洩自己的氣，我今生今世是鬭不過那老太婆了。」

那人道：「如果她成了死人呢？」

楚天雄道：「我沒有這種本事。」

那人一笑道：「你忘了，還有我。」

楚天雄大喜道：「你眞的願意帮我的忙？」

那人道：「你難道不知道，我最願意帮人家的忙，只是……。」

楚天雄道：「只要你肯帮忙，什麼條件都可以答應你。」

那人一點頭，道：「條件暫且不提，有了你這句話就行了，好，你先把這個吃了。」

彈指飛出一點白光，直向楚天雄奔來，楚天雄伸手接住那白光，入手原來是一粒白色的藥丸，楚天雄心頭一陣震駭，脫口道：「這是什麼？」

那人道：「開心丹！」

楚天雄道：「不會是毒藥吧。」

那人道：「也可說是毒藥……。」

楚天雄道：「你……」

那人笑笑地道：「你如果不出賣我，怕什麼，我還會不給你解藥，惟平白無故的帮助你，防着你一點，先求自保也是應該的。」

楚天雄忽然仰天大笑了一陣，道：「好，老共認了。」一張嘴把那藥丸投入口中。

那人滿意的一點頭，笑道：「這就表示了你的眞心誠意。我也不會再對你疑神疑鬼了。」

楚天雄吁了一口氣道：「現在我們怎樣對付莫大姑他們？」

那人道：「過來，我告訴你。」

楚天雄走過去，細聲商量了一陣，楚天雄點頭飛身進了楚雄城。

莫大姑房中一燈如豆，她正盤膝坐在床上打坐調息。

楚天雄在窗外猶豫了一下，打不定主意，該不該就此走進房去……

莫大姑忽然張開眼來，朝着他微微一笑，道：「候你多時，請進來吧。」

楚天雄推門而入，訕訕的叫了一聲，道：「大姑，我現在已經想通了。」

莫大姑笑道：「你也實在犯不着替人受過。」

楚天雄舉目望着莫大姑愕然道：「您知道我是代人受過。」

莫大姑點點頭道：「不但老身知道，就身受其害的何容他自己也知道。」

楚天雄大感意外地驚叫聲道：「他也知道？」

莫大姑道：「他如不知你是代人受過，他能讓你平平安安的享受到今天麼？」

楚天雄低下頭去，做聲不得，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事，人家早就知道他了，想想他自己就很慚愧。

莫大姑長嘆一聲，道：「我們唯一不知道的就是那位幕後唆使你下毒的人，他究竟是誰？爲了什麼呢？」

楚天雄搖了一搖頭道：「我根本就沒有向何老五下毒，最近我才知道是那人利用我的關係，在我送給何老五一對雲腿上暗中下了毒。」

莫大姑一嘆道：「那是冤枉你了。」

楚天雄道：「那也不算冤枉我，我雖然沒有向何老五下毒，却也存心不良謀取了他一件奇珍。」

莫大姑微微一笑道：「你是說何容爲吟春回聘的那件水火明珠？」

楚天雄苦笑一聲，道：「你們也知道了。」

莫大姑道：「何容還知道你根本沒有誠意要吟春爲兒媳婦。」

楚天雄楞了一楞道：「那他爲什麼還

答應這件親事呢？」

莫大姑道：「千言萬語，總歸一句話，就是賠了他們自己的性命，其目的在想查出那幕後的陰謀者。」

楚天雄長嘆一聲道：「何容付的代價也太大了。」

莫大姑道：「這叫義之所在，在所不顧。」

楚天雄疑訝地道：「義所在，難道他不是爲了自己？」

莫大姑道：「何容是這種人麼？」

楚天雄頓了一頓，說道：「我更慚愧了。」

莫大姑道：「空慚愧有什麼用，你如果想對得起何容，你只有把那幕後人指出來，才是良心的表現。」

楚天雄道：「可惜我沒有見過他眞面，所見到的只是一幅面巾。」

莫大姑接口道：「一幅上面畫有鬼頭的面巾。」

楚天雄大奇道：「原來你們也巳知道了他。」

莫大姑道：「只知道他的面巾。」

楚天雄道：「面巾人人能戴。」

莫大姑道：「所以，我們只有忍和等。現在，我看你的了。」

楚天雄道：「大姑，您知道天雄的來意麼？」

莫大姑道：「知道！你身上帶了一包毒藥。可是，老身更知道，你進門的時候改變了主意。」

楚天雄激動地道：「大姑，有你這句話，天雄死也心甘情願。」

莫大姑點頭笑道：「我們又是好朋友了。」

楚天雄伸手懷中取出那幪面人交給他的毒藥，說道：「這就是他要我做手脚的毒藥。」

莫大姑道：「得手之後呢？」

楚天雄道：「帶你去見他。」

莫大姑一笑道：「你現在帶我去見他吧。」打開紙包，弄了些毒藥放入口中吃了。

楚天雄大叫一聲，道：「大姑，你這是何苦來！……」他想阻止莫大姑，可是他那有莫大姑快，根本阻止不了她。

莫大姑拍了拍手上的毒粉，笑着道：「你也中了毒，老身這叫捨命陪君子，走吧！」先自穿窗出了自己的房間。

楚天雄眼漲鼻子酸，他感動得再也說不出半個字來，只有隨在莫大姑後出了楚雄。

剛出城門不久，莫大姑忽然雙膝一軟，倒向地上，楚天雄搶步向前，抱起莫大姑，只見莫大姑臉上升起了一道黑氣。

莫大姑毒氣上升，人却甚是淸醒，冷冷的道：「什麼都不要顧慮，帶老身去就是。」

楚天雄倒也不是婆婆媽媽的人，一頓足，挾起莫大姑如飛而去。

楚天雄來到約定的地方，那幪面人接着他，點頭說道：「辦得好，把她放在地上。」

這裏是一間沒有人居住的山神廟，山神廟不大，莫大姑就放在廟前草地上。

莫大姑臉上的黑氣，不是裝出來的，那人很滿意楚天雄的眞誠，取一粒藥丸，投給楚天雄道：「先給她服下去，我好問她的話。」

服過解藥，莫大姑臉上黑氣漸漸退去，莫大姑挺腰坐了起來，一笑道：「我們終於見面了。」

那人也是一笑道：「只是不大禮貌，有失迎賓之道。」

莫大姑道：「沒關係，能够見到你就好。取下你的臉上面巾，也讓老身識識你的廬山眞面目。」

那人道：「可以，但不是現在。」

莫大姑道：「只怕由不得你……。」右手一拉，只伸出一半，就自己收回來了，她使不出力道來。

那人一笑道：「莫大姑，你道我會笨得沒有一點防範之心麼。」

莫大姑冷笑一聲，道：「你也聰明不到那裏去。」

那人道：「事實是明證，落到我手中的是你。」

莫大姑一笑，說道：「聰明人專會做笨事。」

那人道：「你在說誰？」

莫大姑道：「當然是說你。」

那人笑道：「我？聽聽你的高見。」

莫大姑道：「你不該千方百計把老身弄來的。」

那人哈哈大笑，道：「你不必替我担心，我早有準備，你的狐羣狗黨不來則巳，眞要追踪而來，那就有很他們受的。」

莫大姑「啊！」了一聲，道：「你好像張好了羅網。」

那人道：「正是如此。」

莫大姑忽然說道：「你好像很恨惡老身？」

那人點頭道：「說對了，你是我第一個恨得要死的人。」

莫大姑微微一笑，道：「比何容更可恨？」

那人咬牙切齒道：「你比何容可恨的多，超過了一千倍，一萬倍，我恨不得寢你的皮，吃你的肉！」

莫大姑吐着舌頭，驚訝地道：「你爲什麼這樣恨我，好像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有理由嗎？」

他人道：「當然有理由，因爲你是專門破壞別人好姻緣的老巫婆，所以，我恨死了你。」

莫大姑迷惑地道：「你這話有點無中生有，老身從來……」

那人怒喝一聲，道：「事實俱在，我自己就是被害人，你還抵賴得了麼？」

莫大姑一怔，道：「你，老身並不認識你，此話從何說起？」

那人道：「你目中無人，那裏認得我們這些無名小卒。」

莫大姑道：「你可敢將面巾除下給老身認一認？」

那人道：「你反正今天是死定了，給你見見又何妨。」

面巾後面，是一張肌肉扭曲，顏色紅紫相間醜得和鬼臉一樣的面孔。

很快的，他就把面巾戴回去了。

莫大姑問道：「你就是向何容下毒的人？」

那人點頭道：「不錯，就是我。」

莫大姑長聲一嘆道：「你說話的聲音不應該這樣難聽。」

那人說道：「我的面貌也不應該這樣難看。」

莫大姑道：「你是秀姑？」

秀姑該是女孩子，但那人除了身形不够高大外，根本就不像一個女孩子，但她却點頭道：「不錯！我就是杜秀姑，我說你的話，沒說錯吧。」

楚天雄先是楞了一下，接着大叫一聲，道：「秀姑，秀姑，秀姑，我……我……」回想前情，楚天雄從前對杜秀姑有過一個美好的夢，這時候，不自覺的吐出來了。

杜秀姑冷喝一聲道：「住口，你是什麼東西。」

楚天雄自己罵了自己一聲：「是的，我是什麼東西。」低頭不語了。

杜秀姑逼近莫大姑一步道：「老太婆，你說你該不該死，你破壞了我的姻緣，也害得我落得這般光景，我眞是吃你之肉寢你之皮亦難消心頭之恨！」

莫大姑忽然笑了起來道：「秀姑，你要殺我老太婆的想望，這次，只怕又要落空哩！」

杜秀姑咬牙切齒地道：「我就不相信還有誰救得了你，現在就叫你先嘗嘗本姑娘的厲害。」

她眞狠心，她原巳在莫大姑身上下了毒，這時又出手向莫大姑上經外奇經點過來。

莫大姑忽然大喝一聲，道：「丫頭，眞是個大混蛋。」

莫大姑的喝聲，當然阻止不住杜秀姑的毒手，可是，莫大姑右手一翻而出，居然反手扣住了杜秀姑的腕脈，這是杜秀姑作夢也想不到的事，莫大姑居然恢復了功力。

杜秀姑震駭無比的道：「你……。」

莫大姑道：「老身的目的就是要見到你，證實你的身份，你放心，老身不會對你不利。」說着，五指一鬆，放開了杜秀姑腕脈。

用事實代替了言語，杜秀姑倒退了五步，眼中是一片不敢相信的迷惑之色。

莫大姑長嘆一聲，道：「秀姑，你完全錯了，老身沒有破壞你和何容的婚姻，是你不能和他結合。」

杜秀姑反問道：「我爲什麼不能和他結合？平時我們相處得比誰都好。」

莫大姑道：「因爲他是你的哥哥。」

話聲不大，其重却比焦雷轟頂還重。

杜秀姑失神了一陣，搖頭大叫道：「這不是事實，你騙人的。」

莫大姑道：「老身從來不騙人，他眞是你的哥哥，令尊在令堂之前，另外還有一位何夫人，那何夫人生了你大哥何容，何容因爲不願影响令尊與令堂的感情，這才自密身份，不讓別人知道。」

杜秀姑道：「他既然不讓別人知道，你又怎麼知道的？」反問得理直氣壯。

莫大姑道：「老身和你大哥，情同手足，他自是不會瞞我，尤其，你加在你大哥身上的感情，你大哥對你毫無辦法，老身這才替他出主意娶了你嫂子，誰知道你這丫頭，任性自私，把你大哥也害了，你說，你這個丫頭混不混帳？」

杜秀姑搖頭死不承認地道：「假話！假話！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秀妹！大姑說的都是事實，不由你不相信。」無用秀才杜凡巳從一旁走了出來。

杜秀姑原本在四週下了毒，所以她有自信，別人無法接近。

無用秀才杜凡自然與別人不同，他應該是例外。

杜秀姑張口方待喝問是誰，一眼看出是無用秀才杜凡，她這時也忍不住叫了一聲：「大哥！」情不自禁的趕向無用秀才杜凡，就在無用秀才杜凡的肩頭上抽泣起來。

一腔委屈，無限惱恨，都在這一哭之中發洩了出來。

久久之後，無用秀才杜凡長嘆一聲，道：「秀妹，你太任性了。」

杜秀姑凄苦的道：「大哥，你再說一遍，何容眞是我們的哥哥麼？」

無用秀才杜凡道：「是眞的，一點不假。」

杜秀姑道：「爲什麼從前一點影子都沒有呢？」

無用秀才杜凡道：「因爲你無端出走失踪，何容受不過大家的指責壓力，這才把他的身世說了出來，又經娘的證實，這是一點不錯的。」

杜秀姑悻悻的道：「娘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無用秀才杜凡說道：「你可不能怪娘，娘只知道有這一回事，可不知道何容就是我們的大哥啊！而且娘也不知道你的心事啊！」

杜秀姑全身乏力的萎頓滑了下去，坐在地上，接着，口中呼着：「大哥……」伏在地上慟哭起來。

杜秀姑這一哭，哭了個天昏地黑，聲嘶力竭。

她錯得太多了，似乎只有哭死當場，她才能稍贖前愆，以息懊惱。

莫大姑忽然吐氣揚聲，以畢生修爲功力，發出一聲震天暴喝，道：「秀姑，你何大哥還有一子一女，你就不顧他們的死活了麼？你難道還要你何大哥絕後？」

杜秀姑眞後悔得下了以身相殉的決心，莫大姑這一聲震喝，震得她悚然一驚，止住了哭聲，堅強的站了起來，向莫大姑一福道：「多謝大姑，不然我又錯了，大哥，我們找小侄子們去。」

無用秀才杜凡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帶着杜秀姑如飛而去。

莫大姑轉向楚天雄一笑道：「你把『落花鏡』還給老身好了。」

楚天雄一楞道：「這……。」

莫大姑微笑道：「老身就是『落花鏡』的現在主人！」

楚天雄腦子簡直應付不了，又「啊！」了一聲。

莫大姑又道：「你放心，何吟春還看不起你那寶貝兒子哩！只是我這『落花鏡』太無光彩了。」

楚天雄把莫大姑的話弄淸楚時，莫大姑也早走了。

（完）

玉帛干戈

精選短篇俠情故事

楊威·文
盧令·圖

大智兼大勇
捨臂以取義

奇人奇事

一位老人家，大約六十歲，衣着平常，很少與人交談，舉止行動，也看不出有何出奇之處！

厲明節悄悄跟了五天，興趣越來越大，這老頭子表面與常人無異，如果有耐性跟着看，最好躲在暗處看，他所做的事就會令你莫名其妙！

釣魚，本來是很普通的事，但是這老頭，將釣得的魚又擲回水中。

厲明節第一次見到，當然奇怪，心內還在想，這老頭大概不喜歡那種魚，所以丟了，三個時辰，他先後拋去了十條魚，五天，他一直沒有改變。第六天，老頭不釣魚，施施然趕到西山，獨自坐在石上，望着前面的瀑布，足足一整天，直到太陽落山，他才站起來，優哉游哉走回家！

一直跟了十五天，厲明節再也忍不住，恭恭敬敬作個揖，問道：「老人家，打擾了！」

「嗯！」老頭子只用鼻子哼了聲，算是答禮。

這反應不算熱烈，厲明節心內暗自有了怯意，本想打退堂鼓，但想到十五天的辛苦，挨乾糧，喝泉水還別說它，像做賊一樣跟在後面，煩悶、無聊，結果仍然是個莫名其妙！厲明節暗自吸口氣，鼓起勇氣道：「晚輩想請教老人家幾個問題！」

「講！」老頭面無表情，只簡單吐出一個字。

這回，厲明節比較放心，老頭總算沒有拒人千里之外，語氣冷淡，可能只是他的習慣，這種人往往是外冷心熱，只要合了意，甚至可以爲你賣命。

放心是放心，但是怎麼問法，人家的生活習慣，又如何開口，厲明節爲難了半天，最後還是問了，他硬起頭皮道：「老人家，我跟了你十五天，釣得了魚又將魚放生，觀瀑看山等等，我想必有深意，晚輩生性愚魯，一時又想不透，所以只好厚顏請教！」

老頭鎮定如恒，臉色平靜，神態安逸，聽了厲明節的話，只淡淡道：「多想想吧，半年後仍然未想透，再來問，我告訴你！」

「晚輩可否請教老人家姓氏，也好稱呼！」厲明節恭敬問道。

「到時一併說好啦！」老者淡淡道。

厲明節不敢多事擾騷，深深作一揖，告辭道：「晚輩就此告辭！」轉身走開。

說起這位厲明節，雖只十七八歲，却習得一身上乘武功，自幼拜在鐵翅神鷹南宮遠門下，八載苦功，已將南宮遠一身絕學，全部學會，就只差火候尚未達純熟，雖然如此，在江湖上，也不容易吃虧了！

本來他已出師，可以到江湖上磨練，由於厲明節生性淡泊，對於武林中血腥生涯，雖然從師父敘述中所聞，內心也厭倦

那種仇殺無已的日子。

他祖居北京，數代從商，雖不能說是富豪之家，却也生活寬裕，無憂柴米油鹽衣着，所以平日練武之外，遊山樂水，到也自自在！

想不到突然碰到這位老人家，做事令人許多地方不明白，如是花了半月工夫，追查眞象，誰知仍然是空忙一場，得不到結果！

他悶悶的回家，暗自思索，這老頭究竟是何許人，他做的事，若非瘋子行爲，一定有它道理，他既然叫自己好好想上半年，或自有深意不定！

無論如何，暫時是無法得到結果，只好放下，待慢慢思索或請教其它高明了！

突然，厲明節想到了師父，十五日爲着一念之奇，未去拜望師父，今日有空，應該去看看他老人家！

北京是一座古老城市，外表樸實幽靜，鐵翅神鷹南宮遠與獨生愛女南宮逸芳，住在天橋不遠的清泉胡同，單獨的院落，地方够大，老人家除練武外，讀書寫字，南宮逸芳承歡膝下，閒來種種花，父女二人倒也逍遙自在！

厲明節一路走，眼前又浮現出師妹俏麗的倩影。十五天，不是一個很短的日子，要不是怪老頭的事躭誤了，決不會那麼久才來！

說起這位南宮逸芳，雖只比厲明節大三個月，已將鐵翅神鷹一身絕學全部學好，且有青出於藍之勢，只差幾分火候而已，厲明節大部份武功，還是這位師姊授藝，所以二人情感比普通師兄弟強得多了。

厲明節腳下加快，心內暗罵自己混蛋，師父與師姊二人，在北京沒有什麼親人，只有我這麼個徒弟，可說是一家人，怎可如此疏忽，不多看看他老人家！

突然，一道勁氣襲至，事先是毫無徵兆，剛感覺到，已經危機一瞬，刀光已刺上肌膚！

好個厲明節，臨危不亂，胸腹陡地縮進九寸，堪堪避開刀鋒，背後又有兩道勁風襲至，厲明節腳尖輕點，身形橫竄出去，饒是他身手了得，胸前背後衣襟也被劃開三道口子，差點就有開膛破肚的危險。

偷襲他的人，大概想不到他有此好身手，輕「噫！」了聲，又各悶聲不响的全力追殺！

厲明節連連閃避，一面大叫道：「各位朋友，你們別認錯了人，在下厲明節，從未在江湖上走動，未得罪過朋友，你們弄錯了吧！」

颼颼颼，刀風急勁，完全是要命的招式！

厲明節又氣又急一連遇險招，只要稍有疏忽，立有性命之虞，要是這樣不明不白給人殺害，那才寃枉透頂，當下無暇多想，先脫險再說：

「颼！」百險中，厲明節雙脚疾蹬，身形在刀光中向上疾射，雙臂疾振，凌空掠開三丈，定睛看時，偷襲的是三名中年漢子，以前從未見過。

三人連番失手，似乎大感詫異，彼此望了一眼，立刻又合圍上來，決定要厲明節的命！

「三位，你們一定是弄錯了，在下雖然跟師父鐵翅神鷹學過幾手武功，從未與江湖朋友有過節，別因一時誤會引起仇殺，無論是誰受了傷，那時眞個難以收場，反正我在北京居住，又不會逃走，你們只要看清楚，可以隨時找我！」厲明節大聲道。

其中一名漢子似乎意動，向另一名高瘦子道：「快嘴張三，你怎麼說？」

「這班人的話也能信，那是自討苦吃，將他撂倒算啦，別中了他的緩兵之計，上吧！」高瘦子說罷，滿臉殺氣往場中走來。

厲明節暗自叫苦不迭，這明明是個誤會，對方却將自己當作仇人辦，出手又毒又辣，自己却不能施展毒手，萬一受傷，又如何是好？

「看刀！」高瘦子大叫聲中，揉身而上，其餘二人由後包，三人全是使用牛角刀，近身搏擊，十分合用！

厲明節心念急轉，看情況只有出手，擊退三人，才可以脫身，想和他們說理，已是行不通！

心內有了主意，再不退避，厲明節身形微頓，右手倏發，一掌擊中快嘴張三寸關大穴，左脚反踢，將高瘦子踢得飛了起來！

他們想不到厲明節如此了得，只一招，已將二人打退，另一人大駭，驚得呆了，忘了動手！

厲明節微微一笑，輕輕在臉上拍兩下，平和道：「回去好好想想，我是否你們要找的人，萬一放走了眞仇人，那時才寃枉呢！」

快嘴張三突然叫道：「惡賊，你別做戲啦，這一套我們早已領教多了，不會上當，要是今天殺了我們，否則，你只好回去等人收拾！」

厲明節眞個給罵得莫名其妙，他完全不清楚眞象，今天手下留情，對方還說這是陰謀鬼計，難道殺了他們三人，才算應該的結果麼！

「我們走吧，」高瘦子恨恨的看了厲明節一眼，立即招呼另外二人，轉身便走去！

厲明節茫然望着三人背影，消失在前面轉角處，呆立在原處，像木頭人一般，不言不動，像傻子一般！

正當他心思紛紜，疑惑莫解之際，左肩突然給人拍了一下。

厲明節大驚，整個人像觸電似的猛跳起來，急定睛看時，一位明艷清雅的少女，亭亭玉立在面前，似笑非笑，望住厲明節。

「師姊，是你，」厲明節叫道。

「失魂落魄的站在這兒，幹什麼呀！」南宮逸芳笑道。

「嘿，」厲明節眞不知如何回答好，一連串的怪事，簡直是莫名其妙，連他自己仍然是一頭霧水，所以師姊一問，無法回答半個字。

這是從未有的事，南宮逸芳不由驚訝萬分，師弟一向敦厚純樸，對自己的話唯命是聽，今日出口動問，他竟然會吶吶說不出話，豈非是天大的怪事！

沉吟半晌，這位靈心慧性的少女按下性子，輕聲問道：「莫非出了什麼事？」

「我不知如何說好。」厲明節自己感到一片茫然。

「你現在是否想到我那兒去？」南宮逸芳出聲動問。

「正是想探望師父同師姊！」厲明節道。

「那麼走吧。」南宮逸芳說時，立時轉身回頭走。

這是她聰明的地方，看厲明節的神情，一定發生不尋常的事故，而且他足足有十五天未來過，今天竟然像中了邪站在大路上想心事，可想而知，他心內的困擾，必然是非同小可的問題。

本來她是出來買點東西，此時只好放開一邊，回去弄清楚到底什麼回事，在路上有很多不方便，南宮逸芳雖未在江湖闖過，但他父親往常的經驗，聽得多了，所以處事也比常人老到穩定！

兩人默默在路上走，沒有說一句話！好半晌，厲明節定下心神，才急急問道：「師父老人家好吧？」

「好！」最簡單的答覆，只說出一個字，再沒有下文，南宮逸芳神色肅穆，只管走路。

厲明節不敢多言，只好悶聲不响的跟着走！

這段路很近，再走一條街就到了。二人各想各的心思，往前疾走。轉角處，就可以望見清泉胡同的入口處。

突然，南宮逸芳眼角飄處，看到前面大樹後面躲着兩人，手中握着黑黝黝的鐵筒，全神貫注望住自己門口，所以未看到後面有人來。

南宮逸芳不由大驚，自己看到的只一個方向，另外還埋伏多少人，暫時還不知，看來是對付自己一家人，要不是大路上碰到師弟，提早趕回來，那時可糟透了，現在雖然發覺到，仍然未明底細，將是怎樣一個後果，仍然無法預料！

厲明節也發覺情況有變，立刻貼在牆上，不敢露出身形！

南宮逸芳秀眉深皺，她自然知道這種江湖上的仇殺，只要惹上了，就像染上了絕症，無休無止，至死方休，今日既然發生了，也只好出手制服這批狙殺手，解救目前困境，然後再謀對策。

講理由已經不切實際。

而且眼前之事，極端危急，只要父親這時出門，猝不提防之下，只怕會遭到致命暗算。

南宮逸芳把手一指左右，自己立刻躡手躡足往前走，見厲明節已由左面牆轉出，當下不敢怠慢，蓮足輕點，嬌軀凌空飛出，早已掠至樹上，那兩名狙殺手剛發覺情況有變，還未回過頭來，南宮逸芳纖手疾拍，狙殺手連人影都未看清楚，就倒在地上。

二人手中的小鐵筒，不知是什麼厲害暗器，南宮逸芳伸手取下，小心用手帕包好，放在懷內，立刻往左邊掠去，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又制服三名狙殺手。

厲明節身形像一陣風捲到，見師姊巳將狙殺手全部制服，心內越發欽佩，這位師姊功夫越來越俊，自己還差得遠啦。

「我們進去吧，」南宮逸芳關心父親，招呼一聲，立刻越牆而過，厲明節也跟着。

「是逸芳麼？」廳內傳來老師父的聲音。

「爸爸，你沒事吧！」南宮逸芳焦急問道。

「師父你好嗎？」厲明節叫道。

「沒有事，你們進來吧！」老師父的聲音平淡而穩定，毫無不妥之處。

厲明節一進大廳，見到了師父，像往常一樣，神態安詳平和，含笑望住二人。

「師父！」厲明節急忙拜倒地上。

「起來吧，這半個月大概發現了什麼稀奇古怪的事吧？」鐵翅神鷹南宮遠望住愛徒含笑道。

「爸爸，我們門外埋伏七個狙殺手，」南宮逸芳急道。

「我知道，正想以靜制動，剛巧你們趕回來，不知是那方面人，」鐵翅神鷹南宮遠原來早巳發現。

「兵來將抵，水來土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們眞個盛氣凌人，我們也要拚個明白！」南宮逸芳恨聲道。

「到時再說吧，明節，還是說說你的事，」鐵翅神鷹南宮遠心平氣和道。

「我眞不知如何說好！」厲明節想起最近的事故，自己都莫名其妙，說出來又如何令人相信。

「沒有關係，你先說出來，我或者可以了解一二，無論什麼怪事，師父決不會笑你就是！」南宮遠緩緩道。

「師弟先說吧，事在緊急，如果待會有強敵來臨時，我們就有得忙了，在這兒，還有什麼顧忌麼？」南宮逸芳也出言鼓勵。

厲明節當然要說，他碰到這樣的事，一般人自然不容易接受，像南宮家裏的人，一生在江湖上闖，可說是見多識廣，而且是自己的授業師父，還有什能不能說的，當下毫不隱瞞，一五一十，由頭到尾，細說分明！

鐵翅神鷹南宮遠臉色平靜，聽愛徒將十五天經過說出，心內反覆思維，武林中許多奇人，可有這形像的，在莽莽江湖上，不爲人知的奇人，當然有很多，他這種行動，似有深意，又好像是一時遊戲，看來日後必有下文，決不會就此算了。

今天，這些突如其來的狙殺手，是否與那位怪人有關係，暫時尚不知曉，鐵翅神鷹四個字，在江湖上也算得上是塊金字招牌，對方施用武力，那倒要試試看，二十年未出江湖，是否客人欺上門來！

「師弟，你就在這兒吃晚飯吧！」南宮逸芳見氣氛相當沉悶，立刻出言詢問。

厲明節點了點頭。

「好，丫頭弄幾個下酒的菜，我同明節喝幾杯，其它的事暫時別理，自己駭自己，說不定什麼事都沒有，只是庸人自擾，那才笑話，」鐵翅神鷹南宮遠似乎拋開煩惱，臉上頓時洋溢着爽朗的笑容。

片刻後，疑慮與不快全部拋棄九霄雲外，酒香與歡笑在廳內盪漾。

「明節，你應該到外邊走走，也可增廣見識，老是呆在北京城，沒有什麼意思！」鐵翅神鷹南宮遠含笑道。

「我也想出去看看，只是沒有目標，

茫然不知何往，大江南北，關內關外，究竟到那裏去，一時還沒有固定目標，所以就呆在北京混日子，也可看看你老人家！」厲明節說出自己的心意！

「下月有件事，你不妨與逸芳一齊去辦！」鐵翅神鷹南宮遠含笑道。

「是！」厲明節恭敬回答，心內不禁撲撲再跳，師父說要自己伴着師姊辦事，看情形似乎在遠地，這意思很明顯，師父已同意師姊下嫁，這是何等重大的喜訊，厲明節感到高興自不必說，臉上熱烘烘的，想來必然巳經紅了。

「哈哈，我們乾一杯！」鐵翅神鷹南宮遠興緻越來越好，頻頻乾杯。

「你巳經喝了不少，還是吃飯吧，菜都凉啦！」南宮逸芳嬌聲道。

「丫頭眞是的，這點酒算什麼，別管我，會喝酒的人，根本不在乎吃飯，菜凉點有什麼關係！」南宮老頭笑道。

南宮逸芳正想再說時——

「砰砰！」大門口傳來震天價响聲。

「什麼人！」南宮遠大聲喝問，聲音中貫足內家眞氣，頓時如晴天霹靂，直震得屋頂嗡嗡作响。

「南宮老頭，快出來送死！」門外說話的人，充滿着輕蔑與驕傲！

「讓我去看看！」南宮逸芳心內大怒，對方欺人太甚，竟敢公然敲門，出聲辱罵，決心出去給他們個厲害。

「我去，」厲明節說時巳走出去。

南宮老頭沒有攔阻，反正事情要解決，誰去開門都是一樣！

厲明節一拉門，定睛看時，門口巳站滿了人，高高矮矮總有二十來個，其中還有三位高手，在武林中享有極大聲譽。

雪狐阮磊，天目神君侯蔭及斷魂掌柳青峯，任何一位在武林中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今天竟然聯袂來此，可想而知，定然是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情！

厲明節認出是他們，心神大震，本要抱着拚到底的決心，現在也無法硬得起來，只好退在一旁，任由他們大模大樣走進門。

以他們的武功，本可輕易施展輕功，越牆而入，或者破門衝進；如今敲門叫喚，看來他對於鐵翅神鷹南宮遠這字號，仍然不敢輕侮！

「哈……」鐵翅神鷹南宮遠快步走出，朗聲道：「今天是什麼風，將幾位貴客吹來！」

「嘿嘿，我們幾塊老骨頭給老哥賀喜來啦！」雪狐阮磊首先發話。

「賀喜來的！」鐵翅神鷹南宮遠一頭霧水，一時弄不清楚對方意思，愕然望住大家。

「大丈夫敢作敢爲，又何必畏首畏尾，裝模作樣！」斷魂掌柳青峯冷冷道。

「你們幾位，聲勢洶洶，說話又吞吞吐吐，我究竟做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何不爽快指出！」鐵翅神鷹南宮遠實在火了，怒聲質問。

「嘿嘿，鐵翅神鷹威震江湖，胡作胡爲，大概是依仗無人能敵的武功，待我來領教領教！」斷魂掌柳青峯說時，緩步走出，指名挑戰！

鐵翅神鷹南宮遠心內更怒，這幾人一向自視爲天下第一，江湖上名頭稍响的高手，他們必然想法壓低人家，心內才舒服，他們今日來此，一定也是如此目的，好吧，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客氣，也叫他們試試，鐵翅神鷹是否那樣好欺負的人！

斷魂掌柳青峯見南宮遠低頭沉思，沒有回答，以爲他胆怯害怕，當下更得意，益發不可一世道：「只要你能改過自新，保證以後不再做壞事，我們也不爲已甚，做這趕盡殺絕之事！」

「哈哈……」鐵翅神鷹南宮遠修養再好，也無法忍受如此侮辱，怒極之下，放聲狂笑起來，這笑聲顯示了深厚內功，功力差點的，巳經忍受不住露出痛苦神色！

雪狐阮磊、天目神君侯蔭及斷魂掌柳青峯三人，依着人多勢衆，洋洋得意，威氣凌人，如今見南宮遠露了這一手內功，實在是深不可測，看來這老傢伙一身武功，的確非比尋常，今日之戰，勝負難以預料！

笑聲足足有半盞熱茶時分，倏然收住，南宮遠神色肅穆，顯然已動了眞火，緩步走出，決心與對方分個高下，他們實在欺人太甚！

斷魂掌柳青峯心內暗想，自己掌上功夫，已有五十年以上火候，縱横江湖，未逢敵手，今日叫你老兒知道厲害，當下凝神待敵！

鐵翅神鷹南宮遠面對強敵，不敢大意，硬將心內怒火壓下，抱元守一，見對方神態頗緊張，久久不敢出手，當下平靜道：「出掌吧！」

「好！」斷魂掌柳青峯窺隙進擊，見對方門戶守得極緊，簡直無懈可擊，這時一出聲，體內眞氣即有了漏洞，當下一招「動搖山岳」，全力擊出。

鐵翅神鷹南宮遠也是武學大行家，知道對方心意，暗自冷笑，當下毫不退讓，右掌一翻，迎將上去！

這下全是碰硬，拚門橋馬內力，「砰！」地聲响，二人身形絲毫未動，看來不相上下，未分勝負！

但是，斷魂掌柳青峯手臂發麻，雖然未至於動彈不得，以他一生苦練掌力，竟有此感受，可想而知，對方內力到了何等深厚地步！

俗語說，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斷魂掌柳青峯測出對方掌力雄厚，當下改變戰略，施展斷魂掌絕招，想以招式取勝！

鐵翅神鷹南宮遠抱元守一，見招拆招，見式破式，從容應付，神態輕鬆巳極！

斷魂掌青峯三十年來，橫行大江南北，會過多少高手，今天碰到南宮遠，施展渾身解數，連半點便宜也得不到，心內暗暗震駭不巳！

五十招過去，仍然是個不勝不敗之局，這還是鐵翅神鷹南宮遠心存厚道，斷魂掌柳青峯成名不易，雖然心胸較狹，生平作風還過得去，所以只希望他能知難而退，也就算了！

但是，斷魂掌柳青峯心內怒火愈來愈甚，他以爲南宮遠存心侮辱，比殺了他還難過，當下全力施展，將斷魂掌中狠辣招式全施出來，最後連防守都不用了，頓時威力大增，鐵翅神鷹南宮遠也吃不住勁！

颼颼颼，「判官索命」、「奈何橋畔」及「輪迴六道」三大絕招連環施出，漫天掌影，往前罩去。

鐵翅神鷹南宮遠大怒，對方不知好壞，自己一再相讓，竟然施展如此辣手，當下一咬牙，雙脚疾蹬，身形如脫弦之箭，冲霄飛起！

「神鷹展翅！」天目神君侯蔭驚叫起來。

「不好！」雪狐阮磊大喝。

原來南宮遠危急中，已施展出生平絕學——神鷹展翅，天目神君這雙眼睛大異常人，首先驚叫起來，雪狐阮磊久走江湖，自然知道南宮遠一身絕學，神鷹展翅是南宮遠成名六大絕招之一，施展開來，當眞是非同小可，威力絕倫！

這一招施出，南宮遠身形已凌空飛起五丈，方圓七丈全在威力籠罩下，無論往那方逃，都無法避開那威力絕倫的凌空一擊！

斷魂掌柳青峯大驚，全身暴縮，像一個肉團，翻翻滾滾，在地面轉動，雙掌疾拍，將全身重穴護住。

「殺！」南宮遠暴喝一聲，身形如流星墜地，鐵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下擊，當眞是威不可當！

「砰！」一聲大响，斷魂掌柳青峯整個人給打得飛起，口中鮮血狂噴，直落在兩丈開外，人已昏了過去，看來已受了重傷！

鐵翅神鷹南宮遠，二十年韜光養晦，武功已到歸眞反樸境界，本不願與人爭鬥，斷魂掌柳青峯一再相逼，不得已才施出絕學，雖然只用了七成功力，仍然是不容忽視，重創斷魂掌！

「好！」天目神君侯蔭見雪狐阮磊去察看柳青峯的傷勢，當下即緩步走出，準備接戰！

鐵翅神鷹南宮遠屹然卓立，反正今天已經出了手，多傷幾人也是一樣，容忍反而招來侮辱，決心與對方周旋到底！

「好功夫，侯蔭不才，請老哥成全吧！」天目神君侯蔭冷冷道。

「出手吧！」鐵翅神鷹南宮遠這時懶得多說，只簡單說出五個字，神色冷酷站立原地。

「接招！」天目神君侯蔭輕叱一聲，右掌緩緩推出，看樣子，毫無力道，其實已發出十二成功力，決心與南宮遠一拚內力！

鐵翅神鷹知道對方心意，拚鬥內力後，自己即是勝了，必然也是功力大打折扣，那時雪狐阮磊再出手，只怕不易招架！

無論如何，先接一掌再說，南宮遠緩緩抬起右掌，往前迎將上去！

「嗒！」雙掌黏在一起，頓時停在半空不動！

片刻後，二人頭頂升起一股水氣，南宮遠頭頂水氣細而直，比天目神君侯蔭高半丈，僅此已知二人內功高下，硬拚下去，只怕天目神君大爲不妙！

鐵翅神鷹南宮遠全力反擊，天目神君侯蔭眼見就要受傷致命，南宮遠心有不忍，內力收一分，見對方未有任何反應，又收一分，希望漸漸化去內力，見好收場！

半响後，雙方似乎就要收手。

鐵翅神鷹南宮遠正想收手之際；突然間，對方內力如排山倒海般湧到，猝不提防下，頓時胸口如受雷殛，身形往後就倒，口中鮮血狂噴！

天目神君侯蔭退後一步，口中嘿嘿冷笑道：「對付亂臣賊子，根本不須講什麼信義！」

「爸爸？」「師父！」南宮逸芳與厲明節急叫，趕忙上前去扶住鐵翅神鷹南宮遠。

雪狐阮磊站在一旁，對場中拚鬥過程看得很清楚，見天目神君侯蔭用此不光明手段，心內反感不安，只是站在一條戰綫，不好意思說話。

厲明節突然跳起來，指着天目神君侯蔭，破口大罵：「老賊，你簡直是畜生，毫無人性，才會做此恩將仇報之事，來來！我們再拚一場，試試你的卑鄙手段。」

「好小子，來吧！」天目神君侯蔭自然不怕厲明節，滿臉陰笑，得意洋洋，走入場中！

雪狐阮磊接口道：「侯兄稍待，讓我來接幾招！」

「不要緊，諒此乳臭小兒，不須勞動阮兄大駕，請一旁觀看，五招之下，我要他躺下！」天目神君侯蔭如今是威風得意得緊呢！

雪狐阮磊心內雖然不悅，總不至於自家人窩內反，只好默默！

厲明節雙目泛紅，顯然對這位天目神君，恨到極點，決定與他拚命！

「殺！」厲明節突然大喝一聲，衝上前去，揮掌猛擊，存心跟老賊拚命！

天目神君侯蔭自然不會怕這毛頭小子，毫不費力閃避開去。

颼颼颼，厲明節步步進逼，雖然火候較差，但也是鐵翅神鷹南宮遠嫡傳弟子，豈是尋常可比！

十招過去，天目神君侯蔭大意下，右肩中掌，雖不致於受傷，却也有得瞧的，而且在衆目睽睽之下，這張老臉又放到那兒去！

「好小子，拿命來！」天目神君侯蔭心內大怒，已動殺機，喝聲中已展開向不輕用的殺着。

「砰！」厲明節給打得飛起，直跌到五丈外，但他極快爬起，又往前衝去！

天目神君侯蔭反給他這股狠勁震住，頗爲氣餒，厲明節猛攻下，天目神君連連倒退，旁觀衆人忍不住轟然喝起彩來！

厲明節不理，存心要老傢伙的命。

天目神君侯蔭定下心神，身手立刻伶俐多了，以他數十年火候，自然應付從容，而且平生戰鬥場次極多，臨敵經驗豐富已極，片刻已看出厲明節空隙所在，颼颼颼，連環三招，「砰！」的聲响，厲明節經已受傷。

這次下手重，天目神君侯蔭可算得是位心狠手黑的人物，還在衆目睽睽之下，他仍然能够對一位後生小輩下手，而且心安理得，似乎應該如此！

斷魂掌柳青峯這時已緩過氣來，看鐵翅神鷹南宮遠師徒分別受傷，心頭大喜，揚聲喝道：「把他們綁起來帶走。」

厲明節搖搖擺擺站起來，聲音瘖啞，衆人還聽得清楚，但語氣却很堅定：「我們的人還未敗，你們勝了再說！」

「師弟，你的傷勢……」南宮逸芳急道。

「沒有關係，這點小傷算什麼，你照顧師父，看我今日誅殺羣醜！」厲明節怒氣勃勃，絲毫未感到身上的傷勢，大踏步到場中，氣度軒昂，似乎傷勢已經痊癒！

天目神君侯蔭心內暗自打突，剛才是他親自下的手，這小子難道服了什麼神丹妙藥，傷勢好得如此快，眞是怪事！

雪狐阮磊及斷魂掌柳青峯彼此望一眼，雖然厲明節只是個後生小子，收拾他自然容易，但這輩俠義門中大俠，如此做實在有失身份，所以彼此遲疑不肯下手。

「待我來！」天目神君侯蔭大步走出，看來今日他決心要把南宮一家消滅，其它什麼也不顧了。

厲明節正中下懷，今日能够與此老賊拚個同歸於盡，死亦瞑目。

「小娃兒，你可要休息一下！」天目神君侯蔭笑道。

「老賊，出手吧，別假仁假義惺惺作態了！」厲明節咬牙切齒道。

「到底是跟壞了師父，敬老尊賢這些做人禮數全忘了！」天目神君侯蔭故意搖頭晃腦，一副痛惜賢才神色。

完成大功

厲明節幾乎氣破了肚子，虎吼一聲，衝上前去，揮拳猛擊。

「拍！」天目神君侯蔭右手輕拍，厲明節已經飛了出去，但他爬得極快，脚步却歪歪斜斜，根本已失去戰鬥力，可是胸中有股不屈之氣，令他又鼓起勁，朝前走去。

砰砰砰，七次之後，厲明節顯然已受了極重傷，連所有在場之人心內莫不暗自欽佩，這少年人豪勇與毅力，端的少見，假以時日，必然是位了不起的人才！

天目神君侯蔭不禁老羞成怒，決心這次施展十二成功力，結果這小子！那隻整潔而修長的手掌緩緩舉起，厲明節雖然站起，但他此時經已神志不清，目光迷糊，根本無法看清楚，別說拒敵什麼的了！

「嘿嘿！」天目神君侯蔭悶哼一聲，鐵掌疾拍下去！

許多人不忍，已經閉上眼睛，不想見這慘絕人寰的慘劇！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天目神君侯蔭手腕微微一痲，像給蚊子咬了口，手上勁力頓時消失得無踪無影。

旁人不明白，以爲天目神君侯蔭下不了手，但他自己心底突然湧起陣陣寒意，這變化決非偶然，定是來了絕頂高手！

像天目神君侯蔭剛才的行徑，別說是正派中人，即是綠林豪傑，甚至殺人不眨眼的巨盜，也不會做得如此絕，所以有人出手，那必然會懲罰在他的身上！

溫和的風在吹，那有半個人影？

天目神君侯蔭惴惴自危，東張西望，半天仍未找到作怪之人，心內又不禁有點懷疑，莫非眞的給蚊子咬了，並沒有什麼高手作怪？

正在這時，厲明節撞撞跌跌，直欺進身來，全身還在搖搖晃晃，右掌奇快擊在天目神君胸口上！

「呀！」旁觀衆人大驚，叫將起來！

「好小子，邪魔外道之人，到底花樣多些！」斷魂掌柳青峯恨恨道。

這下厲明節含憤而發，天目神君侯蔭猝不及防之下，頓時受了重傷，口中鮮血狂噴！

厲明節自己搖搖欲墜，整個人已快昏了過去！

「小子，今天不收拾你，日後江湖上，不知有多少人受害，拿出本事保命吧！」斷魂掌柳青峯受傷落敗，心內自不免耿耿於懷，對南宮遠師徒心內懷恨，經過半天調息，傷勢已好了七分，以他的武功，這時收拾厲明節，自然不是什麼難事！

「來吧！」厲明節咬緊了牙齦回答，其實他此時頭昏眼花，只想睡下去休息，但他知道，只要躺下去，只怕一兩天內不會醒，所以仍然拚命硬撐住！

「看掌！」柳青峯不願多事糾纏，想早點了結，像他這樣身份，對付一名重傷的後輩，實在不是件漂亮事，所以採取速戰速決策略！

「砰！」這一掌結結實實打中對方身上。

「咦！」旁觀衆人驚叫起來！

斷魂掌柳青峯感到有點不對勁，定睛看時，場中多了名小童，大約十來歲，齒白唇紅，此時正露齒含笑，望住斷魂掌柳青峯。

「你是什麼人？」斷魂掌柳青峯此時才看清楚，剛才一掌，是這名小童擋住，心內暗自打突，出聲喝問。

小童年紀雖小，胆子却大，望住斷魂掌柳青峯，露出天眞的笑容。

「小鬼，這不是你玩的地方，走開！」斷魂掌柳青峯大聲喝道。

「好威風！」一名絕色少女，就像從地面上冒出來，事先毫無徵兆，就站在面前。

「你們是……」斷魂掌柳青峯似乎想到什麼，臉上立即露出駭然神色。

「還不快走，呆在這兒只怕有痲煩！」少女笑道。

「大姊，你這樣說，他們眞不好意思走呢，其它的沒有什麼，假面子嘛，擺威風嘛，是這班人的拿手好戲！」小童笑說道。

「小鬼，你是找死！」斷魂掌柳青峯老羞成怒，再不理什麼，伸手就打！

「救命呀，殺人啦！」小童放聲大叫，早已躲在少女身後去。

斷魂掌柳青峯暗一咬牙，施展出平生絕學——奈何橋畔望鄉愁，漫天掌影，往少女身上罩去，存心要人命，下手毫不容情。

少女與小童仍然站在原地，臉上露出自然笑容，那隻欺霜賽雪的玉手，朝前揮去，像有魔術一般，柳青峯頓時像稻草一般，飛了起來，直跌出三丈開外，整個人像洩了氣的皮球，萎頓在地，再也爬不起來！

斷魂掌柳青峯在武林中，也算是成名人物，敗在鐵翅神鷹南宮遠手下，還說得過去，但是，這少女出手，是那麼不合理，簡直有點邪，在場衆人，幾乎不相信自

己的眼睛！

「牽魂手！」雪狐阮磊心頭一動，駭然大叫。

「呀！」在塲武林高手，對於牽魂手相當熟悉，大夥兒自然知道這種跡近神話的武學，在當今武林中，雖只出現過一次，還是五十年前的一個偶然塲所，九大門派高手，全在牽魂手下，大敗虧輸。

當時出現的，也是一名絕色少女！試想，在塲衆高手，自然在江湖上橫行，與九大門派的絕頂高手相較，可說遠遠不及，人家都無法相抗，還有何話說，只有認輸算了！

這時候，天目神君侯蔭與斷魂掌柳青峯經已受重傷，論到聲望輩份，以雪狐阮磊爲尊，他這時只好硬起頭皮拱手道：「今日既有天外高人在塲，我輩不敢打擾，告辭！」

「好走，有空再玩玩！」小童笑嘻嘻道。

雪狐阮磊裝作沒有聽見，急急如喪家之犬，引着衆人像逃命似的，衝出院去。

厲明節整個人已經是搖搖欲墜，自這少女與小童出現，局勢才有轉機，師門不致於受這班小人凌辱，內心自然感激不盡，抱拳道：「多謝二位援手大恩，請到屋內坐！」

「我們不客氣，進去喝杯茶吧！」少女笑道，老實不客氣竟自走進大廳。

南宮逸芳一直照顧老父，經過調息，鐵翅神鷹南宮遠已經能走動，由於受傷太重，整個人稍爲虛脫點！

待大家坐定，小童給每人送上顆藥丸，老遠就聞見香氣，厲明節老實不客氣，首先送進口去。

錢翅神鷹南宮遠在愛女帮助下，也服下藥丹，只不過片刻工夫，整個人立刻精神奕奕，像脫胎換骨似的，傷勢也意外地痊癒了。

坐定後，鐵翅神鷹南宮遠抱拳道：「今日姑娘到此，大概事先已決定的吧！」

「老人家果然目光如炬，小女子朱紅玉，這是我弟弟朱少强，今日來此，固然是碰巧，我們本意不想出手，見那班人太過卑鄙，不得已只好伸手管一管，說起來這事還相當麻煩，此時巳牽涉到一件大陰謀！」少女朱紅玉侃侃而談，神態中隱有淡淡的憂愁。

厲明節及南宮逸芳聽說，心內暗驚，以朱紅玉姊弟的武功，都鄭而重之述說事態嚴重，當眞是非同小可，最近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想來與此陰謀有關！

「說起這事，可以上溯到五十年前，中原各家各派，集合三十六名高手，追殺百變神魔，連誅黨羽三十人，終給老魔逃去，三十年來，未曾聽到有關他的消息，」朱紅玉說到此處，一雙黑白分明的妙目，朝厲明節望去。

厲明節心頭一跳，難道與我有關！

好半晌，朱紅玉嘆口氣道：「百變神魔當年九死一生，逃往大漠，苦練百殘功，如今大功告成，立即趕回中原召集當年黨羽，想報當年之仇，在北京之時，恰巧厲少俠好奇心重，引起老魔懷疑，故意做出各種不合情理行逕，剛巧九大門派也發現了，所以才引起今日麻煩！」

厲明節聽到此處，心內不禁暗暗懊悔，一時好奇，差點給師門帶來天下災禍。

「唉！」鐵翅神鷹南宮遠長嘆一聲，感慨道：「中原武林，門戶之見太深，排除異己，嫉賢害能，九大門派，除了歷代數位傑出武學大師，門下人才越來越凋落，像百變神魔今日報復，全是他的錯麼？中原武林道，可以說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

「老人家說的，確屬持平之論！」朱紅玉點頭道：「像他們今天，不分青紅皂白，還使用那樣卑鄙手段，確叫人寒心，但我輩所作所爲，自不能與此等人計較，希望能爲中原武林，盡幾分力，化解這塲災禍！」

「姑娘澤心仁厚，老朽深自欽佩，想來已有良策，我們能做什麼，只管吩咐好啦！」

「老人家客氣，我們一同盡心盡力試試看！」朱紅玉微笑道。

當下幾人在大廳內商量，足足花了幾個時辰，才完成進行步驟。

朱紅玉帶着弟弟走出清泉胡同，不知所終！

南宮遠師徒又秘議了半天，厲明節才施施然步出大門，回家而去。

剛走到天橋，正是黃昏時分，三流九教的人，全趕來這地方討生活。玩把戲的，看相打卦的，說相聲的及走方郎中等，南腔北調，熱鬧得緊呢！

厲明節自由自在東溜溜，西蕩蕩，似乎對任何東西都有興趣，流連忘返，聚精會神看各種玩意兒！

「小兄弟！」突然有人在叫。

回頭看時，只見一名中年漢子，含笑招呼，厲明節愕然道：「兄台叫我！」

「正是，前面有位朋友想見你，可否移駕前去一敍！」中年漢子笑道。

「好，既然是朋友，我自然應該去見了！」厲明節毫不猶豫，跟着就走。

「小兄弟眞是個爽快人！」中年漢子高興道。

「哦，還未請教大哥尊姓大名？」厲明節笑問。

「飛天虎凌風！」中年漢子道。

「凌大哥，你的大名在江湖上可算是一聲雷，今天能够見到你，眞是三生有幸！」厲明節道。

「別客氣，江湖上奇人異士，比比皆是，我這算什麼！」飛天虎凌風道。

「凌大哥說笑了！」厲明節笑笑道。

二人說說笑笑，巳來到間大院前，門口早有人等候，見了飛天虎凌風，立刻上前笑道：「凌大哥，你同厲少俠來啦！」

「正是，大夥兒都在麼？」飛天虎凌風問。

「你們來了，」正說時，門內走出三人。

厲明節心內暗驚，當先一人，英氣勃勃，正是少林外家子弟——托塔神郭宗奇，左邊是武當六英之一的小金龍胡伯英，另外一名則是武林中的怪傑，太行酒怪周祿，三人全是白道上有名人物，他們今日找厲明節，只怕不那麼簡單。

「請進！」托塔神郭宗奇伸手肅客。

厲明節到這時候，自然不須客氣，招

呼一聲，昂然走進門去。

「在廳上坐好，忙了好半天，托塔神郭宗奇神色一整，宏聲道：「今日請厲兄弟來此，有兩件事相詢，令師鐵翅神鷹四個字，數十年來，在江湖上都是令人尊敬的豪傑，最近竟然與百變神魔勾結一起，令人實有惋惜。」

說到此處，托塔神郭宗奇稍爲停一停，等待厲明節的反應，其餘二人也三緘其口。

厲明節只是笑笑，不置可否。

托塔神郭宗奇又繼續道：「像老弟這樣少年英才，總不至於顚倒黑白，分不清正邪吧；但根據各方所見，令師徒與百變神魔已有接觸，老魔爲人，我們很清楚，除非是認爲知己，否則見面就是殺戮；所以今天邀小兄弟來此，想進一步弄清楚，究竟是什麼回事！」

厲明節很鎮定，絲毫未現不安之色，神態從容，聞言笑笑道：「敝師徒其它的不敢說，對於中原武林，總之問心無愧，其它的無話可說！」

「這似乎太牽强了！」小金龍胡伯英冷冷道。

「是眞是假，是好是壞，日後自有分曉，今日說什麼也無法令人置信，言盡於此，告辭！」厲明節說時，當先站起身來，準備離去。

「慢走！」太行酒怪周祿喝道。

「閣下想如何？」厲明節冷峻道。

「既來此處，不把事情交代清楚，那麼容易走？」太行酒怪周祿說時，人巳站起來，準備用武。

「哈哈！」厲明節朗笑一聲道：「你們這種作風，與邪魔外道有何分別？頑固、任性，自以爲是，隨便捉人審問，任意定罪名，最後使用暴力！」

「小子還要巧辯，來來來，到外邊來，試試你的手底功夫是否像嘴皮子硬！」太行酒怪周祿說時，大踏步往門外廣塲走去。

厲明節心內十分惱怒，這些人實在太豈有此理，當下朗聲道：「在下今日不想還手，你要怎樣便怎樣吧！」

「老子不信邪！」太行酒怪周祿火更大，伸手就打，他心底眞不信呢！

「砰！」一掌擊個正着。

「好小子，還會發賴麼！」太行酒怪周祿怒火更甚，伸腿横掃，厲明節給踢得飛了起來，再跌到五丈開外地上，傷得不輕！

托塔神郭宗奇看不過眼，大聲道：「周兄，由他去吧，我們不能讓人說話！」

「郭兄別信他，自知打不過人，立即裝死撒賴，我就要他現原形！」太行酒怪周祿拳脚交加，毫不留情。

小金龍胡伯英在一旁，見托塔神郭宗奇臉露爲難之色，立即道：「對付邪魔外道之人，不能用常理，郭兄別給他假面具騙了！」

砰砰砰，拳頭越來越重，再這樣下去，只怕厲明節今日就要命喪黃泉。

正在此時，一道人影自天而降，身形還未落地，太行酒怪周祿胸口中了下重的，口吐鮮血，顯然受了重傷，雖未倒地，身體却搖搖欲墜，巳經支持不住了！

「什麼人？」小金龍胡伯英及托塔神郭宗奇大喝。

「嘿嘿嘿！」來人只是冷笑，不答一言。

趁這時看清楚時，塲中站着位矮老者，滿頭白髮，此時正俯身查看厲明節的傷勢。

「活報應！」托塔神郭宗奇心頭一動，脫口叫道。

「嘿嘿！」矮老者站起身來，不斷冷笑，半晌才冷峻道：「正是史文重！」

托塔神郭宗奇心內暗暗震駭，活報應史文重，爲百變神魔手下第一名高手，一身內外功，巳到了駭人聽聞地步，像太行酒怪周祿這樣高手，連人影都未看淸，就巳受傷倒地，可想而知，其武功之高，較之傳聞更高！

這時候，在塲兩人實在爲難，如此向此老頭挑戰，必然會落得非死即傷的下塲，若任由他傷人，實在說不過去，進退兩難，叫人難做！

活報應史文重輕輕托起厲明節，往門外走去。

「慢走！」托塔神郭宗奇大叫，他不能就這樣任由活報應走開，日後在江湖上還要混，所謂大丈夫留名不留命，無論如何，今日也要拚一拚！

「小子別傻，如果在二十年前，你們三人別想活了；今天我老人家不願多殺人，回去好好想過！」活報應史文重連頭都未回，畢直往門外走去。

「殺！」小金龍胡伯英實在忍不住，大喝一聲，縱起往前撲去。

活報應史文重渾似未覺，去勢絲毫未變，小金龍胡伯英暗暗高興，今天要是殺死活報應史文重，不僅我當大大露臉，連我小金龍胡伯英在中原武林，立時身價萬倍，到那時候，是何等威風！

小金龍胡伯英暗自高興之際，手掌邊緣巳沾着活報應史文重背心衣服！

連托塔神郭宗奇都心動，希望一擊成功！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活報應史文重右脚後踼，是那樣準，「砰！」小金龍胡伯英中了下重的，直跌出三丈開外，昏了過去。

活報應史文重連頭都未回，揹着厲明節，霎時走得無踪無影！

托塔神郭宗奇喃喃道：「他眞的投靠百變神魔去了，這是何道理？」

自然沒有人回答，那要到很久以後，他才知道事情眞象，到時才發覺自己的魯莽，懊悔不巳！

厲明節醒來時，正躺在一張寬大的床上，渾身傷勢好了十之七八，房中坐了五六人，爲首正是那位怪老者，釣魚放魚及整天觀瀑之人，第二位是活報應史文重，另外四位也是相貌堂堂，雖不認識，想來也是不簡單人物。

「孩子，你醒了！」老者含笑道。

厲明節知道這老者是百變神魔，當下不敢怠慢，掙扎着要起來行禮。

「哈哈，好孩子，別多禮，你的傷勢好了很多，我總算放心了！」百變神魔微笑道。

厲明節暗自感慨，人說百變神魔兇狠

殘酷，殺人不眨眼，但自己所見，他是位慈祥老人，可見人言可畏，反而那班自命俠義人物，動不動就下毒手，想到此處，對面前的百變神魔益發尊敬、喜歡！

「老弟，你已昏迷了三天，如今總算好啦！」活報應史文重笑道。

「好孩子，你最近的遭遇我全知道，經過再三考慮，我決定收你爲繼承人，百殘帮雖不是甚麼大帮，在武林中也有一席地位，待你完全恢復，即舉行儀式！」百變神魔莊容道。

「老人家，我怎敢……」厲明節道。

「別自暴自棄，你是一位血性男兒，正是我們喜歡的人選，再說，我們幾塊老骨頭快歸天的時候，總不能任由一生辛苦創下的基業就此萎縮下去，所以你接手後，領導百殘帮衆兄弟，走上正路，我也安心了！」百變神魔此時無限慈愛，伸手在厲明節頭頂上摩摸！

厲明節深受感動，慨然道：「老人家，你如此抬愛，小子自當盡力以赴，只是晚輩有一個想法，決定做成此事，再來受教！」

「究竟是什麼事？說來聽聽！」百變神魔微笑道。

「晚輩想法化解百殘帮與中原武林的仇恨，這事在我來說，本來不可能，輩份聲望都不够，人家不會聽，晚輩想以誠心毅力，作最大的努力！」厲明節道。

這話說出，的確令人震駭，在座的都是百殘帮主力，對江湖上人的習性最了解，厲明節想做的事，根本很難成功，所以大夥兒都沒有說話。

厲明節微微一笑，又接着道：「前幾日天香谷人出現，解救世晚輩危難，那位朱紅玉小姐，也有這意思，中原九大門派，對於天香谷，當然不敢輕視，到時請他們說句話，就大不相同！」

「天香谷！」衆人動容，齊叫起來。

「正是天香谷，」厲明節莊容道。

「好，孩子眞好福緣，有天香谷的人作主，這事有了六成把握，嗯，你這種仁心厚澤，老夫相當欣賞，百殘帮完全看在你面上，以往仇恨一筆勾消！」

「多謝老人家厚愛！」厲明節衷心致謝。

兩月後，中原武林轟動起來。九大門派掌門人，會同天下英雄，與百殘帮高手，在泰山集合。主辦這事，只是位少年人，名不見經傳，九大門派掌門何等身份，竟然應邀而來，豈非怪事！

大會之日，觀日峯上人山人海，熱鬧得緊！正干，約定時間到了！

厲明節首先站起，朝四週來個羅圈揖，然後朗聲道：「晚輩今日以一片至誠之心，邀各派掌門長老及百殘帮主來此，勸解雙方仇恨，以我這名晚輩身份相邀，各長老及帮主等竟然來了，可想而知，雙方都有誠意，晚輩首先致萬二分謝意！」

少林掌門無相大師首先站起合掌道：「阿彌陀佛，小施主仁心俠骨，勸解這場寃仇，免去多少殺戮，老朽與少林一派，決心聽憑調停！」

「我們也無異議，一致贊成！」八大門派掌門齊聲道！

厲明節大喜，想不到事情如此順利，當下站起身來，正想致謝——

「慢來，」人羣中突然傳來聲大喝。

衆人循聲望去，正是當年與百殘帮有仇之殺手，七煞追命鬼路如風。

厲明節站起道：「路兄有何高見？」

「嘿嘿，少子，你有何本領調停？我與百殘帮仇深如海，誓不甘休，你如在武功勝了我，自無話說，否則，乖乖退在一邊，任我殺個痛快！」七煞追命鬼路如風大聲道。

「好，路兄只管出手，我全接下，爲了表示我的誠意，小子決不還手，」厲明節鄭重道。

「嘿嘿，小子靠山這麼多，此等空話說來騙人，當我是三歲小孩麼？」路如風冷笑道。

厲明節不答，首先向各方作揖，然後高聲說道：「小子多接路老哥幾招，任何人出手，我即自殺！」

「小施主，」少林掌門不忍道！

「孩子！」

厲明節見許多人說話，當下堅決道：「我心意已決，望各位前輩成全則個！」

衆人默默！

厲明節緩步走出場去，神態從容，一副從容就義，義無反顧神色。

七煞追命鬼路如風一生只知道仇恨，那裏會相信厲明節眞個不還手，滿面煞氣上前厮殺！

厲明節微笑點頭，意示他可以動手。

「殺！」七煞追命鬼路如風暴喝一聲，左掌倏劈，他還怕對方有詐，只用了三成功力，大部份留作防守。

「砰！」這一下中個正着，厲明節倒退七步，嘴角已滲出血來。

七煞追命鬼路如風微微一怔，對方眞個不還手，當下一轉念，從懷內掏出把短劍，緩步上前，冷笑道：「小好，你懊悔還來得及！」

「動手吧！」厲明節微笑道。

「颼！」一劍揮出。

「哎唷！」厲明節低叫一聲，往後就倒。

「呀！」四周人山人海，一齊驚叫起來。

厲明節左臂齊腕斷去，手足連心，他已經痛得昏了過去！

七步追魂煞路如風想不到眞如此事，一怔，叫道：「我錯了，我該死！」

少林掌門無相大師到底是佛門中人，見他如此搥胸痛哭，忍不住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施主不必難過，」

已有幾位掌門上前止血療傷。

厲明節微笑道：「請問還有人反對化解這場仇恨麼？」

「沒有，」七步追魂煞路如風首先叫起來。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少林掌門合十念佛。一片祥和陽光，照遍了泰山。

厲明節總算完成了心願！這是他的仁心俠骨，並不是廢去武功！

武林中像他做的這種事，只怕是空前，未必是絕後！

「好孩子！」鐵翅神鷹南宮遠喃喃自語，心內充滿了驕傲與安慰，他有此徒弟，還有何話說！

（完）

練功秘訣

氣功縱橫談

嚴霜・文

中個功夫經常談及練氣，似乎在人體裏面有另外一種古怪的東西叫做氣，是否眞有其事呢？這個問題，要是以古代留傳下來的道家方式加以解答，那就不妨說，氣是另外一種東西，能够促進血液循環，並非呼吸那麼簡單，但以現代醫學的解釋，却又不同，認爲那個氣字根本上就是呼吸的一種，只是呼吸的形式有點分別而已，換句話說，練習中國功夫的人，如果升堂入室，漸入佳境，就要注意到呼吸方面，不能够像普通人那麼使用胸式呼吸，要用腹式呼吸，那種呼吸含有推動血液循環的意味，故此稱做氣。

胸式呼吸跟腹式呼吸是截然不同的，當然這兩種呼吸都用肺部工作，絕非由小腹呼吸，但却因爲肺部的伸縮性有很大的分別，就影响到呼吸方面的用途亦有分別，如果一個運動員在奔走或競技當中，突然使用強大的氣力，推動自己，需要立刻補充氧氣，那就必須使用胸式呼吸，因爲胸部猛烈呼吸的時候，脈博增加，心跳也快速許多，肺部吸滿了氣，向上提升，那是很合理的，問題就在這裏，如果坐在家裏休息的一段時間，仍然好像角力似的，使用胸式呼吸，就發生惡劣影响，令到整個身體疲乏不堪，事實上沒有一個人能够整天使用胸式呼吸的，特別是猛烈的胸式呼吸，壓力太大，心和肺都支持不來，故此，腹式呼吸能够塡補胸式呼吸之不足，兼有養生之效，凡是超過九十歲仍然能够保持正常的健康，臉色紅潤，絕無老態，這種人就會靠腹式呼吸。

所謂腹式呼吸，即是說，這種方式在吸滿了氣的時候，肺部並非向上擴張，而是向下推移，因爲肺部伸長到下邊來，橫隔膜也迫着向下伸展，如果小腹並非向外突出，就無法容納那些向下伸展的內臟，因此之故，使用腹式呼吸，吸滿了氣，小腹就會微微擴張，看來它好像用小腹吸氣一樣。腹式呼吸當然是比較胸式呼吸輕鬆得多，事實上一個人在酣睡之後，必然自動改用腹式呼吸的，平均一個人每分鐘吸十八次，急速奔走時，可以伸展到三十六次，但在睡眠當中，必然降低到十四五次，如果練習過腹式呼吸，可以降低到每分鐘僅有六七次，呼吸愈慢，吸進的氣愈多，同時，心臟亦有比較充份的時間休息，無疑的對整個健康有利，故此，學習中國功夫的人，多數喜歡兼學內功，甚至有些人完全不學習硬拳硬馬，只靠內功取勝，這種功夫叫做內家拳，秦朝已經留傳下來，它就是全部使用腹式呼吸的。

練習過腹式呼吸的人，可以憑着那種氣推動全身血液循環，產生微妙的作用，雖然不是刀劍不傷那麼厲害，但却仍有別的功用，有人突然在背後偷襲，乘其不覺，一拳打中他身上任何一處，這個人的皮膚和肌肉就有奇妙的反彈力去抵抗它，這是內功的一種，另一方面，碰着大冷大熱的日子，他能够支持得來，就因爲這種奇異的氣可以幫助他禦寒，或者很快就把熱力揮發，練習內功的人，到了一個時期就要對着火爐練習，或者坐在寒冰之上，一直把一塊重達十斤的冰，坐到完全溶化爲止，那種熱力由小腹向下一寸之處稱做丹田的穴道發生，運行到身上，不但可以禦寒散熱，抵抗外來的襲擊，而且可以把渾身氣力結集在掌心之內，替人醫病，又或出手傷人，如果這種奇妙的氣透到掌心，送達任何人的身上，輕輕的按了一下，此人就會身受重傷，稱做陰風掌之類的掌法，就是利用這種古怪的氣。

除此之外，練氣有了相當成就的人，就可以距離六尺，張口吹熄一支洋燭，日本空手道之王的大山倍達，他可以站在八尺之遠，張口一吹，把長達兩尺的大洋燭吹熄，這種氣功就是他苦練多年得來，如果他要發力，一拳打出去，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够承受得起，他當衆表演，地點是美國舊金山的角力場，他跟一頭公牛角力，右手捉住牛角，左手一個手刀劈下去，居然把一隻牛角劈斷，翻手再劈斷另外一隻牛角，重達四百六十斤的黑牛，登時流血喪生，跟着他向全世界挑戰，自稱沒有人能够抵擋得他的一拳一掌，美國沒有一個拳師接戰，那時他僅有黑帶四段而已，不過氣力驚人，後來他逐漸苦練，變成空手道之父。

一向日本空手道並不承認中國的內功，亦不承認有所謂氣，他却不然，而且他盛讚中國功夫能够把氣功集中在一拳一掌，打出去之後就使敵人身受重傷，可見他確有很深入的研究。

在他著述的一本巨著「這是空手道」一書之內，多次提及中國的氣功，而且指出這一點，氣功並非想像中的產物，確有其事，只要你首先調整呼吸，每次吸進的氣抵達丹田，使它變成一股暖熱的力量，在身上各處推進，然後回到丹田去，這是氣的循環，就可以使整體產生超然的力量，能够增加工作效率，保持健康，出掌傷人，這種道理就是中國功夫稱做內功的一種。

日本空手道之父大山倍達的氣功，只是在東京或防禦當中發揮它的力量，仍未登峯造極，在事實上，氣功最大的用途就是長壽保健，兼有一股靈聖，可以超凡入聖，幾乎變成另外一個人，這是道家修練的一種途徑。中國道家苦練氣功是以靜坐爲主的，盤膝而坐，每次吸氣，抵達丹田，由丹田再落就是尾閭骨，越過尾閭骨，向高處升起來，穿過脊椎骨，直達腦門，由腦頂經過臉孔的鼻尖，人中，咽喉，和胸部的大穴，再又降落，進入丹田，這一股暖氣週而復始的運行，整個人非常舒服，而且整晚沒有睡覺，打坐直到天亮，憑着這種功夫，練習過道家的氣功的那種人就可以達到至老不衰的境界，超凡入聖。

浪子奇行錄

馬雲·文
盧令·圖

偷心賊

（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一次慈善餐舞會，畢基和宋太的一次打賭中，畢基賭贏了，所以這天是宋太請畢基到某處的露天茶座喝茶，此時，有兩名大漢到來警告畢基不要和宋太太親近，畢基終於把二人打走了。在回程途中，畢基的汽車突然發生意外，宋太太和畢基都受傷入院，畢基覺得這是有人蓄意害他的，但却不知是何故……宋太的丈夫宋浩到醫院探望宋太，並提出借欵事，宋太拒絕了他，另一方面，宋太也因對丈夫有所懷疑，於是想請私家偵探來帮忙……

毒針殺人

胡德警司又出現於畢基的病房中。

然而這一次，他並非帶着責備而來，相反，他對畢基這位老朋友充滿了關懷和歉意。

原來是交通失事的檢驗，已經有了初步的檢驗結果。

那是令人頗感意外的，最少就令到警方感到意外。

交通失事調查組人員在畢基那輛汽車殘骸之內，竟然找到一枚子彈的鉛頭，根據軍火專家的分析那是來福槍的子彈。

有人用來福槍朝着畢基的汽車射擊，那分明是存心要他的命！

然而兇手很聰明，子彈射中了汽車的輪胎，難怪汽車失了控制。

毫無疑問，兇手要在表面上造成一宗公路交通意外事件；尤其是在那有名的「死亡公路」之上，這是見怪不怪的，只要警方稍爲疏忽，就會以爲這是畢基開快車自食其果。

也是畢基這種人心中有事，才會在胡德警司面前吐露了口風。

無聲無息

胡德警司親自指示調查人員，細心深入檢驗每一部份，然後才找到殘骸中的輪胎部份，含有一枚鉛頭。

畢基苦笑道：「警司，到了現在，你還懷疑我的駕駛技術麼？」

胡德面無笑容，瞥了他一眼：「你的駕駛技術與追求技術同是差不多，我眞不明白你這種人的心理。」

「看起來，你仍在懷疑我捲入桃色漩渦？」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解釋？」

「你一定也明白，我的仇人一向是很多的。」

「爲什麼揀你和宋太太一齊的時候，兇手才下這毒手？」

「道理很簡單，造成交通意外，不必讓警方去追究。可惜我命大，又一次死不掉。」

「如果你再這樣子下去，一定會死得不明不白。」

「假如眞的死得那麼容易，那眞是謝天謝地。」畢基又笑了一陣。

他永遠就是這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令到胡德爲之氣結！

胡德道：「有件事，我希望你坦白點對我說個清楚。」

「什麼事？」

「關於心形巨鑽的。」

「怎麼又扯到那邊去了？」

「你應該知道，兩件事多多少少總跟宋太太有關。」胡德道：「你不是說過，當晚宋太太跟你打賭，你才設法把柳青青從金必多手中奪過來麼？」

「是的。」

「我在想，心形巨鑽失去了之後，爲什麼會給你帶來厄運？」

「你怎麼想？」畢基瞪住胡德，「最好還是開門見山的說個明白，別再轉彎抹角了。」

「我知道你的個性，你對有錢人有另外一種看法，所以，我担心你會給你的聰明累死。」

「你的意思大概是：我竊去了心形巨鑽，是不？」畢基苦笑一下，「也許你早已有這種想法，爲什麼到了現在你才說出來？」

「你聽過不祥鑽石的故事麼？」

「聽過了。大概是：有一顆巨鑽，誰得到它，誰就倒霉，是不？」

「不錯，我是給你這次的交通意外提醒了的。」胡德警司又說：「你有許多經驗，知道有許多遊戲決不能玩。」

「我很佩服你，警司先生。你的幻想力實在太豐富了，只可惜差之毫厘，謬之千里！」

「你眞的沒有接觸過那巨鑽？」

「我連見也沒有見清楚。」

「噓——」胡德警司忽然打出了一個手勢。

「什麼事？」畢基忽然低聲問。

胡德沒有答他，却伸手到床底下去，摸出了一枚大衣衫鈕般大小的金屬物體。

那是一枚竊聽儀器。

畢基如夢初覺地怔了一怔。

他不知道這竊聽器究竟存在了多久。更不知是誰放下的。

胡德還想不到應該怎樣處理，佯作不知，設局引誘對方上當呢，抑或將它帶回去化驗。

就在這時候，隣房傳來了一陣吵鬧的人聲。

畢基和胡德警司都大吃一驚。

他們匆匆地衝出房外，將一位剛自面前走過的女護士截住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女護士是剛由隔隣病房走出來的，她的神色驚惶。

隣房正是宋太太歌娜養傷的地方。

女護士沒有回答他們，就當作沒有聽到。

她一邊朝住走廊那邊衝過去，一邊揚聲叫道：「來人呀，快拿氧氣筒來！」

畢基和胡德都沒有再追上去問那女護士，因爲他們只要一轉身進入隣房，一切就會明白了，又何必問人？

但是，他們剛進去，就被人推了出來：那是醫院中人。

胡德警司情急之下，表露了身份。

畢基已經看見了，雖然病床一旁站了醫生和女護士。

畢基離遠也可以看得見，宋太太歌娜閉上了雙目，面色蒼白之中，帶有青紫的，嘴唇瘀黑。

大批救援人員推着氧氣筒入來。

畢基被人推了出去！

即使胡德警司，也不能接近病床。

× × ×

根據胡德警司的初步了解，宋太太歌娜是被人用毒針刺殺的。

最先發覺的，是一名進來給她服藥的女護士，於是她立即通知當值醫生。

可惜，一切都太遲！

宋太太——歌娜，她死了。

她死得不明不白。

× × ×

宋太太的病房中，由大批醫生護士，變成大批警員和警探。

醫院中的醫生和護士，都成爲警探查問的對象。

警方要知道誰會進入過這間病房來，那可能就是兇手。

警探們十分小心，幾乎每一吋地方都搜索過了。胡德警司就地指揮下屬們展開一連串的偵查工作。

一名當值護士向胡德警司作供道：「當你未到之前，我見過一個人進入宋太太的病房。」

「誰？」

「就是畢基先生。」

「是他？」

「是的，他離開宋太太這間房之後不久，你就來找他。」

胡德並不相信畢基會殺人，但却想找他問一些問題。

於是他轉回左隣一間病房——那是畢基的病房。

但是，畢基並不在病房之內。

胡德警司立即向各人查問，可惜當時人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宋太太的病房之內，沒有人去理會畢基。

還是一名病人告訴警方，說他見到一名穿睡衣的男子，由橫門匆匆跑了出去；他口中的男子無論身型樣貌，都與畢基差不多。

胡德大吃一驚。

胡德和畢基是好朋友，他知道畢基不會隨便殺人。

但是，正因爲他太了解畢基的個性，又担心他可能意亂情迷。

男女間的事，有時很難用常理忖測。可能畢基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胡德帶了數名探員由醫院的橫門走出去。

他們分頭追踪，一邊又向路邊的小販追問有沒有一個穿睡衣的男子出現過。

一名路邊小販果然見到那穿睡衣的男子已跑到對面一處梯間去了。

據小販說，那男子的神色十分匆忙，他是以跑步的速度衝了上去。

胡德立即率領各人，循方向追踪到那處梯間去。

× × ×

畢基所以一聲不响，是担心讓對方發現，故此他悄悄離開了宋太太的病房，當

時警方人員正集中在那裏。

畢基無意中見到對面天台有個人影，正俯視宋太太病房中的情形。

畢基發覺那是非常有利的位置，如果說有人由那天台之上，居高臨下，暗算宋太太，實在是易如反掌的事！

畢基一方面不想打草驚蛇，另一方面則不敢過份肯定。因此，他才決定自己去採取行動。

當他衝上該處天台時，剛好有一名年青人正想離去。

那年青人手上有一支像是獵槍的東西，他正企圖將它拆卸，放進一個手提盒子之內。

但是，畢基的出現，令他放棄了這計劃，他立刻挽住盒子，携着那支獵槍，企圖由另一處梯間離去。

畢基當然不會就此放過他，於是追了去過。

那青年男子回轉身來，作瞄準射擊狀，嚇得畢基急忙俯伏下來。

當畢基發覺對方並未放槍之後，立刻又加緊腳步衝上去。

他追到了那處梯間，高聲喝住！

如果畢基不是傷勢未好，只須一躍，就可以及時抓住對方。

但是他的傷勢未好，他不能够過份用力。

眼看那傢伙就要沿住梯階逃下去，畢基急忙抓住一些廢木棒，擲過去。

那年青人被擲得「喲」一聲。

畢基乘勢衝上去。

年青人情急之下，舉槍對準了畢基。

「卡察」一聲，沒有子彈的响聲，却見銀光一閃。

畢基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那年青人並非虛有其表。

他急忙閃避。

當他再由梯間的門後衝出時，那年青人已三躍兩跳的，落到了二樓。

這是四層高的舊式天台，幾幢連在一起的建築物。

天台上都有門，但那扇門往往因爲沒有專人管理，經常虛掩着。

剛才畢基躲到門後時，就似乎聽到了一些輕微的聲响。

他明知無法追及那年青人，便好奇地回顧一下，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大吃一驚。

那是一枚閃閃生光的鋼針，牢牢地釘在木門板之上。

畢基不敢接觸它，因爲對於這些玩意，他已經不是第一次見過。

他跑向天台欄杆，俯視街中，一輛汽車剛好開走！

車中人可能正是那青年，但畢基可望不可即，一點辦法也沒有。

他再回轉身時，胡德警司等人已追踪到天台上面來。

「你幹什麼？」胡德警司看見畢基的第一句話就這樣問。

「你猜我幹什麼？」畢基捉狹地笑了笑，「你以爲我殺了人想逃亡麼？」

胡德警司往四下裏張望。

但天台之上，除了警方人員之外，就只有畢基一個人。

畢基又變得一本正經地問：「宋太太怎麼樣了？」

「她死了！」胡德難過地說：「你跑到這裏來，是否發現了什麼？」

「你過來這邊看看！」畢基一邊說着，一邊跑向那邊梯間。

他指住門板上的鋼針。

胡德警司小心翼翼地，仔細觀察了一番。

「我差些兒被它釘中。」畢基說，「最好不要動它。如果我沒有猜錯，它可能餵了毒！」

「誰要殺你？」

「我眞希望知道他是誰，可惜我不知道，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必然就是殺死宋太太的兇手。」

畢基說着，又將胡德警司帶回到天台的欄杆矮牆這邊來。

「剛才那傢伙就是在這位置，居高臨下，用氣槍將毒針射出。」畢基又說：「可惜我受了傷，否則我一定可抓住他！」

「你肯定那是毒針？」胡德問。

畢基道：「你最好叫化驗組的人上來，小心點拔下這鋼針，帶去化驗。」

胡德也知道在這方面，畢基可能比他更有經驗。

× × ×

宋太太歌娜死了。

宋浩被通知趕到醫院來時，只見他整個人一些表情也沒有。

他呆若木鷄。

胡德在旁問他：「你知道尊夫人有些什麼仇家嗎？」

「我不知道。」宋浩道：「她過去的歷史我也不大清楚。也許，你去問問畢基，他可能比我更加清楚。」

「你以爲她跟畢基是什麼關係？」

「我怎麼知道？除了她之外，相信只有畢基最明白。」

「如果我是你，這時候我不會針對畢基一個人。最好你想想清楚，有誰會要她的命？」

「如果你是我，你現在的心情會怎麼樣？」宋浩說，「一定很彷徨，對嗎？一定很難過，對嗎？」

宋浩很生氣地瞪了胡德一眼。

胡德幾乎不敢望他！

事實上，目前宋浩是苦主，他不該迫得他太緊。

但是，畢基的想法可不同了。

畢基是介紹私家偵探劉福給宋太太的人，目前劉福雖然未有什麼結果回來，但畢基心裏想：宋太太這麼有錢，她死了之後，誰最受益？

宋浩和宋太太歌娜還沒有兒女，那麼，她的遺產自然而然就是屬於宋浩的；除非她另有遺囑。

畢基又想：誰派槍手在公路上伏擊他們？目標是他本人還是宋太太？

誰把竊聽儀器放在他的床下底？

那銅鈕似的竊聽儀器，帶有磁性，吸在鐵床一條鐵的背後，可能有少許破綻，讓胡德警司見到了。

幾件事看似無關重要，但可能全是有關連的也說不定。

宋浩顯得很傷心似的，不傷心他又怎

麼會流出眼淚來！

有人說：喜極也會流淚。

到底宋浩的內心是喜還是悲？只有他本人才最清楚。

畢基冷眼旁觀，總覺得宋浩只不過在演戲而已。不過，他却不動聲色。

他知道劉福很快就會有答案。

畢基在等候劉福的消息。

盗寶大計

莉莉很不高興，雖然宋浩正急不及待地，將歌娜的死訊告訴了她。

她怪責地說：「你不該在這時候來找我，萬一讓警探跟踪，我豈不是變了最可疑的主謀人？」

宋浩道：「反正又不是我們殺她的，怕什麼？」

「你這人沒有腦袋的，你有沒有想過，當她死了之後，最受益的是誰？是我和你，你承受了她名下的財產，我呢，我承受她的丈夫。」

「嗯——我還以爲，將消息及時告訴你，你會高興呢。」

「算了算了，你快走！讓事過情遷之後，你再來找我。」

「別這樣，眞金不怕紅爐火，只要不是我們殺她，警方跟踪也不必害怕的。」

「但我却不喜歡被警方查問，更不想變成爲新聞人物。」

「經此一役後，相信你總應該相信我了吧？」宋浩想吻她。

但是給莉莉推開了：**「你最好快些走**，否則以後我也不會見你。」

宋浩無可奈何。

他只好說：「你的現金，可以讓我調動了吧？石油快要起價了。」

莉莉輕輕點了點頭。

宋浩情不自禁地，强吻了她一下。

× × ×

半山區一幢花園洋房之內。

這是金必多的住宅。

在金家客廳之內，坐了兩個甚有名氣的紳士型男子。

一個是主人金必多。

另一個是專誠前來拜訪他的花如錦。

花如錦一直希望做一屆善堂堂主，這是上流社會中人盡皆知的登龍捷徑。

他又知道金必多是今屆善堂堂主，只要他任滿之前，極力推薦，當局就會接納，所以花如錦奉承惟恐不周。

此番花如錦專誠拜訪，是將石油即將起價的消息告訴金必多，希望他大大的賺一筆。同時又表示自己有門路可以替金必多入貨。但是金必多苦笑道：「我那裏有現金，除非你借給我。」

「嗯——你別開玩笑了，你是大財主，怎麼會沒有現金？」花如錦道。

「我是眞的沒有。最近有人向我借了一大筆錢。」

「誰？」

「本來我不想告訴你，但我們是好朋友，希望你千萬別對人提及。」金必多道：「就是珠寶大王。」

「柳雄？」

「不錯。」

「他爲什麼要向你借錢？」

「我怎麼知道？我只是喜歡柳青青，希望盡量滿足他！」

「愛情眞偉大！」花如錦笑笑，「照這情形看，柳雄也只不過是個空心佬倌。說不定那顆失去的心形巨鑽也是假的。」

「假的？你怎麼知道？」

「噢！我只不過胡猜而已。你試想想，如果你也擁有這麼一顆名鑽，你會不會投購巨額保險？當然會，是不？」

金必多點點頭。

花如錦又說道：「失了之後，只要報警，保險公司爲了維護信用，一定照賠。所以，我有理由懷疑，柳雄的女兒也會做戲。我們是好朋友，所以我才勸你小心一些。」

「嗯——謝謝你。」金必多很認眞地想了想，又問：「剛才你的生意，又是怎麼樣的？可以再說一次麼？」

「阿拉伯鬼貪而無厭，石油一再漲價，所以，如果有地方，又有現金的話，可以盡量入貨，轉眼就可以賺大錢。」

「你是石油大亨，當然可以入貨，但我又不是內行人。」

「如果你喜歡，我自有辦法。」

「剛才我已坦白告訴過你，我借了一筆錢給柳雄，目前手上沒有現金。」

「我可以代你認賬，但是——」

「你放心，你的來意我已明白，只要你肯出任下屆堂主，我會給你提名，而且十拿九結。」

「謝謝你。」

「那麼，你替我入多少？老實說，你替我入貨，也要替我脫手才可以，畢竟我自己不是吃這一行飯的！」

「放心，我叫得你入貨，一定有辦法替你脫手。」花如錦又說：「不過，目前最大的問題不是錢，而是儲油的地方！」

「嗯——」金必多想了想，道：「我有一艘待拆的油船，你似乎也看過了，可以用得着麼？」

「是不是你前些時向日本人購入的舊船？」

「對了，我當時當舊船買回來拆，但又想修理好之後繼續使用，所以曾請你去看過，我知道你很內行。」

「那運油船正用得着。因爲油艙沒有壞，只是機器太舊了。趁未拆之前，正好廢物利用。」花如錦道。

「那麼，我們就這樣決定。」金必多說道：「賺了錢之後，我一定不會忘記你的。」

「那就最好不過了。」

× × ×

警方的化驗組人員已初步證實，宋太太歌娜死於毒針。

毒針是從一支氣槍射出，擊中了死者的身體，令她毒發身亡的。

從死者身上找到的毒針，與門板上留下的完全一樣。

門板上那一枚，正是那青年擊不中畢基，却釘在門板上。

由此證明，那年青人分明就是殺死宋夫人的眞兇。

但是，他受了誰的主使？抑或他是死者的什麼仇人？

警方繪圖人員，已憑畢基的口供，繪出了那年青人的相貌。

繪圖雖然分發出去，甚至電視也有向市民播映那圖樣，畢基相信效果不會太大。因爲這一類繪圖，往往很抽象——可以像甲，也可以看上去很像乙。

無論如何，畢基只希望自己趕快可以傷愈出院。

只要他能自由行動，他一直相信「靠自己好過靠人」。

× × ×

胡德警司因爲那一枚竊聽儀器，連想到許多事情。

例如：畢基這浪子，會不會偷了人家的東西——包括偷人家老婆，或者偷去了心形巨鑽，而被人認眞對付？

如果他是偷去心形巨鑽的人，那麼，他可能還有同黨。

同黨爲了監視畢基，也有可能悄悄放下竊聽儀器在他的床下，以防他獨食。

如果他偷了人家的老婆，人家爲了偵查奸情，也有可能利用竊聽的方式。

總之，胡德警司並不因爲他們的私交甚篤而放棄監視畢基。

他知道浪子畢基的性格，有時爲了女人，什麼都肯做。

另一方面，胡德又知道畢基對許多有錢人看不過眼。

偷心形巨鑽未必一定就是爲了錢，有時爲了一挫富人的銳氣亦未可料。

總之畢基是個怪人，他做事很難用常理去忖測。

因此，胡德警司特別遴派了二名心腹助手，悄悄到醫院對面的天台上去，輪流監視醫院中畢基的一切活動。

× × ×

果然，事情很快就有了反應。

胡德警司派去的心腹助手說，畢基的病房之內，出現了一個陌生人。

那人的年紀與畢基差不多，是以探病者的姿態去到醫院病房裏的。

那人入了房之後，畢基就將房門關閉，然後二人欵欵深談。

最後，畢基又取出了紙筆，小心繪圖，一邊畫，一邊對訪客詳細解釋，顯得又緊張，又謹愼。

可惜，負責監視的警探，無法聽到他們說些什麼，也無法用望遠鏡窺見那繪圖究竟畫的又是什麼東西。

胡德聞訊後，覺得更加可疑。

他吩咐手下小心繼續監視，同時對那訪客也展開跟踪。

胡德以爲摸準了路，決不因爲畢基是他的好朋友而稍爲放鬆，反而加派人手，前往協助他的心腹助手展開監視和跟踪的工作。

× × ×

一輛豪華房車，將一名男子送到一間餐室門外。

那男子進了餐室之後，並未坐下來喝茶，只撥了一個電話，然後就由橫門出去了。

他出來時架上了一副太陽眼鏡，脫下了上衣，如果不小心點看清楚，會以爲是另外一個人。

他匆匆截了一輛街車，離開了那裏。

能坐得起配有司機的豪華房車，當然不是一般商人。

但是，他爲什麼故作神秘？

× × ×

街車將他載到一條橫街。

他下了車，左望望，右望望，然後才匆匆進了一幢多層大厦去。

× × ×

「那殺千刀，鑽石是假的。」

「什麼？那心形巨鑽是假的？」坐街車婉轉來到這裏的人問道：「那麼，那顆巨鑽呢？」

「都在這裏。」

那原本就在這屋子裏的人，用手一指，指向一張工作桌上。

那兒只有一堆碎玻璃。

訪客用手檢起，小心地看看，的確是敲碎了的「心形巨鑽」。

他木然道：「那老狐狸好狡猾，竟然用假鑽欺騙保險公司。」

「這次是我們自己上當！」

「不！我一定要得到手，」那訪客態度頑強。他又說：「你立即召集一班手足，今晚十二時正，在老地方等我。」

「老闆，你——」

「少嚕嗦！照我的話去做吧！」

「好吧，我就叫大家今晚集中在老地方，聽你的吩咐。」

× × ×

「據我所知，保險公司的調查程序已經完成了，那老狐狸將獲得二百萬美元的賠償，難怪他毫不在乎。」

「柳雄的確是個老狐狸，他讓獨生女兒將假的心形巨鑽，戴到慈善餐舞會中亮相，讓所有富有人家都見到了，又在衆目睽睽中失掉。由此可見，一切都是有計劃的！」

「所以我們更加要將計就計，刦他一個措手不及，讓他有如啞子吃黃蓮。」

「不錯，心形巨鑽名目上已失了，再被刦，他就不能報警，妙絕！」

「但是，計劃要周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我們應該怎樣做？」

「先查出心形巨鑽收藏在何處，然後再着手草擬詳盡的計劃，只要我們得手，你們個個都有重賞。事不宜遲，我們分頭進行吧！」

「是的，老闆。」

× × ×

「經過我們小心偵查之後，頗出乎意料之外，柳雄果然是一名老狐狸。」

「你們查到了一些什麼？」

「柳雄把一切貴重物品，收藏在碧玉灣的豪華別墅中。」

「碧玉灣近海，都就易辦了。」

「老闆，切勿輕舉妄動，據我所知，碧玉灣別墅，有電子防盜設備，警鐘系統，直通警署，非小心籌劃不可。」

「嗯！昨天是禮拜日，我們就當遊船河渡假，坐遊艇到碧玉灣附近實地觀察一下。」

× × ×

碧玉灣，富有人家的渡假勝地。

這裏背山面海，環境極之幽美。

這裏有沙灘，也有遊艇碼頭。

附近海面的風浪不大，水清可以見底，確是人間仙境。

一艘遊艇來自市區，在碧玉灣附近海面停了下來。

這艘遊艇沒有靠岸，艇上的人紛紛躍入水中去游泳。

甲板上有人用望遠鏡四下裏張望，其實是細心觀察。

「老闆，看見了麼？紅牆綠瓦那一間，就是柳雄的別墅。」

「唔，很有氣派，我還不知道他這麼懂得享受呢。」

「表看上去平平無奇，其實內部的防盜設備，比起市區住宅更爲嚴密。」

「奇怪！他爲什麼要把心形巨鑽放在這郊外別墅？」

「也許是避免惹人注目。」

「那老狐狸，果眞狡猾。」

「把巨鑽收藏於此，亦可收『虛則實之』的效果。」

「那是什麼船？」

「廢棄的油船。」

「嗯——沒有人在船上？」

「沒有，聽說快要拆了。」

「也許對我們有點利用價值，找個時間，派人偷到船上看看。」

「是的，老闆。」

「他們到了沙灘啦！」

原來由遊艇躍入水中的大漢，已混進了沙灘的弄潮兒之中。

他們當然負有任務。

他們的任務就是迫近柳雄的豪華別墅，作實地視察。

在警署之內。

胡德警司的辦公室裏，聚集了好一些人，此中包括有胡德的心腹助手、罪案組和情報組的警探們。十分熱鬧。

但是每個人的面孔之上，都沒有笑容。每個人的態度都非常之嚴肅。

胡德警司的辦公桌之上，有一些偷拍下來的照片，冲晒出來是黑白的，放大的，也很清楚。

這是胡德警司一名助手偷拍回來向上司交差的，據說是在醫院門外。

照片中人正是數度「偷會畢基」的神秘男子，也就是被警探發覺，每次當他進入畢基病房後，他們便即閉門詳談的人。

胡德警司認爲這照片中人，他是一名已退休的警探。

他是劉福。

劉福目前是一名私家偵探，胡德也知道他是畢基的知心朋友。

於是胡德有點恍然大悟。

「幸好我們已派人監視他，如果注意力集中在畢基的身上，我們就上當了。」

胡德警司又說，「劉福是我們舊同事，爲人十分精明，負責跟踪的人，一定要比他更聰明，否則就會給他愚弄。」

一名探目告訴胡德，派去跟踪劉福的，都是很有經驗的警探。

胡德警司所以集中情報組和罪案組警探到這兒來，是要了解市面上的「犯罪行情」，看看畢基和劉福二人有什麼勾當。

一名助手對他說：「畢基和劉福一向行事謹愼，我怕他們不會露出痕跡。」

話未完，案頭上的電話响了！

是負責跟踪劉福的另一名助手打回來的。

原來劉福這時候已經開車到了郊外去了。

助手担心他們有所行動，所以先向胡德請示。

胡德警司一邊吩咐繼續跟踪，一邊帶人趕到現場去。

在各人的心目中都有一個想法，就是劉福爲畢基將贓物起出來，所以難怪他們都緊張起來了。

× × ×

劉福去同一名女助手到公路上去。

他的車子停在道旁，然後二人一齊下了車，到附近一個小山去。

他們非常審愼，四下裏張望、探測，最後才登上那小山。

因此，負責跟踪他們的警探，覺得事態更爲可疑。

劉福登上小山之後，又摸出一支單管望遠鏡來，伏在一塊山石後面，朝公路這邊小心瞭望着，反覆幾次。

最後，劉福才和女助手一齊開始在小山之上，到處觀察。

那情形很明顯，他們希望在小山之上找到一些甚麼似的。

但是，二人很失望。

劉福又着腰，對女助手道：「奇怪，怎麼一些痕跡也沒有？」

女助手摸出一張紙。

那紙上繪了一些地形。

她說：「波士，我們可能找錯了，不如回到公路旁邊去看看。」

「嗯——那照片呢？」

「在汽車裏。」

二人於是又回到他們的汽車裏。

負責跟踪他們的警探，只可以離遠用望遠鏡監視他們，卻聽不到他們說了一些什麼。

二人在汽車裏看一些照片，又不斷的朝公路上指手劃脚。

女助手把汽車開走了。

劉福吩咐她把車子開得很慢，以這種速度行車，即使在慢車綫上行駛，如果讓交通警員見到了也定會被抄牌。

但跟踪的警探卻沒有打草驚蛇，他們只等胡德警司趕來。

劉福在一處路旁下了車。

他將手中的圖片印證一番之後，又往路邊觀察了片刻。

然後才聽到他對女助手道：「就是這裏了，把車停出路邊以外的草坪上吧！」

說完，劉福自己走向一處山丘，那兒野草叢生，矮林高與人齊。

他又取了單管望遠鏡，朝公路上望完又再望，十分謹愼。

劉福又不斷彎腰俯身，觀察地上，就像一名有經驗的警探查案一樣。

女助手停好了車之後，還到路旁看了一遍，才走過來道：「波士，這次才找對呢！」

「是的，就是這裏，把工具都搬過來吧！」劉福揚聲吩咐過去。

只見女助手又回到汽車後面，從行李

箱取出一些東西。

其中包括了一個工具箱，和一副攝影機。

他們就在那小丘的矮林後面，展開了一連串的工作。

× × ×

胡德警司趕到公路旁邊的一處山頭上來。

這兒地勢較高，可以跟踪劉福的警探們，用望遠鏡離遠監視，但却看不見劉福和女助手在幹些什麼工作，因爲矮林遮掩着視綫。

胡德警司是透過無綫電話的連絡，而找到他的下屬的。

「他們在幹什麼？」胡德用望遠鏡看了一遍之後，迷惑地說。

一名助手開玩笑地說：「光天化日之下，大概不會是做愛吧！」

「唔——大概已找到了藏寶的地方，那贓物一定被畢基埋藏在該處。」胡德警司忖測着說：「畢基那厮也小心得很，我早知道他不會對我講眞話，也明知他只信任劉福。」

胡德警司說着，溜下小山去。

他吩咐各人展開包圍，然後帶了一名助手，駕車過去。

胡德的車子就停在小山丘一旁，迫得劉福他們很近。所以劉福和女助手都發覺了。

劉福和胡德是互相認識的，所以立刻與他打招呼。

「找到寶物了麼？」胡德警司半開玩笑地說。

「什麼寶物？」劉福顯得莫名其妙。

他和女助手的工作，差不多全部完成了。

他們正蹲在地上，收拾工具。胡德等人正慶幸及時趕到。

胡德笑道：「別裝蒜了，畢基早已向我承認，你又何必替他隱瞞？」

劉福一頭霧水的說：「警司，你到底想到那兒去了？」

「你當然聽過心形巨鑽是在什麼場合失去的，當時你的好朋友畢基也在場。」

「嗯，原來你以爲我來此起回那顆著名的心形巨鑽。」

劉福忍不住格格大笑了一陣。

他的女助手也笑了。

胡德警司和助手們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就開始行動。

劉福在旁提醒他：「我不反對你搜查，但是最好小心一些，我已花費了不少功夫。」

胡德親自將工具箱打開，看見了一些石膏模型。

「這是什麼東西？」胡德仰首問。

「你是幹偵探的，一定知道這是什麼，」劉福笑了笑，將石膏模型小心地，取在手中，又說：「這是在這裏印取的一隻膠鞋鞋底的模型，由於附近多是草地，我很辛苦才找到一處泥地，幸好上面也留下了這隻鞋印。」

「我明白了，」胡德仍然想着畢基把巨鑽收藏在此。「一定是贓物已被人取去了，你無法向畢基交代，所以才展開偵查是誰來起尾注，是不？」

「警司先生，你又猜錯了，根本就沒有什麼贓物，爲什麼你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劉福道：「我只是受委託，替畢基找尋暗算他的人。」

至此，女助手又出示了一些照片。

那是當日畢基汽車失事的現場照片，有多種角度的拍攝。

通常這種情形，只有警方的攝影師才拍下多種不同的角度，如果是各報的新聞記者，最多拍下一兩幅回去交代而已！

劉福又解釋道：「我們剛才也差些找錯了地點，後來才知道這才是畢基汽車失事的正確地點，總算有了收獲。」

胡德警司雖然有些失望，却悄悄感到有些慶幸，最少畢基暫時未有證據證明是盜寶賊。

劉福道：「自宋太太死後，畢基那厮才感到緊張起來。」

胡德警司道：「畢基那傢伙，不招來殺身之禍，只是他命大福大，他玩女人可謂不擇手段，竟然連人家的老婆也偷。」

劉福笑了笑：「你們雖然是好朋友，但是這話如果讓畢基聽到，他可能跟你打架呢。宋太太歌娜是跟他相識於前，而且，這次是她約他，她有事拜託他。」

「什麼事？」

「她懷疑她丈夫不忠，所以叫畢基介紹我爲她偵查。」

「宋太太死了，你豈非被賴賬。」

「算了，誰叫我是那浪子的好朋友，就算義務爲他跑一次又何妨。」

「然則，你查到了一些什麼？」

「你眞想知道？」

「你應該知道，我和畢基也是好朋友呀。」

「好吧，就讓我告訴你，除了這鞋印之外，還有一些非常珍貴的證物。」

「是什麼東西？」

「一枚子彈殼。」

「子彈殼？」胡德警司當堂呆住了好一會兒。

劉福小心翼翼地，從一個小小的透明膠袋中，指示着一枚來福槍用的子彈殼，解釋道：「這就是我剛檢獲的，就在這矮林後面的草叢中，是由我這位女助手發現的。」

胡德警司連同小膠袋一齊取了過來：「畢基一定是聽了我一句話才託你爲他辦這件事。我告訴他，他的失事汽車殘骸中，有一枚來福槍彈頭，這彈殼看來你應該交給我帶回去化驗，如果發覺同是屬於一枚子彈的，那麼，這鞋印一定也是那槍手的鞋印。」

「我可以給你，鞋印模型也可以一併交給你，但是，最好我們一齊向畢基先作個交代。」

「那就容易了。」胡德道：「我們彼此都是好朋友，相信他也希望警方找出兇手是誰。」

「不過，如果他知道你對他的態度，相信他未必答允。」

「你別提，他又怎麼會知道？」胡德賠上了笑臉，「我們三方面都是好朋友，剛才只是一場誤會而已！」

劉福苦笑一下！

他的女助手望望他也笑了。

智劫珠寶大王

碧玉灣頭，停了一艘遊艇。

這是晚間。

晚間很少有人留在這兒游泳，但這班人並非來這裏游泳。有人穿上了潛泳的裝備，跳入海中去了。

二個黑影，爬上一艘準備拖去拆船廠的廢棄油輪之上。

這是第二次了。

他們在此之前，已經悄悄地來過了一次。

廢棄的油輪，並沒有什麼可偷的，因爲機器壞了，那些廢鐵也不是隨便可以拿走的。所以，這兩個潛水人也絕對不是「賊」。最少不是來油輪上偷東西的賊。

他們只是奉命上來看看。

他們希望可以利用這裏；眞正的目標應該是岸上。

岸上那一幢紅牆綠瓦的別墅。

那是柳雄的別墅。

最後的目標，當然就是那一顆心形巨鑽！

舊油輪之上，竟然裝滿了電油。這是令二名潛水人大感意外的。

不過此事上次就已經發生了。這次他們到來，是要好好地利用船上的汽油。

從船上沒有人看管這一點看，可以想像到，物主也以爲將汽油存放在此，一定是神不知鬼不覺。

事實上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也眞的是沒有人會想到這廢棄的油輪，會存放了這許多汽油。

汽油目前十分吃香，價錢漲完又再漲，但他們並非爲了偷汽油而來。

他們使用了許多喉管，包括了膠喉，以及抽吸汽油的油泵。

二名蛙人漏夜展開工作。

除了那載他們前來的一艘遊艇上的人之外，根本就沒有人留意到他們的一舉一動。

二名蛙人由舊油輪，將喉管拖到岸上，再由岸上拖上山。

由於這是郊區，而且又是黑夜之中，所以沒有人發覺他們。

× × ×

柳雄正在他的市區住所之內。

柳青青納罕地面對着他！

「金必多今晚不是約了你麼？」柳雄關心地，問他女兒。

柳青青道：「不！他臨時有約，外國有個商業上的朋友來了。」

「他對你怎麼樣？」

「很好！」

「你對他呢？」

「一點也不好。」

「爲什麼？」

「感情上的事，有時眞難解釋，總之，要不是爲了你，我才不會喜歡接近金必多這種人。」柳青青嘆氣道。

「算了，就當演戲吧！」柳雄又問：「其他人呢？你對他們怎樣？」

「沒有一個令人欣賞，最少我一點也不動心；只有一個例外。」

「誰？」

「畢基。」

「你說那浪子畢基？」

「是的，我覺得他最有吸引力。祇可惜——」

「我們有沒有向他借過錢？」

「沒有。他吊兒郎當的，那裏會有錢呢。」

「聽說他受了傷，一直住在醫院裏，你有沒有探望過他？」

「本來我很想看看他，又怕你知道了不高興。」柳青青瞪了她父親一眼。

「是的，對沒有利用價值的人，懶得浪費了時間。」

「我們是否一定要離開這裏？」

「是的，這兒再無留戀價值。天堂和天堂裏的人，只堪利用，根本沒有值得留戀的。」

「那麼，我們什麼時候離開這裏？」

「隨時。」柳雄說，「我們隨時都會離開這裏到外地去。」

「但是，現在這樣子，即使到了外地，我們也見不得光。」

「那又有什麼關係？難道到了外地之後，你仍然想人家叫你珠寶大王的千金麼？到了外地之後，我們只求安安定定的生活。」

「爸爸，其實你已有不少錢，我們何必開罪這許多親友？」

「你也以爲爸爸十分富有，難怪外人更加以爲爸爸眞的是什麼大王了。哈哈。」柳雄突然面色一沉，長嘆一口氣！「我自己才最清楚，炒股票、炒金，人家都發了，只有我最倒霉。否則，我又何必叫你想盡辦法，利用一班親友？」

柳青青也嘆息！

她這些日子以來，感到精神壓力十分强大！要不是利用別人，就是向親友們借下巨欵；人家都相信她，更信她父親是當今的珠寶大王。

沒有人知道他們另外有一套計劃。

柳青青明白父親只有她一個女兒，她不帮他就沒有人可以帮他了。

因此，她幾乎是不擇手段，只要可以利用的人，都給她利用了。

尤其是那些未結婚，而又正在追求她的男子，只要對方有錢有地位，便成爲她獵取的對象。

唯一例外的，只有浪子畢基。

那並非因爲畢基沒有錢，只是她根本不想向他下手。

她知道畢基是什麼人；她實在不敢隨便去惹他。

至於當晚在慈善餐舞會中失去了的心形巨鑽，她當然知道是誰下手偷去的，但她却故意佯作不知。

爲什麼？

因爲那根本就是假的。

她是故意在衆人面前炫耀，故意引起一些人的垂涎。

結果，果然有人中計了。這正是她求之不得的事。反正已經購下了巨額保險，偷掉了，只有害死保險公司。

所以，他們父女二人故作大方，是不足爲奇的！

× × ×

電話响了！

這是令到柳雄爲之失魂落魄的一個電

話：也足以令到柳青青方才大亂！

碧玉灣不知怎的，竟然發生了一場空前未有的大火！

柳雄在碧玉灣有一間豪華別墅。

電話就是由別墅中人撥來的。據說，火勢有蔓延上岸的可能！

柳雄自己心裏明白，只要大火波及他那一所別墅，那麼，他一切也眞的完了。

因此，他急急帶同柳青青，開車趕到碧玉灣去，希望來得及把收藏其中的珠寶首飾，現金外幣等撤出！

他很奇怪，爲什麼海上會大火？

海上沒有什麼惹火物，除了遊艇碼頭上的遊艇之外。

但燒遊艇又怎會燒上岸？

柳雄眞的是百思不得其解。

× × ×

碧玉灣，火光熊熊！

人們都嘖嘖稱奇，因爲就他們所知，那兒海面上所停的一艘油輪，是空置着的廢船；然而現在却發生了一連串的爆炸！

更奇怪的是：火勢迅速由海面伸展到岸上來了！

附近一帶山坡竟然也着火焚燒！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空置着的舊油輪，居然起火、爆炸、焚燒，這已經夠奇了！

另一方面，油輪離岸頗遠，火勢又怎麼可以伸展上岸？

沒有風，更不是吹那一方向的風，又怎麼會把火勢蔓延？

無論如何，這場火就够消防人員忙個不了！尤其是岸上全是有錢人家的別墅，於是消防人員東拍拍門：「你們主人在家嗎？」西問問下人：「這是那一位財主的別墅？」

柳家的僕人，就是在這種情況底下，通知了柳雄。

× × ×

柳氏父女的汽車到了路口。

警方在那兒設了崗哨，不准車輛進入現場，這可急壞了柳雄。

警方所持的理由，就是火勢可能蔓延到那幾間別墅，所以不准人們再進入警戒範圍去，以防不測。

但柳雄却表露身份，他不但是別墅的主人，還有重要文件在別墅之內，非進去取回不可。

正當雙方堅持不下之際，有一輛豪華大房車匆匆開至。

那是當今善堂堂主的汽車。金必多正走下車來，親自向那位警官求情。

警官果然給回幾分薄面，讓他們通過了。只叫他們趕快一些離開現場。

金必多原來剛接到消息，知道這兒出了事；他曾致電柳家，知道柳氏父女剛趕到火場來，所以才匆匆趕來一看究竟。想不到及時給柳雄帮了一個大忙！

× × ×

火場之內，濃烟密佈。

柳雄那幢別墅的後山，亦已經起火。野草、樹木都着了火。

柳雄急忙奔入他的別墅去。

別墅內的下人們，都紛紛撤出門外。

柳青青和她父親很有默契；當她父親進了屋子裏面的時候，柳青青便陪住金必多在外面客廳等他！

柳雄也明知危險，行動顯得非常之迅速，匆匆將一個首飾箱以及一些鈔票放進一個旅行袋裏去。

他很快便由裏面出來，柳青青帮着他，將旅行袋放進車子裏去。

金必多沒有追問，他大概明知那一定是一些貴重的物品。

二輛車子先後離開了火場，朝住市區開去！

× × ×

柳氏父女應該可以放心的，因爲金必多的汽車尾隨其後。

假如有什麼事，金必多是個年青而又機警的人，他大概總不會袖手旁觀吧！

柳雄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前面有燈號閃動，可能又遇上了警方的檢查站！

果然，前面有數名武裝警員，正揮手示意，叫過路的車子改道。

柳青青惟有將車子改道，尾隨其後的金必多，也只好亦步亦趨。

那是一條較少車子使用的小路。

事實上，在這深夜時份，也很少車輛開到這郊區來。

剛才警方所以要他們改道，很明顯的理由是：大批警車和消防車正由市區趕往碧玉灣火場來，爲了避免道路擠迫，減少交通意外，這措施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柳青青很快就感到不妙。

她發覺前面又有燈號閃動！

「又是怎麼一回事？」柳雄也覺得事情不大對勁！

他回頭張望，金必多的車子仍跟在後面。

柳青青本來不想把車子開過去，但是，對方已將一輛車子匆匆開了過來，與柳氏父子的汽車，相差不足二尺。

那不是警車。

柳青青已經够機警，立即就想把車子退後，掉頭便走！

但是，金必多的車子却跟得太貼，雙方又沒有默契。

於是「轟隆」一聲，兩車反而撞了一下！

金必多不但未有及時把車子倒後，還跳下車來，一看究竟。

前面那車子刹那間先後跳下數名大漢，有些還持着手槍。

柳雄很快就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可惜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那些人一邊揮動着手槍，一邊警告柳氏父子和金必多不要聲張！否則他們就開槍。

柳雄想走！

一名大漢揮動手槍，用槍柄將他擊倒地上。

他手上的旅行袋跌在一旁，立刻就有人將它檢起。

不過，檢起那旅行袋的，不是柳青青亦非金必多，而是一名沒有握槍的大漢！

金必多一個箭步衝了過去，揮拳將那大漢擊倒！

他奪得了那個旅行袋，一邊叫道：「世伯，青青，快到這邊來！」

一邊他已竄上汽車去！

他想將車子倒後，但是，另一輛汽車

也不知何時開入這條小路來了，竟然將他的車子塞到「後無退路」。

與此同時，車內跳下另外數名大漢，一看就知他們又是同路人。

柳雄咀角滲着血！

柳青青過去將他扶起來！

二名大漢分左右夾攻金必多，金必多却揮動他手上的旅行袋作爲武器，與對方大打出手！拳來脚往之際，有人用手槍瞄準，眼看金必多就要倒在血泊之中。

立刻有人叫道：「不要開槍！盡可能不要驚動警方。」

柳青青這時才想起，剛才她爲什麼不响起車號？如果响起了車號，也許會驚動在另一條公路上的警員亦未可料。

可惜現在一切都太遲了。

二名大漢再加上另二名持槍大漢的包圍，任由金必多有三頭六臂也無濟於事。

金必多被一名大漢用槍柄重重敲擊了一下，人也昏了過去！金必多手上的旅行袋，也迅速被人取去！

柳青青不敢妄動！

她可以看得清楚，那些都是眞槍實彈，隨時可以將他們置於死地的。

她只有攙扶着她的父親。

假如對方要將他們殺死的話，那眞是輕而易舉的事。

然而，數名大漢似乎無心殺害他們！

有人在旁用槍監視，有人用繩子將他們綑綁起來！然後，有人把柳氏父女二人用手帕塞住了咀巴！

最後才將他們抬上車廂中去！

金必多雖昏倒了，也難逃同一命運。

× × ×

柳氏父女二人眞是欲哭無淚。

他們眼巴巴地，看着那班人分乘二輛車子，先後離去，一些辦法也沒有。

更奇怪的是：這條小路並無其他車輛通過！於是他們恍然大悟！又上當了！

認人

「我們並沒有派警員在那處路口指揮交通。」一名警官對柳氏父女解釋。「我們更沒有理由叫你們使用小路。」

「但是，他們明明是穿制服的警員。」柳青青說。

「嗯——這麼說來，一定又是有人假冒我們。」警官道，「今晚火場太危險，警方出動了不少人，自然沒有人理會到他們。想不到你們就此上了人家的當！」

「那場火到底是怎麼攪的？」柳雄氣得呱呱大叫道。

「我們也正在追究責任。停在碧玉灣海面上的一艘油輪本來是空船，怎麼會引起這麼大的火來？眞是奇怪！」

柳氏父女幾經掙扎，才掙鬆了繩索，然後又設法救醒金必多。

後來他們迫得步行，到大路這邊來找警察。因爲車匙已被匪徒取去了；二輛車子都無法開得動，惟有安步當車。

金必多受了傷，送入醫院去了。

警官一邊安慰柳氏父女，一邊又說他們「幸運」，因爲那是十分荒僻的地方，而且時在黑夜，即使對方將他殺了，也無可奈何。另一方面，幸好當晚警車紛紛出動，所以他們只走到大路這邊來，立刻就可以找到警方人員。否則，恐怕他們要步入市區才可以遇上警車呢。

柳氏父女很頹喪，却不知如何是好。

他們向警方作供只是例行手續，對方如此有計劃的行動，相信要破案找回失物，眞是難似登天！

最令柳雄無法向保險公司交代的就是：他爲什麼要將珠寶放到郊外別墅去？」

縱然他有一千一萬個理由，相信這一次也不會獲得保險公司的順利賠償。

× × ×

醫院中。慰問的花籃，擺滿了走廊，一直伸至一間私家病房。

那是善堂堂主金必多養傷的地方。

醫生拒絕任何人探訪，其實那只不過是傷者本人的主意。

只有一些人例外，包括了警方人員，金家的人以及柳氏父女。

在情理上，柳氏父女也應該前來慰問一下金必多才對。

金必多實實在在是個無辜者，所以柳氏父女也抱住內疚的心情，前來慰問；他們目睹金必多如何英勇抗賊，只可惜對方人多勢衆。

無論如何，金必多也盡了他本份的力量。但是，當他面對柳氏父女時，竟然說道：「感到抱歉的應然是我！」

柳雄歉疚地說：「此話從何說起！」

金必多道：「我只是從報紙的報導知道火災的起因，原來與那艘空船有關。」

「是的，就是那艘舊油輪首先發生大火，這又與你何關？」

「說來話長，那本來就是我購下，準備拆作廢鐵的舊油船。我眞不明白，它怎會起火。」

「那油船是你的？」

柳氏父女二人同時怔了一怔！

柳青青道：「一艘廢船，又怎麼會起火，眞是奇怪得很。」

金必多吶吶地說：「最近汽油價格不斷上漲，有人跟我商量過，借用它來儲油，但我一直不答應。後來是否他强行借用，我則不得而知。」

柳雄問道：「是誰？」

「我想，還是不提也罷！」金必多嘆氣道：「反正沒有證據。」

柳雄道：「這一場大火，累到我傾家蕩產，你豈可坐視？」

「嗯——不過我先聲明，由於沒有證據，我說了出來，不負責對質。事實是宋浩曾口頭上徵求我的意見，我則說油船又舊又爛，根本已不堪應用了。但是，他則說已派人上船看過，可以用來儲存汽油之用。」

「宋浩？」柳雄獃了一陣，「又是他，最近鬧出了新聞的人，竟然還是個囤積專家。」

柳青青在旁却想起了曾與宋太太一齊受傷的浪子畢基。

畢基似乎還在醫院中養傷。

就是這一家醫院。

於是柳青青悄悄溜出病房外面去了。

× × ×

「是你！柳小姐。」

「你還未出院？」

「快了。」畢基道：「昨天晚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也是剛從報章上見到這不幸的消息。」

「是我們柳家的末日到了。」柳青青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不知怎的，不幸總是加在我們的身上，繼心形巨鑽之失，昨晚這一次，簡直要了老父的命！」

「錢財是身外物，最重要還是人口平安。」畢基安慰她說，「令尊大人這次損失雖大，但他老人家還有許多生意、物業，我看你也不必太過份認眞。」

「一家不知一家事，父親的經濟情況，只有我最了解。」柳青青煞有介事的，回頭望向病房房門，又以另一種語調對畢基道，「你是否快要出院？我今番除了探望之外，還有事求你。」

「什麼事？」

「替我父親找回失去的珠寶，代價是失物總值的十份之一。」

「大約有多少？」

「一億元，有多沒有少。」

畢基呻了呻舌頭：「果眞是一宗罕見的大買賣，怪不得要爆油船了。」

「你說什麼？」柳青青道，「你也以爲匪徒爆油船，設陷阱？」

「我只是胡亂堆砌，毫無根據的。」

「不！我也認爲這不會是湊巧。定是有計劃，否則不會做得如此天衣無縫。」

「嗯——無論如何，只要我傷好，只要我够運，隨時會變千萬富翁。」

「是的，我可以向你保證，找回失物，一定給你十份一作爲獎賞。」

「先謝謝你！」

「別客氣，屆時應該由我對你講出這句話。」青青笑了。

畢基也笑。

× × ×

一位女護士入來對畢基道：「畢先生，你可以出院了。」

「哎唷！」畢基忽然掩住肚皮，叫將起來。

女護士給他嚇了一跳：「什麼事？」

畢基一直彎着腰，叫痛不已。

女護士安慰問：「是不是肚子痛？讓我看看。」

畢基讓她看。她看得出他沒有毛病，於是抓他癢處，畢基大笑不已！

「你好壞！」好護士早已跟他混熟了。「難怪像宋太太這麼美麗的女人都會爲你死！」

「既然說我壞，又怎麼會有女人肯爲我而死？」畢基嬉皮笑臉地說，

「許多成熟女人就是喜歡像你這樣的壞男人。」

「你怎麼會說宋太太爲我而死？」

「她未死之前，經常在我們一班同事面前問及你的傷勢。」

「這只可以說是關心。只因爲我們是一齊撞車受傷的。」

「嗯——有件事我不知道應不應該告訴你。」

「什麼事？」

「我曾經無意中聽到宋先生夫婦吵嘴，顯然是爲了你。」

「爲了我？」

「是的，宋先生當時很生氣地說：『姓畢那小子，我眞恨不得剝了他的皮，拆了他的骨。嘿！』你猜宋太太怎麼說？」

「她怎麼說？」

「她說：『你敢動他！嘿！如果畢基有什麼不測，我最多跟你一齊陪他死！』你想想看，她是如何愛你！」

畢基感慨地說：「我們只是好朋友，難道男女間就沒有朋友？不過，無論如何，我欠了她這一份情。我一定要爲她找出兇手！」

女護士又故作神秘地說：「我對偵探學也有興趣，你以爲主謀是誰？」

「如果我知道，我早已叫警察去找他了。」畢基說。

「像你這麼聰明，你一定知道的，只是你不想打草驚蛇，又怕我口多是不？」

「不！我一直未離開過醫院半步，怎麼會查出主謀是誰？」

「但是，兇案是在醫院裏發生的。」

「我是病人，你是護士，你比我一定更清楚，例如有些什麼人來看過宋太太，你一定知道，但我就不知。」

「你這人好狡猾。」她笑了笑，「不過也算了，反正事不關己！」

女護士說完想走，但被畢基叫住：「等一等！」

「怎麼？又肚痛？」

「不！我只想問你貴姓。」

「小姓鄺。」

「鄺小姐。我是否一定要出院？」

「是的，醫院的病床不足，你沒事啦，還賴着幹什麼？」

「坦白說，我眞捨不得離開你。」

「別那麼肉麻好不好？如果你眞的想和我做朋友，出院之後，我們一樣可以約會的。」

「那是說，你答應給我電話住址了？」畢基又是那副嬉皮笑臉的樣兒。

「我在這裏上班，要找我很容易。」

「爲什麼不給府上的地址和電話號碼給我？」

「因爲我不想太快像宋太太那樣死得不明不白啊！」

鄺護士說完又想走。

這次，畢基却伸手一把將她拉住了。

「看你又有什麼花樣？」

「讓我在這裏多住一晚。」

「你到底想怎麼樣？這裏雖則是付錢的私家病房，也有許多人等住入來。」

「你要我講出理由麼？」

「是的，如果理由充足，我才答應帮你，否則，你休想——」

「第一，由現在起，既然你剛上班，最少有數小時留在這裏，最少也會入來幾次，也就是說，我最少可多見你幾次。」

「難怪人家都說：畢基的嘴巴是最哄女人的。」鄺護士笑了。

「第二，今晚三更時份，有個好朋友來找我，我答應等她。」

「什麼？三更時份有人找你？」

「是的，是眞的！」

「誰？」

「一個女人。」

「女人？」鄺護士睜大了雙眼，「你以爲這是什麼地方？你以爲這是色情別墅麼？」

「別想歪了！我不是偸情啊！」

「那麼，怎麼會三更半夜來找你？」

「因爲她只有那時候才可出來啊！」

鄺護士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宋太太的鬼魂？」

畢基點點頭！

鄺護士嚇得左張右望。

彷彿宋太太的寃魂已經出現了似的。

畢基煞有介事地笑道：「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昨夜我看見她被牛頭馬面押着到這裏來，當時她含淚約我今夜相見。」

鄺護士感到毛骨悚然。

畢基乘機又說：「要是你不帮我這個忙，我惟有照直告訴她！」

「嗯，別再提那些不可思議的事了，總之你希望在這裏多住一晚，我就盡量設法帮帮你好了。」鄺護士終於屈服下來。

畢基悄悄舒了一口氣。

× × ×

畢基溜到金必多的病房裏去，令到金必多大感意外。

「想不到我們會變成隣居。」畢基笑道，「金先生，你的傷勢並不嚴重吧？」

「還好，只是受了輕傷。」金必多又說，「宋太太的事，我也覺得難過。宋浩有沒有找你麻煩？」

「他爲什麼要找我麻煩？」

「嗯——也許我多嘴，不過，這件事實在已無秘密可言，上流社會都在傳說，宋浩準備找你算賬。」金必多道。

「傳言到底只限於傳言，我和宋太太只限於朋友。」

「只怕宋浩不會這樣想。」

「他怎樣想我不知道，只要我問心無愧就是了。」

「畢先生，我們總算得上是一場朋友，對嗎？」

「對啊！」

「所以站在朋友的立場上，我不妨提醒你，你最好小心點。」

「這是什麼意思？」

「你是聰明人，你應該聽得明白我話中的意思。該相信我，我純粹出自一番好意。」

「你意思是：宋浩會認眞對付我？」

「我不想說得明白，你一定體會得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假如暗算我的人眞的是宋浩，他就似乎太愚蠢了。」

「這話怎麼說？」

「如果眞的要暗算我，應該揀我單獨一個人的時候，不該連累宋太太。」

「嗯——或者，他連自己的妻子也憎恨呢。」金必多道，「這叫做一箭雙鵰啊！反正他們無兒無女，宋太太死了之後，一切遺產名正言順的，盡歸他本人所有，何樂而不爲？」

「連你也這樣想。」

「本來這件事與我無關，我這樣說，似乎太過多管別人的閒事。但是，事實上我總覺得，有人似乎做得太過份了。」

「死，並非一件太可怕的事。例如宋太太這樣，她滿以爲找到一個理想歸宿了，豈料事與願違，既然生無可戀，留在人間沒有什麼意思。」畢基又說，「又像我，我比你更愛管閒事，有人就怪我不知死活，事實上我也是眞的不管死活，從報紙上知道了你的英雄事蹟，當時如果我是你，說不定我也會身受重傷。」

「那純屬巧合，要不是爲了約柳小姐，我根本不會牽涉到這件事上面去！」

「也好，經此一役後，柳小姐一定更加死心塌地的愛你。」

「你吃醋麼？」

「不！不！怎麼會呢，我是個人盡皆知的浪子，對任何女人也不會太過認眞，何況柳小姐根本不喜歡我。」

「其實，我們也只是很普通的朋友。你也明白，我是今屆善堂堂主，爲了籌募善欵，我不得不利用各種招數。」

「你的意思是——」

「別提了，總之我們心照便是。」

這時候，有一名警探入來。

警探帶了很多犯人的照片，要求金必多辨認一下那幾個是他昨夜見過的刧匪。

畢基發覺犯人照片之中，有些是他見過的或者認識的；也有些是做過大案，後來期滿出了獄的。

金必多很認眞的辨認。

但是，他却不斷搖頭。

也就是說，都不有這些人做的。

不過，金必多又補充說：「當時天色已黑，只有幾輛汽車的車頭燈照明，紛亂之中，我根本無法看清楚對方的面目。」

警探把大叠照片翻來翻去都沒有結果，自然有些失望。畢基冷眼旁觀，視綫接觸到其中一幅兩欵的照片之上。

他情不自禁地叫道：「請等一等！」

那警探呆了一呆。

警探原是胡德警司的一名助手，不但見過畢基，還知道他是胡德警司的好朋友，正因爲這樣，所以才沒有把畢業請出房外去。想不到現在畢基却喧賓奪主地，湊了過來。畢基很認眞地，從警探手中取過一幅兩欵——一欵正面，一欵側面的犯人照片，仔細而認眞地看完又看。

「洪深，綽號『食水深』……是他，嘿！好像伙，終於給我找到你了！」

畢基喃喃自語地，對住那二欵犯人照片說話時，那名警探和金必多都盯住他。

「畢先生，」警探道，「你認識這個有案底的人麼？」

「是的，他就是在郊外茶座中襲擊過我的二名大漢之中，其中的一個。」畢基說：「請告訴胡德警司，回頭我會用電話跟他連絡。」

「好吧！我回去會照你的吩咐向胡德警司報告。」那探員道。

金必多伸了一個懶腰，打着呵欠，然後就閉上了眼睛。

畢基也不好意思再留在這裏。

他偕同那探員出到房外又對那探員道：「我肯定洪深是襲擊過我的人，只要找到他，相信宋太太的兇手一定有下落。」

「嗯，洪深剛出獄才不久，對於這一類有案底的人，我們要找他，並不困難。讓我先回去，跟警司商量一下。」

「謝謝你。」

「別客氣，如果因此而找到殺宋夫人的兇手，我們警方還要多謝你呢。」

畢基目送那探員匆匆離開了醫院。

（未完）



名劍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黃鷹・著
培新・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驀然造訪花劍館，欲與花千樹一較劍技，但久候未遇，只得離去，途聞花千樹已死，悵然回至客寓。是夜，獨對孤燈，一少女突然穿窗而入，滅燈登床，被覆全身。李驀然正感驚奇之際，見有數黑衣人推窗窺探，但無發現，即呼嘯而去。不久，少女逃落院中，金鐵交鳴之聲頓起。李驀然循聲往觀，見數黑衣人追殺該少女，即縱身而下，仗劍攔阻，少女乃得兔脫，躱於橋下，李驀然將黑衣人擊退，少女掠上橋面，反責李驀然多事，憤然而去。次日，該少女於滂沱大雨中至一亭避雨，却見李驀然已先其而至……

客邸逢舊侶　古祠遇刺客

冷傲刺客

李驀然應聲又回過頭來，柔聲道・「你這樣一身水濕，是很容易冷着，還是坐過來這邊。」

女孩子喃喃道・「誰要你這樣好心腸。」

李驀然笑笑。「姑娘最低限度亦看出我是出於一番善意。」

女孩子並沒有作聲，偷偷的瞟了李驀然一眼。

李驀然接取過一瓶酒，混在熟透的山鷄肉香中，嗅來更令那個女孩子飢腸轆轆。

她咬着嘴唇，仍然不作聲。

李驀然即時又道・「見面就是朋友，何況你與我都是練武的人，又何必拘束？」

「我什麼時候拘束了？」

「這最好不過，所謂相請不如偶遇，何不過來吃一點東西，喝杯酒。」李驀然始終是那麼客客氣氣。

女孩子終於走過去。

「酒能驅寒，姑娘，請——」李驀然斟下一杯酒，遞到女孩子面前。

女孩子看看李驀然，伸手接下，李驀然再以小刀割下一條鷄腿，遞上前去，神態自然，女孩子本來就性格開朗，也不再客氣了。

李驀然自顧吃鷄喝酒，看來甚爲豪放，女孩子看在眼內，更吃喝得舒服了。

「這隻鷄烤得怎樣？」李驀然吃着笑問。

「還好，你那兒找來的？」女孩子的語氣已柔下來。

「在附近獵的。」

「看不出你還有這本領。」

「出來走江湖的人，當然得學會怎樣照顧自己。」李驀然轉問・「是了，你叫什麼名字？」

女孩子眼珠子一轉，以脚輕踢地上的石頭，笑了笑道：「我叫石頭兒，你呢？」

「我？」李驀然一怔，舉頭往亭外一望。「雨點兒。」

亭外暴雨如注，女孩子亦往亭外望一眼，鼻子皺得更深。

「討厭——」她鼻子接哼一聲。「不說便不說。」話口未完，自己「啫」的笑了出來了。接着又笑道：「好，那以後你叫我石頭兒，我叫你雨點兒。」

李蕎然含笑點頭，石頭兒忽然道．「看又是什麼人來了．」

亭外冒雨駛來了二輛馬車，一個頭戴竹笠的白衣人飛馬走在馬車旁．

馬車在亭外停下，白衣人一騎亦勒住了韁繩，身形不知怎的只一動，已經離鞍，落於亭前，走了進來．

他走得並不快，才一步跨進，亭內便彷彿多了一股森寒之氣，李蕎然石頭兒亦似有所覺，目光都移到白衣人的臉上．

白衣人衣白如雪一張臉亦冰封過一樣，有如抹上了白霜，蒼白得怕人，顴骨高聳，兩頰刀削，眼睛亦是刀一樣，細長而鋒利，還射出凌厲的光芒．

掛在他腰間的却是一支劍．

李蕎然的目光由白衣人的臉移到他腰間的劍，一皺眉，白衣人即時脚步一頓，冷冷一聲：「出去！」

石頭兒一揚眉．「你在對誰說話？」

白衣人一字字的道．「你們全都給我出去！」

「這莫非是你的地方？」

白衣人搖搖頭，又重覆那兩個字．「出去！」

李蕎然終於開口了．「不出去又待怎樣？」

白衣人目光落在李蕎然的臉上，寒光暴射，李蕎然目光亦同時變得像劍一樣．

四道目光像劍一樣在半空交擊，白衣人一聲不發突然轉身，走出亭子．

那剎那，在他的身上突然閃起了一道光，閃電一樣的寒光．

李蕎然霍地長身站起來，白衣人彷如未覺，「刷」地掠上了馬鞍，向前奔出．

馬車同時駛前，簾子開處，露出了一張臉．

一道閃電即時又劃破長空，亦照亮了那張臉，李蕎然一眼瞥見，怔住在那裏．

車馬迅速遠去，風吹過，一陣奇異的聲音突然在亭內响起來，李蕎然那剎那如夢初覺，一聲「不好」，一把拖住石頭兒的手，另一手抓住了亭邊的雨傘，急奔了出去．

石頭兒俏臉一紅，但沒有掙扎．

兩人才走出亭外，「轟隆」一聲，那座亭子就倒了下來．

「到底什麼事？」石頭兒驚問．

李蕎然苦笑．「我們不肯出去，那個人就拔劍將亭邊兩條柱子斬斷！」

石頭兒一呆，李蕎然目光轉向馬車去處，吁了一口氣．「他的劍很快，是一個用劍的高手，只不知什麼來歷．」

「那種邪氣，我看他就不是好人．下一次遇上，總要讓他知道我們的厲害．」

石頭兒不由自主的一握小拳頭．

她這才發覺那隻右手仍然在李蕎然左手之中，一張臉又紅了起來．

李蕎然却沒有在意，石頭兒紅着臉，一面「嗳」的叫一聲，一面將手往外抽，李蕎然終於省起來，忙將手鬆開，訥訥地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石頭兒垂下頭去，雨傘已張開，兩人在雨傘之下，已經很接近，李蕎然看看石頭兒，再望望倒塌的亭子．「我們看來亦只有上路了．」

石頭兒這才抬起頭來，臉上紅霞已消散，笑問．「雨點未停，你要去那裏？」

李蕎然笑笑．「前面白石鎮，你呢，石頭兒？」

「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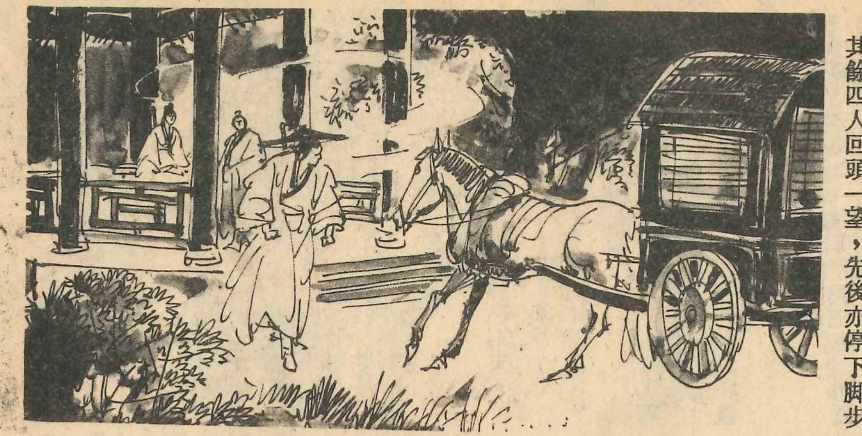
雨這時已逐漸弱下來．



雨終於停下，馬車亦停在一個茶寮之前，車把式不在，白衣人也不在，兩個小丫環候在馬車旁邊，東張西望．

茶寮內聚着好些避雨的人，却靜得出奇，目光都落在一個人的身上．

那就是那個白衣人，他的頭上仍戴着那頂竹笠，坐在爐前，看着茶寮的老闆將飽點從盤中拿出來，車伕們也就站在他旁邊．



飽點方弄好，熱氣騰騰，那個老闆在白衣人凌厲的目光監視之下，更就手忙脚亂．

簷前仍滴水，枝葉也是，幾個無賴從樹下走過來，向茶寮這邊走來，方待走進去，其中一個無意看到了站在車旁那兩個小丫環，脚步立時停下．「你們看，這兩個丫頭多美．」

其餘四人回頭一望，先後亦停下脚步來，一人隨即道．「丫環也這樣，那個主人不用說一定天仙化人．」

「可不知是那戶人家的姑娘．」

「問問那兩個丫環不就清楚了．」

五個無賴你一言，我一語，一齊走前去，那兩個丫環已有所覺，眼中都露出了警戒之色．

「小姑娘，你們是那兒來的？」當先那個無賴倒也客氣．

「爲什麼要告訴你們？」兩個丫環異口同聲，語態都很冷．

「不說就不說，反正我們的目的，亦只是想一見你家姑娘的花容月貌，就勞煩你們請她出來．」

「不成！」五個丫環攔在轎前．

「敬酒不吃吃罰酒，我們揭起簾子，不是一樣看得到？」

五個無賴一湧而上，七手八脚將那兩個丫環推開，方待將簾子揭起，匹練也似一道劍光突然凌空落下，兩隻抓在簾子上的手刹那斷下來．

慘呼聲驚呼聲此起彼落，五個無賴惶然回頭，就看見那個白衣人標槍一樣立在車旁．

他倒提利劍，血尚未從劍尖滴下，「颼」的又刺出，又將兩個無賴右手斬下．

那個還沒有斷手的無賴那裏還敢怠慢，怪叫一聲，轉身急逃！

他才奔出三步，眼前白影一閃，寒光一動，右手就一陣劇痛，轉頭望去，那隻右手，已然齊腕斷下，一聲驚呼，當場昏倒．



白衣人若無其事，一震腕，震飛劍上的血珠，身形有如鬼魅一閃，已落在坐騎上．

那個車把式捧着一盤飽點跟了出來，都看在眼內，整個身子都顫抖起來．

兩個丫環亦駭得臉也青了．

白衣人目光一掃，冷冷道．「還呆在那裏幹什麼？」

車把式應一聲，慌忙奔前，將那盤飽點交給那兩個丫環，自己趕快爬上車座．

車簾子即時掀開，一個衣飾華麗，果然美如天仙的女人探頭出來，看了一眼，一聲歎息，又將簾子放下．

李蕎然石頭兒就在那邊樹下，他們原也看不過眼準備上前教訓那五個無賴一頓，見到白衣人現身，才打消那個念頭．

車中那個女人一露面，李蕎然的目光便凝結，怔住在那裏．

兩個丫環一入車廂，馬車又駛前，轔轔車聲中呻吟聲不絕，五個無賴仍亂成一團．

白衣人策馬追在馬車之後，頭也不回，一身白衣在風中飄揚，即透着一股難以言喻的肅殺．

石頭兒怔怔的目送車馬去遠，吁了一口氣：「這樣心狠手辣的人倒是少有．」

李蕎然絲毫無反應，石頭兒轉望了他一眼，奇怪道．「你又怎樣了．」

李蕎然一雙眼仍直勿勿的望着車馬去向，一聲也不發．

「雨點兒！」石頭兒振吭大呼．

李蕎然如夢初覺．「是你叫我？」

「怎麼？不成被那個人嚇呆了？」

李蕎然搖頭苦笑．

「你看那個人練的是那一門派的劍術？」石頭兒接問．

李蕎然又搖頭．「看不出．」

「我還以爲你一定是發現了什麼，才那麼驚訝．」

李蕎然只有苦笑．

× × ×

黃昏,白石鎮終於在望,石頭兒脚步更輕盈,走兩步,跳一步,不時伸手一掠被風吹散了的秀髮,說不出的嬌媚。

李驀然却顯得有些失魂落魄。

「那就是白石鎮了。」石頭兒抬手一指,又跳前兩步。

李驀然一些反應也沒有,只是呆呆的往前行,石頭兒看在眼內,不由自主的推了他一把。「你沒有聽到我的話。」

李驀然呆一呆,有氣無力的應道。「你說那就是白石鎮。」

石頭兒上上下下的打量了李驀然一遍,忽然問:「你有病?」

「不是。」李驀然笑了笑。

「我看你一定有什麼事解决不來。」

石頭兒面露疑惑之色。

「沒有,只是……有點兒不舒適。」

「那不若坐下來歇歇。」

「不用。」李驀然繼續前行,石頭兒不覺伸手拉住了他的臂膀。

想想石頭兒又問。「你對這附近好像並不陌生。」

「嗯——」李驀然淡應一聲。

石頭兒又問:「你莫非就住在這附近?」李驀然感慨地道:「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那你是回來探望你的朋友?」石頭兒眼睛一眨。「是不是一個女孩子。她說過等你回來。」

李驀然只是笑,却笑得那麼苦澀。

石頭兒接問下去。「她一定很美的了?叫什麼名字?」



李驀然終於開口。「過去了的事還說來幹什麼?」

「那是說她已經嫁給了別人?」石頭兒噗哧一笑。「你也用不着愁眉苦臉,我伴你遊山玩水。」

李驀然奇怪的望着她。「你不用回家去?」

「喜歡回去的時候我自會回去。」

「就不怕家人牽掛?」

「他們知道我能夠照顧自己。」

「我是怕那些人追殺你。」

「有一個你這樣好武功的人在一旁,我才不怕。」石頭兒已不再罵李驀然多管閒事。

「是了,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可以告訴你的時候,我一定告訴你。」石頭兒狡黠的眨眨眼睛!

李驀然也沒有追問。

× × ×

白石鎮地當要衝,往來行商極多,很熱鬧,客棧自是也不少。

石頭兒走在長街上,東張西望,脚步倏的一頓。「我們就要這間客棧。」

李驀然目光一轉,落在「大方客棧」那塊招牌上。「這間客棧好?」

「那些人也是選擇這間客棧投宿,相信差不了。」石頭兒手指停在客棧門前那輛馬車。

李驀然已看見,很自然轉向那邊去。

猶恐相逢是夢中

夜未深,李驀然房中孤燈獨對,默默着窗外零落的更鼓,神態看來非常感慨!

好一會,他終於站起身子,移步到窗前,推窗外望。

窗外月色迷濛,庭院深沉。

對窗的那個房間亦有燈光,一窗半開,一個女人斜倚着窗櫺,若有所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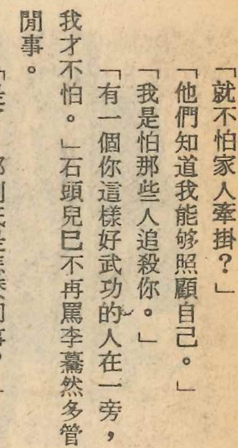
李驀然無意一眼瞥見,目光又凝結。

× × ×

那個女人却沒有發現李驀然,恁窗望天,一面迷惘之色,就像是一個白痴。

她的衣飾非常華貴,但縱然荆釵布裙亦難掩她的美麗,就不知怎的,透着一股濃得化也化不開的憂愁。

她那樣恁窗天望已多時,月色雖迷濛,但若是能够染白人衣,她的一身衣衫早





已給染得雪白。

敲門聲忽響,一下接一下,她總算聽到,緩緩的轉過半身。「是不是春蘭秋蘭?不用你們來侍候了,沒有事就早點去睡覺。」

她的聲音很溫柔,一些怪責的意味也沒有。

門外沒有人回答,敲門聲又起。

她輕歎一聲,無可奈何的移步過去,推起門閂。

「我不是說……」她將門拉開,才說了四個字,就目定口呆。

站在門外的並不是那兩個丫環,而是李驀然,他痴望着她,也是說不出話來。

好一會,她才恢復常態,脫口一聲:「是你?」

「小語,眞的是你……」李驀然的語聲顫抖得更厲害。

「驀然——」小語有所顧慮的往李驀然身後望一眼。

李驀然却沒有理會,接問:「我是否可以進來?」

小語考慮了一下,終於一咬唇。「好,你進來再說。」

李驀然舉步走進,小語將門掩上,移步到桌旁,李驀然目光始終停留在小語身上,看着她坐下,才在對面坐下來,訥訥地道:「想不到我們在這裏見面。」

小語有點詫異地道:「你怎會在這裏的?」

「白天在路旁亭中,在驛站之外,我已經兩次見你掀開簾子外望,只是不敢肯定,方才在對面房間見你恁窗外望,實在沒有可能有那麼相像的人,所以才過來一問……」

「我們已很多年沒有見面了。」小語歎了一口氣。

「十年也有了。」

「這就十年,眞快。」

「我跟古柳先生學劍,十年才有成。」李驀然垂下頭。



「你就是不說,我也明白你們學劍的人的心情。」小語看來是那種感慨。

李驀然有點詫異,沉吟着又道:「半年前我曾經回去找你,言家莊雖仍在,很多事物都變異。」

「你沒有聽過十年人事幾番新這句話?」言小語苦澀地一笑。

李驀然語聲低沉下去。「就是我們當年求神許願的那間月老祠也已經塌了。」

「那是你離開後三年的事情。」言小語眼瞳中透出深重的悲哀之色。

「你不時都去那兒?」

小語無言頷首,李驀然茫然看着她,心頭也不知是什麼滋味。

也不知過了多久,小語才接上話。「我已經等了你七年,可是一點也沒有你的消息,爹娘很擔心,我也實在不小了。」

「這都是我不對,事到如今,我還有什麼話好說。」李驀然關切地轉問。「你嫁了之後,日子過得好不好?」

小語的眼淚自然流下。

李驀然不覺站起,走過去,輕按着小語的肩膀。「是不是他時常欺負你?」

小語搖頭,伏倒在李驀然的懷中,這正好給石頭兒在窗外看在眼內。

她輾轉反側總是睡不着,看見李驀然房中仍然有燈光,走過去,却只見房門虛掩,人並不在房間內,探頭往窗外望去,竟見李驀然與一個女人在對面房間說話。

一股難言的妒意立時打從她心底冒起來,不由自主越窗走進去。

李驀然言小語都沒有覺察,石頭兒本待闖進去,但細心一想,還是悶哼一聲,轉身離開。

李驀然聽到了那一聲悶哼,言小語也聽到了,面色一變慌忙離開李驀然懷抱。

「誰?」李驀然方待掠到窗旁,「砰」的房門突然被人從外推開,那個白衣人殭屍一樣挺立門外。

言小語又是一驚,惶然站起身,李驀然目光一轉,一皺眉。「朋友——」

「不是朋友！」白衣人語聲冰冷，左手拇指一推，「錚」的長劍出鞘，他的右手往劍柄一抹，那支劍便毒蛇一樣彈出，人劍齊射，飛刺向李蘺然的咽喉！

李蘺然偏身急閃，言小語急呼道：「陳鐵衣——」

這三個字出口，陳鐵衣已刺出十八劍，將李蘺然拿來封擋的一條櫈砍成碎片！

李蘺然再閃三劍，輕叱道：「我已經一再相讓，你莫要迫人太甚！」

陳鐵衣充耳不聞，繼續攻擊，一道道劍光映着燈光，就像是一條條發亮的毒蛇，襲向李蘺然的要害！

李蘺然劍終於出鞘，護住了整個身子，陳鐵衣再攻十一劍，又將李蘺然迫退三步，一聲暴喝，人劍翻騰半空，一劍竟像要化成千鋒！

李蘺然不敢輕敵，連出十四劍，竟然不能够將陳鐵衣迫退，身形一動，往窗外掠出！

陳鐵衣緊追在後，「嘩啦」一聲，撞碎了一面窗戶，漫天木屑中，飛魚一樣倒刺而下！

李蘺然半空中一仰身，「叮」的將那一劍接下，左掌一拍欄干，掠入院子中，陳鐵衣人劍緊追，一劍比一劍狠毒！

每一劍刺出，都發出「嘶」的一聲，令人聽來毛骨悚然，李蘺然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遇上這麼狠毒的劍法！

他從容應付，看來還不怎樣吃力，連接二十七劍，突然問道：「你這是什麼劍法？」

「殺人的劍法！」陳鐵衣一句話才五個字，已刺了二十五劍，沒一劍不致命。

李蘺然接一劍還一劍，二十五劍接下，已能够全面反擊！

言小語追出欄外，一面的焦急之色，却又無力制止。

李蘺然偷眼看見，心頭不由又亂起來，**攻勢再不上去，但陳鐵衣的劍勢却已被**迫住！

兩支劍相纏在半空，越來越快，交擊聲密如聯珠，响過不絕。

陳鐵衣的面上終於露出了驚訝之色，也就在那剎那，風聲「颼」一响，一個錦衣人凌空落下，手中劍當中一截，一連十九劍，將李蘺然陳鐵衣兩人的劍勢硬硬截斷，接一聲：「住手！」

語聲一落，身形一退，劍「叩」的入鞘，瀟洒俐落。

他的人也很瀟洒，衣飾更華麗，簡直就和王侯公子一樣。

陳鐵衣右手青筋畢露，但是終於收劍，一聲：「公子——」退到錦衣青年的身旁。

李蘺然目光一轉，還未開口，錦衣青年已一揖，道：「賤僕無禮，得罪了閣下，幸勿見怪。」

李蘺然一怔：「閣下是……」

「在下連環。」

「劍公子？」李蘺然又是一怔。「聽說小語嫁入了連家，莫非就……」

連環目光一亮，道：「若是我沒有猜錯，閣下定必就是蘺然兄了。」

「不敢當——」李蘺然囘劍忙一揖。「連家劍公子名滿江湖，今宵得遇，三生有幸。」

連環一偏身，哈哈一笑。「小語很關心你，很多時在我面前說及……」說着移步到言小語身旁。

言小語神情惶惑，看看李蘺然，看看連環，垂下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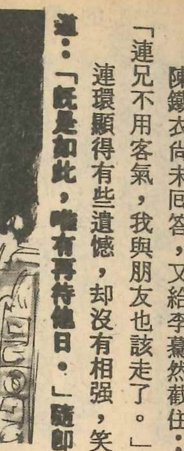
連環轉顧陳鐵衣。「鐵衣，這位李兄乃是我們夫婦的好朋友，你怎能如此無禮呢？」

陳鐵衣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屬下知罪！——」

「這相信都是誤會，李兄千萬不要介意。」連環語聲一頓。「鐵衣，還不快上前向李兄陪罪！」







陳鐵衣眼中寒芒一閃，終於起步，但李蘺然即時揮手截住。「小弟也有不是之處！」

連環朗笑道：「相請不如偶遇，鐵衣，去與我立即吩咐店家準備酒席……」

陳鐵衣尚未囘答，又給李蘺然截住：「連兄不用客氣，我與朋友也該走了。」

連環顯得有些遺憾，却沒有相强，笑道：「既是如此，唯有再待他日。」隨即伸手扶住言小語。「小語這兒風大，你身子單薄，還是囘房間的好。」

言小語微一頷首，轉望李蘺然，眼瞳中無限哀愁，李蘺然歎息在心中，避開言小語的目光。

連環即時又笑道：「李兄，明天我們就囘去，你若是經過，千萬要進來探望一下小語。」

他始終一面笑容，也始終那麼客氣，李蘺然看在眼內，心頭也不知什麼滋味。

目送他們轉過迴廊，他才走向自己的房間，經過石頭兒的房間外，只見房門大開，一個店小二在執拾各物。

「小二哥——」李蘺然大感詫異，忙追問：「我那個朋友……」

「公子不知道那位姑娘已經結賬離開？」店小二亦有些奇怪。

——石頭兒，爲什麼不辭而別？

李蘺然怔在那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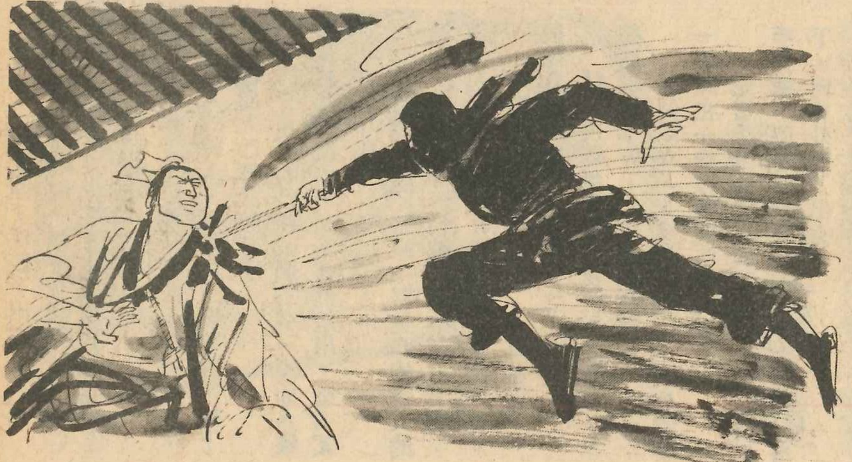
× × ×

進了房間，連環扶着小語坐下，看看那扇破爛了的窗戶，搖搖頭：「鐵衣這個人就是魯莽，我已經吩咐店家去準備另一個房間。」

他看來非常溫柔，而且很細心，接又道：「聽說在驛站有些無賴要調戲你，有沒有給他們嚇着？」

言小語搖頭。

「我其實應該時常伴着你出入。」連環柔聲道：「每一次你囘去探望父母，我都是很放心不下，路上壞人那麼多，鐵衣粗心大意，未必看得到，你人那麼柔弱，實在很容易被那些壞人欺負。」



小語垂下頭，連環笑接道：「今夜的事你莫怪鐵衣，他不知道李兄與你是青梅竹馬的朋友，只當他是那些狂蜂浪蝶。」

「他是一個正人君子。」小語不由替李蘺然分辯。

「我沒有說他不是。」

「已有十年多我們沒有見面了。」

「那他爲什麼不肯與我們一聚？」連環笑笑：「這個人武功雖然很不錯，待人接物還是仍欠磨練，只怕讀書不多。」

「他本是書香世代……」

「哦……」連環搖頭。「看不出。」一頓才接道：「他若是書香世代，就該顧慮到你的名份不該半夜三更走來這裏。」

「相公，你千萬不要胡亂推測……」

小語惶然搖頭。

連環淡然一笑。「算了，只是類似這種事，一次已經太多了。」

語聲一落，他轉身往外走去，小語以目相送，一股寒意陡然湧上心頭。

暗殺

拂曉，冷霧迷漫。

老樹蒼凉，連在老樹的那座古祠更覺破舊，祠門已崩缺一角，那塊敗壞的橫匾上隱約仍可以看見「月老祠」三字。

李蘺然呆立祠前，已經有半個時辰，神情落寞，冷霧已披濕了他的衣衫，他却似並無所覺。

又過了很久，他才發出了一聲歎息。

「月老祠——」舉步走進去。祠內蛛網塵封，破爛不堪，月老的泥像已崩塌，李蘺然目光落在泥像上，更加感慨。

他伸手捧起了石爐內的砂土，囘憶着當年與言小語共拜月老時的情景，亦彷彿變成了一個沒有生命的泥像。

砂土在他的指縫不停漏下，終於漏盡，他整個人亦開始崩潰。

也就在那剎那，在祠一側的一堆破木

瓦礫突然火藥一樣炸開來，一個蠓面黑衣人閃電一樣從中射出，射向李驀然！

李驀然一驚回頭，一支錐子一樣的利劍已閃電般刺至，一閃不開劍就入左肩！

血怒濺，李驀然一聲驚呼！倒退丈外，黑衣蠓面人緊追，「嗡嗡」的長劍抖動，飛刺前去！

李驀然後背已抵在墻壁上，身形疾轉，「噗噗噗」的墻壁上一連串出現十七個劍洞！

蠓面人第十八劍緊接刺出，李驀然已退至墻角，身形疾往上拔起，總算避開那一劍！

他人在半空，劍出鞘，再接三劍，反拔高半丈，左手一翻搭住了頭上橫樑！

蠓面人亦拔起，凌空出招，又三劍刺出，到第三劍刺出，他的左手亦已搭在橫樑上！

李驀然接下兩劍，左臂的傷口一陣劇痛，不由手一鬆，身形飛墮，蠓面人的第三劍就刺在他的後背，刺出了一道深長的血口！

李驀然着地一個踉蹌，貼地急一個翻滾，劍從脅下穿出，正好接下蠓面人刺來的一劍，他負痛風車般地凌空一轉，霍一劍疾刺在蠓面人腰際。

蠓面人悶哼了一聲，帶着一道血虹倒翻了出去，李驀然人劍緊追，貼着地面倒追前一丈，刷一劍裂衣而過，再一翻，在蠓面人的胸膛上劃了一劍！

蠓面人想不到李驀然負傷之下非獨絲毫不亂，而且身手仍然是那麼敏捷，出劍又陰辣，連吃了兩劍，心神不免亦一亂。

李驀然看不透蠓面人的心，也看不到蠓面人面上神情變化，身形迅速彈起來。

蠓面人拔起身子，他的劍與李驀然的劍亦同時刺向對方！

兩劍交錯刺過，也就在快要刺到對方身上的刹那，突然「叮」的分開。

蠓面人身形飛舞，錐子一樣的長劍迴環刺出了二十七劍，身形突然冲天拔起來，撞碎了一片瓦面，疾竄了出去！

一方黑布蝙蝠一樣凌空飄下，一角已經被鮮血染紅，李驀然以劍接下，亦身往上拔起，從那個缺口追出去！

他連接二十七劍，冒險一劍刺入，擊在蠓面人的臉上，可是那方黑布還未掉下來，蠓面人已然拔起身子。

那座月老廟已經破爛不堪，蠓面人輕易就將瓦面撞碎，到李驀然追出，整塊瓦面更就塌下來！

李驀然已掠了下來，緊追在蠓面人的後面，蠓面人身形如飛，始終頭也不回，幾個起落竄入了一片林子內，一閃不見。

李驀然追到林子面前，傾耳細聽，一些聲息也沒有，一咬牙，追了進去。

林子內霧氣更重，風吹樹木蕭騷，李驀然腳步不停，一步步向前深入。

那個黑衣人並沒有往前行，只是猿猴一樣藏在一株枝葉濃密的大樹。

他看着李驀然從樹下走過，並沒有出手襲擊，聽着腳步聲消失，才貼着樹幹滑下，向林外竄了出去！

陽光正射在他的臉上，蒼白的臉龐更加蒼白！

——陳鐵衣！

水碧山青，蓮花滿湖，小舟「欸乃」從蓮花中穿出，盪起了無數的漣漪！

兩個青衣女孩子對坐在小舟上，一操舟，一採蓮，間或掬一把水，嬉笑連聲，嬌態十分可人！

小舟漸接近湖邊，採蓮的那個女孩子俯身又掬了一把水，日光落處，突然一呆，脫口一聲：「你看——」

「看到了，你的手很美，很迷人，那又怎樣？我可不是男孩子。」

「說到那裏去了，我是叫你看看這水面。」

「有什麼好看？」那個女孩子儘管這樣說，仍然轉頭望去，立時亦一呆。





「那兒來的血？」

水面上赫然漂浮着幾縷血絲！

「不要是死了人才好——香香，你划過那邊去看看。」

香香一連幾槳，小舟轉過一片水草，她們就看見李驀然倒在水邊一塊大石上，半身却浸在水裏，一動都不一動！

他的一身舊衣已被血染紅，鮮血仍然不斷由傷口流出來，一縷縷在水面飄浮開去！

「怎麼真的有人死在這裏？」

「也許還有救，丁丁，你去探一探他的鼻息。」香香將小舟泊近去！

「我？」丁丁的臉龐有些發青。

「你平日不是自認膽子最大，什麼都不怕。」香香伸手推了推丁丁！

丁丁只好大着膽子，硬着頭皮，跳上那塊大石，伸手往李驀然的鼻子探去！

她那隻手不住顫抖，好容易探到李驀然的鼻子上，突然一呆，叫起來：「還有氣。」

「那我們應該怎樣？」

「總不能見死不救。」

「天知道他是不是壞人？」

「看樣子就不像了。」丁丁沉吟着：「我們還是先救他回去，由小姐決定。」

× × ×

半個時辰之後，李驀然已給安置在一間精緻的房間內，傷口亦已經給白布纏起來。

他仍然昏迷未醒，死人一樣仰倒在綉榻之上。

綉榻旁邊一椅一几，几上放着藥箱，一個老大夫坐在椅上，正小心替李驀然把脈。

李驀然始終昏迷不動，老大夫一雙白眉時展時皺，終於放開手。

香香丁丁就侍候在旁，看在眼內，忙問道：「怎樣了？大夫？」

老大夫慈祥一笑：「只是失血過多，並沒有傷及內臟，你們不用太担憂。」

「我這就去告訴小姐，讓她放心。」

香香開顏一笑，雀躍着奔了出去。

這小姐不知道是什麼人，但心腸絕無疑問必定是很好的了。

× × ×

一夜過去，陽光才從窗外射進來，李驀然已終於甦醒，勉強張開眼睛，四顧一眼，不由現出一面詫異之色，掙扎着便待坐起身子，一觸動傷口立時痛得一皺眉。

香香丁丁一旁看見，左右忙伸手扶住，丁丁接道：「大夫吩咐過，還不能讓公子移動。」

「你們是……」李驀然的語聲是那麼地微弱。

「是這兒的侍婢，昨天你傷重昏迷在湖邊，是我們經過將你救回來。」丁丁說着一回頭：「藥已經煎妥，公子這時候醒來是最好不過。」

香香忙過去將藥捧來，侍候李驀然喝下，丁丁接替李驀然拉好被子。

李驀然方待說幾句感激話，丁丁已又道：「這兒很安全，公子請安心靜養。」

李驀然忍不住追問：「這兒到底是什麼地方，你們主人又是……」

「公子傷癒能夠走動不就清楚了。」丁丁一笑，退了下去。

香香亦只是一笑，捧着盛藥的那隻碗緊跟着丁丁退開。

李驀然目送二婢走出房間，嘴角露出了一絲苦笑，眼中詫異之色也就更濃了。

× × ×

黑夜又降臨，李驀然仍然在床上，這一天，一半的時間他是在昏迷的狀態下。

朦朧中他隱約感覺有一隻手加在額上，免強張眼望去，就看見一個女人在紗帳外欠身站起來，往門外走去。

隔着紗帳，那個女人看來是那麼不真實，窈窕的體態在淒迷的燈光下有如烟霧一樣飄飛。李驀然方待看清楚，那個女人已消失在門外，只留下一縷淡淡的芳香。

——未完——



俠義技擊鬥智小說

龍乘風・文　盧令・圖

飛渡關山（二）

前文提要： 前文事至瘋豹子在酗酒，突遭胡海勝帶了四金剛前來尋仇，被打到落花流水，正在危急之際，任翔天突然現身，打退胡勝海等人。當任翔天將瘋豹子揹回客棧時，又遭該客棧譚老掌櫃指揮四熊、六惡及快斧黨等人圍攻，但快斧黨人反戈與任翔天聯手一擊，除一惡脫逃外，將譚老掌櫃等人全部殲滅。遂將瘋豹子送回其住所，並將其身世說出，原來他本名潘烈武，其父母乃碧血帮正副帮主，兩人殉職後，遺缺由杜四爺及乃兄分別接長，但近又均先後罹難，遺命由他繼任帮主……

辣手不摧花　吃裏竟扒外

瘋豹刺虎

（二）

林中恬靜無聲。

錢紅虎拿着一把足足五尺長的大刀，在林中搜索他的獵物。

這裏沒有狐狸、麋鹿、兔子。

這裏有的只是人，而且是手裏有新武器的壯漢。

無論是誰，只要他能夠在五分鐘之內，逃避得過錢紅虎的追殺，他就可以賺取一百塊大洋。

一百塊大洋並不是小數目，它已足夠讓許多人鋌而走險。

錢紅虎付出了錢，追尋的只是殺人時的刺激和樂趣。

他視殺人為最佳的狩獵方法。

這裏可以躲藏身子的地方多得很，在五分鐘之內，未必可以把躲藏着的人找出來。

事實上，也曾經有不少人在這裏逗了五分鐘，結果是平安無恙，賺取了一百塊。

但也有不幸的人，在這段時間之內給錢紅虎發現，結果慘死在他的刀下。

雖然他們的手中也有武器，但以一敵一，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是他的對手。

所以，除非在五分鐘之內能躲得過錢紅虎，否則就得死在錢紅虎的刀下。

當然，被追殺的人，也可以反過來把錢紅虎殺死，但却從來沒有人能辦到。

（三）

在陽光下，錢紅虎的臉發出了一種令人望而生悸的光。

他就像是一隻可怕的猛虎，在森林中搜捕他的獵物。

他右手握刀，左手却握着一隻金光湛然的袋表。

他已花去了四分鐘，但仍然未曾找尋到他的獵物。

但他並不灰心，依然到處找尋。

他往往在最後三十秒之內，把躲藏得很巧妙的獵物搜出，然後在短短幾秒之內

，把他斬於刀下。

時間一秒一秒的溜去。

終於，五分鐘過去了，錢紅虎仍然無法找到他的獵物。

他臉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但他絕不會破壞自己訂下來的規矩。

「黃大明，你出來罷。」

林中沒有人回答。

錢紅虎皺起一雙又粗又濃的眉，叫道：「這一次你贏了，難道你不要那一百塊錢？」

他這句說話果然奏效。

一個身材健碩的黑衣人從一株大樹後出現，他裂嘴一笑道：「我真的贏了？」

錢紅虎冷冷一笑：「並不是每個人的運氣都這麼差的。」

那黑衣人道：「我已贏了一百塊？」

錢紅虎道：「你已贏了一百塊，只要你有興趣，下次不妨再來試試。」

黑衣人搖搖頭，道：「不必等到下次，我現在就想再試試。」

錢紅虎目中露出了一種猛獸般光芒。

「好小子，食髓知味，還想再贏老子一百塊？」

黑衣人又搖頭，道：「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錢紅虎冷冷道：「不是這個意思又是甚麼意思？難道你嫌一百塊太多？」

「不。」

「太少？」

「也不。」

錢紅虎盯着他，冷冷道：「你想弄些什麼花樣？不妨直說。」

黑衣人笑道：「現在我已有了一百塊，我也想試一試在這林子裏追殺別人的滋味。」

錢紅虎目不轉睛的盯着他，就像是猛虎碰見了另一頭猛虎。

他冷冷一笑，忽然問道：「你想追殺誰？」

黑衣人緩緩道：「你追殺別人，是不是認為這種事很有趣，很夠刺激？」

錢紅虎直認不諱，道：「不錯，但這是老子的事，干你鳥事？」

黑衣人道：「但你可知道，給別人追殺，也是一件很刺激的事？」

錢紅虎冷冷道：「給別人追殺雖然夠刺激，但却並不有趣。」

黑衣人道：「所以一直以來，只有你去追殺別人，而絕不會有別人追殺你。」

「當然！」錢紅虎冷笑着，道：「老子付錢，當然是追殺者，而你們這些低三下四的人，是為了錢而拚命，所以永遠都是被追殺者。」

黑衣人道：「但現在要改變一下，我付給你一百塊，你躲起來，五分鐘之內我找不到你，就算是你的福氣。」

「我操你娘！」錢紅虎的臉已漲紅，怒火發作之下，居然把手中的金表摔在地上。

「老子要砍開你十八塊！」

刀光一閃，他手中的大刀已向黑衣人的腰間砍去。

這把刀重逾二十五斤，但在他手中却簡直是輕若無物。

黑衣人的手中也有刀，但這把刀却只有一尺長，重量不足三斤。

這兩把刀的份量當然是無可比擬的。

錢紅虎現在四十六歲，他二十一歲的時候就開始使用這把刀。

這二十五年來，這把刀已砍碎過不少人的腦袋，也曾有不少人給它攔腰一刀砍為兩段。

但他這一刀剛砍出，忽然就發覺自己的左肩一涼。

黑衣人的刀居然一下子就已刺在他的左肩上。

錢紅虎吃了一驚，這一刀當然未能砍中黑衣人。

黑衣人冷冷道：「你若要活命，立刻躲在林中做隻縮頭烏龜！」

「放屁！」錢紅虎反手又是一刀向黑衣人的頸子上砍去。

世間上絕少人能在這個距離之下避開這一刀。

但這黑衣人能。他不但閃避開，而且還同時回敬了錢紅虎一刀。

颯！一陣令人噁心的血腥味立即飄揚

錢紅虎整個人都為之痙攣下來。

他的小腹中了一刀。

一刀就已使他斷腸，一刀就已要了這個土豪惡霸的性命！

× × ×

這個黑衣人的臉上，帶着殘酷的表情離開了這座深沉古老的宅院。

他臉上的神色，就像是一隻剛吃了一隻狐狸，但却還沒有吃飽的豹子。

他當然並不叫「黃大明」。

他是以前老石鎮裏的瘋豹子。

現在，他已成為碧血帮的帮主——唐烈武！

× × ×

唐烈武離開了這座宅院之後，裏面忽然又殺聲震天。

六個黃衣漢子，像是六條狠犬般從屋內撲出來。

唐烈武冷笑，仍然保持着原來的步伐向前行走。

「站着！」

「黃大明，你跑不了的！」

唐烈武沒有跑，因為他本來就不是甚麼黃大明，而是碧血帮的帮主。

雖然近這個把月來，碧血帮已給老將軍所重創，但碧血帮還沒有完。

它就像是一棵大樹，雖然葉已落，枝已殘，但它還有埋藏在地下的根。

老將軍雖然精明厲害，但要把這棵大樹的根翻出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唐烈武也就是其中的一條根。

除此之外，還有白帽快斧黨。

老將軍一直都以為白帽快斧黨已給自己所控制，但到最後，這一個人數雖然不多，但實力却不弱小的帮會，仍然是和碧血帮站在同一陣綫上。

現在，對付這六個黃衣漢子的人，並不是唐烈武，而是白帽快斧黨的「金斧四絕」！

碧血刦寶碟

（一）

大洋路本是一條很寂靜的街道，但剎

那間這裏已變成了一個戰場。

白帽快斧黨的成員，本來就是殺人不眨眼的殺手，而且武功造詣極高，錢紅虎的手下根本就不是他們的敵手。

雙方一經接戰，强弱之勢，立即很明顯。

雖然錢紅虎的手下人數較多，但一拚之下，就已吃了大虧。

六個兇巴巴的黃衣漢子，轉眼間就已倒下了三個，其餘三人嚇的魂飛魄散，不敢再戰，匆匆狼狽逃竄。

這時候，唐烈武已坐在一輛黑色的轎車裏，嘴裏還啣着一口雪茄。

車廂裏除了司機之外，還有一個中年人。

他就是冷面煞星伍翔天。

（二）

秋燈高懸，羣香樓頭花香撲鼻。

現在正是菊花盛開時候，也是湖蟹最肥美的時候。

石蓮花懷中有美人，左手捧着酒杯，右手撫摸着懷中美人的玉腿，口中却慢慢細嚼美人爲他剝乾淨的蟹肉。

椅墊柔軟，從窗外吹進來的晚風又是那麼溫柔，置身此情此景的石蓮花，他簡直已忘記了世間上所有的事，包括自己和父親的名字在內。

他的年紀並不很大，今年還沒有三十歲。

雖然他不算很英俊，但在歡場中，他却是最受歡迎的石公子。

只要聽見石公子這三個字，那一個娘兒不想和他親近親近？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和「錢」字有最大的關係。

石公子是個大富豪，即使在這個富翁多如牛毛的大都市裏，他的財富仍然是令人份外矚目的。

雖然他還很年輕，但已是兩間大銀行的董事長。

還有一點很特別的，就是他雖然家財百萬，但到現在爲止，還是沒有結婚。

像這種豪客，當然是羣香樓的第一等貴賓。

× × ×

石蓮花已有五分酒意。

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了五分酒意，已足够使他有勇氣把整幢羣香院拆了下來。

但他現在要征服的並不是這幢青樓，而是懷中的寶蝶。

寶蝶是個很年輕的女孩子，雖然，她似乎對甚麼都不在乎，但直到現在，她還是個處子。

她是羣香院趙六婆子的外甥女兒，雖然她身在烟花之地，但却很少男人能一親香澤。

石蓮花對她動了眞情，一連半個月，每一天晚上都和寶蝶在一起。

他已打算結婚，把這個令他心癢癢，腸牽肚掛的美人兒娶回去。

這幾天以來，他倆可說是如膠似漆，難捨難離。

石蓮花又多次提出，叫寶蝶不要再住在羣香院。

這一天晚上，寶蝶終於答應了。

石蓮花很高興，心情之輕鬆簡直是無以復加。

就在他倆纏綿難捨之際，外面忽然有人敲門。

石蓮花臉色一沉。

「是誰在外面敲門？」

沒有人回答。

但敲門之聲仍然不絕。

石蓮花吸了口氣，終於把門栓打開。

門外無人。

石蓮花一怔，怒道：「是誰在鬼鬼祟祟？」

就在他說完這一句話之後，他忽然看見門角上有一張紙條。

紙條是黃色的，上面寫着幾個大字：

「尊駕之兩名保鑣已在厠中歸登極樂。」

石蓮花的臉色一陣煞白。

他立刻高呼：「彭天雲！賀中！」

彭天雲和賀中就是他身邊兩名保鑣的名字，石蓮花是個百萬鉅富，身邊當然少不了兩個能保護自己的技擊高手。

但他一連叫了幾次，都沒有人回答。

倒是那個趙六婆子忽然氣急敗壞的走過來，喘息着道：「彭天雲和賀中被人暗殺啦！」

石蓮花眉頭一皺，跟隨着趙六婆子去看個究竟。

但當他們才走過一條長廊，忽然就碰見兩個灰衣漢子。

他們正是彭天雲和賀中。

石蓮花一楞，對趙六婆子道：「妳在弄甚麼鬼？他們不是在這裏嗎？」

趙六婆子也是一陣發呆。

過了半晌，她才說：「剛才有個穿黑衣的小子告訴我，說彭天雲和賀中已給人暗殺……」

彭天雲立刻啐了一口，道：「誰在胡說八道？俺剛才和賀中到外面看見一個人鬼鬼祟祟的，似乎是個小偷，於是直追出去，直到現在才回來。」

石蓮花道：「你們追着那人沒有？」

賀中搖搖頭，道：「那傢伙似乎很熟悉附近的地形，他左兜圈右繞彎子的，終於給他逃脫。」

石蓮花沉吟半晌，忽然道：「莫非這是調虎離山之計？」

說到這裏，忽然一拍大腿，失聲道：「糟糕！寶蝶——」

趙六婆子臉色變得有如土色，道：「有人要動她的主意？石公子，可不……不要嚇我……」

石蓮花根本就沒有聽見她說甚麼，和彭天雲、賀中飛奔回去。

但他們已看不見寶蝶，寶蝶已失踪。

他們所能看見的，又是一張紙條。

這張紙條上寫的是：「刦美者，碧血帮主唐烈武也！」

石蓮花呆住了。

「唐烈武！誰是唐烈武？怎麼以前從來都沒有聽過這人的名字？」

彭天雲和賀中也是面面相覷。

「難道是唐家的後人？」賀中說。

「準有八分。」彭天雲說。

石蓮花沉着臉，道：「這件事實在非同小可。」

賀中道：「是否須要向老將軍稟告一聲？」

石蓮花嘆了口氣，道：「這件事本來不該向老將軍說的，但倘若不說，將來事情鬧大了才給他知道，更是不妙。」

彭天雲道：「公子說的很對，現在若把事情隱瞞，將來一旦發生了甚麼事，我們的罪名更大。」

石蓮花沉吟半晌，忽然道：「我們現在就去見老將軍。」

（三）

在一列桃木酒櫃的旁邊，有一座來自比利時的自鳴鐘，那是德意志一個律師特自送給老將軍的禮物。

自鳴鐘顯示的時間，是十一點三十五分。

已夜深了，平時這個時候，老將軍已在床上休息。

但這一天晚上，他還沒有睡。

他坐在將軍府的會客廳裏，撫弄着一把鑲着十二顆寶石的彎刀。

刀很鋒利，無論是誰擁有這種刀，都是一件帶着幾分危險的事。

老將軍並不是一個眞正的將軍，但他的威風却比眞正的將軍毫不遜色。

在黑社會裏，有誰沒有有聽過老將軍的名號？

强如碧血帮，也曾三番四次給老將軍重創，甚至幾乎一蹶不振。

但老將軍並不滿足。

只要有碧血帮存在的一天，他就絕對不能高枕無憂。

× × ×

刀鋒利，終於割破了老將軍的一個小指頭。

血如注。

老將軍看着鮮血從指頭上汩汩流下，臉上却還是木無表情。

他不怕流血，這一點小小的傷口，又算得是甚麼？

就在這時候，跟隨着他已三十年的褟義從外面走了進來，說石公子已來到了將軍府。

（四）

鮮血一滴一滴的從老將軍指頭上落下，把他脚下的白熊地毯染得一片猩紅。

石蓮花吃了一驚。

「老將軍，你的手……」

「我沒事，」老將軍淡淡道：「我現在只想聽聽你的說話，至於我的事，你不必管。」

石蓮花垂下了頭，忙道：「是是，是是……」

× × ×

石蓮花的報告並不冗長。

他三幾句說話就已把羣香院裏發生的事情講得清清楚楚。

老將軍皺起了眉，坐在一張沙發上沉思良久，忽然道：「任十一足智多謀，碧血帮裏最可怕的人就是他，這件事顯然是他一手策劃出來的。」

石蓮花道：「寶蝶是個和我們組織完全沒有相干的人，他們爲甚麼要動她？」

老將軍瞧了他一眼，忽然嘆道：「他們的目的，是要打擊你，要脅你。」

石蓮花咬了咬牙道：「我絕不會放過碧血帮那一夥兎崽子。」

老將軍淡淡一笑，道：「其實這件事情你也別看得太緊張，憑你現在的身份，寶蝶這種女人根本就不適合你。」

「她還是個處子。」石蓮花額上青筋凸起：「她可不是個低三下四的妓女。」

「你相信趙六婆子的說話？」

石蓮花道：「我相信的不是趙六婆子，而是寶蝶的說話。」

老將軍又輕輕嘆了口氣。

過了半晌，老將軍又緩緩說道：「我早就對你說過，彭天雲和賀中這兩個根本就是廢物，如此保鑣，遲早會笑甩掉別人的大牙。」

石蓮花聳聳肩，道：「幸好我也不是眞的要靠他們來保護自己。」

老將軍搖搖頭，道：「現在的情況已不比從前，碧血帮顯然是要對我們作全面反擊，像他們這種膿包，根本就不能担當重要的任務。」

石蓮花道：「這一點不成問題，我大可以花一萬八千，另聘高手助陣。」

老將軍點點頭，道：「錢總是要花的，花得去，賺得回來，絕對不愁虧本。」

石蓮花道：「我明天就派人去湖南金城。」

老將軍目光一亮，道：「你要聘請金城三霸？」

石蓮花道：「正有此意，未知這三人是否可以担當重任？」

「當然可以，」老將軍點頭不迭，道：「我早就想把他們三人拉攏過來，但却爲了白帽快斧黨而遲疑不決。」

「白帽快斧黨？」石蓮花楞了一楞，道：「難道金城三霸和白帽快斧黨有甚麼糾葛？」

「正是，」老將軍一皺眉，道：「早在十年前，他們就已是死敵，以前金城三霸並不叫金城三霸，而是叫金城五絕。」

「金城五絕？」

「不錯，他們本是五個結拜兄弟，但却在十年前爲了爭奪一個寶藏，結果和白帽快斧黨火併，金城五絕兩死一傷，傷者不見了一條右臂。」

「他就是金錢三霸的老大邱獨手？」

「不錯。」

石蓮花道：「倘若如此，恐怕出價再高，他們也不會爲我們的組織效力。」

「那倒不然。」老將軍緩緩道：「正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石蓮花又是一怔，道：「何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我不懂。」

老將軍的眼睛裏忽然發出了憤怒之色：「白帽快斧黨已出賣了我們！」

石蓮花一呆，顯然還是不太相信。

老將軍冷冷一笑，道：「我派了十幾個好手去追殺任十一，其中有四個就是白帽快斧黨的金斧四絕。」

石蓮花道：「他們沒有完成任務？」

「豈只沒有完成任務？」老將軍道：「他們還殺了我們的人！」

石蓮花臉色一變，額上已冒出冷汗。

截殺三霸

（一）

石蓮花雖然是兩間銀行的董事長，但他的底細却並不如他的外表光采。

他能够成爲這兩間銀行的董事長，完全是因爲老將軍暗中支持，利用巧取豪奪的手法，把這兩間銀行的大老闆一脚踢開，石蓮花才能成爲兩間大銀行的董事長。

當然，銀行裏的股東，都是很不服氣的。

但有老將軍在撐腰，誰都不敢去動石蓮花分毫。

石蓮花本身也是個富家子弟，現在，他不但有財，而且還很有勢。

他是老將軍組織裏的第三把交椅人物，又豈會沒有勢力？

無論誰跟石蓮花過不去，就無異是和老將軍作對，這不啻是捋虎鬚、拔虎牙。

但現在，捋虎鬚、拔虎牙的人已出現，他就是碧血帮的帮主唐烈武。

（二）

客廳裏的氣氛，沉寂得令人可怕。

石蓮花額上的冷汗越來越多。

老將軍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你何必內疚，雖然白帽快斧黨是你全力推薦的，但他們出賣了我，根本和你完全沒有半點關係。」

石蓮花鬆了口氣，道：「老將軍精明，我却未免是太糊塗了一點。」

「沒關係，」老將軍淡淡道：「世間上沒有永遠不做錯事的人，也沒有任何人的眼光永遠都是那麼準確。」

石蓮花臉上已露出了感激之色。

老將軍忽然緩緩的站了起來，凝注着石蓮花道：「雖然這一次證明你是看錯了白帽快斧黨，而且還令到我們受到損失，但這並不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在我們的組織中，白帽快斧黨並沒有佔着很重要的地位，他們可以背叛組織，我們也自然可以給他一個重重的教訓，叫他們以後永遠都忘不了。」

石蓮花沉吟着，道：「金城三霸既然與白帽快斧黨有深仇大恨，正好利用他們去對付這幾個叛徒。」

老將軍點點頭。

「這正是最好的辦法，事不宜遲，這件事你馬上就去進行。」

石蓮花又沉吟着，忽然道：「錢九爺那裏，也要叫他當心一點。」

老將軍搖搖頭，道：「不必了。」

石蓮花臉色微微一變。

老將軍嘆道：「我們的江山，最少有四分之一是他打出來的，但他現在已不再和我們同甘共苦。」

石蓮花深深的吸了口氣，道：「他怎樣了？」

老將軍又坐在那張沙發上，仰望着頭頂上的一盞吊燈。

過了很久，他才慢慢的說：「錢紅虎在狩獵的時候，給一頭猛獸連皮帶骨吞掉了。」

石蓮花臉上一片茫然。

他沒有再問，他已明白老將軍的說話了。

他正待離去，老將軍忽然又道：「寶蝶雖然很迷人，但畢竟是個婊子，這種女人棄不足惜。」

石蓮花的臉已扭曲，倘若說這些話的人不是老將軍，他最少應該上前把他摑十八記耳光，然後再把他的舌頭割了下來。

但老將軍的說話，他不能反駁。

最少，他現在不能反駁。

（三）

每一個大都市都有旅館，而且絕不只有一兩間旅館。這裏的旅館，恐怕比米舖還要多一點。

夜已深，連南來旅館的管事也已在櫃枱上打瞌睡。

南來旅館並不華麗，也不太乾淨。

這裏的房子雖然也很寬敞，但床褥都已殘舊，而且還帶着幾分酸味。

但這裏的住客絕不會苛求，也不會向管事提出抗議，因爲他們都知道自己付出的房錢，最少比隔條街道上的悅賓旅館便宜兩三倍。

在這種古老得發霉的旅館，房子內當然不會有厠所和浴室的設備。

住客若要解決內急或者是要洗澡，都必須到旅館後面的大衆浴室和公厠。

整座南來旅館，唯一有浴室和厠所設備的房子，就只有第三十七號房間。

但這一間房子，平時根本就沒有租出過，誰都不知道這房子和別的房子大有分別。

× × ×

第三十七號房子，是一間很特別的房子。

當房門打開之後，裏面的陳設看來和別的屋子並無兩樣。

但房中却還另有門。

這一道門之後，又是另一間房子。

但這間房子和外面的房子，簡直就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四）

房中還有房！

這間房子不但很乾淨，而且修飾富麗堂煌，就算是第一流大旅館的房子，也未能望其背項。

這裏有浴室和厠所的設備。

浴室裏的浴池，是用名貴的大理石砌成的，而且很寬敞，幾乎可以讓兩個人在裏面游泳。

但現在浴池裏沒有水。

無論是冷水熱水都沒有。

這裏只有人，一個很年輕女孩。

她就是寶蝶。

× × ×

寶蝶被刼到這座旅店，就像是一場噩夢。

噩夢還沒有完結，噩夢正在開始。

雖然這間房子和浴室都很華麗，但對寶蝶來說，却不啻是個監獄。

她沒有被縛着，但在這裏，她已失去了一切的自由。

她曾試圖呼喊求救，但她一開口，立刻就給一個黑衣人亂打耳光。

她不知道他是誰。

她只知道這個黑衣人雖然很年輕，但却像是一條驃悍暴戾的野獸。

他打耳光是絕不留情的，他甚至曾踢她的小腹。

但寶蝶還是不肯屈服。

只要有機會，她還是要再反抗的。

但她沒有機會，連半點機會都沒有。

× × ×

這個黑衣人當然就是唐烈武。

唐烈武一直都沒有離開這間房子。

當寶蝶還想再衝出這裏的時候，唐烈武忽然走到她面前，指着她的鼻子說道：「妳再弄花樣，我馬上派十二個男人來强姦妳！」

這句說話倒嚇怕了她。

她眞的不敢再動，只是伏在浴池一隅在啜泣。

她哭泣了幾分鐘，唐烈武又咆哮起來，厲聲道：「別讓我再聽見哭聲，否則我現在立刻就强姦了妳！」

寶蝶又是嚇了一跳，果然連哭都不敢了。

哭聲方止，任翔天來了。

他走進來之後，就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寶蝶。

「不錯，眞不錯！」任翔天喃喃道：「難怪連石董事長這種花花公子也給她迷住。」

唐烈武皺了皺眉，沒有說甚麼。

任翔天淡淡一笑，對唐烈武道：「咱們把石蓮花的心肝寶貝擄刼回來，對他的打擊可不小。」

唐烈武冷冷道：「這還不够。」

任翔天道：「當然不够，這只不過是我們整個計劃的一小部份而已。」

唐烈武聽着。

「石蓮花是老將軍組織中第三把交椅人物，」任翔天踱着圈子，沉吟道：「只要他亂了方寸，我們就會有機可乘。」

唐烈武道：「牽一髮動全身，這道理我也明白。」

任翔天冷冷一笑，道：「現在老將軍大概已知道白帽快斧黨已背叛了他。」

唐烈武道：「這個當然。」

任翔天道：「老將軍的性格，一向視叛逆爲最大的敵人，白帽快斧黨出賣了他，他一定要把金斧四絕殺掉才能洩忿。」

唐烈武道：「老將軍爪牙不少，要對付金斧四絕，不愁無人動手。」

任翔天道：「但他未必會在這個時候，動用自己的眞正主力，來對付金斧四絕的。」

「哦！」唐烈武一怔，「你認爲他還有顧慮？」

「當然有顧慮，」任翔天緩緩道：「倘若動用主力部隊，萬一白帽快斧黨拚個兩敗俱傷，對他來說是極其不利的。」

「你認爲他會按兵不動。」

任翔天搖搖頭，「不！到了這個時候，已不容許他按兵不動。」

唐烈武想了想，道：「所以你算來算去，還是算定老將軍一定會另增援手，來對付咱們碧血帮。」

任翔天道：「事實正是如此。」

唐烈武目光一亮。

任翔天冷冷一笑，接道：「剛才我們的兄弟探聽到一個消息。」

唐烈武道：「甚麼消息。」

任翔天道：「老將軍欲拉攏金城三霸，作爲對付白帽快斧黨的本錢。」

唐烈武道：「白帽快斧黨現在已成爲了咱們碧血帮的附屬帮會，咱們絕對不能讓金斧四絕吃虧。」

任翔天道：「不錯，而且金城三霸以前曾與白帽快斧黨結下仇怨，這一次金城三霸也絕不會放過報仇的機會。」

唐烈武冷冷一笑：「金城三霸雖然在湖南一帶很有點名氣，但我們大可以『捷足先殺』，把這三個混蛋宰掉，挫一挫老將軍的銳氣。」

任翔天搖搖頭，道：「我們不必趕得這麼急，而且石蓮花的手下已派出，我們就算馬上動身也未必趕得上。」

唐烈武沉吟着：「依你之見，又該怎樣？」

任翔天冷冷一笑，道：「假如我的推測不錯，金城三霸將會在七天之內，乘搭火車來到這裏。」

唐烈武道：「那又如何？」

任翔天忽然燃着一根雪茄，道：「我們攻其不備，就在火車站把他們幹掉。」

「好！」唐烈武撫掌道：「老將軍的每一着棋子，都在我們計算之中，這一戰我要他腦肝塗地。」

任翔天盯着他瞧了半天，忽然發覺他，似乎已變了另一個人。

和在老石鎭時候的「瘋豹子」相比，他眞的似乎已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雖然他的表面還是那麼粗獷，但心思却是越來越細密。

這種人當然不瘋，而且還是一種很可怕的人。

任翔天啜着雪茄，臉上忽然變得木無表情。

× × ×

黎明。

任翔天和唐烈武都已飢餓。

他們去吃早點，唐烈武派遣雷鵬、上官旺兩名打手負責看守寶蝶。

清晨六點五十三分，任翔天和唐烈武來到了清香館。

毒手之蛇

（一）

青香館是一間已經超過四十年歷史的店鋪，這四十年來除了老闆、掌櫃和厨房裏的師傅都已人面全非之外，唯一改變過的就是門外的那塊招牌。

招牌上的字沒有變，變的是它的木質。以前那一塊招牌，是用杉木彫造的，但經過二十五年的風吹雨打，這塊招牌終於給一場暴風雨吹走，連影子都不看見。

於是，另一塊新的招牌很快就被裝上，而這塊招牌用的質料是桃木。

桃木當然比杉木堅固耐用。

除此之外，這間古老的店鋪可說是四十年如一日，一切都沒有改變過。

× × ×

任翔天從十七歲開始，就已喜歡吃這裏的太湖脆蟮麵。

太湖脆蟮麵用的蟮魚，是來自太湖中的清水蟮，這種蟮雖然體形細小，但肉香而嫩，且無泥土氣味，有人稱之爲蟮中極品。雖然時候還很早，但清香館已開始供應這種風味絕佳的太湖脆蟮麵。

唐烈武也要了一碗。

清香館的師傅，對煮麵的功夫很有一手，和老石鎭粱麻子、胡老頭煮出來的麵相比，簡直是判若雲泥。

唐烈武胃納頗佳，一碗當然不够。

他再來一碗。

任翔天却連一碗也幾乎吃不下去。

誰知道唐烈武還要第三碗。

「很好，這種麵比我以前吃過的都强得多。」

任翔天道：「只要帮主喜歡，無論你想吃甚麽都行。」

唐烈武剛挾起一塊蟮背，忽然又放回碗內，道：「我要吃老將軍的心臟。」

任翔天沒有回答，因爲清香館門外已有人插嘴，淡淡的說道——

「唐帮主果然胃口不錯，只可惜嘴巴還不够大。」

另一把沙啞的聲音接着响起，緩緩道：「只有豬油蒙了心肝的人，才會想吃老將軍的心肝。」

唐烈武和任翔天互望一眼，清香館裏忽然又出現了一個衣白如雪，但却臉黑如炭的漢子。

（二）

唐烈武的第三碗麵還有一半。

這半碗麵看來他已很難安安靜靜的把它吃完。

但這白衣漢子却揚了揚手，微笑道：「吃呀，這是你最後一碗麵，不吃乾淨它豈不可惜？」

任翔天冷冷道：「你就是老將軍十四個義子中，人稱黑君子的蔡缺德？」

白衣漢子臉色一變，冷冷道：「不是蔡缺德，是蔡德。」

任翔天冷冷一笑：「你若不是缺德之人，別人又怎會在你的名字上添上一個缺字。」

蔡德也在冷笑。

「碧血帮早已給咱們打得落在流水，連杜四爺也已完蛋，想不到還有個傻小子，以爲鴻鵠將至，來幹這個撈什子的碧血帮帮主。」

唐烈武瞳孔暴縮，突然把剩下來的半碗麵向他身上潑去。

蔡德急閃，向左移三尺。

但唐烈武緊接而來的，却是連碗都脫手飛出，疾擊蔡德的面門。

蔡德連看都沒看清楚，臉上就已給碗子擊中，登時滿面鮮血，神態狼狽已極。

但他絕不服氣。

一聲怒喝，蔡德人如瘋虎般向唐烈武撲了過來。

他這一撲之勢極爲兇猛，而且右手還亮出了一把明幌幌的尖刀。

唐烈武微微一笑，一腿橫掃蔡德右足踝。

只聽「得」的一聲，蔡德的右足踝已給唐烈武一腿掃個正着。

蔡德連站都站不穩，身子踉蹌後退。

唐烈武輕輕一躍，凌空而下再攻擊蔡德。

蔡德的手中雖然有刀，但他脚步未穩，手中的刀根本就別無還擊之力。

任翔天嘆了口氣。

「想不到蔡缺德居然這麽草包，實在令人失望。」

他的說話還沒有完，蔡德的人已直挺挺的躺在那裏，彷彿連動都不能再動。

「打得好！」剛才那把啞吵的嗓子又响起，清香館裏又出現了一個臉上表情很嚴肅的中年人。

（三）

雖然陽光已漸漸昇起，但清香館還是那麽深沉。

這個中年人臉上的神色也很深沉。

他的年紀看來和任翔天差不多，上唇留着兩撇小髫子，一雙眼睛却深深的陷了下去，襯托着一隻鷹鼻子，令人看來有點詭異可怕的感覺。

世間上每個人的臉孔都不相同。

有些人的臉孔看來很和善，有些人的臉孔看來很滑稽，也有不少人的臉孔，是屬於平平凡凡，毫無特徵的。

但這中年人的臉孔却令人有一種可怕的感覺，彷彿是一條毒蛇的化身，隨時都可以把別人一口咬死。

他認識任翔天，任翔天也認識他。

他就是老將軍組織裏的第二把交椅人物，他的綽號，就叫「毒蛇」。

× × ×

在黑社會的圈子裏，毒蛇陶銅英的名字，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老將軍雖然有十四個義子，但却只有一個結拜兄弟。

陶銅英就是他唯一的八拜之交。

雖然陶銅英很年輕，老將軍的年紀比他幾乎大上一倍，但老將軍對這個結拜兄弟可說是極其尊敬。

在老將軍的組織裏，陶銅英是個文武雙全的人物，他既是老將軍的智囊，而且也是一個技擊高手。

陶銅英走進清香館，兩道深沉的目光像刀鋒的盯着蔡德。

蔡德終於勉强站起。

陶銅英冷冷道：「快滾出去，別在這裏丟人現眼。」

蔡德喘着氣，胸膛起伏的說道：「三爺，你老人家在這裏，蔡德再沒有本事，也要和他們奉陪到底……」

這人雖然多行不義，但骨頭倒還是挺硬的。

陶銅英又是一聲冷笑。

他忽然問了一句很奇怪的說話：「你是不是很喜歡搓痲將？」

蔡德楞住。

他不明白陶銅英這句說話的意思，所以既不敢點頭承認，也不敢搖頭否認，只是呆呆的站在哪裏。

陶銅英冷冷道：「我若要叫你去陪石董事長搓痲將，你敢不敢奉陪到底？」

蔡德吸了口氣，半晌才道：「石董事長家財百萬，屬下豈敢和他搓痲將？」

「說得對！」陶銅英冷冷道：「你若不自量，就該知道敵我形勢，强弱懸殊的時候，是絕對無法奉陪到底的。」

蔡德總算明白了陶銅英說話中的意思。他再也不敢逗留，像是一隻鬥敗了的公鷄走了出去。

（四）

陶銅英盯着他，直到他的影子完全消失，才微笑着坐在任翔天的對面。

唐烈武站在陶銅英和任翔天的中央，眼睛裏似乎要噴出火燄來。

任翔天却道：「帮主不必站着，陶兄是個很講道理的人，咱們沒有甚麽事情不能解決，大可以坐下來談談。」

陶銅英悠悠一笑，道：「還是任先生深知我心，唐帮主看來也是個明白人，咱們有甚麽事，都不妨在這張桌子上談談，倘若能化干戈爲玉帛，那可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唐烈武遲疑半晌，終於坐下。

但他第一句說話却令人有心驚肉跳的感覺。

他說：「我要把老將軍斬爲肉醬，把他的腦肝塗在將軍府內！」

陶銅英淡淡一笑。

「唐帮主的火氣倒不小。」

唐烈武道：「你有甚麽說話儘管說，別繞圈子！」

陶銅英默然半晌，忽道：「我們大可以聯手，把老將軍殺掉！」

他這句說話壓得很低，幾乎連唐烈武都聽不清楚。

任翔天臉上的表情却還是和剛才一樣，沒有半點反應。

但他總算知道了陶銅英的意思。

陶銅英乾笑着，道：「我知道兩位一定會對陶某這句說話感到懷疑。」

任翔天道：「的確令人難也置信。」

陶銅英道：「這是時勢所逼，陶某無法不走這一着棋。」

任翔天道：「老將軍待你不薄，而且很信任你。」

陶銅英冷笑：「他若眞的信任我，就不會對石蓮花大力提携。」

任翔目光一閃，忽然微笑道：「想不到你居然會吃這個醋。」

陶銅英冷冷道：「石蓮花只不過是無名小卒，除了祖傳下來滿身銅臭之外，有甚麽眞實的本事。」

任翔天悠悠一笑，道：「但他現在的地位僅在你之下，難免你會感到不安。」

陶銅英道：「老將軍眞正最信任的人，並不是陶某，而是石蓮花？」

任翔天冷冷道：「所以你要除掉石蓮花？」

陶銅英的眼睛直盯着他，道：「石蓮花只不過是個花花公子，要對付他可說是易如反掌。」

任翔天道：「但你已料到，一旦除去石蓮花，老將軍絕不會放過你。」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陶銅英沉聲道：「所以，我絕不會先動石蓮花。」

「擒賊先擒王，你的主意倒不錯，」任翔天眸子裏閃出了一種奇特的光芒，道：「與其動石蓮花，不如索性把老將軍幹掉，那時候老將軍的江山，就變成是陶兄的了。」

陶銅英道：「易地而處，恐怕任先生也會採取同一的方法。」

任翔天忽然沉下了臉，道：「請尊駕切莫把在下與你混爲一談，你是陶銅英，我是任翔天，你幹你的，我幹我的，咱們本來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

陶銅英瞳孔收縮，半晌才道：「這種事不値得談論，我們現在要談論的，是怎樣把老將軍幹掉。」

任翔天道：「依你之見又該如何？」

陶銅英沉吟着，良久才低聲道：「老將軍本身並不足懼，雖然他的功夫極厲害，但畢竟年紀已有一大把，憑我們兩人的力量，已足可把他除去有餘。」

任翔天點點頭，道：「這一點在下絕對同意。」

陶銅英目光閃動，道：「殺老將軍並不難，但要在老將軍死亡之後還能活着，可不容易。」

任翔天一怔，道：「難道他死了之後，還會找我們算帳不成？」

唐烈武聽得一陣茫然。

死人當然是不會找活人算帳的，除非這個世間上眞的有鬼。

但唐烈武並不相信世間上會有鬼。

任翔天當然也不相信神鬼這種事。

但陶銅英的回答却是：「我陶某忌憚者，正是鬼。」

黑頭子的護身符

（一）

鬼！陶銅英居然相信世間上有鬼找人報仇這種事？

不，絕不！他指的並不是死人變成的厲鬼，而是活人而被稱爲鬼的那一種鬼。

「你有沒有聽過鬼僧這個神秘的和尚啊？」

「鬼僧？」

「不錯，就是鬼僧。」

任天翔吸了口氣，忽然發覺自己的心跳居然快了一倍。

陶銅英緩緩道：「在二十年前，黑社會裏出現了一個叫鬼僧的神秘殺手，他很驕傲，除了黑帮的龍頭老大之外，對其餘的人總是不瞅不睬。」

任翔天道：「無論是任何一個帮會的老大，只要他和鬼僧有合約，一旦被人殺害之後，鬼僧就會替他報仇。」

陶銅英道：「這二十年來，他總共簽發了五張合約。」

任翔天道：「與鬼僧簽了合約的五個黑社會頭子，其中有四個已經逝去。」

陶銅英道：「而且其中有三個都是給謀殺而死的。」

任翔天道：「這三個黑社會的頭子，本來都是神通廣大的人物。」

「神通廣大又怎樣，結果還是要死於非命。」陶銅英嘆了口氣，道：「幸好他們都和鬼僧簽了合約，而鬼僧也能履行諾言，爲他們一一報仇。」

任翔天道：「老將軍和鬼僧也有合約麽？」

陶銅英點點頭道：「據我所知，鬼僧仍然活着，但却過着隱休般的生活。」

任翔天道：「他可是老將軍的護身符了。」

陶銅英冷冷道：「殺老將軍並不難，難處就是在鬼僧的身上。」

任翔天承認這一點，他說：「鬼僧實在是一個很可怕的人物。」

一直坐在中央未發一言的唐烈武突然咬牙道：「我不怕，你們不敢去宰掉老將軍，讓我動手！」

任翔天按住了他的肩膊，沉聲道：「小不忍則亂大謀，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你若輕舉妄動，一旦連碧血帮都毁在我們的手裏，我們又怎對得起杜四爺？又怎對得起你的父母和小唐？」

唐烈武吸了口氣，指尖在發抖。

陶銅英望了他一眼，慢慢的說道：「這位唐幫主，倒是一條好漢子，但這件事我們的確不能輕舉妄動，須知鬼僧報復的手段，極其毒辣，凡是和謀殺案有關連的人，都逃不過他的毒手。」

任翔天道：「所以你準備先除去後患之後，才向老將軍動手？」

「陶某正有此意，」陶銅英緩緩道：「只要把鬼僧殺掉，老將軍的命，大可予取予携。」

任翔天似是考慮了很久，才道：「你有這份把握？」

陶銅英道：「陶某向來穩重，沒有把握的事，絕不肯幹。」

任翔天忽然凝視着唐烈武，半晌才道：「幫主意下如何？」

唐烈武立刻道：「只要能打擊老將軍，甚麼事都不妨幹了再說！」

陶銅英深沉的臉上露出了笑容，道：「咱們是一言爲定，我們以後再度聯絡，再見！」

「再見」兩字還沒說完，他的人已離座而去。

自始至終，他們說話的聲音都是那麼低沉，絕對不愁被別人聽見，而且在他們的四週，根本就沒有任何人敢接近。

陶銅英離去後，唐烈武問任翔天：「你認爲他的說話是否可靠？」

任翔天的眼睛瞇成了一綫，道：「你的看法又怎樣？」

唐烈武道：「我看這人不大可靠，他說要背叛老將軍，恐怕只是一個佈局。」

「不！」任翔天搖搖頭：「我的看法，倒是認爲他確有背叛老將軍之意。」

唐烈武一怔。

「你是從那一點看出來的？」

任翔天緩緩道：「不是看出來，而是查出來的。」

唐烈武道：「何以見得？」

任翔天道：「我們碧血幫一直都在刺探老將軍組織裏的事，根據消息報告，老將軍和陶銅英確然是貌合神離，有互不咬弦的跡象。」

唐烈武道：「如此說來，陶銅英背叛老將軍，甚至要殺老將軍而取代其位，並非奇事。」

任翔天道：「但他是出了名的毒蛇，知道憑自己的力量，就算能殺掉老將軍，也必將付出極慘重的代價，所以他不惜拉攏本幫，協助他進行這項叛變的陰謀。」

唐烈武道：「這人好毒。」

任翔天道：「他若不毒，就不會被人稱爲毒蛇。」

唐烈武道：「任先生之見，認爲我們是否可以跟他合作？」

任翔天道：「他是在利用我們。」

唐烈武道：「他能利用我們，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利用他。」

「不錯，」任翔天微微一笑：「咱們都是心中有數，在老將軍和鬼僧沒有倒下去之前，大家都不妨互相利用一下……」

這時候，清香館又漸漸回復了原狀，生意也越來越旺盛。」

在八點十五分的時候，唐烈武和任翔天離開了清香館，回到南來旅館。

（二）

第三十七號的房門緊緊關閉着。

唐烈武忽然聽見裏面有點不尋常的聲響。

任翔天也聽見了。

兩個人的臉色都是一變。

唐烈武有鑰匙，他把房門打開。

穿過第一個房間，裏面的聲音更清楚。那是一陣很凌亂的聲音，似乎是裏面有人正在打架。

但那又不是打架的聲音。

唐烈武一凜。

他聽見了寶蝶的哭聲，但哭聲却又並不響亮。

兩人互望一眼，目中都已露出狐疑之色。

唐烈武忍不住道：「雷鵬和上官旺在攪甚麼鬼？」

他說着這句話的時候，任翔天已一脚向第二道房門上踢去。

砰！

這一脚的力量實在非同小可，這道堅固的木門居然一下子就被踢開。

房門被踢開之後，唐烈武的臉色立刻變了。

雷鵬和上官旺也是嚇的面如土色。

寶蝶已不在浴池裏，而是給這兩個彪形大漢抬到大床之上。

寶蝶的旗袍已給扯開，露出了雪白的胴體，但嘴巴却給人用一塊毛巾塞着。

雷鵬臉上露出苦笑，匆匆整理好自己的衣衫。

唐烈武的眼睛睜得比平時最少大三倍，他忽然把雷鵬揪了過來。

「你把她姦了。」

「沒有，」雷鵬嚇了一跳，頻頻搖頭：「我還沒有把她怎樣？」

唐烈武「呸」的一聲，厲聲罵道：「你究竟是個人還是個畜牲，這種事居然也敢幹出來。」

雷鵬雖然已三魂去二，七魄去五，但仍然說：「她只不過是個婊子，又不是甚麼黃花閨女……」

他的說話還沒有完，小腹上就已給唐烈武狠狠的踢了幾脚。

雷鵬還想說話，但唐烈武又再在他的臉上重重打了一拳。

這一拳可不輕。

雷鵬雖然身材健碩，但也禁受不起。

上官旺嚇了一跳，忙道：「唐幫主，這件事可與我無關。」

話猶未了，唐烈武已揑住了他的頸子了。

「你算是個甚麼東西？」竟然敢在我的面前强姦女人。」

「我沒有……我沒有……」上官旺牙關打顫，身子不停的在發抖。

任翔天嘆了口氣，對唐烈武道：「饒他們一次罷！」

唐烈武氣忿忿的把上官旺一拳推開，冷冷道：「你們兩個都不是東西，比豬狗還更不如。」

任翔天瞪着上官旺和雷鵬，道：「你們實在太不像話，難怪幫主大動肝火。」

雷鵬勉强爬起，道：「幫主饒命，屬下知錯了。」

唐烈武冷冷道：「滾出去，別再讓我看見你們兩張豬狗般的臉孔。」

雷鵬、上官旺連跑帶跌，匆匆離開了第三十七號房子。

唐烈武把寶蝶 中的白布拉出，道：「都是他們不好，我已把他們懲罰，妳別生氣。」

寶蝶盯着他，臉上充滿着不相信的神色。

「你怎會對我這麼好，我不相信，你們都是壞蛋……」

唐烈武一怔。

但回心一想，自己初時的確對寶蝶並不好。

不但不好，簡直是粗暴到了極點。

寶蝶咬了咬牙，又道：「我有甚麼地方得罪你們，你要這樣折磨我？」

唐烈武一楞，心中又是一動。

他忽然喃喃自語，道：「咱們和老將軍仇恨，原本確與妳沒有半點關係。」

寶蝶冷冷一笑，道：「你現在最好馬上釋放我，否則石公子遲早把會你們——」

說到這裏，唐烈武忽然一記耳光摑在她的臉龐上。

「混帳，石蓮花只不過是是條小狗，妳以後再也別提起他。」

寶蝶的嘴唇已被打出鮮血，但她仍然挺着胸膛，大聲道：「你是個懦夫，只會欺負女人。」

唐烈武喉嚨裏發出一陣低沉的吼聲。

也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這一吼陣聲是甚麼意思。

他忽然又長長的吸了一氣，道：「好，我放妳回去，但妳休想和石蓮花長相厮守。」

寶蝶眼睛裏露出了恐懼之色：「你……你要把石公子怎樣？」

唐烈武獰笑：「妳儘管放心，我絕不會把他五馬分屍，但刺他十刀八刀，倒是在所難免？」

他一面說，一面把綁着寶蝶的繩索解開。

「滾，妳這個婊子養的婊子滾得越遠越好，妳若是聰明人，就該馬上離開這個都市？」

寶蝶狠狠盯着他，道：「你若敢傷害石公子，我變成厲鬼也絕不會放過你？」

唐烈武大笑。

這個女孩子的說話，他又怎會放在你心上。」

他把她放走，只因爲他不想別人說自己是個懦夫。

他要擊敗老將軍和石蓮花，而且不必靠綁架女人才達到這個目的。

任天翔瞧着唐烈武，臉上的表情似乎變得很深沉。

寶蝶走了。

唐烈武却盯着她的背影，似乎看的有點出神。

（未完）

龍形八卦掌

麥海雲

泰國拳腳最喜歡使用的就是膝撞和肘擊，肘就是手踭，苦練過泰國拳腳的人，確有這種威力，突然出擊，整個人飛躍過來，貼身打鬥，上邊用手踭撞擊，下邊用膝頭頂撞，對方能夠閃避的話，立刻改變主意，用脚橫掃，泰國拳最厲害的就是脚法，如果有一個拳師苦練過膝撞，肘擊，以及掃腰腿之類的絕招，連環施展，贏的成份很高，不過，泰國拳師的招式很少，只是這幾招而已，脚法却有較多的變化，高踢，低踢，橫踢，後踢，變化甚多，如果他們把各種脚法施展出來，仍是無法取勝，那就必輸，鬥不過中國的功夫，原因是中國功夫變化多端，能夠看準對方的弱點出擊。

用中國功夫跟泰國拳脚交手，相當困難，因中國功夫多數採取一攻一守的方式搏鬥，泰國拳却全部展開攻勢，並無一招守勢在內，換言之，那拳師捨命搏鬥之際，準備打中對方或踢中對方時，自己也中拳中脚，所差異的只是這一點，自己受傷的機會較少，對方要是受傷，便即倒下來，既然中國功夫缺少這種凌厲的攻勢，那就不容易打贏，但却有一可勝之道，那就是剛才說的一個辦法，由於中國功夫變招出擊的方式很多，有許多招剛剛是尅制泰國拳脚的，不妨一知。

中國功夫一向是採取以脚敵脚的，換言之，對方用橫脚掃過來，身形一閃，隨即把自己的脚踢他金鷄獨立的另一條腿，如果踢中，那就必贏，至於抵擋膝撞或肘擊的方法，就是轉身出擊，由於泰國拳脚纏着敵人連環攻勢，對方忽然失了踪，必定大吃一驚，想變招出擊已經遲了，一個轉身，便即捱打，故此，對付泰國拳脚，一定要苦練轉身招式，照情形看，當年傅振嵩拳師創的一套龍形八卦掌，最爲合用，它不但轉身，而且可以連續轉身十多次之多，那一對手掌繞着胸部和頸子之間連環打出，有如獅子滾球，十分靈活，如果這一套拳脚打得好，未必怕泰國拳脚的，假如缺少轉身出擊的功夫，一定要跟泰國拳脚的高手過招，那就要有足够的地方後退，頻頻閃避，利用靈活的步法，守候到他連續打出攻勢已疲的時候跟住反攻，反攻之法，不妨使用旋風掌，車輪掌，以及獅子大翻身之類的招式，兩隻手上下分飛，不管對方如何接應，有如一個車輪，直到兩手相交之際，然後向對方的要害衝擊，因爲車輪手滾動的時候又快又狠，只是守勢，並非採取攻勢，對方攻來，正好上釣，泰國拳的師傅，未必知道這一招的厲害，可能因此鬥輸，話雖這樣說，車輪手以及獅子大翻身之類的招式，仍要苦心練習，才可以達到目的，此外，拳頭够硬，手橋堅實如鐵，也是一個條件，否則，軟手軟脚，跟對方纏住毆打，那就等於捱打。

俠義奇情中篇

高皐·文　盧令·圖

神捕世家（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北宮琦、鐵秋霞、小鎖子三人和鐵秋寧等打鬥，鐵秋寧打敗自殺後，鐵秋霞悲痛萬分，此時小玉來找他們，說明形勢緊張，命他們馬上搬離客棧，在小玉指引下躲到黃鶴山一農舍中，此地主人郭大娘竟是個退隱的武林前輩，她敍述了一段故事，其中道出鐵仲禹、鐵仲元是她同門師弟，後來鐵氏兩兄弟對師傅心生恨意而殺師，鐵秋霞知道自己父親和伯父竟是個十惡不赦的弑師叛徒，感到既氣憤又羞愧，遂於北宮琦閉關練劍之際，留下一封遺書，希望以死諫能使她的父兄放下屠刀，回頭向善，當夜，她獨自闖進一大房屋的後院中……

終身爲鷹犬

鐵門的蟠龍腳只能攻人下盤，但鐵秋霞時飛腳斷樹，高度至少在一般常人的頭部。而且她足帶輕嘯，勁風激盪，鐵門蟠龍腳決無此等威力。

鐵秋光久走江湖，會過的高人不計其數，但像鐵秋霞如此深厚的功力，他還是第一次遇見。

「妳究竟是誰？」

「我是誰並不重要，只是想向鐵大俠父子進幾句忠耿之言。」

「好，妳說。」

「咱們都是炎黃子孫，鐵大俠總該沒有忘記吧？」

「唔……」

「咱們的錦繡河山，被滿人竊據已達二百餘年，滿人以主子自命，部份數典忘祖的漢人却甘心以奴才自居，鐵大俠你說這能叫有良知血性的人不引以爲恥！」

「住口……」

這是一聲極度威嚴的叱喝，但不是出於鐵秋光之口。

隨着話聲出現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

醉心名與利

他以行雲流水一般的身法向院中奔過來。

「爹，你都瞧見了？」鐵秋光向來人躬着身子說。

這位身材高大的老人，原來就是鐵門雙老的老大鐵仲禹，勿怪他的神態是如此威嚴的了。

他向鐵秋光擺擺手，然後長眉一挑，冷冷道：「姑娘可是天羅門的？」

鐵秋霞淡淡道：「晚輩如是天羅門的，就不會苦口婆心的浪費唇舌了！」

鐵仲禹面色一變道：「妳走吧，姑娘，老夫念妳無知，不再跟妳計較！」

鐵秋霞一嘆道：「晚輩也許無知，但最起碼還懂得什麼是民族大義，前輩忘記祖訓，貪圖榮華，殘害無數抗清志士，肆意殺戮自己的同胞，試問你如何對得起大漢民族？有何顏面見鐵氏祖宗於地下？」

鐵仲禹怒叱道：「姑娘，妳如若再說那些無君無父之言，老夫就只好留妳下來了！」

鐵秋霞幽幽道：「晚輩既敢隻身來此，就沒有將生死二字放在心上，唉，人生

自古誰無死，如若爲虎作倀，留下一個爲人不齒的名，那就生不如死了！」

鐵仲禹忽然目射殺光，回顧鐵秋光道：「此女必然是叛逆的後代，跟我將她拿下，不論死活。」

鐵秋光道：「是，孩兒遵命。」

他伸手拔下長劍，轉身向鐵秋霞踏上兩步道：「亮兵刃吧，姑娘。」

鐵秋霞搖搖頭道：「不必，你儘管出招就是。」

鐵門飛虹九變，是當代武林最快速最凌厲的劍法，縱然是名滿江湖的一流高手，能够接下飛虹九變的爲數不多。

現在鐵秋光的對手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女人，這個女人却要以一雙空拳對付鐵門的飛虹九變。

這是輕視？還是侮辱？

不管這是甚麼，在鐵秋光來說都是無法容忍的，因而他雙目威稜四射，全身都湧起了殺機。

「姑娘注意了！」

長劍飛起，有如虹影經天，森森劍氣，籠罩着對手的每一處要害。

飛虹九變果然名不虛傳，這起手一招，已經具有玄奧莫測，石破天驚之勢。

只不過這威勢絕倫的飛虹九變，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它沒有傷到鐵秋霞，甚至連她的衣角也沒有碰到。

「好身法，姑娘你原來是孤烟門的高手。」

鐵秋光見多識廣，一眼就已瞧出鐵秋霞所使身法的淵源。

鐵秋霞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只是淡淡道：「奇材異能之士，天下多如過江之鯽，鐵大俠如果認爲仗持飛虹九變就可橫行江湖，將是一件十分可怕的錯誤！」

鐵秋光冷哼一聲道：「妳呢？憑仗一點小巧的身法，就敢對本大人說教！哼……哼……」

哼聲未竭，晶芒暴起，那飛虹一般的劍勢，如同驚雷驟發。

鐵秋光知道遇到了平生未見的強敵，此時再度出招，自然要全力以赴了。

但一幌數十招，他還是無法碰到鐵秋霞的衣角，飛虹九變威震天宇，今天竟會栽在一個小女人手裏！

最使他難堪的是鐵秋霞迄未還招。

他瞧過鐵秋霞的身手，適才一拳一脚，輕描淡寫的就叫鐵門兩名弟子栽了下去，只要她依樣葫蘆再來上那麼兩下子，他縱然不致當塲落敗，也會弄得灰頭土臉，在此等態勢之下他如何還能鬥得下去？

在一旁觀戰的鐵仲禹以及隨後趕來鐵秋筠都瞧得神色大變，他們想不出武林之中會有這麼一個功力驚人的女人。

鐵門子弟對敵，從不依多爲勝，不過鐵秋光既然不是鐵秋霞的對手，再鬥下去也只有一個敗字，因此，鐵秋筠向鐵仲禹請示道：「伯伯，讓侄兒去帮大哥。」

鐵仲禹搖搖道：「不，讓我來。」

他先喝退鐵秋光，然後走向鐵秋霞身前八尺之處一站，一片凌人的霸氣已然奔放而出。

「說，妳是誰？」

冷肅森嚴，語氣迫人，鐵門領導者的聲勢果然不同凡響。

在鐵秋霞來說，她這位伯父，原就具有無上權威，雖然不能說畏之如虎，至少在她的心理上早已養成一種怯懼的意識。

此時鐵仲禹一聲喝問，她竟然連退兩步，吶吶半晌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鐵仲禹踏前兩步，冷冷一哼道：「么魔小丑居然敢到老夫的眼前朦混，妳縱然化了裝又怎能瞞過老夫的法眼，說，妳到底是誰？」

鐵秋霞在一度失態之後，終於將情緒穩定下來，她不再退讓，而且柳眉一揚，長長一嘆道：「我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大人知不知道你是誰！」

鐵仲禹面色一沉道：「跟本大人說話少耍花招，報上妳的姓名，本大人也許會酌情饒妳一命。」

鐵秋霞道：「小女子姓金，小字火雲，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說了等於沒說。」

鐵仲禹道：「不管妳是誰，摘下面具讓本大人瞧瞧。」

鐵秋霞道：「小女子容貌太醜，不敢摘下面具，方命之處請大人多多鑒諒。」

鐵仲禹道：「好，我問妳，妳爲什麼夜闖本大人的行館？莫非意圖不軌，想行刺本大人？」

鐵秋霞道：「大人誤會了，小女子只是不忍眼看着鐵門子弟違背祖訓，殘害同胞，才想進幾句忠言，以免大人落得千秋萬世的罵名而已！」

鐵仲禹大喝道：「住口……」

鐵秋霞道：「滿人主昏臣庸，政局腐敗，咱們如不尋求自救，大好河山必然會爲外人所攫奪，大人神明英武，難道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麼？」

鐵仲禹怒叱道：「好大的胆量，妳竟敢毀朝庭！」

鐵秋霞哼了一聲道：「它只是滿虜的朝庭，小女子是炎黃子孫，有什麼不敢？其實大人雖是赤肝忠胆，滿虜却只將你們當做奴才，更有寧與外人，不與家奴的傳說，難道大人就這麼甘心認命？」

鐵仲禹估不到一個婦人女子，竟敢如此大胆的肆無憚忌，忍不住暴吼一聲，盡平生之力一拳搗了出去。

鐵門流星七錘，當得是快如閃電，尤以在鐵仲禹的手中使出，數遍當代武林，能够避開他這全力一擊的爲數不多。

但無論流星七錘如何快捷，鐵秋霞仍有輕易避過的能力，因爲她習得烟雲聚散身法，流星七錘絕對傷她不到。

不過如若鐵秋霞想死，那就無話可說了。她的確想死，因爲她實在活不下去。

丈夫是民族的鬥士，父兄却數典忘祖是民族的叛賊。

她可以大義滅親，她也應該這麼做，但骨肉連心，她如何做到下去？

死，是人生的終點，最後的解脫，現勢既然無法兩全，她只好求取解脫了。

因此，她沒有避讓。

鐵仲禹功力深厚，那含怒一拳，不啻疾雷撼山，是銅澆鐵鑄也會承受不起，何況鐵秋霞只是一個血肉之軀！

噗的一聲巨响，她被擊得飛了起來。

一個美麗的肉體，可愛的生命，由於生不逢時，就這麼寃寃枉枉的斷送了。

當鐵秋霞被一拳擊飛之際，鐵仲禹父子同時神色一呆，因為他們瞧過鐵秋霞的身法，領教過她的武功，她縱然不是鐵仲禹的對手，也不可能一拳斃命。

鐵仲禹不傻，他在一呆之後立即回頭對鐵秋光道：「光兒，摘下她的面具。」

鐵秋光道：「是，爹。」

他摘下了鐵秋霞的面具，卻忍不住驚呼出聲，道：「爹，是六妹。」

鐵仲禹長長一吁道：「霞兒，伯伯對不起妳，但，妳何苦如此？」

鐵秋筠對鐵秋霞的身份，早已心生懷疑，此時發現果然是他的同胞妹子，淚水禁不住奪眶而出。

他沒有說甚麼，因為這是鐵秋霞自己要死，他不能抱怨他的伯父，只是那悲痛之情，令人不忍卒睹。

鐵仲禹忽然面色一肅道：「筠兒，帶着你妹妹回家去吧，此地你不必來了，記住，霞兒早已跳水自盡，此間發生的一切，咱們不得有半點洩漏！」

鐵秋筠答道：「是的，伯伯，侄兒知道。」

鐵仲禹道：「好，你去吧，暫時不必向京裏捎信，你爹那兒我會告訴他的。」

鐵秋筠說道：「是的，伯伯，侄兒告退。」

「別忙，四公子，小婢帮你。」

一條纖巧的人影，隨着話聲越牆而入，她是小鎖子，早已哭得像淚人兒一般。

「小婢參見大老爺。」

「妳已經離開了鐵門，不必再行此大禮。」

鐵仲禹平時馭下極嚴，但對鐵秋霞的婢女，他不得不另眼相看。

小鎖子帮着將鐵秋霞入殮之後原想將靈柩帶走的，但以北宮琦身在客中，倒不如讓鐵秋筠運走的好，不過在臨別之際，她卻作了一番說明。

「四公子，小姐是有丈夫有兒子的，你可以將靈柩運走，但小婢不得不說個明白。」

「哦，我妹子的丈夫是誰？」

「北宮琦。」

「是他？他人呢？」

「為了拯救中華民族，北宮琦正在江湖之上奔走。」

「好，我先將妹子運回老家，任何時間北宮琦都可以前來移靈。」

「多謝四公子，小婢告辭。」

× × ×

以上是小鎖子親目所見，只是她卻眼睜睜的瞧着悲劇上演，一點也奈何不得。

故主之情，使小鎖子生出顧忌之心，再說別人伯侄交談，她也無法插手。

北宮琦就不同了，他不必顧忌甚麼，愛妻被殺，此仇不能不報。

「鎖子，咱們走。」

「去那裏？相公。」

「去找鐵仲禹，替霞妹子索還這筆血債。」

「不，相公，這樣做你就違背霞姐姐的心意了。」

「為甚麼？」

「她以死諫，是為了大漢民族，也是為了保全鐵氏一門，你如若毀了鐵氏，豈不叫她泉下難安？」

「這個……」

他沒有再說甚麼，但面色鐵青，雙目發直，一口鮮血忽然噴了出來。

小鎖子大吃一驚道：「小玉姊，妳快來，相公他吐血了！」

小玉正在忙着調兵遣將，聽到小鎖子的呼喝，才匆匆奔了出來。

她約略問明情形，急忙在北宮琦的後胸連續拍下三掌，然後眉峯一皺道：「相公，不要因夫妻之情而忽略了民族大義，你應該珍惜你有用之身，怎麼可以糟蹋自己？」

北宮琦一嘆道：「玉兒責備的是，但是鼓盆之歌人所難堪，何況她死得如此窩囊！」

小玉道：「不要急嘛，後天就要開香堂了，你還怕報不成這個仇？」

北宮琦道：「可是霞妹子是希望我保全鐵氏，我眞不知道如何才好。」

小玉道：「這很簡單，如果鐵氏父子放下屠刀，咱們看在霞妹子的情份上自然放他們一馬，他們如是仍然怙惡不悛，咱們就替霞妹子報仇。」

北宮琦道：「好吧，玉兒，妳忙妳的，我要去調息一下。」

小玉道：「對，你應該好好的調息一下，鎖妹子，相公就交給妳了。」

小鎖子道：「放心吧，玉姊姊，相公，咱們走。」

× × ×

小玉的確在忙着，她調來了不少人手，對後天大開香堂的事作了一些重要的安排。

全天下洪帮的精英都集中在武漢，這是一股龐大的民間力量，也是復興大漢民族的一股主流。

雖是成功不必在我，至少他們會將大漢民族的氣節延續下去。

因此小玉不敢掉以輕心，她在不眠不休的全力安排。

× × ×

一彎新月，在浮雲中掩映。

現在是初五的晚上，珞珈山的視野並不怎樣清朗。

但潛齋別墅卻燈火通明，縱使在數里之外，也可以瞧到它的燈光。

這是一個大結合，天下洪門的重要份子齊集潛齋別墅，這也是一個空前的創舉，空前的盛會。

只不過這個空前的盛會並不平安，自從它的消息傳入江湖，明爭暗鬪的流血事件就在各地不斷的上演。

現在這個掀起滿天烽火的日子終於到了，洪門香堂正在作盛大的舉行。

清庭的鷹犬會放過他們麼？

當然不會，消滅民間力量是他們的任務，他們怎會放棄一網打盡洪門兄弟的機會？

× × ×

這是一個陰謀，也是一個極端兇狠的毒計，官方要消滅民間武力，卻不肯担負這個責任。

打前鋒的是鷄公山的强人，由鐵公鷄烏上貴率領，事後只要推說是江湖仇殺，就可以了卻這段公案。

他們也沒有輕估洪門兄弟的實力，另外還作了兩項安排。

一是將漠外雙煞，鐵仲禹，鐵秋光，以及綏靖武備署的全部殺手五十五人，易容化裝投入鷄公山强盜的行列，這是一股驚人的實力，具有無堅不摧的力量。

二是調集兩千火器營的官兵，駐守於潛齋別墅的外圍，如是陰謀得逞，火器營的官兵就悄悄撤回，否則不分敵我，全部以火槍轟殺。

這是官兵殺强盜，就算殺錯了只能算是錯殺。

× × ×

潛齋別墅後枕雄山，前臨深壑，只有一條雙車併行的木橋通往墅前的廣場，廣場的四週全是枝葉茂密的百年老樹，因而外面雖然瞧到燈光，卻瞧不到任何人物。

此時浮雲掩月，視綫較適才更為混暗，蕭蕭山風，吹起了無邊殺刦。

至少珞珈山是這樣的，陰森冷酷的殺機，使草木都發出了無助的哀鳴。

距離潛齋別墅約莫七十餘丈，是一片濃密的叢林，原有一條寬敞的道路穿林而過，一直通達別墅前那座木橋的。

現在這條通路沒有了，它不只是遭到澈底的破壞，而且毫無蛛絲馬跡可尋。

首先到達林邊的是武昌府的一名差役，他不只一次到過潛齋別墅，此時也感到無路可尋。

「稟大人，這兒的路不見了。」

他是向鐵仲禹稟報，卻換來一陣無情的叱喝。

「蠢材！那樹林的後面是不是潛齋別墅？」

「是的，大人。」

「那還不走！」

差役不敢再說甚麼，只好認準方位，向樹林一頭扎了進去。

這一路人馬自然不只鐵仲禹及差役，還有漠外雙煞，鐵秋光，以及綏靖武備署的男女殺手，共有六十餘人。

另一路是鷄公山的人馬，約莫一百出頭，由鐵公鷄烏上貴領頭。

他們雖是兵分兩路，但這兩路人馬都必須穿過這座叢林。

現在的視綫原本不佳，這一進入叢林，就更舉步艱難了。

前進約莫兩丈，帶路的差役忽然啊了一聲道：「大人，林中起了濃霧，咱們一點都瞧不見了。」

的確，濃密的叢林，茫茫的烟霧，伸手難見五指，他如何還能瞧見？

鐵仲禹心知事有蹊蹺，這陣濃霧來得十分古怪，因而大聲叱喝道：「快走，咱們儘快穿過這座叢林。」

儘快穿過叢林，以免發生意外，原則上他沒有錯，只是枝葉纏結，籐蔓叢生，他們又如何快得起來？

更糟的是前後之人無法相顧，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方位一有錯誤，就變作一隻失羣的孤雁了。

忽然，一聲驚心動魄的慘呼由鐵仲禹身側不遠之處響起，他心頭一懔，立即揚聲呼喝道：「光兒……」

他是在呼叫鐵秋光，但得不到絲毫反應，而且慘呼之聲此起彼落，他們必然遭到敵人的伏擊。

森林黑如潑墨，如同鬼域一般，而且樹幹縱橫，籐蔓處處，行動十分不易，在此等地區遇到伏兵，實在有點不易對付。

鐵仲禹停下腳步，以耳代目向四週默默的聽察，待斷定確無隱伏之人，才敢向前跨出一步。

只是他好像腳下絆到一點什麼，也許是殘枝，也許是籐蔓，在叢林中摸索而行，絆到一點甚麼，當然不足為奇。

不過，一般人在黑暗中腳下被絆，多半會身體失去平衡，一個踉蹌向前撲倒下去。

鐵仲禹冷不防腳下一絆，他自然會向前一栽，不過他的反應十分快捷，匆忙中足尖一點地面，身形已斜着竄了出去。

他的身形剛剛飛出，幾股勁風就貼着腳跟掠過，危險之處，當得是間不容髮。

鐵仲禹久走江湖，經過了不少大風大浪，想到適才的危機，他仍然抹了一把冷汗。

不過他雖是逃過了適才的一處伏弩，仍然置身在危境之中，由四週不斷傳來的哀嚎之聲，可以說明他的處境。

白刃相加，生死一搏，在這般江湖人物的眼中，可以說司空見慣，但像這等險惡的叢林，他們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伸手難見五指，到處都是死亡的陷阱，只要踏出一步，這一步就可能踏進鬼門關裏，想想看，這種處境還能不令人心胆皆寒？

而且楚歌四起，敵友難分，縱然親如父子，此時也變作敵人了。

只是他們不能在此地等死，無論如何必須硬闖出去。

硬闖可能會遇到敵人，也可能觸及叢林中的機關，這就要看各人功力的深淺與運氣了，任何一項都會為人們帶來幾分生機。

不幸的是他們果然遇到了敵人，一場無情的屠殺，立即在叢林中展開。

× × ×

打架最兇狠的是瞎子，他只要抓到敵人，就會死不放手，而且出手毒惡，全是往死裏招呼。

在叢林中的這般清庭爪牙，現在全都等於瞎子，他們首先遇到林中的機關埋伏，已是死傷累累，最後又遇到鷄公山的人馬，來了一陣兇狠的搏殺。

這一陣瞎打瞎殺，幾乎使這兩帮人馬傷亡殆盡，能夠留得命在，活着走出叢林的，一共只有三十二個。

鐵氏父子這一隊，只有漠外雙煞，鐵氏父子二人，及三名男殺手，兩名女殺手九個活人。

鷄公山的一百多名强人，只剩下二十二個，比較起來，他們的損失就更為慘烈了。

而且這般闖過死亡叢林的鷹犬，沒有一個是完整的，他們或多或少都帶着傷，有些甚至已失去戰鬪之力。

鐵秋光瞎了一隻眼，他雖然還可拚命一搏，那也不過是强弩之末罷了。

更糟的是他們剛剛闖出叢林，又同時心頭一震。

敢情叢林之外，仍然瀰漫着一片殺機

，雖是比不上叢林的恐怖，但還是死路一條。

因爲他們瞧到一批人，這批人無異是他們的勾魂使者。

領頭的是白髮蒼蒼的無雙俠女周雨桐，她身後立着一對兒媳郭剛及邵玄姑。

她的左側是北宮琦，小玉，小鎖子夫婦三人，右側是東南一帶的龍頭大哥祝亭昱，以及洪門的高手一十二人。

他們人數不多，加起來還不足二十，不過他們都是身負絕學的高手，一旦展開搏擊，必然可以擺平鐵仲禹這一羣鷹犬。

× × ×

「死」人人都怕，尤以那些養尊處優有權有勢的最爲怕死。

這般清庭鷹犬都是養尊處優有權有勢的，所以他們全都害怕。

鐵仲禹的職位最高，他也是最爲害怕的一個。

逆倫弒師，已是罪大惡極，他還貪圖富貴，替滿人作鷹犬，殺害自己的無數同胞，縱然千刀萬剮也很難洗清他的罪過。

他明白今天在刦難逃，已經抱着必死之心，只不過他希望在臨死之前有點表現，以減輕他的罪孽。

於是他雙拳一抱，向無雙俠女周雨桐道：「小弟見過師姊。」

無雙俠女周雨桐冷峻的一哼道：「你還認得我這個師姊？好，你說，咱們師門的賬如何算法？」

鐵仲禹道：「小弟知道罪孽深重，百死莫贖，不過師姊也許還不知道，咱們適才雖是遭到暗算，並未損失眞正的實力，一旦兵戎相見，還不知道鹿死誰手，師姊要將小弟置於死地，只怕很難如願。」

無雙俠女周雨桐道：「這麼說你是別有仗持了，很好，叫他們出來讓老婆子見識見識。」

鐵仲禹指着漠外雙煞道：「師姊久走江湖，對黎花兩位前輩應該有過耳聞。」

語音一落，再以傳音道：「請師姊先除去這兩名老魔，對師門之事，小弟一定還給師姊一個公道。」

無雙俠女周雨桐雖然摸不透鐵仲禹葫蘆中賣的是什麼藥，但漠外雙煞的確是兩名可怕的敵人，只要除去這一對魔頭，不怕鐵仲禹會飛上天去。

打定了主意，遂冷哼一聲道：「黎不明花不謝？巧得很，咱們這兒正有一位降妖伏魔的高人，北宮少俠，勞你的駕替江湖同道除去這兩名敗類。」

北宮琦道：「晚輩遵命。」

身形一晃，越衆而出，同時雙拳一抱道：「北宮琦請黎花兩位前輩賜教。」

漠外雙煞一生橫行江湖，從來沒有人敢對他們說個不字，適才無雙俠女竟然當衆說他們是敗類，這口氣無論如何也嚥它不住。

一聲怒吼，他們雙雙搶了出來，二話不說，一陰一陽兩股掌力已像山嶽一般向北宮琦壓了過去。

盛名之下無虛士，單看這出手一招，已具有石破天驚的威力。

北宮琦存心試試他們的斤兩，雙掌左右一分，以師門絕學「風雷哮天」迎頭還擊。

兩聲驚天動地的巨震之後，但見勁風四溢，塵土飛揚，他們老少三人同時被迫得倒退兩步。

漠外雙煞以二敵一，竟然平分秋色，這豈不是栽在北宮琦這個後生晚輩的手裏嗎？

武林中人好名重於惜命，漠外雙煞怎能甘心砸掉他們的招牌？

於是在一聲暴吼之後，他們展開了一輪亡命的搶攻，一寒一熱兩股勁力，也像附骨之蛆般的纏了上來。

沙漠白天酷熱，晚間奇冷，這雙魔頭練就的正是這兩種奪天地造化的神功。

北宮琦好像身染虐疾，而且較一般惡性虐疾還要强烈十分，他那獨步武林的師門絕學竟然有點招架不住。

一旁觀戰的小鎖子大吃一驚道：「不好，玉姊姊，相公好像有些不妙！」

小玉道：「不必担心，漠外雙煞奈何不了他的，何況他還沒使用無鋒血劍。」

這話不錯，他還沒有使用無鋒血劍，自然沒有施展馭劍之術，因爲他想瞧瞧漠外雙煞究竟擁有多大的成就，所以不想過早使出最後一擊。

漠外雙煞的修爲實在不容忽視，以北宮琦那身超羣拔俗的功力，竟有點承受不住。

他除了雙掌翻飛的盡力招架，並以烟雲聚散身法，避實就虛，乘隙反擊。

但那酷熱奇寒的力道，決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承受的，如是換了別人，只怕早就傷在這雙老魔的掌下了。

爲免夜長夢多，他不想再拖下去了，身形輕輕地一閃，已然脫出雙煞的掌力之外。

漠外雙煞橫行江湖，目無餘子，想不到以兩對一，還收拾不下一個後生晚輩，這份難堪就不必說了。

其實難堪一點倒沒有甚麼要緊，能够保住老命才算前輩子燒了高香。

他們是惡人，是煞星，惡人從不燒香，在理論上說他們應該遭到報應。

他們果然遭到了報應。

長虹經天，血肉四濺，北宮琦的無鋒血劍划過他們的脖子，帶起兩顆鮮血淋漓的六陽魁首。

這只是一招。

一招就够了，馭劍之術天下無雙，再配上一柄無鋒血劍，漠外雙煞怎能不遭報應！

北宮琦劍誅雙煞，威懾全場，尤以無鋒血劍所發出的血色紅光，更具有震撼人心之力。

他殺了兩名主要的敵人，並沒有就此罷手，目光一抬，盯着鐵仲禹道：「我的妻子呢？是你害了她？」

鐵仲禹道：「少俠的妻子是誰？」

北宮琦道：「鐵秋霞，莫非你在跟我裝瘋賣傻？」

鐵仲禹愕然道：「霞兒會是少俠的妻子？這當眞出乎老夫意料之外……」

北宮琦說道：「現在你知道了，她人呢？」

鐵仲禹嘆息一聲道：「老夫知道了，但已聚九州之鐵鑄成大錯……」

北宮琦目射煞光，冷冷道：「殺妻之仇，在下不能不報，亮兵刄吧。」

鐵仲禹淡淡道：「老夫集罪孽於一身，已不想再偷生於人世，不過老夫與烏上貴之間，還有一點未了的私人過節，請少俠等待一柱香的時間，老夫必然還你一個公道。」

烏上貴與鐵仲禹是一丘之貉，他們會有甚麼過節必須解決？莫非他心存鬼蜮，在耍甚麼花招？

北宮琦在沉吟之際，小玉却作出了主張。「讓他去了斷吧，相公，對將死之人咱們得仁慈一點。」

「好吧。」

北宮琦答允了，鐵仲禹立即抱拳說了一聲「多謝」然後身形一轉，衝着烏上貴說道：「你們一起上吧，免得老夫浪費手脚。」

烏上貴一呆道：「你是怎麼啦？鐵大人，咱們是自己人啊，那兒來的過節？」

鐵仲禹冷冷道：「好個自己人，我的兒子瞎了眼，都是你們鷄公山的傑作，鐵氏子弟的血不能白流，你就少說廢話。」

烏上貴急道：「你不能這樣，鐵大人，林中中伏，敵我難分，是他們造成的，咱們都是被害人，而且鷄公山的人死得最多，鐵大人，强敵當前，咱們要携手合作才能闖出一綫生機。」

鐵仲禹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鐵氏子弟無論怎樣不成材，也不能跟强盗合作，動手吧，老夫不想佔你的便宜。」

烏上貴面色一變道：「鐵大人，烏某可是官家請來的，你殺了我官家能放過你麼？」

鐵仲禹哈哈一陣狂笑道：「你錯了，姓烏的，官家只是利用强盗打刦，及江湖仇殺以掩人耳目，並未打算讓你們活着回去，老夫話已說明，你就認命了吧。」

烏上貴心頭一震，一股無邊怒火禁不住由心底生了出來，跟着長刀一挺，大吼一聲道：「大爺跟你拚了。」

他是一個黑道霸主，一身功力頗爲不凡，不幸的是遇到了鐵仲禹，鐵門飛虹九變他如何接得下來？

但見晶芒耀眼，冷焰砭肌，飛虹九變才使出三招，烏上貴的前胸已經開了兩條血槽。

這位黑道霸主眼看活不成了，他的手下還能不嚇得肝胆皆裂？他們想逃，但鐵仲禹焉能叫他們如願！

銀虹暴起，鮮血四飛，人影一個接着一個仆倒下去，只不過片刻之間，鷄公山的强盗已無一倖存。

鐵仲禹這一陣好殺，他功力雖高，依然難免有一種疲乏的感覺。

他略作歇息，然後撕下一塊衣襟，用手指沾血水寫道：「鷄公山强人向我等暗下毒手，請勿罪及無辜，鐵仲禹絕筆。」

寫完絕書，立即回劍自裁，一柄三尺長劍，由前胸直貫後背。

他對自己的行爲負責，以死來洗滌他的罪惡，並立下血書絕筆，爲民間志士脫掉干係。

他醉心名利，一生爲惡，收塲能够如此，總算難能可貴了。

清庭的殺手經此次澈底毀滅，昏君庸臣終於走上覆亡的道路。

（完）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俠丐何福

混沌書生

俠丐何福，眇一目，捉襟見肘，納履決踵，常乞食街頭，得錢恒沽酒，有所餘，則施諸他丐，不稍吝，故羣丐尊之，一日，何福行乞至某村，見破屋中，有老嫗少婦，相對而泣，哀慘萬狀，乃以行乞爲名，枯立以待，移時，嫗見福顏色憔悴，旋向少婦曰，可憐者此丐兒乎，余等明日死矣，狀頭有米一斗，速濟彼，使彼得數日飽也，少婦應聲入，福詢嫗曰，嫗何預知明日必死耶，嫗曰，余子業布商，三年前營業失敗，乃貸李某百金，期以一年，出外經商，希圖恢復，詎料一去不返，李某相索甚急，言三日中不如數還，則逼余媳傭於其家，豈懷好意，而明日已逾三日期，余媳**不往，則死，媳死，則余亦難延殘喘**矣，言畢大哭。

福慨然曰，見危不救，非人也，嫗今休盟短志，吾雖丐，尚有助汝等處也，言訖竟行，是夕，婦見窗外一黑影，大驚，呼姑出視，則黑影已渺，地上有銀四封，驚喜交集，知丐所爲，啣感不已，翌日，嫗將銀歸李，李見嫗銀，是昨夕家中失去者，且封包未調，遂訴諸官，誣以行竊，正庭訊問，忽一丐自外入，大聲呼曰，竊銀者吾也，與嫗無涉，乃詳述其事，衆視之，何福也，官嘉其義，而不責其竊，釋之，又以李富而不仁，將銀充爲善舉，於是何福俠丐之名，喋喋於人口矣。

神州奇俠故事

溫涼玉・文
盧令・圖

江山如畫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權力幫幫衆重重將別傳寺包圍，在劍王、火王、毒王等聯手之下，發動凌晨總攻擊，向別傳寺猛撲，冀圖一舉殲滅羣俠。梁斗與柔水神君率衆頑抗，苦戰之下，直至黎明，始將來犯之敵擊退，但丹霞已成一片焦土，而邵流淚身負重傷，將瀕死亡，他於彌留時以『無極先丹』交與柔水神君，托其轉送朱大天王，囑罷溘然長逝。衆人見丹霞已無險可據固守，便相繼撤離。最後，只剩下蕭秋水仍留在山上，他因見邵流淚尙暴屍寺中，乃挖穴爲之掩埋，豈料移屍時，邵流淚突然出手緊捏其咽喉……

石林遭伏擊　點蒼起蕭牆

紅衣佳麗

捏住蕭秋水的人就是邵流淚。

邵流淚原來沒有死。

邵流淚沒有哭，反而微笑的看着他。

蕭秋水冷冷看着他，甚至沒有鬆手。

邵流淚沒有流淚，聽說邵流淚是流淚才動殺心的。

邵流淚笑道：「你是留下來替我收屍的？」

蕭秋水道：「我不知道你沒有死。」

邵流淚眼中竟有一絲感動之色，點點頭道：「我在金佛中，看見你救人奮不顧身的事。這點我相信你。」

邵流淚想想又笑，笑似一隻狡猾的狐狸，道：「不過你也精得很，定得很。」說着又沒了笑容。

「幸虧你武功不高……奇怪我竟有些兒怕你。」邵流淚轉而冷冷地道：「你知道我一用力就可以殺了你嗎？」

蕭秋水冷冷地道：「你殺吧。」

邵流淚奇道：「你不怕死？」

蕭秋水淡淡地道：「怕得要死。」

邵流淚笑道：「那看不出來。」

蕭秋水靜靜地道：「怕還是要死。」

邵流淚道：「我可以叫你不死。」

蕭秋水冷笑道：「那是在你。」

邵流淚凝視了半天，道：「有種！」說完放開了手。

蕭秋水也鬆開扶持的手，摸了摸咽喉，道：「我不明白。」

邵流淚笑道：「你知道我爲什麼要詐死？」

蕭秋水沒有答，但這句話他正想問。

邵流淚繼續道：「因爲我眞的快要死了；而我在死前殺幾個人，」臉色一沉，切齒道：「第一個就是朱大天王！」

蕭秋水倒是聽得一驚。

邵流淚悲恨道：「十五年前武夷山上那一戰，是他從背後把我一推，撞向燕狂徒，燕狂徒爲了要應付我，才中了他一掌，但卻把我殺得重傷，順便帶上車中……

你想，我恨不恨他？你說我該不該恨朱大天王？」

蕭秋水忍不住道：「那你又把『無極先丹』送給他作甚？」

邵流淚嘿嘿笑道：「那是毒藥。」說着手掌一翻，掌心竟有五顆跟他交給柔水神君完全一樣的藥丸，邵流淚嘿嘿笑道：「這才是眞貨。」

蕭秋水失聲道：「你眞要毒死朱大天王？」

邵流淚恨恨地道：「我們爲他拚死賣命做事，他卻爲取仇敵之命奪其寶物，把我們的性命來犧牲！我苟活了一十五年，最大的願望就是殺他！」

蕭秋水道：「那末你沒有殺傷燕狂徒了？」

邵流淚恨恨地道：「燕狂徒之所以沒有殺我，也是因爲知道我恨絕朱大天王，再不會爲朱大天王做事，而我武功他也不放在眼內……所以他以一粒『剛極先丹』保住了我的虛元，留住了我底性命，」他臉色又一變道：「但我還是要殺他，他是我第二個要殺的人。」

蕭秋水又吃了一驚，他斷未料到這邵流淚爲人竟如許絕、如許狠！

邵流淚彷彿看穿蕭秋水心中所想，當下狠聲道：「我要殺他，你知道我這十五來，過的是什麼日子？做他的奴僕，而他給我服食的只是『陽極先丹』！沒有『陰極先丹』相配，你知道我忍受多大的痛苦？你知道『陽極先丹』純剛之氣發作時，我如何消解？我怎麼辦？他仍是不給我服『陰極先丹』！光點我幾處穴道來制住，你知道我要忍受多大的痛苦。」

蕭秋水看着邵流淚激動的神情，不覺茫然。

邵流淚好一會才平復道：「你知道這痛苦是怎樣的麼？」他雙手慢慢地伸出去，按着一棵大樹樹幹上。

這原本是生氣蓬勃的綠樹，邵流淚的雙掌按下去，也沒有用力，這樹就似忽然枯萎了一般，枝葉都垂落了下來。

邵流淚冷笑道：「我是爲朱大天王而苦戰燕狂徒的，然而朱大天王卻爲了要殺他，奪得寶丹和天書，即犧牲我……十五年後我又稱已得到了仙丹，他就派人來『救』了，等到我把仙丹一旦交給『柔水神君』，他們卽走之不迭……哈哈……幸虧我給的是假的仙丹，眞的可以使朱大天王羽化登仙的『仙丹』……他們這些人反不如小兄弟你，還替我掘個墳，不讓野狠惡犬來吃……」說罷不勝傷感。

蕭秋水苦笑道：「我……我以爲你眞的死了……」

忽然幾片落葉飄下，竟枯黃一片，似早已萎死多日，蕭秋水猛抬頭，只見那棵大樹已如被燒灼過一般的乾涸而死。

邵流淚看看吃驚中的蕭秋水，冷笑道：「你想一想，我每天體內就有這種極剛之氣來摧毀着身子，沒有『陰極先丹』的滋潤，『陽極先丹』雖可『促進我半甲子的功力，但也讓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體內的精力、欲望、燥熱，都要發洩，燕狂徒次次見我要瘋，要自毀，而且失去控制，他就用重手法點住我全身要穴，就讓我在那兒受盡體內的煎熬……」

邵流淚說着，目光之怨毒，使蕭秋水不寒而慄。

邵流淚又道：「後來我暗算了他，奪了五顆先丹就逃，我知道未能在那時殺得成他，他必定會找到我，又不知用什麼方法來整我了……所以我先要殺他，先除掉我所痛恨的人，所以我告訴『長江四棍』，讓朱大天王派人來找我，也激起權力幫與朱大天王實力的相鬥……」

蕭秋水忽然道：「你既已得仙丹，爲何不服『陰極先丹』以解除『陽極先丹』之熱毒？」

邵流淚苦笑搖頭：「『陰陽先丹』，必須在三日內併食，若超過這時限，分別服下去，陰寒與陽剛交雜，更爲痛苦，定會致命，我服食『陽極先丹』已十餘載，它雖折磨得我死去活來，但卻仍是它保住了我一口氣，我當然要服，要把這辛苦艱難獲得的五顆仙丹，都吞下去……哈哈哈哈……」

邵流淚愈說愈得意，但笑到一半，雙脇發痛，臉色頓時刹白，大汗涔涔而下。

「媽的……那妖女的金釵……認穴刺穴……好厲害，……」忽又長吸一口氣，臉頰登時回復些少紅潤之色，道：「你知道我爲什麼別處不走，專來丹霞。」

蕭秋水搖首茫然道：「不知道。」

邵流淚嘿嘿笑道：「丹霞是特殊地形，我據悉丹霞幽谷裏有產一種極其陰寒『草虫』，山地人又稱爲『草龍』，這不是中藥裏的『虫草』，是眞的虫，我只要得到牠們多量的如垂液而食之，就可解原先在體內的『陽極先丹』燥熱之氣，然後再服食『陰極先丹』，即可復元，哈哈哈哈哈……」

邵流淚仰天大笑：「還有兩對『無極先丹』，我再吃下去，功力可是兩、三倍於現在，這還得了？就算燕狂徒我打不過，對付朱大天王和李沉舟，我總沒有問題了吧！」

蕭秋水見此人如此瘋癲，心中眞有些悸懼，當下問道：「既然是你引大家去別傳寺，爲何又被困在金佛之中，穴道全封？是不是燕狂徒追上了你……」

邵流淚臉色一變道：「燕狂徒要是追上了我，我焉有命在？我佈下南華古刹、廣州六榕等疑筆，就是要他追錯了地方……我的穴道是自封的！」

蕭秋水搖搖頭，表示不明白。

邵流淚哈哈笑道：「你當然不會明白的，『陽極先丹』每次發作時，我都狀若癲狂，燕狂徒既不想殺我，也不顧見我死，所以每次就封我穴道……每次我穴道被封後，的確會好過一些，但久而久之，每發作，就算沒人閉我的穴道，我的要穴也會自行塞閉，來減少痛苦，而如果無人替我解開穴道，那就要等一二天，甚至三五天不等，這種痛苦，你想一想，有多……今天我的藥性又發作，因怕朱大天王及權力幫的人找上門來，所以就先藏到佛肚裏去，穴道封閉後，我本就無動彈之力，幸得你看出來，踢破佛像，再擊我『百會穴』，解了穴道之危……只不知你是怎麼看得出來，我在佛相之中。」

蕭秋水不好意思的道：「我是看到佛像有兩行淚，正是納悶，想到……你的大

名，所以就猜是你在裏邊……」

邵流淚呵呵一輪笑，似有觸及脇部傷口，眉頭一陣皺，苦笑道：「我殺人前，總會流淚，見到『柔水神君』，我就想到朱大天王之仇，看見『火王』我就想起李沉舟之仇……那時我體內戾逆之氣已納入正道，正想大殺一番，却來了個宋明珠，跟她鬥得兩敗俱傷，這婆娘……好厲害，我吃過『陽極先丹』尚且未是她之敵……所以我把心一橫，逐走宋明珠後，乾脆詐死，讓柔水神君上當，毒死朱大天王，朱大天王的人也必定會弒柔水神君報仇的，哈哈，如此才是借刀殺人，一石二鳥！」

蕭秋水忍不住道：「權力帮又跟你有什麼怨仇了？」

邵流淚沒好氣地瞪着他，道：「當然有仇，我以前是朱大天王的人，早跟他們有不共戴天之仇，後來，在攻殺燕狂徒之役……」

蕭秋水失聲道：「攻殺燕狂徒，權力帮也有參加？」

邵流淚沒好氣道：「當然，你以為燕狂徒那末好對付的呀，那天的圍殺，光憑朱大天王的七大長老，豈是他之敵手，權力帮自然也全力出動，『四大護法』經過那一役後，『九手神鷹』孫金猿被打得脇骨全碎，口噴鮮血，『翻天蛟』沈潛龍身首異處，血染武夷，現在仍活着的『東一劍』。西一劍』兩人，也不敢再涉足江湖，你可想而知，當日武夷一戰的慘烈……」

蕭秋水眞是呆住了，他眼前不禁出現了萬夫莫匹，傲視天下的燕狂徒，在武夷之頂，與羣豪搏殺的情形。

邵流淚見他怔怔不語，笑道：「你一定不明白攻殺燕狂徒，又與我和權力帮之仇有何關係，其實關係可大着呢，那次不但要搏殺燕狂徒，燕狂徒一旦被殺重傷，大家都志在必得……別忘了，他身上有寶物呀，所以大家又一團混戰起來，權力帮衆大戰朱大天王的人，十二大門派也拚過你死我活……」

蕭秋水失聲道：「連十六大門派也去了？」

——對付一個燕狂徒啊！

邵流淚嗤之以鼻道：「殺人，他們倒不一定到，奪寶，他們怎會落人之後，連綠林中三山五嶽都到了，似華山、崑崙、峨嵋怎會不到？」

蕭秋水道：「胡說，十六大門派，都是正道中人……」

邵流淚哈哈大笑道：「正道中人！哈哈，正道中人……？」

邵流淚竟似笑得東倒西歪，連眼淚都笑出來了。

邵流淚笑得忍不住彎下身去，撫腹狂笑。

他前面是樹叢。

他突然如箭一般地標了出去。

他標出去的同時，雙手已抓了出去。

就在這時，紅影一閃。

邵流淚右手抓住一塊石子，石頭粉碎了。

邵流淚左手抓的是一隻靴子。

黑長筒靴子。

只聽場中一個銀鈴一般的的笑聲嬌嗔道：「你出其不意地抓掉我一隻靴子，幹什麼嘛你！」

邵流淚甚至不用回頭去看，已知道來的是紅衣宋明珠。

× × ×

宋明珠盈盈的站在那裏，一雙明眸宛若明珠，仍像一個珍寶的娃娃一般，兩頰白裏透紅，在丹霞絕嶺上簡直就是絕色。

連蕭秋水也看得有些癡的。

——這女子如此珍貴、可愛，但手段凭地毒辣。

她一出手就殺了爲她的勞九，也廢了吳財，蕭秋水一想到這裏，心都冷了。

邵流淚眼光收縮，道：「妳知道我沒死？」

宋明珠笑盈盈道：「你打我那兩掌，所用的力道，恰到好處，瀕死的人怎能發出這種掌力！」

邵流淚瞇着眼睛道：「哦？」

宋明珠又笑道：「所以我不但回來了，而且，」她笑得好可愛地道：「還聽完了你說的話，那眞精采啊。」

邵流淚沒有流淚，却陰陰一笑道：「妳都聽到了？」

宋明珠認眞地應：「嗳！」

邵流淚用眼睛斜乜着她：「妳知道我服過『陽極先丹』？」

宋明珠嫣然道：「我還知道你手上有五顆未食的。」

邵流淚怪笑道：「妳知道我吃了先丹的後果？」

宋明珠臉色開始有些不自然了：「你說什麼？」

邵流淚淫笑道：「我是說我光吃『陽極先丹』，需要陰性調和，需要發洩！」

宋明珠臉色有些變了。

邵流淚喋喋笑了起來。

蕭秋水覺得簡直不堪入耳，既想走開，因自已也沒本事調解兩人，但又不願離，要看結果如何。

邵流淚怪聲怪氣地道：「怎樣？考慮過沒有？」

宋明珠臉色刹白，她沒有想像中那末沉得住氣。

邵流淚「哇哈」笑道：「妳生氣的時候，更是好看，我眞想……」

宋明珠忽道：「你知道我是誰？」

邵流淚怔了一怔，道：「紅鳳凰，雙劍雙鈎雙金釵，紅衣黑靴小鳳凰，宋明珠呀。」

宋明珠冷笑道：「那我是什麼人的人啊？」

邵流淚冷笑道：「我不嫌二手貨。」

宋明珠臉色殺氣陡現：「我是柳隨風的人。」

邵流淚哼了一聲，道：「柳隨風又怎樣？」

宋明珠道：「柳五公子是人傑，當代第一人豪是李帮主，但第一人傑就是柳五，」宋明珠恨聲道：「有人多看了我一眼，柳公子不喜歡，他就一生人不再是男人，你知道我說什麼——」

邵流淚當然知道。

只有一種男人不是男人。

宋明珠冷笑一聲繼續道：「那個人是西北七十三家鏢局鏢頭『九戟將軍』彭築城，這人你知道吧——」

邵流淚當然知道。

在二十年前，彭築城武功會不會比他高不知道，但名聲比他响亮多了。

而且邵流淚心裏也承認，柳五確是人傑。

——若非人傑，怎麼連當年之時，邵流淚最心儀敬慕的一代輕功之士，絕代輕功高手歸飛草也收服于身旁呢？

想到這裏，邵流淚是有些心寒。

——武夷山大戰中，各門各派的領袖都出動了，但權力帮萬衆之尊的帮主不但沒有出現，連帮中總管，亦即操生殺大權的柳五公子，也從未出現過。

——除了武當、少林兩派，誰有這等雄停嶽峙？

宋明珠冷冷地道：「今日你說了這些話，你一生都會後悔的。」

邵流淚臉色一變，忽然大笑一聲道：我事後殺了妳，不是沒人知道了。」

蕭秋水實在無法忍受了，跳出來吼道：「還有我在這裏？」

邵流淚哈哈笑道：「那我連你一塊兒殺了，把你衣服剝掉，就當是你做的！」

這一下，蕭秋水也忍耐不住，吼了一聲，就衝了過去！

——就算是天王老子，他也要去拚一拚！

× × ×

可惜他的武功跟邵流淚的武功相比，實在太過懸殊。

他一衝過去，就被一股大力，捲得飛了起來。

然後他無處着力之際，却看見了邵流淚的手掌。

這手掌離他的胸膛不到兩寸。

蕭秋水想到那棵枯萎了的大樹。

就在這時候，憑空多了一隻手。

一隻如玉琢般的小手，啪地交擊了一掌。

然後兩隻手倏然不見，蕭秋水蓬然落地。

蕭秋水跌在地上，腰脊雖然疼痛，但一個翻身，又標了起來。

他看見紅衣宋明珠微微輕息，而邵流淚額上，佈滿了巨大的汗珠。

宋明珠輕輕喘息，黑髮有一些微凌亂，擱在珍秀的額上，那樣子極是媚美，道：「你的內傷不輕，而且氣穴又被我戮傷，你支持不久了。」

邵流淚臉色極其難看，但居然笑道：可惜論內力，妳非我之敵。」

宋明珠手中精光一閃，忽然用了兩柄銀光閃閃的刀。

兩柄柳葉刀飛舞。

邵流淚的身子也飛舞。

然後只見刀光，不見邵流淚。

就在此時，邵流淚冲天而起。

宋明珠的雙刀也冲天而起。

邵流淚的身形立即又不見了。

他的身影巳沒入一片銀色刀光之中。

蕭秋水從沒有見過這種武功、刀法。

這刀法簡直如水銀披地，無孔不入。

紅衣宋明珠在兩片刀光之中，宛然一對銀翅的紅蜻蜓，飛、飄、點、落，曼妙無盡。

但邵流淚又破刀網而出，落到地上。

刀如銀翼，初時一緩，隨即如斜飛一般，已到了地上，刀光又捲住了邵流淚。

邵流淚第三度沒入刀光之中。

就在這時，凌厲的砂土飛起，敢情是邵流淚無匹的內力擊在砂地上。

然後邵流淚又破刀網而出。

這是邵流淚第三度破刀而出。

宋明珠心裏一沉，她知道雙刀巳制不住他。

邵流淚立即反擊，狂飈一般的掌風狂捲而出。

宋明珠把心一橫，雙刀脫手飛出！

兩柄刀精厲的光芒，一剎那間掩住了邵流淚雙目的凌厲。

噗、噗，雙刀嵌入邵流淚左右兩脇，同時間，邵流淚雙掌也擊中了宋明珠。

宋明珠飛起，又落下。

那嬌美的紅衣勁裝，在風中，竟有一種從所未有的嬌弱；蕭秋水心頭一震，也不知怎的，心裏明知她是權力帮的人，却不希望她死，也不希望她被殺死。

邵流淚跄踉了幾步，目中流淚。

邵流淚流淚就要殺人。

蕭秋水攔住他，「呼」地劈了一掌。

邵流淚悶哼一聲，揚手擋過一掌，臉色死灰，臉容猙獰，一出手，就抓住了蕭秋水。

就在這時，突又兩道金光一閃。

兩把金鈎，巳插入邵流淚小腹之中。

邵流淚大吼一聲，淚濺湧出，一揮手，把蕭秋水擊飛出去。

宋明珠是趁蕭秋水攔住邵流淚一瞬間施暗狙的。

她前後共被邵流淚掃中四掌，奇經百脈皆欲裂，巳失去了戰鬥能力。

她知道再不把握時機，一擧擊殺邵流淚，她巳無能力再作拒抗，連蕭秋水都未必敵得過，必死無疑。

所以她發出了雙鈎。

邵流淚中鈎，居然未死。

蕭秋水一旦被掃了出去，她便等於跟邵流淚面對而立。

她想避退，但一陣昏眩，邵流淚巳出掌。

六道重創下的邵流淚，他掌力依然巨強！

宋明珠如斷綫風箏般飛了出去，飛了出去。

一下子她沒了依憑，沒了力氣，如同凡家女子一樣，當她跌落時，覺得是在一個男子氣息很濃的身上，那就是蕭秋水。

蕭秋水接下了宋明珠，這時陽光很亮，山上很涼，枯枝、樹叢在不遠方，蕭秋水看到這張白得玉生生的臉，黑而秀的眉毛，溢血而傲拗的唇，那亮紅的衣飾如血，蕭秋水知道一定要救她，她只是個弱質女子。

可是他一抬頭，陽光頓暗，出現在他面前的，是混身浴血，巍巍顫顫，恐怖猙獰的邵流淚。

× × ×

邵流淚忽然笑起來，鋪天蓋地的，喋喋怪笑起來。

蕭秋水道：「你笑什麼？」

邵流淚血流不停，淚流不止：「我笑你。」

蕭秋水道：「我有什麼好笑？」

邵流淚怪有趣的望着蕭秋水：「你知道你抱着的人是誰？」

蕭秋水道：「紅鳳凰。」

邵流淚怪有趣的望着蕭秋水：「你知道她的姘夫是誰？」

蕭秋水道：「柳隨風。」

邵流淚一面怪笑，一面流血，一面流淚。

「你知道柳五是誰？他是當今之世，最可怕也最殘毒的一個人！要是你沾污了他的情婦，那就有好戲可瞧了，你一生有得受了……」

蕭秋水怒道：「胡說！」

邵流淚像笑得喘不過氣來：「不是胡說，而是眞的！」人隨聲至，一掌拍向蕭秋水。

蕭秋水急忙放下宋明珠，閃躲巳遲，只好硬接一掌。

邵流淚雖身負重傷，但內力依然十分強大，一擊之下，蕭秋水連退出七八步，身子幌搖不停，邵流淚閃電般欺身而上，封住了他的穴道。

蕭秋水倒下，就倒在昏迷了的宋明珠之身邊。

蕭秋水啞穴未閉，怒叱：「你——」

邵流淚哈哈大笑，笑聲突然一停頓，口裏咯出一口鮮血。

蕭秋水怒道：「你快要死了，還不自保——！」

邵流淚又流淚了：「自保？我本巳身罹重傷，又經此創，除了『無極先丹』那一股元氣外，我早就死了。」

蕭秋水急道：「那你可以把其他五顆仙丹都吃下去，求個保命呀。」

邵流淚笑道：「我吞服『陽極先丹』巳久，首先得要有至陰的『草虫』才能尅住，壓制後才可服其他丹藥，否則極陰極陽，必死無疑。……」

又歪着頭看蕭秋水，邪笑道：「你倒是好心，我就讓你享享福吧。哈哈哈…」

蕭秋水心知不妙：「你要作甚？」

邵流淚道：「這女娃兒好標緻，又傷得這麼重，我要毀掉她，讓她在柳五面前，做不成人。……我傷在下腹，巳不行了，你行……」

蕭秋水此驚非同小可，急道：「你……休想得逞，大丈夫可殺……」

邵流淚大笑道：「你想死？可沒那末容易！我也要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且心甘情願跟你……哈哈哈，我只要給你服一顆『陽極先丹』，餵她一顆『陰極先丹』，你倆就乾柴烈火，非要相互撫慰，才能保住性命不可……事後必倦極，我再封鎖你們穴道，拋你們到街上，赤條條的，不鬧開才怪——！」

蕭秋水怒急攻心，滿臉通紅：「你——你！」

邵流淚流着淚道：「你可怪不了我。這女娃子不錯，要不是傷，我也求之不得，給你享盡艷福，還多得我，俗語說：『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怨不得我啦……哈哈哈……」

蕭秋水忽然平靜下來，從地上望過去，丹霞絕頂，白雲藍天，遠處有一縷烟，山上孤絕，山下人間人烟。

天地是無情的。

蕭秋水忽然冷靜起來：「我沒有見過比你更無恥的人！」

邵流淚倒是爲蕭秋水冷峻的語氣而一呆，隨即哈哈笑道：「我原是朱大天王手下的人，你有聽說過朱大天王的人有不無恥的麼？」

邵流淚慘笑道：「我給你們吃仙丹，無寧是增强了你們的功力，但也受受我這十數年來所捱之苦。……這以後，我若還能活命，找到『虫草』，自可把另三顆仙丹服下，亦不懼怕這位紅鳳凰……而那時你們，恐怕早巳窮於應付柳五之追殺。」

蕭秋水沒有再說話。

遠山漸漸清晰，陽光想必巳照到那邊了罷，然而這邊却愈漸的凉。

他忽然感覺到喉管一緊，一粒圓丸巳彈入喉中，口腔一熱，竟巳融化吞落。

然後他看見邵流淚邪笑着扳開宋明珠的皓齒紅唇。

就在這時，他只覺一股熱力上衝，這潛力之大，後勁之强，勢無所匹，一下子，他全身骨骼都彈動不巳。

他緊咬牙關，沒有呻吟。

邵流淚把藥丸給宋明珠吞服了之後，他身上的血往她身上滴。

而宋明珠艷若牡丹，血滴在雪白的膚上，更是清艷。

邵流淚拚力拔出兩柄短七，全身一震，用力把七首扔在地上，忍痛捂傷蹲地，好一會才喘息道：「這女娃子這般美……讓我自己來享受算了……」

又要用力拔腹中的金鈎。

這時在地上的蕭秋水，忽覺體內眞氣游走，一股大力，幾乎要化成鮮血噴出，身上穴道，盡爲所解，蕭秋水一彈而起。

邵流淚原背向蕭秋水，他不知蕭秋水巳躍起。

他不知「無極先丹」之力有如此鉅大的。

當年他服「陽極先丹」後亦曾被人封制，但點穴的人是武林第一奇人燕狂徒。

燕狂徒的功力豈是邵流淚能及！

「陽極先丹」巳衝破蕭秋水的穴道，他一躍而起，奇經百脈，全賁血欲噴！

蕭秋水大喝一聲，宛若焦雷！

他不能讓邵流淚毀了宋明珠！

但他也不能從背後暗殺邵流淚！

所以他大吼一聲，吼聲一起，他巳反手抄起地上的雙刄。

邵流淚是吃了一驚，他立即回過了身來。

他一回身，金鈎原拔至一半，鈎嘴倒刺，奇痛攻心，而雙脚傷口血湧而出，全身一虛，雙肩原先中戮金釵之處又一辣，腦門一黑，就在這一瞬間，慢了一慢。

然後他就看見兩道白色的光芒，到了眼前。

忽然白茫不見了。

然後他就看見眼前兩把刀柄。

邵流淚雙手抓住刀柄，眼睛睜得老大，不住的流淚。

他至死猶不相信，他竟死于一個比他晚出道數十年，武功差他不可以道里計的年青人手裏。

邵流淚是流着淚死去的。

這連蕭秋水自己也不相信。

× × ×

不相信自己出刀會那末快，下手會那麼有勁，動作會那麼完美！

但他巳沒有辦法再震訝，他覺得混身體內一陣熱，自丹田間湧起一陣燥悶，心裏一震，太陽好大，宛若在頭頂上綻放一團又一團金黑。

他竭力咬住嘴唇，希望以痛苦遏制自己的慾念，但他的精神巳不知跌落到那裏，心裏也不知想到那裏去了。

但他却看着宋明珠，宋明珠那鮮紅的衣服。

地上的宋明珠巳蠕動了，漸漸甦醒。

「陰極先丹」的內勁，也注在她血液裏，使她初醒，即覺沁冷，需要溫熱。

蕭秋水只覺喉頭發乾，臉上發熱，宋明珠又美如明珠，尤其此刻，更有說不出來的美媚。

他不能無恥！他不能無恥！

他一下下敲擊自己的腦袋！

他不能如此！他不能如此！

但心中慾念難禁！啊唐方唐方妳在那裏？

天地似一張網，灰而無情，那紅艷的麗影是唯一的慰藉。

蕭秋水把嘴唇都咬出了血，他不知道，這一下他殺了邵流淚，連制住他們穴道的人都沒有，在男女極端縱情與縱慾下，他們會樂而不疲，直至脫精而歿。

換作凡人，在情慾如此冲擊下，早巳禁受不住，作出荒唐的事來，然而蕭秋水的定力是**驚人的，他拚死苦忍，然而體內的衝動，如四面八方湧來的狂潮，越來越**使他無從立足，無存身之地。

他全力抑制自己，但意念巳不知有多少幻想，多少慾念，而他又是個情感極豐富的男子，精壯慓悍，這叫他欲死不能！

就在這時，宋明珠受傷而玉白的雙頰，竟呈現了緋紅之色，她雲鬢微亂的髮，以手輕按額側，「嚶嚀」一聲，起了身來，弱不勝衣的走了幾步，竟一個踣踉，跌沾向蕭秋水身上來。

蕭秋水身上的衣服才被宋明珠沾上，即如觸蛇般跳了起來，猛向後退，叫道：「妳不要過來，不要過來……」

聲音在半途嘶竭。要知宋明珠艷麗明媚，武林中、江湖上不知多少人朝思夢想，但因其武功高絕，而且心高氣傲，又有黑道上第一辣手難纏的人手柳隨風監守，有誰敢惹？

宋明珠非正派中人，但也非水性楊花之女子，在黑道之中，名聲奇大，又本領極高，平日對男子難得青睞，但對蕭秋水亦頗有好感，而今在勢無可挽的「陰極先丹」柔勁催衝下，頓失矜持。

蕭秋水更是性情中人，他遏止不住，但心中狂喊：心中還有一綫清明。

原服「陰極仙丹」或「陽極仙丹」其中之一者，必須縱慾方能壓制突增之內勁，若不等壓抑，或慾魘而死，如不得洩慾，亦會傷害己身，或眞氣亂走無處可洩致死。否則至少也有當日邵流淚之功力，加上有燕狂徒的導引，方可逃脫厄難。

如今蕭秋水、宋明珠，在此丹霞絕境，可說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我不能毀了人家女子！我不能毀了這女子！

但立即又想起宋明珠在自己身上那一觸，那尖細的柔荑，那燠熱的胴體，那亮麗的紅衣……。

蕭秋水愈來愈不能控制自己。

也許不能約制，不如死……。

宋明珠又如醉酒般走來，山頂的風，吹得她勁裝貼身，好動人的腰身！

蕭秋水原想後退，却進了一步。

宋明珠就抱住了他，秀頰埋在他的腹間。

蕭秋水大覺天旋地轉，全身一熱，血脈跳動至極點，他竭力一推，却推在不該推的地方。

蕭秋水這下再不能約制自己，他只有毀掉自己。

他推不開宋明珠，本來他的功力，現巳增進半甲子。但宋明珠體內眞力也是急進，所以原先功力論，蕭秋水根本掙脫不開。

蕭秋水大喝一聲，往後翻去。

後面是萬丈懸崖。

崖下再不是流水。

蕭秋水原想以一死以免喪德，但不料宋明珠猶緊抱着他。

兩人一齊往崖下落去……。

一百卅四條好漢

瀟湘江上，古嚴關旁，蕭秋水墜崖落江、蕭易人、蕭開雁、唐猛諸高手趕到，救了唐方、唐朋、馬竟終、歐陽姍一、鐵星月、邱南顧，終於返回了桂林浣花劍派分局。

桂林浣花，非同泛泛，氣象之大，人手之多，儼然在成都浣花之上；事實上近幾年來，浣花劍派之掌門蕭西樓，確要把主力及實力都移到桂林分局去，也就是說，逐漸的把分局變成總局，而蕭西樓自己也覺得老了，要退休了，要封劍歸隱了。

另一方面，蕭西樓也有恃無恐，成都總部有蕭夫人孫慧姍、蕭東廣諸高手在，他也放心把劍術上「青出於藍，猶勝於藍」的蕭易人派往廣西，連同蕭雪魚、蕭開雁也囑交師弟孟相逢，去開創兩廣局面。

蕭易人等一回到桂林，即把事情向孟相逢報告。

孟相逢立即決定以下的措施。

一，他和鄧玉平，即赴武當、少林請援，有此兩大派精銳出動，權力帮決不敢造次。

二、遣蕭易人、蕭雪魚兄妹到十六大門派，以蕭易人武林地位及人面之熟，大可以聯集白道高手，圍討權力帮。

三、囑唐猛領唐方、唐朋、鐵星月，邱南顧、左丘超然、歐陽姍一、馬竟終一行八人，即行先趕返成都救助，並支撐以待援軍到來。

四、唐剛與蕭開雁，則主掌桂林浣花，若有敵來犯，要避鋒遊戰，以圖分散權力帮對總局的壓力，也對權力帮展開消耗戰與拉鋸戰，直至蕭易人、孟相逢等回援爲期。

這四路人馬確定之後，孟相逢飛鴿傳書，即召來了一個人。

這個人，遠來自關東，但只要孟相逢

有難，定不辭晝夜趕到，相同的孟相逢也對他如此，這人不是誰，正是與孟相逢並列「東刀西劍」的「天涯分手・相見寶刀」孔別離。

於是孔別離加入了第二隊——與蕭易人原來的位置對換，而且以孔別離的武功、經驗、人望，都是喚起武林同道的响應與支持。

他們在一個早上即決定了分配，中午立即出發。

蕭易人成了第三隊——也就是即赴四川回援的大隊中的領導人。

這一隊主要人員有十人。

還有其他的人。

一百三十四人。

一百三十四名浣花劍派中的精銳，一百三十四位蕭易人的幹部，一百三十四條好漢，一百三十四個桂林劍門浣花分局的子弟。

這一百卅四人，幾乎就是浣花劍派這數十年來的全部！

× × ×

有一首歌，其中有一段這樣地唱：

情與義，值千金
刀山去，地獄去
有何憾！為知心
犧牲有何憾？

而這一百三十四個浣花子弟，就是這樣的人。

他們可以為浣花劍派死，可以為蕭易人而戰。

因為有他們，所以蕭易人在江湖上名頭愈來愈响亮。

然而蕭易人而今手心發汗。

× × ×

這一百卅四人，就是他的重担。

他帶的這一隊人無疑是浣花中的精英，亦是劍派中的希望，他不能有所失。

他外表依然沉冷、鎮定、氣度平然，其實心裏是緊張的。

權力帮若要消滅浣花劍派，恐怕首先要滅的是這一百三十四條好漢。

而今他就帶着這一百卅四人，遠走廣西，出征四川，途中萬一有什麼……。

但他也知道，若不携帶這一百三十四條好漢，這次拯救，就沒有効用可言。

他多希望蕭秋水在，因為秋水雖然看來不懂事，急迫易怒，但他却絕對服從指令，不單如此，他還把指令做得比任何人都好！

而且有他在一起，跟兄弟們玩、鬧，嬉笑一團，一旦有事，又驚醒過人，反應異常。

總之有他在一起，就有新鮮的點子，絕沒有冷場。

從前蕭秋水在的時候，蕭易人却很少感覺出這一點，而今他已強烈地感覺出來了！

——莫非是因為蕭秋水已永遠不在？

× × ×

不管怎麼樣，——這個担子，是吃定了。

蕭易人知道這一戰，可能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戰。

無論是誰，有能力、或有機會跟權力帮決一死戰，都是人生一大快事。

蕭易人知道要從廣西赴四川，一路上都有伏擊——鐵星月等人就在四川、貴州、廣西都遇上權力帮的伏兵。

所以蕭易人決定寧取道雲南。

寧繞遠路，保存實力，方可與權力帮決一死戰——而這一百三十四條好漢，快而無畏，只要不遇上伏狙，脚程之快，是不會把這一點點路放在眼裏的。

蕭易人決定繞遠道——權力帮勢力阻攔不到的路徑。

他要取道宜山，經紅水河，再西進百色，入雲南省路南石林，過滇池，進洱海，由下關過怒江入上關，再轉入西康，過大渡河轉濾定，才到四川峨嵋。

他們也真的辦到了！

他們僅花了兩天不到的時間，已從桂林到了百色。

百色的僮人與傜族部落，是浣花劍派在廣西最後一個分站。

那兒只有十一個浣花劍派的弟子。

六月初一。

蕭易人等人經過百色。

那百色鎮中十一名子弟幾曾見過如此的場面，眞是一時忙了手脚，也慌了手脚，才接待過去。

六月初二。

蕭易人一行人已進入雲南，晚上到了廣南。

廣南是浣花劍派分支在雲南的第一個小站。

但此處已非浣花劍派勢力範圍，故此站不僅人少，而且亦是浣花劍派在雲南唯一的一站。

這小站原有四個夷族子弟，一個漢人叫陳定康的，就是那兒的頭領。

蕭易人趕到廣南，廣南站的子弟沒有來接。

蕭易人善於嚴密控制，發現陳定康等不在，立即追踪至聯絡站，敲門，沒有人應，踢開了門，連陳定康在內，以及三男一女夷族弟子，盡皆被殺。

蕭易人臉色不變，馬上在聯絡站落定，一揮手，十名浣花子弟，無聲無息地退走。

他們迅速地掩至百色，去通知那十一名弟子與頭領何獅光：前方已遇伏，要多加小心。

他們行動迅速，了無痕跡，兩個對時之內，已掩至百色的聯絡站。

他們敲門，沒有人應，踢開了門，人都死了！

死的人都跟廣南一樣，眉心一點紅，臉帶詭異的微笑，全身沒有傷痕。

十名浣花子弟立即趕返廣南，報告蕭易人。

蕭易人這才臉色有些變了。

但那也只是一瞬間的事，蕭易人在武林中素以刁辣、沉着稱著。

他立即率衆離開廣南。

天色微明時，已經趕到了師宗，即將進入路南。

千態萬狀的雲南石林！

× × ×

離開師宗的時候，一百三十四名子弟都捲起了左手邊的袖子，露出筋肉賁凸的臂肉！

然後就用尖利的七首刺下去。

刺了一個字：

殺！

鮮血淋淋，染滿了手臂。

一百三十四個好漢都無動於色，彷彿血不是他們的。

血不是他們的，正是浣花劍派的。

亦是為正義而流的。

更是為死去的兄弟而流的。

他們一見百色、廣南的兄弟被殺，他們已不準備活着。

要是活着，就為了報仇。

浣花劍派能成為武林三大劍派之首，就是有這股豪情和勁！

× × ×

雲南有石林。

這兒的地質因受到二億八千萬年前流水不斷溶蝕，形成奇觀，大小形狀各異，成為絕好風景。

連石成林，在石與石，林與林之間，奇岩峻崗，很容易一失足成千古恨。

一百三十四條好漢，以及蕭易人、唐方、唐朋、鐵星月、邱南顧、左丘超然、歐陽孏一、馬竟終等人，走到那兒，就遇上了敵。

在這天險、絕地裏，一下子被權力帮的人包圍。

權力帮也不知派出了多少人，石林每一個轉角處、匿伏處，都是兵器和人。

蕭易人一發現有埋伏，便站立不動。

他不動，一百卅四條好漢也就不動。

有人跳上石林之端講話：「我是飛腿天魔顧環青，想活的就跪下來，想死的就抵抗。」

鐵星月氣呼呼的想答話，蕭易人一手按住了他。

顧環青大奇，尖嘯一聲，至少有一百個權力帮的人已從匿伏處出來，亮着兵器，包圍向他們。

顧環青呼叫：「喂，你們是降是戰，快快回答。」

沒有人回答。

一百三十四個捲左袖的好漢，動也不動。

氣氛完全僵住。

太陽炙熱，汗水如雨。

等一下流的是汗，還是血？

忽又有一人站在「石林」題字之下，攘臂大嚷：「喂，我是長刀天魔孫屠，你們是啞巴是不是。」

一百三十四條好漢還是沒有作响。

連一絲動靜和聲息都沒有。

他們彷彿凝結在午陽下了。

孫屠怪笑道：「你們不作聲，我們就要殺了！」

突然四名浣花劍派子弟所站立處，湧現權力帮的人：刀快、劍急、兵器幌，四名浣花子弟濺血、倒地，至死也未發過一聲。

一百三十四條好漢的眼圈都紅了，眼睜得若銅鈴般大。

孫屠怪笑，一揮手，在暗處又躍出了十餘權力帮衆，斫瓜切菜般又殺了五名浣花子弟。

浣花子弟還是沒有動。

鐵星月幾乎忍不住要對蕭易人破口大罵起來，歐陽孏一却想嘔吐。

一百餘名好漢額上汗在流，臂肌上血在流。

蕭易人却連眼都不眨一下。

顧環青瞧得過癮，嘿嘿怪笑，一揮手，又出現數十名權力帮衆。

站得靠近了三名浣花子弟，立時被殺了。

血飛濺，屍跌落石上，至死也未哼一聲。

唐方已不忍再看。

孫屠哈哈大笑道：「原來都是來送死的。」

蕭易人冷冷道：「不錯，我們是來送死的。」

孫屠笑道：「都出來吧。」

瞬間又有近百名權力帮衆湧現，這一下權力帮傾巢而出，要毀掉浣花劍派的主力。

百餘名好漢，呼息已然急促，額頂已然冒汗。

顧環青狂笑道：「給我統統殺。」

蕭易人突然低聲說了一字：「殺。」

× × ×

這字一出口，百餘名大漢一齊湧了出來。

快，而無聲；有力，出手狠毒。

而且乾淨俐落，配合無間。

百餘名大漢，掩殺過去，竟無一人是退的。受了傷的、以一敵數的，都是前進的。

蕭易人同時已掠了出去。

他一縱一落，足尖點石，又一縱一落，已躍至目瞪口呆的孫屠處。

孫屠猛拔刀。

刀長七尺三寸。

刀封鎖蕭易人攻勢，可是蕭易人不見了。

左丘超然却到了。

他一雙手，纏住了長刀。

鐵星月衝入，他一向是最勇敢的。

孫屠却仍有短刀。

短刀才是長刀天魔的殺手鐧。

但短刀却被邱南顧一手捉住。

邱南顧一向最機警刁鑽。

鐵星月就一拳揍過去。

孫屠痛得哈了腰，口水、眼涙、鼻涕齊出。

他一向屠人，這次却被人所屠。

他掙扎道：「你們……你們這樣對我，『蛇王』……『蛇王』會報……仇……的……」

鐵星月沒好氣道：「什麼『蛇王』，頂不上我一個『屁王』！」

邱南顧也點頭正色道：「我們『神州結義』也有『八大天王』，潮州『屁王』是第一大王！」

孫屠正想答話，却已聽到顧環青的慘叫聲。

× × ×

「飛腿天魔」顧環青最厲害的，當然是一雙腿。

唐明、唐猛、唐方三人却照準他的雙腿下手。

顧環青勉力閃躲，但兩三個照面間，他腿上已中了三針四鏢六顆丸子。

最可怕的，是左膝被唐猛用一隻石担子打碎。

然後蕭易人就來了。

蕭易人沒容他說話，亦未讓他喘息，一劍就了結了他底性命。

顧環青慘叫一聲，屍身已從石林之上，落了水中，但水中已一片血紅。

沒有打鬥聲，敵人都在水裏，所以石林上也沒有權力帮的人。

只有百餘名浣花子弟，除了原先束手就斃的好漢外，連一個人都沒有折損。

權力帮衆却死亡殆盡。

浣花劍派的子弟，死得瞑目，因爲他們都知道，那些手臂上刻有「殺」字的兄弟，一定會爲他們報仇的。

他們現在果然報了仇。

迅速、準確，而不留活口。

然後，他們都跪下來，祭拜已亡的弟兄。

孫居負痛看見這種情景，才知道已絕了望。

他奮力一掙，一脚踢開鐵星月，雙刀揮舞，迫退左丘超然和邱南顧，才衝攻九步，馬竟終和歐陽姍一又攔住了他。

他長歎一聲，反手把七尺三寸的長刀，和一尺二寸的短刀，都刺進自己的胸腹間，當堂身死。

× × ×

蕭易人點數人數，還有一百一十八個人。

蕭易人很滿意。

他覺得他在拉弓，弦張滿了，目標瞄準了，勁道運足了，才射，一射，就中。

這次他拉了一張很滿意的弓，射了一次很好的箭。

然而唐方沒有作聲。

她知道若蕭秋水在，絕不會如此做。

蕭秋水不會把弟兄當作弓或箭，隨便犧牲掉。

蕭易人率人離開了石林，石林這一仗，會使浣花劍派和他，名動武林。

他再領着人深入腹地，却再也沒有人暗襲。

敢情是因爲石林一役太著名罷。

六月初四。

他們已到了滇池一帶。

滇池周三百餘里，鮮花遍岸，景色絕秀，大觀樓面池而立，可盡覽滇池勝景。

× × ×

滇池乃由碧鷄、金馬二名山夾護，所謂「滇池三百里芙蓉」，其實又何止于芙蓉，簡直什麼樣式的花都有，單止茶花一類，就有七百多種。

在洱海一帶的大理縣，却有氣勢蒼宏的點蒼山。

點蒼山在大理縣西，盤桓三百餘里，共十九峯。

點蒼山之南門有唐時建之古塔，四角十六層，高二百三十尺。

點蒼因產大理石著名於世，又稱點蒼石，可供製造石屛風及碁子之用。點蒼本來氣魄恢宏，再有大理石各種異迥之色澤，更有詭秘幻奇之美。

現下武林除少林、武當外的十四大門派，其中一派，正是點蒼。

點蒼派掌門林倉夫，一支專打人身三十六死穴七十二要穴一百另八小穴的判官筆，在塞外號稱「點蒼一筆」，弟子雖不多，但都是硬脚色。

點蒼派原有弟子近百名，大半都散佈雲南各地，在中原亦有廣佈，住在點蒼派總壇內，不過三十餘人。

但這三十餘人，都是極棘手的角色。

譬方說其中一個，叫做湯錦堂，他外號只有一個字：

「死」。

× × ×

他殺人不眨眼。

他殺人不用刀劍。

他殺人甚至不用看人。

點蒼並非名門正派，他，湯錦堂也非好人。

他要一個人「死」，那個人就只有「死」給他看。

他就是林倉夫最得意的愛徒之一。

林倉夫雖不鼓勵他去殺人，但也不反對他去殺人。

湯錦堂對他師父的意思明白得很。

林倉夫身爲點蒼掌門，殺人，是有些不便。

他弟子殺就不同的。

別人詬病時，他也佯作斥罵一下；別人翹起姆指讚好時，他撫髯微笑，好像在說：是不是，他行，他師父當然更行了。

尤其當湯錦堂殺的是惡名昭彰的歹徒時，林倉夫更是臉有得色。

殺壞人來揚名立萬，又可落得個名門正派、主持正義之名，何樂而不爲也！

所以湯錦堂也很得意。

他立志要坐最快的馬，找最漂亮的女人，殺最難殺的人。

當然，他還沒有碰到過一個「難殺」的人。

更沒有遇見過要「殺他」的人。

他一生人中只殺人。

× × ×

六月初四。正午。

他拖着疲乏的步履往點蒼南門走去。

南門古塔，正是點蒼派的重地。

他每天必要去拜謁林倉夫一次，向他請個安也好，或者提耳面命，每天至少要唯唯諾諾一番。

他心裏清楚得很，若果沒有林倉夫助陣，他在武林中橫行，可就沒那末容易。

要林倉夫支持他，首先要懂得討師父的「歡心」。

所以他昨日雖酒色過度，却依然到古塔來一趟。

可是他現在又眼睛一亮。

× × ×

一個賣花的女孩。

花美，却不及人美。

花嬌，人却欲滴。

一籃子都是鮮花：藍的、黃的、紅的，甚至還有紫的，綠的，莫不是最嬌艷的顏色。

這女孩子笑得好甜，妮聲問他道：「公子，你要不要花。」

湯錦堂左望一下，右望一下，心裏如獲至寶。怕給師兄弟發現，搶走這飛來艷福。

他心裏也有些納悶，怎麼放着這般一

個標緻的美人兒，他好色的師兄弟們却沒發覺。他決定要好好跟她樂一樂，反正來這裏賣花的，也不見得是什麼好女子：他決定先把她帶走。

那女子嬌聲道：「你到底買不買。」

湯錦堂裝了一個自以爲風流倜儻的笑道：「花買，人也買。」他一手拿了一錠銀子，一手已搭上那女子的美肩。

那女子一側，隨手自籃裏拿出一朶藍花，塞到他手上，道：「花給了你，錢拿來！」一手就把銀子搶過來。

湯錦堂心中啞然失笑，暗忖這女子好大的胃口，一朶花竟要一兩銀子？當下把花隨手一揸，往旁一扔，笑道：「銀子是買人……」

正要摟過去，突覺掌心一痛。

一痛之後就是一痲。

湯錦堂張口欲呼，竟已說不出一點聲音來。他扔棄的藍花，正游出一條極小極細、極微極幼的藍色小蛇。

蛇一竄入女孩衣袖，消失不見。

湯錦堂目眦盡裂，「啞啞」作不出聲，全身都痲了，呼吸也沒有了，只見那女子微微伸出舌頭，舐了舐嬌紅潤濕的嘴唇，媚笑道：「愛花的人，就不該扔花，扔花，花有刺的。」

然後她突然做了一件事。

一件極殘忍的事。

他挖掉了湯錦堂的眼睛，只是在一揚手間。

然後她尖葱般的手，搽滿了指甲鳳仙花汁的紅，把兩顆眼珠子，往嘴裏一送，竟吞了下去。

湯錦堂不能呼叫，否則，唯有呼叫才能表達此刻他心裏所覺得的恐怖。

他唯有「死」。

× × ×

林倉夫在第十六層樓。

他跟他的師弟金維多正在商量點蒼派財務的事。

守在第十六層塔口的是兩名點蒼派的護法。

這兩名護法從來沒有離開過林倉夫半步。

林倉夫要他們守一樣東西，要是沒有林倉夫的命令，這兩人就算火燒屋也不會離開屋內半步。

林倉夫却覺得自己很偉大，他從來沒叫他們被火燒死，只是有一次，也是十幾年前的一次，在守候的當兒，其中一名護法忍不住去了小解，在他回來的時候，林倉夫抽了他一筆，到現在那護法一條腿還是跛的。

然而這兩位護法再也不敢離開半步。

爲了這點，林倉夫越想越得意。

午間的陽光照進來，連他的師弟金維多也感覺到他掌門師兄的得意之色。

× × ×

金維多外號「鬼斧神工」，他左手鑿，右手鎚，也不知炸開多少敵手的頭顱。

所以當武林中人以爲他只會替林倉夫算賬管賬時，他心裏是何等不悅。

他要在不明白他師兄爲何突然那末得意。他正想着時，外面忽然傳來「碰碰」二聲。

林倉夫、金維多久歷江湖，一聽就知道是人體倒地聲。他倆迅速地對望了一眼，立即分左右掠了出去。

然後一脚踢開了門，稍等了一下，再撲了出去。

外面沒有人。

那兩個護法不在。

林倉夫和金維多對望了一眼，不勝驚詫。然後他們就往第十五層樓掠下。

跟着他們都怔住了。

× × ×

第十五層塔內，三個死人。

三個都是點蒼派的高手，却無聲無息地死去。

三人帶微笑死亡，眉心一點紅，全身無傷痕。

第十四層石塔，有兩個死人。

不但死狀一樣，連死相也無兩樣。

其間第十三層石塔，都是一樣。

總共十五層石塔，死了廿七名點蒼派的高手。

然後林倉夫、金維多就看見死在最底層石塔門外堅硬石地上的兩人，正是兩名護法。這兩人顯然是被殺後拋下來的。

林倉夫和金維多臉色變了，兩人竄出塔門，只見遠遠的草地上，死的是湯錦堂，眼珠子被人挖去，血流得滿臉都是。

有兩個人，就站在屍體不遠處。

一老一少，兩個人。

少的是少女，老的是慈祥的老人。

少女拿着一籃子鮮花，盈盈嬌態。

老的挽着個魚簍，看見林倉夫和金維多，就慈祥得像看見自己的孫兒一樣。

——未完——

侠義奇情 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飛揚得到沈曼君的相助，逃離龍鳳閣，並習成天蠶神功，另一方面，燕冲天也在不同的地方練成天蠶神功，對這點燕冲天甚感奇怪，爲何青松會私傳天蠶訣給她？……無敵大敗之後，躲在一山洞中苦練絕滅神功，練成第九重之後，遂偕同公孫弘殺回無敵門總壇，此時總壇已爲傅玉書、天帝等人所佔有，雙方激烈打鬥，雷電中了毒針暗器而戰死，但無敵最終也中計跌落陷阱中，正當無敵、公孫弘陷於困境之際，雲飛揚適時飛掠而至，使公孫弘免遭雨針的暗算，雲飛揚責問傅玉書有關青松的死因以及倫婉兒的下落等，傅玉書直認不諱……

撲殺傅天帝　饒恕老獨孤

算賬

無敵沉默了下去。一個聲音即時傳來：「青松怎樣，都是武當派的事情。」

在無敵來說，這個聲音非常陌生，逍遙谷等人一聽却是心頭怦然震動。

燕冲天一面說一面從外面走了進來，目光閃亮，語聲亦顯示出內力充沛！

天帝一皺眉，倒退了幾步，傅玉書的眼中亦是充滿了疑惑。

獨孤鳳跟在燕冲天後面，看見公孫弘，急奔過去。「師兄，爹在那裏？」

公孫弘呆了一下，才道：「師父不慎中了他們的詭計，掉進那個陷阱內。」

獨孤鳳面色一變，一跺腳：「那你呆在這裏幹什麼？」

公孫弘又是一呆，還未回答，獨孤鳳已雙刀出鞘向陷阱那邊撲去。

燕冲天一聲：「小心！」搶在獨孤鳳之前，雲飛揚亦同時掠前來。

傅玉書天帝風雨四人不約而同一齊倒退到那邊照壁之前。

獨孤鳳探頭一看，無敵果然在下面，雙刀接落，砍在鐵枝上，砍出了兩蓬火星，那支鐵枝之上，只是出現了兩條白痕。

她方待喝令天帝他們將鐵枝移開，雲飛揚已道：「讓我去！」

語聲一落，雙手抓在兩條鐵枝上，霹靂一聲暴喝，雙手用力一提，那兩條鐵枝竟然在他手中彎曲，硬硬被他扳了起來。

天帝四人看在眼內，又是心頭一凜！

無敵旋即在陷阱下面拔起來，凌空一轉，落在獨孤鳳身旁，他一身血漬，鮮血仍由傷口滲出來，目光落在雲飛揚面上，一聲不發。

燕冲天一拂袖，愛理不理的道：「站開，我們料理了逍遙谷，再與你算賬。」

無敵剎那只覺勁風撲面，一股難以言喻的力道湧了過來，不由自主倒退一步。

獨孤鳳亦跟蹌退後，一面忙問：「爹，你怎樣了？」

無敵淡然一笑。「死不去。」

公孫弘那邊亦走了過來。「師父，弟子……」

無敵笑笑。「技不如人，你用不着難過。」

「可是……」公孫弘下面的話還未接上，已給無敵截斷了，「還說什麼？」

公孫弘忙撕下一角衣衫，便要替無敵包紮傷口，無敵却搖頭道：「別來惹我生氣。」

公孫弘怔怔的退了下去，獨孤鳳當然看出無敵的心情惡劣，也不敢再說什麼。

燕冲天目光轉落在天帝面上，好一會才道：「我們之間的舊賬，今天無論如何都要算清楚的了。」

天帝嘿嘿冷笑一聲：「姓燕的果然是福大命大，早該索性將你的手脚砍下。」

燕冲天笑道：「所以我還是先得多謝一聲，若非逍遙谷那一頓折磨，我還練不成天蠶功。」

「天蠶功？」無敵心頭猛一震。

傅玉書天帝相顧一眼，雖然沒有說什麼，神態已明顯的不怎樣安定。

風雨反而沒有太大的反應，對於天蠶功，他們知道得也實在不多。

「姓燕的就是練成了天蠶功，也用不着在我們面前這樣張牙舞爪。」天帝突然發出了一聲冷笑。

「怎樣說也好，姓傅的，今日就是你的死期。」燕冲天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向前跨出兩步。

天帝亦跨前一步，手一分，風雨左右齊上，雲飛揚那邊同時搶前。「逍遙谷難道就只懂得以多欺少？」

燕冲天截道：「飛揚，由得他們，也省得多費時間。」

雲飛揚道：「那師伯就對付那個老賊，其他的——」

「交給了你。」燕冲天含笑上前，轉向天帝，「姓傅的，有什麼遺言要交待現在是時候了。」

「廢話。」天帝輕叱一聲，只見他一個身子平射了出去，凌空三掌，拍向燕冲天。

燕冲天雙掌迴環，從容將天帝三掌接下，接一掌拍回，天帝亦從容接了。

他們都沒有一開始就用內力拚搏，只是在招式上極盡變化。

在輩份上他們都是兩派中最高的一個，對於本派武功的熟識可謂無人能及。

這兩派武功無疑又有很多相似之處，風飄與梯雲縱，雨針與一手七暗器，雷刀與霹靂刀，電劍與兩儀劍，在基本的變化上都是非常接近，天帝被囚在寒潭的那一段時間，更就將武當六絕的特長揉進逍遙谷的武功變化之內。

可惜他得到的却不是六絕的精粹，所以逍遙谷的武功與武當派比較，仍然是稍遜一籌，但並非在片刻之間就能夠分出勝負。

兩人的出手越來越快，用的雖然是手掌，刀劍的招式一樣能夠施展出來。

這一戰就是獨孤無敵亦嘆爲觀止。

傅玉書這時候亦與雲飛揚大打出手，他是很有禮貌的請雲飛揚指教，可是他一動手，風雨亦出手，左右突襲雲飛揚。

風雙袖封住了雲飛揚的身形，雨針眩目，傅玉書的變幻槍把握機會，急刺雲飛揚要害！

這絕無疑問是有計劃的行動，致命的，當然是傅玉書的一槍。

雲飛揚早就已防備風雨的暗算，風的雙袖還未捲到，他的身段已倒退，以他內功的修爲，再加上雲飛揚的迅捷，風袖當然奈何他不了。

雨針傅玉書的槍同時落空，雲飛揚急掠而回身形，鬼魅般立變雙掌連擊三人！

三人欲退，却被一股無形的力量牽制，身形竟然施展不開，不得不硬接雲飛揚的雙掌。

相距實在太近，雨只恐傷了自己人，一把針在手，却撤不出去，她以暗器見長，內力並不太好，硬接雲飛揚一掌，連退了三步。

風亦退了三步，只有傅玉書，仍然立在原來的地方，他心中的驚駭當然仍不是旁人所能感覺得到。

天蠶功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內功，他其實也不怎樣明白，掌門口述的部份，正是天蠶訣的關鍵，盡管不死心，看見燕冲天練習天蠶功之後武功時有時無的痛苦，又怎敢練下去。

他甚至連最基礎的打坐動作，練來也戰戰兢兢，惟恐一個不小心，也變了燕冲天那樣子。

雲飛揚有沒有練成天蠶功他雖然不清楚，這一掌接下來，他已經完全肯定，與那一次偷上武當的時候精進很多。

而雲飛揚明顯的未盡全力，這除了雲飛揚亦已練成了天蠶功之外，他實在想不

出還有什麼其他更合理的解釋。

事實，燕冲天乃是雲飛揚從逍遙谷救出來，這個人雖然固執，但眼看武當派滅亡，雲飛揚亦實在是練武的材料，似乎沒有理由不將天蠶訣傳授。

他當然不知道雲飛揚的練成天蠶功，非獨不是依賴燕冲天，而且還有那麼多的曲折。

儘管驚駭，他的面上並沒有表露出來，居然還有笑容。「恭喜雲兄，也練成了天蠶神功。」

雲飛揚一呆。「這對你來說，並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

「雖然不是，但看見老朋友有這種成就，亦很安慰。」傅玉書說得很眞實。

雲飛揚突然道：「這只怕不是傅兄的說話。」

傅玉書轉過話題。「小弟雖然學不成天蠶功，在天蠶訣之內，亦得到了秘傳的蛇鶴十三勢，據祖師爺的遺言，與天蠶功有異曲同工之妙。」

雲飛揚淡然道：「是麼？」

「至於事實是否如此，要與雲兄印證一下了。」

「一對一？」雲飛揚冷笑。

傅玉書目光一轉。「風雨喜歡怎樣是他們的事，小弟管不到。」

「傅兄是怎樣一個人，小弟到現在難道還不清楚？」雲飛揚連聲冷笑。

傅玉書心中暗驚，表面却若無其事，雙手仍執變幻槍，突然一聲暴喝，一槍疾刺出去。

雲飛揚脚步倒錯，雙掌陡拍，「叮」一聲，將那支纓槍的槍尖夾在雙掌之中。

那支纓槍的槍尖立即斷下，槍桿一抖變成了一支雙節棍，攔腰向雲飛揚掃去。

雲飛揚以掌將棍接下，棍一挑一抖，迎頭抽下來，傅玉書接從棍的一端拔出一支利劍，當胸刺去，雲飛揚滾身避開。

傅玉書劍突然脫手，身形接一個風車大轉，從棍的另一截拔出一柄刀，當頭砍下，棍內藏着的暗器同時迎面射去。

雲飛揚雙掌又拍，將射來的那一劍接下，隨即以劍柄將砍來的那一刀撞開，再一抖，迎面射來的暗器盡被擊落，出手之靈活，應變之巧妙，就是青松再生，相信也會自愧不如。

風雙袖接拂至，雲飛揚輕喝一聲，劍迎向來袖，颼颼劍响中，風那雙衣袖一片片蝴蝶一樣飛舞入半空。

雲飛揚顯然已看透了他雙袖的變化，一劍刺出，非獨將他的劍勢截斷，而且將他的雙袖片片削去。

風只覺雙臂一寒，那雙長長的袖子已消失，大吃一驚，一個身子疾往後倒退。

雲飛揚的劍也就在這一刹那脫手擲向風。

× × ×

無敵都看在眼內，越看心頭越不是味道，雲飛揚燕冲天的武功，完全在他意料之外。

公孫弘也看出不對路，看看無敵。「師父，我們還是趁這個機會離開。」

無敵一皺眉，並沒有回答，燕冲天那邊即時回過頭來。「誰也不許走！」公孫弘儘管壓低嗓子，仍然被他聽在耳裏。

獨孤鳳脫口道：「我爹爹受了傷。」

燕冲天冷截。「只是皮肉傷，我給他兩個時辰調息運氣。」

獨孤鳳還待說什麼，無敵已盤膝坐下，天帝那邊突然道：「無敵，我們聯手如何？」

「哦？」無敵目光一轉。

天帝道：「單打獨鬥，我們肯定絕不是姓燕的對手，聯手還有勝望。」

燕冲天一面出手，一面說話，看來並無多大的影响，天帝這一開口，立時連連給燕冲天迫退，這已經看得出他們的武功高低。

無敵看在眼內，笑笑道：「我們就是聯手，打敗了燕冲天又如何？」

天帝道：「天下武林，從此你我各一半。」

無敵道：「你我自己應該都知道，絕不是能够容得下別一個盟主的那種人。」

天帝冷笑道：「問題却是在你我不聯手極有可能就只有死路一條。」

無敵一仰首：「大丈夫死有何懼。」

「好，無敵，你有種。」天帝迅速拍出了幾掌，敵住燕冲天迫來之勢。

無敵搖搖頭。「你說你攻入無敵門的血債，我們總得算清楚。」

「賬什麼時候都可以算，不一定要今天。」天帝又被迫退了幾步。

無敵搖頭。「姓傅的，你可知道，逍遙谷爲什麼到了你這一代，變得這樣沒出息？」

「爲什麼？」天帝脫口問一句。

無敵打了一個哈哈，「因爲你的所作所爲，根本就沒一派宗師應有的氣派。」

天帝悶哼一聲，也就在此際，他聽到了一下慘叫。

——是風的聲音。

天帝偷眼看去，只見風蜘蛛一樣被一支劍穿胸釘在牆壁上。

風的輕功絕無疑問已入於一流，但比起武當的梯雲縱仍稍遜，雲飛揚以飛雲縱配合擲出那一劍，又豈是風所能够閃避。

雲飛揚一劍擲出，身形緊接直往上拔起來，雨針從他的脚下射去。

他凌空一翻，雙掌一撥，接來的針雨被一股無形的力量震得四散，雲飛揚當中穿過，直向雨撲下。

雨驚呼，雙掌疾迎了上去，四隻手掌虛空連接了三下，雨的身子已矮了半截，雙脚竟然陷入泥土中。

雲飛揚雙掌再一翻，印在雨的頭上，「噗」的一下輕响，雨七竅流血，經脈盡被震斷，命喪當塲。

雲飛揚身形斜落，一旋再一矮，正好讓開傅玉書迎面啄來鶴嘴也似的右手。

傅玉書身形蛇行，左手五指並合，接標向雲飛揚的咽喉。

他的身形變化得很快，時如鶴，時如蛇，無論手脚，所攻的都是致命的要害。

雲飛揚接招還招，一出招，立即倒閃了開去，並不與傅玉書硬碰。

傅玉書只當雲飛揚對蛇鶴十三勢有所避忌，步步緊迫，十三勢緊接施展開來。

雲飛揚雙目圓睜，將傅玉書的每一個變化都看在眼內，他所以不硬接的目的也就是在將傅玉書的蛇鶴十三勢迫出來。

他閃得很險，每一次都是以差少許就傷在傅玉書的手下，傅玉書更加倍相信，動作越來越迅速，每一招攻出，都極盡變化。

十三勢終於使盡，傅玉書身形一變，由頭再施展，這一次，雲飛揚閃避得很從容。

天帝無意中往這邊看一眼，心頭一凜，方待呼傅玉書小心，雲飛揚將蛇鶴十三勢依樣葫蘆施展開來，雖然沒有傅玉書的純熟，但威力肯定在傅玉書之上。

傅玉書終於知道上當，一聲冷笑。「想不到雲兄竟變得如此聰明。」

「這還是多得傅大哥的教導。」雲飛揚一面說一面攻向傅玉書，用的正是才學來的蛇鶴十三勢。

第一遍他用得並不好，但每一個動作都用得恰到好處，到了第二遍，已能够發揮蛇鶴十三勢的威力。

傅玉書越打越心驚，所有的動作逐漸被雲飛揚封閉，越來越施展不開。

第二遍用罷，雲飛揚雙手突然一收，連變了好幾個姿勢。

傅玉書看得出那是運用內功的姿勢，知道雲飛揚要用天蠶功，揉身急上，想將雲飛揚的動作截斷，可是他一動，立即就發覺，在雲飛揚的周圍，彷彿有一重無形的網，他竟然攻進去。

那個網旋即像將他網起來。

傅玉書忙抽身，他一動，雲飛揚亦動，如影隨形，緊跟在他之後。

傅玉書連變幾次，始終擺脫不了雲飛揚，那種被網住的感覺更重了。

燕冲天亦同時擺出了雲飛揚一樣的姿勢，傅玉書那種奇怪的感覺天帝也感覺到了。

他目光閃動，終於有了決定，猛一聲斷喝，拚盡全身的內力，身形一動，箭也似射向傅玉書那邊！

燕冲天冷笑，緊追在天帝身後，天帝再一聲斷喝，五指如刀，在雲飛揚傅玉書當中劃下！

傅玉書與雲飛揚的衣衫立時拍拍的响動起來，裂帛一聲接响起。

那一聲裂帛，就是在二人當中响起來，二人的衣衫都無損壞。

傅玉書頓時感覺混身一鬆，方要說什麼，天帝已暴喝：「快走！」

傅玉書一怔，已被天帝一脚踢出去！

那會子他已經明白天帝的心意，脫口叫了一聲：「爺爺！」

「走！」天帝斷喝，右掌迎住了雲飛揚的雙手，左掌接住了燕冲天凌空一擊！

「轟」的一下巨震，整座聚義堂也彷彿搖動起來。

傅玉書就在這時候撞碎了一個窗戶，掠出了堂外，他的面色漲紅，發狂般掠出了數丈。

然後他聽到了天帝驚天動地的一聲怒吼，整顆心立時也彷彿碎裂。

他的牙齦咬得很緊，血從嘴角流下，可是他儘管憤怒，不敢趕回去，只是往前飛掠。

一重重瓦脊在他脚下飛過，他的身形已施展至極限，已不能再快。

× × ×

天帝單打獨鬥，絕不是燕冲天雲飛揚兩人任何之一的對手，又怎能够抵擋得住兩人的天蠶功夾擊。

可是他仍然要硬接，也只有這樣，他們爺孫二人才能够有一個活下來。

他年紀已經老大，寒潭二十年的折磨，元氣大傷，在武功方面，肯定已不能够再作任何的突破，只有傅玉書，還可以更進一步。

所以他決定犧牲自己來掩護傅玉書離開。

兩股強大的內力接下，他頓時五臟肺腑翻騰，彷彿要一片片碎裂。

那種痛苦絕不是任何人所能够抵受，他亦不由自主發出了一聲怒吼。

然後他整個身子就開始扭曲，逐漸變形，一陣陣「格格」的骨碎聲响過不休，雲飛揚一見，忙將內力收回，他沒有忘記答應傅香君饒天帝一命，可是已經遲了一步。

鮮血從天帝的七竅不停湧出，他的身子亦不停轉動，衣衫獵獵地作响，到停下來的時候，已變成一堆爛泥也似。

所有人的衣袂亦飛舞起來，同時有一陣窒息的感覺，一個個目定口呆，燕冲天雲飛揚二人，一樣怔住在那裏。

他們又何嘗想到這聯手一擊的威力如此之凌厲。

燕冲天第一個回復自我，一聲：「飛揚，你留在這裏，我去追那個叛徒回來！」也不待雲飛揚答話，身形一動，向傅玉書逃走的那個方向追了出去！

雲飛揚目光一轉，落在獨孤鳳的面上，歎了一口氣，獨孤鳳垂下頭去，並沒有作聲。

無敵雙目一張又垂下，亦沒有任何表示，公孫弘緊張的望着雲飛揚，是最緊張的一個。

天理

傅玉書的輕功雖然與風仍有些距離，但亦可以算得上一流，全力施展，疾如箭矢。掠過了無敵門總壇那道高牆，他立即轉向荒僻的山路掠去。

天帝到底能阻得住雲飛揚他們多久他雖然不能够確定，却知道，那應該是一段很短的時間。果然他掠出了無敵門的總壇不遠，就聽到一陣長嘯聲從後傳來。

那是燕冲天的聲音，傅玉書一聽，不禁心驚胆戰，身形一轉，掠進了旁邊不遠的一個雜木林子裏。

那個雜木林子枝葉疏落，看來並不易藏人，傅玉書心頭已亂，更就不知道如何選擇。他只是繼續往前掠去。

林子的出口，有幾間民屋，他才閃進一間民房的暗影裏，燕冲天已在林子的梢頭出現，旋風般一轉，枝葉紛飛，聲勢駭人。

傅玉書不敢多想，身形一翻，掠進那座民房內。

屋子裏一雙年老的夫婦正在用膳，看見一個人突然穿窗飛進來，無不大吃驚。

那個老婦人本能的擋在旁邊一個搖籃的前面，搖籃中睡着一個嬰孩，胖胖的小臉，尤帶着笑容。

傅玉書目光及處，歎向那個老婦人。

「你…你要做……」老婦人語聲未已，傅玉書已一掌將她推開，將那個嬰孩抱起來。「一會若是有一個老道士拍門問你們可曾見到什麼人走過，你們一定要裝作毫不知情，否則我就殺了這個小孩子。」

老婦人急呼：「孩子還小，千萬不要這樣做。」

那老頭兒亦道：「是了，公子，你要我們怎樣做就怎樣做，不要爲難孩子。」

傅玉書冷然一笑，也沒有再說什麼，偏身閃進旁邊的房間。

敲門聲即時响起。那雙老夫婦惶然對望一眼，老頭兒伸手往老婦人的手輕拍了一下，大着胆子走過去。

門拉開了，現身門外的果然就是燕沖天，老頭兒吃驚問道：「這位仙長……」

燕沖天往屋閃望一眼，道：「打擾兩位，請問可曾見一個年青人走過？」

那個小孩子已驚醒，看見在一個陌生人懷中，嘴一扁，便要哭出聲。

傅玉書一眼瞥見，忙一把將那個孩子的口掩住，他的手掌寬闊，這一掩，連那個小孩子的鼻子也掩住，可是在緊張之下，傅玉書並沒有發覺有什麼不妥。

那個小孩子當然掙扎不來，一張小臉開始逐漸在變色。

傅玉書仍沒有在意。

× × ×

老頭兒當然回答：「沒看見。」

燕沖天武功不錯高强，江湖經驗却實在不足，一些也瞧不出這雙老夫婦的神色有異，只道是被自己的突然進來嚇一跳，反而有些兒抱歉，接一聲：「對不起。」

語聲一落，退了出去，老頭兒並沒有將門掩上，怔在那兒。

燕沖天退到路心，看了看周圍，身形一拔，掠上了一戶人家的屋脊。

老頭兒看在眼內，又嚇了一跳，慌忙將門掩上。

燕沖天居高臨下縱目四顧，一時間也不知道往那一個方向追下去。

他在屋脊上呆了一會，終於罵出來了。「傅玉書，你走得了今天，走不了一輩子。」

然後他轉往來路掠回去。

他的語聲並不高，但每一個字傅玉書都聽得很清楚，額上滾下了幾顆冷汗。

他仍然不動，只是傾耳細聽，衣袂聲入耳，才鬆過一口氣。

「燕沖天，這個賬總有一天我會與你算一個清楚明白！」

他心中暗罵，突然發覺手上的小孩子有些不對勁，低頭一望，那個小孩子經已面無人色。

「死了？」他一驚，手一鬆，不由自主一步跨出去。

那雙老夫婦已經走了過來，看見傅玉書這種表情，知道出了事，老婦人忙問：「孩子怎樣了？」

傅玉書無可奈何的將那個小孩子塞入老婦人手中，心頭一種說不出的難受。

這些年來，他殺的人實在不少，却是從未殺過小孩子。

那個老婦人將孩子接下，往鼻子一探，突然背着傅玉書，哭了出來。「你殺了這孩子？」

傅玉書面色一沉。「不要作聲，否則連你們都殺掉！」

老婦人一呆，還待說什麼，老頭兒已將她按住，作勢叫她噤聲。

傅玉書移步窗前，往窗外望了一眼，已看不見燕沖天的踪影，才鬆過口氣。

老婦人飲泣着突然叫出來。「倫姑娘，你在天之靈，千萬不要怪我們，孩子現在要跟你去了。」

傅玉書一聽那個「倫」姓，心頭又是一陣不舒服，脫口問：「這不是你們的孩子？」

老婦人流着淚搖頭。「這孩子眞是命苦，做娘的生下他就離開了人世，交託我們撫養，那知，那知……」

一連兩聲「那知」，老婦人語不成聲接不下去，老頭兒扶着她，亦只有歎息。

傅玉書追問：「那位倫姑娘，到底叫做倫什麼？」

老頭兒囁嚅着道：「倫婉兒！」

傅玉書混身一震，驚呼：「什麼，這孩子的母親叫做倫婉兒？」

老頭兒點頭。「那是年多前的事，倫姑娘昏倒在我們家門前，被我們救了，不久就生下這孩子，倫姑娘由於身子單薄，又經過長途跋涉，所以生下了這孩子不久就與世長辭……」

「她眞的就叫做倫婉兒？」傅玉書仍存着萬一希望。

老婦人哭着道：「她還說孩子的爹姓傅，叫我們將來有機會，就將孩子送上武當山，交給他的爹傅玉書！」

傅玉書面色慘變。

老婦人接道：「又說傅家三代單傳，想不到這孩子就……就去了。」

傅玉書眼淚奪眶而出，突然將老婦人手中的孩子奪回來，疾往門外衝出去！

那雙老夫婦怔在當場，他們當然怎也想不到眼前這個殺孩子的人也就是孩子的父親。

× × ×

風吹林木呼嘯，傅玉書抱着自己兒子的屍體在樹林中狂奔，摔倒又爬起，又摔倒。

他終於倒下，淚水與泥土混在一起。

然後他將頭也埋在泥土裏。

毒計

大堂上的血漬未乾，無敵仍然在運功療傷，公孫弘的心情一樣緊張，盯穩了雲飛揚。

雲飛揚的視綫却是在獨孤鳳的面上，獨孤鳳反而不敢與雲飛揚的視綫接觸，只是偶然看雲飛揚一眼。

風聲急响，燕沖天穿窗而入，看了看雲飛揚，搖頭。

雲飛揚輕歎一聲。「老怪物雖然不是東西，到生死關頭，還是寧可犧牲自己的性命，也要救自己孫兒，倒是傅玉書，不管他死活。」

燕沖天冷笑。「這小子始終有一天落在我手上，叫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雲飛揚沉吟道：「生死有命。」

燕沖天沉下聲音。「這個人正是什麼壞事也做得出來，留下在人間，始終是一個禍患。」

雲飛揚不能不點頭。

燕沖天目光轉落在無敵的面上，無敵適時張開眼睛，吁了一口氣。

「你不必緊張。」燕沖天冷冷的道：「我答應給你兩個時辰，在時辰未到之前，我是絕不會動手的。」

無敵慘笑道：「你知道我所受的傷說重雖不重，却也不輕，在兩個時辰之內，根本沒有可能完全恢復，我看你，倒不如就這樣將我殺掉。」

燕沖天悶哼一聲。「好，我這就殺掉你！」一步跨出，舉起右掌。

獨孤鳳急擋在無敵的面前。「老前輩，時辰未到，我爹又身受重傷……」

無敵截口道：「鳳兒，由得他們動手，也好讓後世武林知道，武當這所謂名門正派，一樣會乘人之危！」

燕沖天怒道：「對付你這種邪魔外道，根本就不用說什麼武林規矩。」一掌便要劈出。

獨孤鳳迎向燕沖天。「老前輩，我求你放過我爹爹。」

燕沖天看着獨孤鳳，搖頭。「獨孤無敵，你向來無惡不作，居然有這樣一個好女兒。」

無敵似無限感觸，偏過臉。

燕沖天接道：「以你的一生壞事做盡，正是十死不足以贖罪，你這個女兒還要爲你求情，問你又怎對得起她？」

無敵不發一言。

獨孤鳳淚眼盈盈。「老前輩……」

燕沖天眞的有所爲難，揮手。「你還是讓開，讓我爲武林除害。」

獨孤鳳仍擋在無敵面前。「你眞的要殺我爹，就先將我殺掉。」

燕沖天搖頭。「我不想殺你，你快走開。」

獨孤鳳道：「除非你答應我不殺我爹。」轉回頭望着雲飛揚。「小揚，當初我爹將你擊傷，也是沒有再下殺手，你就看在這一點，請你師伯饒過我爹的命。」

雲飛揚爲難的望着燕沖天，望望獨孤鳳，獨孤鳳哀聲接道：「我求你。」

雲飛揚欲言又止，燕沖天即時目光一轉。「小飛，你意思怎樣？」

雲飛揚歎息着道：「爲了武當與武林同道，我們該殺他，但爲了鳳姑娘，我……我實在不知道如何是好。」

公孫弘那邊倏的跪下，大聲對燕沖天道：「求老前輩高抬貴手，公孫弘願代師父一死！」

「好漢子，」燕沖天脫口讚一聲轉向無敵，「獨孤無敵，我實在爲你可惜。」

無敵忽喝道：「弘兒鳳兒！」

獨孤鳳公孫弘一齊回頭，無敵緩緩站起身子。「他們要殺的是我，不是你們！」接向燕沖天道：「請動手！」

燕沖天掌一揚。「老夫就成全你！」

無敵挺起了胸膛，接喝道：「鳳兒滾開！」

獨孤鳳突然叫起來。「爹曾經說過，有無敵門一天他都不會退出江湖，現在無敵門已經不存在，我爹當然是準備退隱的了，老前輩俠義中人，難道連一個準備退出江湖的人也不肯放過？」

燕沖天一怔，問無敵。「門主眞的有退隱的打算？」

無敵不作聲。

獨孤鳳急道：「爹，你說啊。」

無敵仍然不作聲，燕沖天冷笑。「他是不會說的，因爲他根本就沒這意思。」

獨孤鳳流着淚哀求。「爹，你就快說吧！」

無敵歎了一口氣，終於道：「無敵門經此一役，元氣大傷，亦證明並非無敵，再加上今天的事，要想在江湖上立足已不是容易，只憑我一個人，又還能有什麼作爲，的確是不如退隱的好。」

燕沖天一面聽一面點頭。「好，若是你眞的肯改過自新，體念上天好生之德，老夫就放你這一次。」

獨孤鳳拜倒：「多謝老前輩。」

燕沖天仰天浩歎。「這一次我放過你爹爹，可能是放虎歸山，只希望我並沒有做錯。」

「老前輩放心。」獨孤鳳扶着無敵。「我爹一定會退出江湖。」

燕沖天無奈揮手。「好，你們走。」

公孫弘忙亦扶着無敵，他們方轉身，雲飛揚忽上前。「鳳姑娘借一步說話。」

獨孤鳳望着無敵，無敵道：「我們在外面等你。」

雲飛揚目送無敵公孫弘離開，道：「鳳姑娘，你要到什麼地方？」

「爹要到那兒，我就到那兒。」

「那我們……」

「你的心意我是明白的。」獨孤鳳黯然搖頭。「只是無敵門武當派是世仇，我們怎能够結合？」

「不是說，已經沒有無敵門？」

「總之我們是不可能結合的。」獨孤鳳頭垂得更低。「你保重。」

語聲一落，轉身就走，雲飛揚方待追上去，已給燕沖天拉住。「小飛——」

「師伯……」雲飛揚欲言又止。

燕沖天目送獨孤鳳走出了大堂，才說道：「不要胡思亂想了，鳳姑娘雖然人很不錯，到底是不適合你的，香君可就不同了。」

雲飛揚搖頭，燕沖天看見他那樣子，下面的話只好嚥回去。

獨孤鳳終於消失不見，雲飛揚呆望那邊，有些兒失魂落魄。

× × ×

夜深月明，獨孤鳳徘徊在古刹的外院，不時歎息。

這當然又是爲了雲飛揚的事情，這些年來，就只有雲飛揚能够佔據她的芳心。

他們却是偏生在敵對的兩個門派中。

無敵門雖然已不存在，但無敵對武當的仇恨是否亦因此而消失？獨孤鳳不敢肯定，也看不出來。

離開無敵門，無敵就沒有說過話，也沒有回答她任何的問題。

獨孤鳳却仍看得出無敵心中的悲哀。

× × ×

月光照不到無敵的身上，他盤膝坐在殿內的暗處，陷入沉思中。

他面上的表情不停的變動，時而悲，時而憤，但忽又露出笑容。

一種令人心寒的笑容。

他笑着站起身子，移步走出了大殿，笑容忽然又消斂，走向獨孤鳳。

獨孤鳳沒有發覺，一直到無敵叫一聲：「鳳兒——」

「爹——」獨孤鳳以袖擦淚，裝作若無其事的轉過身來。

「你在哭？」

「不，只是給風將砂子吹進眼裏。」

「這種謊話，你以爲瞞得過爹？」無敵搖頭。

獨孤鳳垂下頭去。

無敵忽然問她道：「雲飛揚不喜歡你了？」

獨孤鳳含淚搖頭。

「那是他不敢娶你？」

獨孤鳳又搖頭。

「既然都不是，那還哭什麼？」

「武當派無敵門是世仇……」

「無敵門巳經沒有了，又那裏再還有仇恨？」無敵笑起來。

獨孤鳳當場一怔，抬頭驚訝的望着無敵。

無敵笑接道：「我想清楚了，你是我唯一的女兒，做父母的又怎會不愛惜自己的兒女，不爲他們的幸福設想？你們既然是眞心相愛，我就成全你們好了。」

獨孤鳳半信半疑。

無敵又說道：「也許是我一生壞事做盡，想做一件好事，何況這件好事又關係着自己女兒的終生幸福。」

獨孤鳳既喜還羞。「爹……」

「這件事包在爹身上。」無敵拈鬚微笑。

無論怎樣看，他也的確眞的像是爲獨孤鳳設想，又有誰知道，一個可怕的報復就在他的笑容中展開？

× × ×

山風吹來了遠處的花香，雲飛揚逆風奔跑在山坡之上。

風吹亂了他的頭髮，甚至吹得他的眼睛巳經有些發酸，可是，他仍然繼續的奔前。

他的心情實在太興奮，在見過無敵，在得到燕冲天的答允之後，他就感覺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一個人。

有生以來他從沒這樣的興奮過，快樂過，送走了無敵，他隨亦奔了出來，奔向無敵門總壇對面的山坡，接在山坡上翻了兩個觔斗。

然後他摘下了旁邊的一叢不知名的小白花，正在盤算怎樣將這些花送給獨孤鳳，就看見花叢後冒出了一個人。

那是公孫弘，他的面色不大好，就正如他的心情一樣，他看着雲飛揚，冷冷道：「這些花很美。」

「是你？」雲飛揚有些意外。「你躲在這裏幹什麼？」

公孫弘冷笑。「我本來就在這裏。」

「哦？」雲飛揚摸着腦袋，一時也不知該說什麼。

「恭喜你。」公孫弘突然又冒出這樣的一句話。

雲飛揚一怔，笑了笑。

「你巳經考慮清楚的了？」

雲飛揚點頭。

「你不會後悔？」

「爲什麼要後悔？」雲飛揚反問。

「我師妹的脾氣很壞。」

「不見得，尤其是近來，巳經改變了很多。」

「也不怕江湖上的人說你娶了一個大魔頭的女兒？」

「我從來就不理會別人背後對自己怎樣說話。」

公孫弘瞪着雲飛揚。「好，雲飛揚，我是服了你。」

他的語聲越來越激動。「無疑我也的確比不上你，不過，你一定要好好的對師妹。」

雲飛揚笑笑。「公孫兄放心。」

公孫弘厲聲道：「若是有一天你對不起我師妹，我就是拚掉這條命，也要你還一個公道！」

語聲一落，霍地轉身，飛步奔去。

雲飛揚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呆住在那裏，半晌才原路走回。

× × ×

才回到無敵門總壇，雲飛揚立即又闖進燕冲天的房間。

燕冲天正在盤膝打坐，看見雲飛揚闖進，面色就沉了下去。

「師伯。」雲飛揚又回復那種興奮。

「還有什麼事？」燕冲天沒好聲氣。

雲飛揚毫不在意。「師伯，除了你之外，我巳經沒有其他親人。」

「你是要我替你主持婚事？」燕冲天悶哼。「若是與香君，不用你開口，我也會替你安排，那個獨孤無敵的女兒……」

雲飛揚奇怪的道：「師伯不是也很喜歡鳳姑娘？」

「那是另一回事。」燕冲天哼一聲。「我眞是不明白，鳳姑娘人雖不錯，但怎也比不上香君，怎麼你就不喜歡香君。」

「傅姑娘不錯很好……」

「好就成了……」

「感情這種東西，別人是很難了解的，師伯，你可有喜歡過什麼人？」

燕冲天冷冷的回答道：「我十歲開始練武，全心全意，什麼兒女私情的一概不識。」

「所以也難怪師伯不明白我的心情，一直以來我都是將傅姑娘當做妹子一樣，而鳳姑娘……」

「與你就很有緣份的了？」燕冲天冷笑連聲。

雲飛揚不以爲意想想又道：「無敵門武當派世代爲仇，現在無敵雖然慘敗，難保他的門下他日不會再動干戈，但，若我與鳳姑娘成親，化干戈爲玉帛，兩派之間的恩怨，亦自此一筆勾消，況且鳳姑娘人實在好。」

燕冲天聽到這裏，面色總算緩和下來，考慮了一會。「你眞認爲可以這樣？」

雲飛揚很自信的點頭。

燕冲天再考慮，微喟：「江湖上若是再沒有無敵門的人在作惡，無疑是太平得多。」

「師伯能夠明白最好。」

燕冲天忽然問道：「你娶無敵的女兒，到底是爲了自己，還是爲了武林大局設想？」

雲飛揚呆了呆，却道：「是爲了自己，我眞的喜歡鳳姑娘。」

燕冲天一瞪眼，無奈的歎了一口氣。「眞是不明白你這樣痴心。」

「師伯……」

燕冲天悶哼。「看來這一頓喜酒，不喝也不成的了。」

「多謝師伯成全。」雲飛揚跪下。

「只望你成親之後與鳳姑娘二人好好的勸服獨孤無敵，莫讓他再爲禍江湖。」

雲飛揚垂下頭去。

「我們武當被迫臣服逍遙谷的弟子全都留在這地方，就叫他們立即籌備進行好了。」燕冲天到底是一個爽快人。

× × ×

這巳是無敵門的第二次張燈結綵，武當弟子帶着旣高興，又慚愧的心情在燕冲天的督促之下迅速完成了各種籌備工作。

最不是味道的當然就是公孫弘，幸好無敵門的弟子走的走散的散，剩下來的一些小脚色根本不敢在他的面前多說什麼。

只有獨孤無敵，偶然幾句說話，有如利劍，却也是出於無心。

他們巳經遷回無敵門，在一個院落住下，看着各種工作巳經七七八八，無敵又叫來公孫弘。

「事情籌備得怎樣了？」

「弟子與武當姚峯一齊負責，巳發出喜柬通知武林同道，其他瑣碎事務，也差不多的了。」公孫弘仍然是那麼恭恭敬敬的。

無敵不禁歎息。「比起當日我與你安排的婚宴，却是遜色得多……」

公孫弘面色一變，垂下頭。

無敵也立即發覺說錯了話，轉過話題。「我們無敵門各地的分舵相信還有不少走脫了的弟子……」

「全散了。」公孫弘垂下頭。

「果眞樹倒猢猻散。」無敵長歎。「青松當日倒不是信口開河。」

公孫弘欲言又止，無敵一揮手。「去做你的事。」

「是——」公孫弘低頭退了下去，退到門外，正遇着獨孤鳳進來。

「師兄。」獨孤鳳有些尷尬，却仍然招呼。

公孫弘頭垂得更低，應聲「師妹」，急急離開。

獨孤鳳一聲微喟，走到無敵的面前。

「鳳兒，有事找爹？」

獨孤鳳點頭。「女兒有一個要求。」

「說好了。」無敵笑笑。「只要爹做得到的，一定答應你。」

獨孤鳳高興地問道：「女兒想找娘回來。」

無敵一怔，面色激變，但立即又恢復正常。「這是應該，不過你娘……」

獨孤鳳搶着道：「女兒知道娘在什麼地方。」

「哦？」無敵目光閃動。

「爹既然答應了，女兒這就動身去找娘……」

「不成。」無敵拒絕。

獨孤鳳急道：「爹不是……」

「你誤會了，爹是說你身爲新娘子，怎可以到處跑，而且遠行。」無敵又笑笑。「這樣，告訴我你娘在什麼地方，我着弘兒趕去接你娘到來。」

獨孤鳳面上這才又有了笑容，一些也沒有發覺無敵的神色有異。

無敵隨即叫來公孫弘，當着獨孤鳳，着公孫弘依獨孤鳳的指示去接沈曼君回無敵門。

公孫弘滿肚子不舒服，却不敢違背無敵的命令。

× × ×

別過無敵，出到大堂，公孫弘看看周圍正在張燈結綵的武當弟子，更不是味兒，加快了脚步。

姚峯那邊瞥見，忙過來截住。「正需要你帮忙，你還要那裏去。」

公孫弘沒好聲氣應道：「奉師父之命，去接師母回來。」

「這怎成。」姚峯搖頭。「這許多事情你走了，我如何兼顧……」

「那是你的事。」

「我的事？」姚峯嚷起來。「你忘了是你們無敵門大小姐出閣。」

「不用你來提醒我。」

「你要離開也可以，叫別的人來。」

公孫弘目光一掃，沒有作聲，姚峯的目光順着一轉，所見都是武當派弟子，脫口道：「莫非無敵門其他的人死光散盡，一個也沒有。」

公孫弘悶哼一聲。

姚峯接口道：「你若不留下，我可不管那許多。」

公孫弘怒視姚峯。「你不管叫雲飛揚來管好了。」語聲一落，頭也不回，走了出去。

× × ×

出無敵門大門，公孫弘立即飛身上馬，策馬東奔。

他一肚子悶氣，一頓鞭子抽下來，那匹馬去如疾箭，迅速將無敵門遠遠抛在後面。

前行半里，進入了一個林子，馬速未減。

公孫弘回頭望一眼，無敵門巳不在視綫之內，這才將馬鞭收起來。

也就在這時候，前面人影一閃，一個人從樹林中飄出截住了出路。

公孫弘一聲：「大胆！」一鞭便待抽下去，才舉起，又放下。

那刹那，他巳看清楚來人。

「師父——」他脫口驚呼，幾乎一個觔斗從馬上栽下。

那個人赫然是獨孤無敵。

「弘兒，你趕得這樣急幹什麼？」無敵的說話更奇怪。

「師父不是吩咐弟子趕着去接師母回來。」

無敵搖頭。「我只是叫你去接，沒叫你趕去接。」

「師父……」公孫弘大惑不解。「日子巳經接近。」

「你最好在你師妹婚後的第二天才回來。」

「那師母不是趕不及師妹的婚筵。」

「正是要如此。」

「爲什麼？」公孫弘追問。

「別問爲什麼。」無敵沉下臉。

「可是……」

「人家開開心心成親，你很高興候在一旁？」無敵冷笑。

公孫弘怔在那裏。

無敵一再叮囑。「依我說話去做，記好。」語聲一落，身形一動，掠回林中。

——爲什麽？公孫弘目送無敵消失，一個腦袋彷彿變成了兩個。

有生以來他還是第一次看見無敵的舉止，這樣神秘，說話又這樣閃縮。

× × ×

夜深人靜。

公孫弘猶在客棧的房間內徘徊，想到爲獨孤鳳的不惜受七刀之刑，再想到獨孤**鳳對自己的冷漠，不禁百感交集。**

推窗外望，一鈎新月斜掛天際，彷彿要將人的腸子鈎斷，將心鈎開。

公孫弘經已傷心斷腸。

× × ×

一樣的月，兩樣的心情，獨孤鳳在無敵門總壇的院子裏，望着那一勾新月，却是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由認識到現在，雲飛揚雖然也曾令她很傷心，到底沒有令她失望。

想到雲飛揚當日傻裏傻氣，不停逗自己開心的樣子，不由她又由心笑出來。

是一種開心的，滿足的笑。

× × ×

雲飛揚這時候却是在房間內不停的寫**着字。**

老大的一張紙，上面寫得密密麻麻的，却全是一個「鳳」字。

他本已入睡，可是怎也睡不着，他實在太興奮。

幾經波折現在他總算得償素願。

× × ×

無敵這時候也在月下。

他的面色比月色更森冷，嘴角露出一絲陰險惡毒的笑容，心中也在重覆着陰險惡毒的咒詛。

——沈曼君，青松，你們的兒女就要成親了，這是你們自己種下的惡果，你們可知道！

——沒有人能够阻止這件事發生，沈曼君，我要你自嘗惡果，青松，我要你九泉之下，也不得安息。

沒有人聽到他內心這陰險惡毒的咒詛，又有誰能够阻止這件事？

× × ×

黃昏。

沈曼君徘徊在漁屋前，夕陽下，周圍一片寧謐，她的心本來也很平靜，不知怎的突然感覺到一陣忐忑不安。

——到底爲什麼？

那刹那她不由想到了獨孤鳳，想到了獨孤鳳的安危。

——有雲飛揚燕沖天一旁照料，鳳兒應該很安全，不會有危險。

她歎了一口氣，忽然聽到脚步聲，回頭望去，只見傅香君手提釣竿竹簍走了近來。

「夫人，屋外風大，怎麼你不留在屋內？」傅香君是那麼溫柔有禮。

沈曼君搖頭。「不要緊。」目光一落，轉問。「釣到了很多魚？」

傅香君一舉竹簍。「小的都放回水裏去了，剩下兩尾大的。」

沈曼君一笑。「你什麼都懂，鳳兒若是有你的一半聰明就好了。」

「鳳姊姊武功很好。」

「那有什麼用，整天與人打打殺殺的，脾氣又大，總是勸她不肯，那幾次，若不是雲飛揚出手相救，也不知變成怎樣。」沈曼君又歎了一口氣。

傅香君看在眼內，已猜到幾分，忙安慰。「有雲大哥在一旁照料，鳳姊姊是不會出事的。」

沈曼君微一頷首。「希望就是了。」

「雲大哥一定不會讓鳳姊姊吃虧。」

傅香君這句話說來倒有些感慨。

沈曼君轉問：「你覺得雲飛揚這個人怎樣？」

「雖然有些傻裏傻氣，心腸倒是蠻好的，有時就是自己吃虧，也不肯讓朋友吃虧。」

「不錯，也不枉我拚盡畢生功力，救他一場。」

傅香君說道：「他將來一定會報答夫人。」

「那是天意，只望將來鳳兒與他在一起能够得到幸福……」沈曼君目光逐漸遙遠。

傅香君聽着心頭一酸，岔開話題。「雲大哥身懷武當七絕，定會出人頭地。」

沈曼君却更感慨。「青松一生苦練，結果也只是練得六絕，若不是有雲飛揚，

只怕他死難瞑目。」

一頓接又道：「這總算後繼有人。」

「當然了，雲大哥原就是青松道長的兒子！」

「什麽？」沈曼君一呆。「你說什麼？雲飛揚是青松的兒子？」

傅香君點頭。「據說那是因爲青松道長出家前，他的表妹替他養大的，也就因爲這個緣故，他不能公開收雲大哥做徒弟，只能暗中傳授雲大哥武功，才引起其他人對雲大哥的誤會。」

沈曼君一面聽面色一面變，這對她簡直就是晴天霹靂。

「青松的兒子——」她沉吟着突覺得有些頭昏目眩，搖搖欲墮，伸手扶住了旁邊的牆壁。

傅香君一見嚇了一跳，忙放下釣竿魚簍，扶住沈曼君。「怎樣了？」

沈曼君額上冷汗紛落。「沒……沒事，只是有些不舒服。」

「我扶你進去休息一下。」

「不用——」沈曼君突然問：「傅姑娘，你是否也很喜歡飛揚。」

傅香君俏臉一紅，沒有回答，沈曼君歎息一聲道：「你放心，飛揚知道你這樣關心，這樣喜歡他，一定不會辜負你。」

「鳳姊姊跟他才是天生一對。」傅香君黯然神傷。

「他……」沈曼君欲言又止，最後還是道：「將來他一定只會與你一起。」

傅香君搖頭。「我還是進去燒好那兩尾魚。」

沈曼君看着她的背影，怔住在那裏。

——飛揚原來是青松的兒子，幸好鳳兒與他還沒有鬧出事來。

沈曼君抬手擦去額上的冷汗，一顆心才放下，又懸起來。

——不知他兩人現在怎樣了。

一股難以言喻的恐怖猛襲上沈曼君的心頭。

這一夜，沈曼君整夜難以成眠。

× × ×

又是黃昏，傅香君從附近市集回來，提着一袋麵粉。

那袋麵粉漏下，傅香君都並未在意。

她好像有很多心事，脚步沉重，沒精打采。

走進屋子，她將那袋麵粉放下，頹然在一旁坐下來，沈曼君來到了她身旁，也竟不知。

沈曼君看見奇怪，關心地忙問：「香君，出了什麼事？」

「沒……沒事。」傅香君茫然搖頭。

「不舒服？」沈曼君伸手摸着傅香君的額角，却發覺沒有什麼不妥。

傅香君的眼淚忽然流下，沈曼君更奇怪。「到底什麼事，告訴我，看我能不能替你解決？」

傅香君流着淚搖頭，終於說出來。「雲大哥與鳳姊姊成親了。」

沈曼君心頭大震，一連倒退了幾步．突然叫出來：「不可能！」

她叫得很大聲，傅香君反而給她嚇了一跳。「是眞的，附近的武林中人接到帖子的都已經趕去無敵門！」

（未完）

民族英雄軼事

王其勤

秦中客

犧牲愛子，保存全城的生命。

明朝嘉靖三十三年四月間，倭寇率領着大隊人馬，又來侵犯無錫，將這一座城圍得水洩不通，因爲圍得太久，城裏的人因爲柴米斷絕了，將來不是戰死，必定會餓死。

倭寇攻打了無錫城，攻打了好幾次而沒有成功，後來又使用以大隊人馬圍攻的毒計，圍困無錫城一個多月，仍然沒有攻**下。無錫原來只有一座土城，何以能够遭**受得倭寇的軍隊的大舉進攻呢？原來無錫城的知縣王其勤，是一個勤政愛民的好官，他發覺倭寇有來侵犯的意圖，爲了防禦他們，便督促地方人士，有錢出錢，無錢出力，努力建築了一座堅固的石城，用來抵抗敵人，於是他命令全城的人民協助工人工作，限定日期完成，工作做久了，工人顯得很疲倦，想偷個空閒休息休息，於是向監工員王克寶要求，這個王克寶就是王知縣的兒子，他覺得工人日夜工作，實在太辛苦，於是便允許了。

但是建築石城的事，關係到全城的人民的生命，非常重大，實在是時間不允許拖延了，王知縣親自來查看，他見了工人將工作放下，都在一邊睡覺，他便很生氣的問道：「這是誰允許他們睡覺的？」中間有些工人答道：「這是大少爺允許我們的。」正直無私的王知縣聽了非常生氣，當時就把他的愛子殺了，因爲他躭誤了建築石城的工作，忽視了全城百姓的生命。

守城的將士以及全部的工人，看見知縣這麼公正無私，便知道築城的重要，從此以後，個個都振作起精神，加倍努力，一座高大而堅固的石城，僅僅只有七十天的工夫，就已經全部完成，這眞是一個極大的奇蹟，無錫城到了今天，還保存着一個克寶橋，就是王知縣的愛子王克寶被殺的地方。

犧牲了一個愛子，而保全了全城的生命，這正是王知縣偉大的地方，假使無錫城沒有一座堅固的石城，老早就被倭寇攻破了，這就是王知縣的先見之明，也正是他保國衞民的功勞。

在這道石城牆的外邊，置有一道溝，而溝的旁邊築有樓堡，當倭寇攻到了城下的時候，便佔據了樓上，向城裏射擊，或是丟石頭，而每丟必中，當時有一位勇士名如叫做潘海，非常有勇氣，不怕生命的危險，游過了這條溝，放火燒了樓堡，使得倭寇失掉了憑藉，城裏也有了安全的保障。

張守徑也是一位民族英雄，他看到了倭寇欺侮中國，情勢十分嚴重，便非常着急，於是將自己所有的一切家產拿出來，召集義勇軍隊，在五月二十八日，親自率領軍隊冒着生命的危險，從西門衝出來，他帶着軍隊，和倭寇大戰於西定橋，他的部下有一位勇士，不顧生死，上前砍了四個賊兵的頭，這樣血戰了很久，却想不到倭寇的救兵來到了，聲勢十分浩大，因此在敵人軍隊多的情勢之下，張守徑敗退了下來，而血戰的結果，死了保衞國土的無錫勇士三十六人，這三十六位民族英雄中，有一個是張守徑的姪子張鸞，當守軍攻下來的時候，張守徑和他的弟弟張守灼，爲了保護大衆上船，自己走在最後面，倭寇中有一個名叫四大王的，衝上船來，守徑的兵士錢從韋，舉起了鐵棒用力的打了過去，將那個四大王的腦漿打了出來，一羣倭寇將他的屍體搶了過去，才解決了無錫城的受圍。

無錫解圍了以後，王知縣很感慨的嘆了一口氣說：「外寇雖然已經除掉了，可惜田賦還是不公平，這是一種很嚴重的災患啊！」於是便積極的整理田賦，使得人民的權利義務都一律平等，雖然受到了一些人的反對，但是一般的平民，沒有一個不爲此而感到興奮的，現在無錫的望湖門外的南水仙廟，與惠山的繡嶂街的松滋王侯廟，都是紀念這位保國衞民的賢官王其勤的。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邵一子被高立重創，昏厥地上，為海無顏救回，甦醒後發覺藏寶圖已失，所幸譯文尚在。由於受傷過重，自知已無生望，且見海無顏為人忠厚，乃將譯文交與海無顏，囑他追回藏寶圖，與譯文對照，按圖文所示，按址往掘寶藏，盡交藏王，為桑梓建樹，使全藏臻於富强康樂之境。海無顏諾諾遵囑，誓言不負所托。邵一子於彌留時，復將二天門秘笈傳與海無顏，即溘然長逝。海無顏草草埋葬邵一子後，即潛回武漢，從大柱子處取回秘笈……另一方面，朱翠正與潘幼廸在房間閒談……

夜色濃如墨 挑戰躡踪人

朱翠一面說，一個咕嚕由牀上坐起來，强自作出了一副笑容。

潘幼廸伸出手指，揩去了她臉上一滴淚水，朱翠頓時顯得很尷尬——

「怎麼啦，妳又想媽媽和弟弟啦！是吧？」

朱翠搖搖頭，眼圈一紅，差一點眼淚又要淌下來，她可不願在人前示弱，尤其不願意被這個結拜的姐妹給看輕了，身子一翻，下了牀，走向窗前，推開窗戶向外面探望着！

潘幼廸笑了笑，自己倒了一杯茶，呷了一口——

「這也沒什麼難為情的，幹嘛不好意思？」

「妳再說——」

朱翠霍的回過臉來，眞像是要惱了！有心要作出一副生氣的樣子，奈何那雙不爭氣的眼睛，偏偏又有些發紅，像是受了什麼委屈的樣子！

潘幼廸一笑說道：「得了，妳也別難受了，倒是有個好消息告訴妳，妳一定高興！」

朱翠眨了一下眸子道：「是什麼好消息？」

潘幼廸冷笑一聲道：「我本來想找李妙眞的，却想不到會偶然發現了妳想要找的仇人！」

「是誰？」朱翠精神一振的道：「曹羽？」

「那倒不是——聽說他已經離開了漢陽！」

朱翠頓時顯然很失望的嘆了口氣道：「那麼看起來，這一趟武漢又白來了！」

「那倒也不是！」潘幼廸冷笑道：「姓曹的雖然已經走了，但是姓常的却跑不了！」

「姓常的？」朱翠立刻精神為之一振道：「你是說常威父子？」

潘幼廸一笑點頭道：「不錯，就是他們！」

朱翠頓時興奮的道：「那可好極了——他們不是已經搬離了漢陽府嗎？」

「哼，那倒未見得，依我看只不過是搬了個家而已！」

朱翠用力的咬了一下牙：「好吧，妳告訴我他們這兩個狠心狗肺的東西藏在那裏，今天晚上我就找他們去！」

潘幼廸搖搖頭冷笑道：「妳千萬不能這麼衝動，反正我既然找着了他們，他們就一定跑不了，不過經我初步打探的結果，常威那個老賊，大概是怕妳報復，可是小心得很，保護他的人多極了，尤其厲害的是神機營的火器抬槍！」

朱翠挺了一下腰道：「我不怕！」

說着就過去拿劍，那副樣子像是立刻就要走。

潘幼廸一把拉住她道：「給我坐下來吧！」

朱翠想到自己的過於衝動，不禁為之失笑，她一向是嚴密謹愼，想不到此刻竟然會亂了方寸。

當下搖了一下頭，苦笑道：「再這麼下去我都要變瘋了！」

潘幼廸輕輕在她手背上拍了一下，感嘆道：「也難怪妳了，任何人遭此大故也

會有些反常，何況妳一個驕生慣養的姑娘……已經很難得了！」

朱翠翻起眸子白了她一眼：「我們已經認識這麼久了，妳還當我是驕生慣養，哼！」

潘幼廸一笑道：「比起我來妳還是够嬌的——好啦，咱們先別鬥嘴了，言歸正傳吧！」

朱翠問道：「妳眞的看見常威那個老賊了？」

「那倒沒有！」潘幼廸道：「不過，我看見了他那個寶貝兒子常孟！」

喝了一口茶，潘幼廸才繼續說道：「事情是這樣的，我因為想更瞭解李妙眞這個老尼姑到底在弄些什麼玄虛・所以暗中跟了她一下午，想不到這個老尼姑精明得很，大概是被她看出了我的行藏，故意把我引到樹林子裏，轉了一圈就沒影了！」

朱翠道：「妳也眞是，就算這個老尼姑行為有些古怪，但是與我們沒有關係，只要她不幹壞事，我們又何必管她的閒事呢！」

潘幼廸搖搖頭道：「我可不像妳這麼想，一個人做事如果光明磊落，自然不怕人知，反過來要是行事詭秘，掩掩藏藏，就一定有鬼——」

她冷笑了一聲，接道：「就像白衣庵主李妙眞這個人，她明明沒有退出江湖，却偏偏要裝出已經封劍江湖，吃齋唸佛的佛門中人，這當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勾當，我非要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朱翠無可奈何的道：「好吧，那妳就慢慢的查吧，可是這件事又怎麼會與常威父子扯上關係呢！」

潘幼廸道：「他們當中有沒有來往，我還沒聽說，我只是誤打誤闖的碰見了姓常的而已！」

「妳在那裏看見了常孟？」

「在茶館裏！」

潘幼廸於是說出了她的所見道：「當時我被李妙眞騙到了樹林子裏，才知道上了她的當，再找她已經沒有她的影子，出了樹林，見有一個小茶館，因為肚子餓了就去吃碗麵，却沒有想到那個常孟居然也在座上！」

朱翠道：「他可看見妳了？」

潘幼廸點點頭道：「當然看見了，這人必定是作賊心虛，一看見我頓時嚇了一跳，匆匆就走了！」

「妳難道沒有跟下去？」

「哼！那還用說！」潘幼廸冷笑道：「這個人作賊心虛得很，一出門就上馬跑了，還有四個人暗中保護着他，可是仍然沒有跑開我的眼去！」

朱翠道：「妳可找到了他的住處？」

「那還用說！」潘幼廸冷笑道：「我要不說，妳一定想不到，妳猜姓常的住在那裏？」

朱翠道：「可是一個農莊裏？」

潘幼廸搖搖頭道：「不是——是個廟裏！」

「住在廟裏？」

——這倒是朱翠事先猜想不到的！

潘幼廸冷冷的道：「廟雖然是廟，裏面的和尚却都搬空了！現在暫時變成了將軍府了！」

朱翠點點頭道：「這麼說我明白了，姓常的大概想到了我饒不了他，所以想出了這麼個花樣來，可是這樣，他又能瞞得了誰？」

潘幼廸道：「廟裏的情形我也大概的看了一下，的確是戒備森嚴，住着很多假和尚，人人武功高强，我猜想這必然是要曹羽那邊派過來的人，另外神機營的火器班就散在廟外四週的民房，常氏父子自以為這樣妳就找不到他們了，哼，想不到偏偏鬼使神差的竟然會被我給碰見了！」

說到這裏，她目光注視向朱翠道：「妳是不是眞的打算下手？」

朱翠緊緊的咬了一下牙，點點頭道：「那還用說！這些見利忘義，出賣主子的奴才，我恨不能立刻要他們的狗命！」

潘幼廸冷冷一笑道：「這件事妳也不要看得太容易了！」

微微笑了笑，潘幼廸又接下去道：「誰叫我們是姐妹呢！這件事就算也有我一份吧！」

朱翠一笑道：「妳也願跟着我去趟這個混水，可別忘了殺害朝廷的命官，是一等一的殺頭罪犯呢！」

潘幼廸出聲笑道：「現在才說這個豈不是太晚了，第一天跟妳在一塊的時候，我呀我這個死罪的罪名已經叩在頭上洗不掉了！」

兩個人都不禁格格笑了！

「說眞的！」朱翠道：「妳看我們什麼時候下手呢？」

「妳先別急！這種事是急不來的！」

說着，潘幼廸忽然站起來道：「這附近有一家小店，芝蔴桂花湯圓搓得很不錯，我們到那邊去邊吃邊聊怎麼樣？」

朱翠一跳喜道：「好呀，妳怎麼不早說呢，我肚子正餓着呢！」

一面說就去拿寶劍！

「用不着帶這個！」潘幼廸道：「那裏離常威父子住的地方太近了，要是被人認出來可就不太好！」

朱翠搖動着頭上的兩根辮子道：「妳放心吧，我這副鄉下姑娘的打扮，就是我媽也認不得我哩！」

潘幼廸久歷風塵，雖說歲數不大，可是江湖經驗却遠較那個久處深宮的朱翠要豐富得多，當下由行囊裏找出了兩套粗布褲褂，拉着朱翠一併換上！

對着鏡子一照，果然模樣兒一點也不像了。

二女本來就年歲相若，雖然各有一身了不起的本事，到底年紀輕輕，稚氣未退，此刻對鏡理粧，看見了自己前所未見的怪模樣，一時樂不自禁，歷久以來所壓諸在身上的萬斤愁担，似乎一股腦的都暫時拋諸九霄雲外，一時間對着鏡子嘻嘻哈哈的笑個沒完！

兩個大姑娘彼此調笑了一陣，這才手拉手的步出旁門，向大街上步去！

夜也已經很深了，但是眼前這條「王府井大街」，却仍然很熱鬧，許多夜市仍然開張！

這邊上有賣麵茶的，有賣硬麵餑餑的，有耍把式賣藝的，還有玩猴兒戲的！

朱翠、潘幼廸兩個併世無雙的俠女，此刻混身其間。只覺得無比輕鬆，尤其是

朱翠，自從她家庭連遭事故後，還不曾像今夜這麼開心過。

——混跡在熙攘的人羣裏，看看這個指指那個，只覺得有意思極了！

逛完了夜市，找到了潘幼廸所說的那家小店，兩個大姑娘各人叫了一碗湯圓，朱翠一嚐之下，果然美味，一連吃了三碗，仍然意猶未盡！

潘幼廸白着她小聲道：「够了，我的小姐，眞是好吃相！」

朱翠笑道：「誰要你帶我來的！這麼好吃！我還要吃幾個芝蔴團呢！」

潘幼廸怔了一下，笑道：「好好！妳就吃吧，待會夜裏別叫肚子痛就好了！」

朱翠道：「管他呢！先吃了再說！」於是招呼道：「喂！老闆，再來四個炸蔴團！」

店老闆答應一聲，剛要轉身，就聽見另一個女人的聲音道：「也給我來幾個蔴團！」

這一句話當然引起了兩個大姑娘的注意。

朱翠順着對方聲音看去，就在自己左側前方一個小方桌上，不知什麼時候來了一個女客——

白白的臉，尖尖的下巴，一雙顴骨雖然嫌高了一點，却是掩不住對方獨獨具有的那種氣質——是個相當美的婦人！

這個女人穿着一襲暗紅色的衣裳，尤其是上身的那襲披肩，垂掛着一些金絲銀珠，看上去亮晶晶的十分好看！

朱潘二女扭臉看她時，對方也正在看她們，彼此眼光一交接的當兒，紅衣婦人微微一笑，點了一下頭！

朱翠由於不慣與生人攀交，情不自禁的把眼睛轉向一邊。

潘幼廸冷冷哼了一聲道：「這個女人看上去有點邪門，還是少答理她，吃完我們走吧！」

她說話聲音甚低，當然不愁被對方聽見！誰知話聲方落，却聽見對方那個女人微笑着說道：「明明不是鄉下人，硬要裝成鄉下人，那才叫斜門兒呢！」

二女心裏一驚，對看了一眼，暗裏詫異着對方好靈的耳朶，自然她這兩句話是衝着自己說的！

朱翠不由打量了那個女人幾眼，對方却連這邊看也不看上一眼。

潘幼廸微微一笑，向着朱翠搖了一下頭，示意她不要有所異動，遂即站起來道：「我們走吧！別吃了！」

說時，店夥計正把炸好的一碟蔴團端過來——潘幼廸就吩咐他包起來帶回去吃，丟下一小塊碎銀子拉着朱翠就往外走！

二女經過那個紅衣女人時，對方正自向着手上的一個蔴團;往裏面吹氣，一雙深窪靈活的眸子，似笑非笑的向朱翠注視着，並微微點頭告別！

朱翠生怕爲對方看破了自己的行藏，趕忙把眸子移向一邊，匆匆同着潘幼廸步出店外。

——猛可裏一股疾風，直向着腦後襲到。

憑着朱翠過去練武的經驗，立刻就感覺出來必然有暗器襲到！當下也來不及向潘幼廸招呼，霍地一個轉身側步，把身子閃開一旁！

什麼也沒有，只不過是一股風罷了，再看那個紅衣婦人，一雙筷子夾着一個熱騰騰的蔴團，正在微微吹氣——

彼此間隔距離，少說也有三丈開外，難道對方這個紅衣女人僅僅只憑嘴裏吹一口氣，就能使自己有暗器臨頭的感覺！這也未免太過玄虛一點了！

走出了小店，拐了一個彎，在巷頭站住！

「這個人太怪了！」朱翠看着潘幼廸道：「妳可看出來她的底細了？」

潘幼廸哼道：「照妳這麼一說，我成了神仙了，什麼人一眼就能摸清他的底細——不過，只憑她剛才那種靈敏的聽覺就可以知道，這個人內功極高，比我們不在以下！」

朱翠道：「她可能練的有『提呼一氣功』，廸姐，妳可聽見過這門功夫麼？」

潘幼廸斜視着她，奇怪的道：「妳說的是『南鳳』老前輩的看家本領？」

朱翠點點頭道：「不是她又是誰？」

潘幼廸一笑道：「這位老人家好像早已經死了，不——不是她！」

朱翠道：「當然不是她，不過，我在懷疑剛才這個女人可能與她有關！」

潘幼廸道：「妳憑什麼以爲她擅長『提呼一氣功』？」

朱翠遂即把剛才奇怪的感覺說出，潘幼廸聆聽之後亦頗感懷疑。

她冷冷道：「聽妳這麼說，的確有幾分像，不過除了『南鳳』的提呼一氣功之外，武林中仍有幾門高深的氣功可以達到吹氣傷人的境地，就好比我們『觀濤閣』的『蟬覺之術』，就與你所說的提呼一氣功有異曲同工之妙！」

朱翠心中着實佩服這位拜姐的見解高越，比較起來自己的經歷差得太遠了。

潘幼廸接着道：「無論如何，這個女人確是一個不大簡單的人……奇怪，我居然認不出她是誰？讓我想想看……」

朱翠一笑道：「算了，也許以後一輩子也看不着她了，何必費這個心思！」

潘幼廸看着她嘆了口氣，搖搖頭道：「妳太純了，這些人不會無緣無故的出現的，等着瞧吧，早晚我們還會碰着的，是友是敵，到時候就知道了！」

說話時，只聽見背後嘩楞楞一陣子串鈴聲響，一頭黑白花的小毛驢直由身後疾馳了過來！

二女方自看淸驢背上的那個騎客，正是剛剛在小店所見的那個紅衣婦人，無奈速度太快，瞬息之間，已只剩下了一個背影！

「哦——」潘幼廸趕上一步，看着對方漸逝的背影，冷笑道：「看起來她還眞是有心人了！」

朱翠也是納罕的道：「這麼快的小毛驢，我倒也是第一次見過！」

潘幼廸在腦子裏仔細盤算了一陣，却是怎麼也想不起武林中有這麼一個人！

朱翠道：「我們走吧！」

潘幼廸問：「去那裏？」

朱翠一笑道：「別裝了，妳會不知道我要去那裏？難道我眞的只是爲了吃這個湯圓才來的？」

潘幼廸道：「去是可以，不過妳一定要答應我今天晚上不許下手！」

朱翠想了想，點頭道：「好吧，我原來就沒打算今天晚上動手，要不然我會不帶着劍嗎！」

潘幼廸道：「好吧，今天晚上我們只是去探察一下，不要驚動任何人！」

朱翠道：「我知道——妳可眞够小心——一切聽妳的就是了！」

潘幼廸看着她點點頭道：「我們兩個相處也算不少的日子了，妳可曾想到我們就要分手了？」

朱翠一楞道：「妳要走了？」

潘幼廸點點頭：「人生沒有不散的筵席，我還有我的事，那能老跟妳在一塊呢……好吧，我們走吧！」

朱翠一聽說她要離開，立刻就覺得不大得勁兒來的樣子，潘幼廸既催着走，也就不再多想，當下匆匆上道。

潘幼廸由於已經走過一次，就頭前帶路，二人撤開大路，來至鄉野，施展開輕功提縱之術，好一陣子急趕，追追趕趕多半個時辰，才來到了潘幼廸所說的那座廟宇！

廟名「大方禪寺」！這是一座前朝古廟，碧瓦飛簷，甚具規模，尤其是廟門兩側的兩個大石頭獅子，看上去更爲莊嚴，朱翠忽然記起自己鄱陽湖畔的王府舊居，門前也似有這一般的立有兩個大石獅子，觸景傷懷，心裏不禁越對常氏父子生出恨意！

二女遠遠來到了廟門正前，只見兩扇廟門已沉實的關閉着——這已是大異常情（按：廟門是永遠開着的），却在正門門簷內側，懸掛着一溜子氣死風燈，發出一片昏黃燈光，也不過只能照明三四丈方圓內外而已。

由外面看進去，這座廟宇的規模實在不小，飛簷交錯裏懸掛着點點紅燈。

二女雖是站在廟前正側，却影身在一行柏樹下。

潘幼廸打量着眼前的大方禪寺道：「這就是臨時的鎮武將軍府了！」

朱翠恨聲道：「也不知常威那個老賊藏在那裏，我們進去看看去！」

潘幼廸道：「這樣吧，裏面地方太大，我走東邊，你走西邊，半個時辰以後來這裏會面——」

話聲方住，忽然身側草叢裏有一物蠕動。

二女幾乎同時發覺，不待招呼驀地左右分開來！

就在這一刹，身邊已响起了一聲低沉的犬鳴，一條黑影直循着朱翠身上疾撲了過來！

朱翠乍驚之下，身子向前一伏，這條厲犬竟然擦着她的背脊撲了過去，噗通！撲落草叢——

顯然這是一條經過訓練的家犬，咬人都不出聲音，一式撲空之下，緊接着一個反翦之勢，第二次掉過身來，再次躍起來，直撲向朱翠正面——

黑夜裏也看不清這畜牲是什麼模樣，倒是那雙眼睛反映着月色，現出了兩點綠光，陰森森的十分駭人！

黑犬一撲不中，第二撲亦未見佳！

朱翠迎着對方來式，這一次是向後面倒下去，這隻狗「嗚！」一聲，又自撲了個空！

兩撲不中，朱翠不容牠再撲第三次，就在對方黑狗一式撲空前爪方自着地的一刹，她已借助兩肘之間的彈力霍地把身子彈了起來。

正當朱翠要施展特殊身法，向對方厲犬襲近的一刹間，一綫白光「哧！」地劃空而過，不偏不倚的正中黑狗前額正中！

「噗！」的一聲！

黑狗原待第三次竄起了一半，即爲暗中飛來的一口薄刄命中前額，當場深入腦髓，遂即倒地不起！只見牠四爪抓動，把附近亂草探抓得一塌糊塗，狠狠的折騰了一陣子才行斃命！

雖然是一隻狗，却也有其震撼人心之處！

自然，發出飛刀的是潘幼廸了。

潘幼廸就站在朱翠旁邊！見狀，她冷冷的道：「好險！想不到吧！」

朱翠看了她一眼：「幸虧妳身上還帶着飛刀，哼，妳叫我不要帶劍，自己却帶着暗器！」

潘幼廸一笑說道：「防身的暗器嘛，總是少不了的，妳學過柳葉飛刀的手法沒有？」

朱翠點點頭道：「學過！」

「那好！」潘幼廸說：「我身上共有兩件刀衣，每一件上面是十二口飛刀，呶，這裏分給妳一件！」

一面說她探手解下了一件遞過來！

朱翠接過一看，見是五寸寬四尺長短的一條布帶，其上相交對插着十二口細窄短小的薄刄飛刀！

觀諸這類飛刀，每一口不過四寸許長短，刀身既薄，份量自然極輕，設非是具有極爲精湛內力指力的人簡直無能施展！

拉起彈管，只須將刀衣往小腿上一纏，不過像是多穿了一雙襪子樣的，一點也不覺累贅。

朱翠方自把刀衣纏好腿上——驀地一道強光直射過來！

方才一場虛驚，二女早已特別留下了仔細，這時燈光一現，二人倏地左右分開來。

只是對方居高臨下的勢子，把現場情形看得十分清楚，燈光乍然一收，一條人影極其快速的已竄到了眼前。

這人頭纏深色布巾，一身勁服，左手拿着一盞帶有罩頭的長燈，右手握着一口鬼頭刀！乍然現身之後，左手長燈忽然亮起一道匹練燈光，直向二女之一的潘幼廸藏身處照去！

朱翠有了前次被犬襲經驗，深悉快戰速決之必要，這人既然已有所發現，便無論如何，留他不得！

當下，趁着對方注意另一個方向的當兒，驀地躍出，身子向前一欺，右手纖纖五指，有如五把利刃，直向着這人後背上力插了過去！

這人顯然也是個練家子，身後勁風一現，他即倏地轉過身來，只可惜朱翠的來勢過於疾勁，迫使他措手不及，一口刀不過才吐出一半，已被朱翠的健步連身掌勢，擊中前胸，整個身子直直向後倒下去！

他身子才不過倒下一半，却迎着了另一個要命的殺星——潘幼迪！

——後者身形向前一欺，二指着力之處，已準確疾快的點中了對方後背的志堂穴上。

這個漢子不過「吭！」的一聲，頓時人事不省的直直地倒了下來。

潘幼迪腳尖飛挑，阻住了他倒下的身子，慢慢的把他放下來。

這一切雖然發展快速而激烈，但由於她二人動作迅速而輕快，並沒有傳出一點聲音，就這樣一個人一條狗相繼的被擺平了。

潘幼迪向朱翠比了個手式，二人悄悄向後撤開，在靜中觀察了一下，不見再有什麼動靜，遂即按照原來計劃，分別向寺內掩去。

朱翠悄悄的掩近廟牆之下，仔細聆聽了一下，裏面靜悄悄的——她不再遲猶，霍地飛身縱起，落身院牆之上，緊接着身子一滾，已輕輕飄落牆內。

裏面果然好大的地勢，正面是高有兩丈的隱蔽牆，兩邊是放生池。

順着一條由石塊砌成的甬道，可以直直的通向正面的大雄寶殿，「大雄寶殿」四個字的金色匾額，在月光下閃閃放光，大殿裏隱隱有燈光傳出，却是靜悄悄的聽不見一點聲音！

朱翠左右打量了一陣，確信沒有什麼人，遂即現身快速向殿前貼近——身形一長，已拔起了兩丈高下，攀住正面簷頭，緊接着下身一彎，已貼向廟壁，雙手一鬆，有如一隻狸貓似的已蹲在了窗台一角。

由她所處身的這個位置，很清楚的可以看清大殿裏的一切。

一點不錯，確是一座供有神佛的大雄寶殿，金身的佛祖與各路神佛供持正面左右，神案上的萬年燭閃閃有光，却是不見一個坐殿的和尚——却有兩個武職打扮的軍官正在喝茶談話，聲音甚低，也聽不出他們說些什麼！

朱翠已可確定，這座廟宇果然已爲官方所徵用，成了臨時的將軍府了。

——她當下施展輕功，一路翻向大殿後側方，見有一排亮燈的閣樓，可以想知這原是和尚就寢的禪房，現在倒不知什麼人佔據了？

心裏想着，遂即施展輕功提縱之術，直向那排亮燈的閣樓上縱去！

那排閣樓雖然不很高，但是却不易攀登！

朱翠輕功極佳，也是他藝高胆大，隨着他的「白鶴冲霄」之勢，足足把身子拔起了五六丈高下，身子向下一落，兩隻手已攀向了閣樓窗戶！

不意她雙手方自一觸及窗台，只覺得手上一軟，像是觸及了一根細索或是鋼絲之類的什麼物什？心裏頓時知道了不妙，慌不迭身子向後一個倒折，兩隻腳就勢用力的向窗台上一踹，整個身子箭矢也似的倒竄了出去！

事情的發生確是過於突然——

就在朱翠兩隻手方一觸及窗台上那根綫索的同時，身邊上已响起了一陣清脆的叮叮聲——緊接着她身子的倒折，一排弩箭已向她身側射來！

朱翠驚心之下，雙足兩手同時翻動，將身邊勁箭全數打落，緊接着身子一個倒翻，輕飄飄的已落向地面！

然而，已有人不容她這般施展——

眼見着那排閣樓長窗霍的啓開，嗖嗖嗖一連快速縱出了三條人影！

三個人身法確實够快！

就在朱翠身子方自落地的一刹，三條人影已呈「品」字形自空而墜，散落在她身側四週！

朱翠一驚之下，倒也好整以暇。

三個人衣衫不整，似乎倉促現身，各人連外衣都來不及穿着，只是裏面的一襲內衣却是緞質緊身，看來極其彷彿，朱翠出身王族，一眼即可認出，這是朝廷大內的裝束，不用說這三個人必然是此次隨同曹羽下來的大內衞士了，只是據說曹氏已然返京，却不知他手下的衞士還留在這裏作甚？

她腦子裏這麼想着，却是暫時按兵不動，兩隻眼睛却是滴溜溜的分別在三個人身上打轉——

三人之中一個霍地揚手，叭！地一聲打着了手裏的火摺子，一團火光發自手上，方圓兩三丈地方，都在火光照射範圍之內，朱翠自然無所掩飾，頓時爲對方看了個清楚！

「啊——」其中一個身材較矮的人大爲震驚的道：「敢情眞是公主閣下妳的大駕光臨了！」

這人一口關外音調，說話時眉飛色舞，極其狡猾的樣子，一面說兩隻手拱了一下，油腔道：「失敬了！公主我們哥兒幾個可是候駕多時了，您那也就別再折騰我們哥兒幾個啦，留下來吧！」

話聲一落，向着隨行的兩個同伴連施眼色，忽然一聲叫道：「上！」

三個人霍地一擁而上！

其中一個個頭瘦高的人，身子一撲過來，抖手打出了一串鍊子鎗，蛇形的鎗頭，直奔朱翠前額正中點到！

朱翠本可從容退開，無奈她自悉對方身份之後，牽及舊恨，決計要留下來與對方一個厲害！

這時爲首高個子的鍊子鎗到，她頭頸微幌，蛇形鎗頭已然走空！

高個子當然技不止此，一鎗走空之下，手腕子力挫，那截蛇形鎗頭倏地又自收回，鎗頭上甩起了斗大的一片鎗花，却向朱翠後腦上反兜了過來！

朱翠冷笑一聲，僅憑兩耳聽風之術，已知對方鎗尖來勢，身子向前一個快速搶步，右手突回，只一下已刁住了對方鎗頭，就勢用力向回一帶，那個高個頭由於上來的太猛，一下子頓失重心，禁不住足下一蹌，差一點摔倒地上！

這麼一來，鍊子鎗竟然到了朱翠的手上！

其他二人乍見此情，俱都大吃了一驚，想不到同伴一上來才動手一招，即落敗服輸！

朱翠顯然技不止此，緊接着足下一上步，手裏的鍊子鎗已霍地掄了開來，雪亮的鎗鋒，劃出了一丈七八方圓的一個大弧度！其他的兩個人頓時被迫，雙雙跳出戰圈之外！

這麼一來，正好給了朱翠出手殲敵的良機！

她恨透了這羣狗仗人勢的大內鷹犬，所以下手也就絕不留情，鍊子鎗運足了力道向前一送，「噗！」的一聲正中高個子後背！

這一鎗就算沒有扎它一個透明窟窿，却也够瞧的！

高個頭「啊！」的叫了一聲，瘦高的身子就像一扇門板似的，直直的向着前面倒了下來！頓時疼昏了過去！

剩下二人見狀更加吃驚，他們原來就知道朱翠不是好惹的，現在嘗到了味道才知道不是好相與！

其中那個矮個子最是狡猾，一見不妙率先手指按唇，發出了尖銳的一聲胡哨！

同時左手翻動，打出了一掌「鐵蓮子」！

他雖是張惶應敵，不及穿衣，可是暗器鏢囊及隨身的兵刃一口「三尖兩刃刀」，却是隨手携掛，一見不妙，就勢發出！

那掌鐵蓮子一經出手，驀地大片散開來，有如出巢之蜂，霍地直循着朱翠全身上下湧了過來！

朱翠出來之時，因聽從潘幼迪之言，沒有帶劍，想不到却會演變之至，若非她即時由對方手上奪來了這串鍊子鎗，此番勝負可就難以預言，最起碼眼前這片鐵蓮子便是首先躲它不過！

此時大片鐵蓮子漫天幕地飛到，朱翠手上運勁一振，鍊子鎗唰啦啦殺出一天光雨，只聽得叮噹一片聲响，來犯的鐵蓮子全數磕飛在天！

矮個子姓秦名耐，人稱「飛天鷂子」**，他身邊的那個人叫「兩頭蛇」楚昆，兩**個人過去在關外是幹着殺人越貨的買賣，自從投了曹羽當了皇差，每個人都補上了一份功名，此番氣焰較往日又自不同！

「飛天鷂子」秦耐一心只想着能够生擒了無憂公主朱翠，便是大功一件，那裏考慮到自己性命的安危，眞是名利膺胸！

眼前乍見朱翠的鍊子鎗掃開了鐵蓮子，生怕她侍機逃開，嘴裏向身邊的兩頭蛇楚昆招呼道：「老楚，拾下這個丫頭，可別叫她跑了！」

話聲一落，霍地揉身而上，手裏的三尖兩刃刀，對準了朱翠腰眼上就扎！

朱翠想不到自己一再小心，仍然是驚動了對方，等一會少不了又被潘幼迪奚落，尤其恨惡的是，這麼一來常威父子必將受驚逃離，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父子的藏身之處，以後又不知他們將藏身何處去了！

心裏越是恨惡，偏偏眼前越是不能抽身！

說時遲，那時快！

秦耐的三尖兩刃刀還沒有遞過來，另一面的「兩頭蛇」楚昆已飛躍而前。

楚昆的兵刃是兩口牛耳尖刀，身子向前一撲進，兩口刀霍地抖出來，照着朱翠背上就扎！

朱翠冷笑一聲，身子向左一側，鍊子鎗霍地反甩起來，飛出去撩向秦耐面門！

所謂「一寸長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險」，楚、秦二人施的都是短兵刃，這類兵刃只有在進身貼近之後，才能發出十分的威力，只要被它一貼近可就危險萬狀，反之如果不使它近身，便一點危險都沒有！

眼前朱翠所以感到驚險萬狀，便是因爲被他們貼得過近，但是她立刻就瞭解到這種情形的不妙，是以鍊子鎗一經抖出，直取秦耐面門，後者在沒有貼近朱翠之前，便不得不趕忙退出，饒是這樣，鍊子鎗的銀色鎗頭仍然擦着他的面門滑了過去！險些在他臉上留下一道血痕！

朱翠一招逼退了秦耐，毫不遲疑的側身飛腿，直向楚昆心窩上踹去！

「兩頭蛇」楚昆向左一閃，就地一滾，霍地又騰身躍起，兩口牛耳短刀，照着朱翠正面小腹上扎去，招式之猛看起來簡直是在玩命！

這時，另一面的秦耐，却一連响起了幾聲胡哨！只見眼前人影閃爍，一連六七條人影快速奔到了眼前，無數道燈光，齊向朱翠身上集中。

立刻就有三人抖動兵刃，加入戰局！

朱翠雖說藝高胆大，但目下到底情況特殊，第一衆寡懸殊，第二是她沒有襯手兵刃，再加上各種心理原因，一口怒氣難平，頓時就被困住，一時抽身不得！

「飛天鷂子」秦耐，眼看着自己方面人多勢衆，朱翠已被困住，他們幾個大內武士，所以被曹羽留下來，自然並非爲了保護常威父子，實在是旨在擒獲朱翠——原來曹羽不愧老謀深算，他算準了常氏父子之出賣朱翠，必不爲後者所容，一定會來找他復仇，是以一面傳出去自己返京的消息，好令朱翠與其友人排除緊張心理，暗中却以保護「鎭武將軍」常威父子爲名，將手下精銳八人留置常威身側，密切注意朱翠之動態！

想不到朱翠鬼使神差的自行投到！當然，秦耐等八人既負有擒捉朱翠之任務，顯然技不止此——

事實上這麼一鬧，整個大方禪寺早已震驚！

在另一面負責刺探的潘幼迪一聽見亂聲，即知道不妙，當下匆匆由側面暗中趕到！

潘幼迪身方臨進，只見前院裏一片燈火通明，無數盞孔明燈圍成了一個圈子，無數燈光所聚處，只見朱翠以一敵衆，正與四五個厲害的敵人戰在一處，朱翠手上施展着一支鍊子鎗，雖說看起來勇銳異常，奈何對方人物，個個兇悍勇猛，其勢已是危險萬分，她心裏一急，顧不得以身犯險，猛可裏縱身而出。

突的，就在這一刹間，腦後哧的响起了一縷尖風！

潘幼迪是何等精細的人物？一聽腦後風聲，即知有人暗算，身子向前一個搶撲，已閃開了襲來的暗器。

其實那是什麼暗器，不過是一片樹葉而已！

那枚飛來的樹葉勁道好猛，只聽見「篤！」的一聲，深深的釘進了對面樹幹！

潘幼迪一驚之下，不禁怒火膺胸。

她原是要搶救朱翠脫險，這麼一來便不得不先照顧身後這個暗殺的勁敵。

怒火中，她霍地翻過身來，却只見三數丈外，一個瘦高身材的人影，正以瀟洒的身法，拔上了一座亭子！

潘幼迪生平最恨人暗算傷人，對方雖然出手的暗器不過是一片樹葉，可是觀諸

他出手的勁道，一旦中人也是不得了，對方出手之後並不後退，顯然故示輕敵，潘幼迪便萬難嚥下這口氣，一聲清叱，騰身便起！

她身子快速騰起，手裏却是不閑着，彈指間發出了一口柳葉飛刀！

一縷刀光，閃了閃已來至那人面前！

瘦高的人影似乎嘴裏發出了「哧！」的一聲輕笑，只見他雙手倏地向前一夾，「拍！」的一聲，竟然以一雙肉掌把來犯的飛刀夾於掌心之內！

這一手手夾飛刀，雖是看來極其驚險，其實也的確是危險萬分，然而這個夜行人却施展的極其輕鬆自然，這等手法，確實武林罕見！

潘幼迪自從這人一現身以飛葉出手，就知來人身手不凡，這時見他施展了一手「貼掌」的手法，便知這個人的確高明，只怕今夜遇見了厲害的對頭！

潘幼迪外號人稱「燕子飛」，當知其輕功必然有特殊的造詣，這一猛撲上來，恰似燕子凌波，的確是快到了極點，身子向下一落，似乎發覺到對方有一張清癯的瘦臉，雙目烱烱有神！

這張臉無疑對潘幼迪來說是陌生的！隨着潘幼迪的進身掌勢，這人已自亭子上倒穿了出去，雙足蹬處，「哧！」的一聲，眞個是疾若箭矢，這一竄，足足出去有四五丈之遠。

武林中儘管不少輕功頗佳之人，然而像眼前這人的輕功身法，還眞不多見！

潘幼迪那麼輕快，直似燕子的身法，竟然再次撲了一個空，眼看這個人倒穿的身子，已飛向高有兩丈的牆頭！

緊接着這人似乎向着潘幼迪微微點了一下頭，倏地反縱而出！

潘幼迪作夢也想不到敵營之中，竟然會藏有如此厲害的高手，雖然情知朱翠刻下身處險境，却也不得不先照顧了對方這個厲害勁敵爲首要之途，眼下便不假思索的緊跟着向外縱身追出！

是時現場確是一片急亂！

朱翠以一當衆，確是施出了混身解數，那桿鍊子鎗舞上盤下，八面威風，已經接連傷了兩個人，可是饒是她如此勇猛，却依然難於脫困而出，對方的打法顯然是無論妳怎麼厲害，傷多少人，就是決計不放妳脫身，一任她身子轉向那裏，俱都被一羣頑敵緊緊裹住！

八名大內衛士，雖然傷了三人，剩下的五個却是滑溜得很，而且一番激戰之下，打出了經驗，五個人以三人近身對敵，兩個人却侍機休息，輪番上陣，時間一長，朱翠饒是厲害，却也顯出後力不繼！

這時，環繞在身外的敵人却是越來越多！

一名身着官衣的武職軍官，正在忙裏忙外的調度着，在他的指派之下，埋伏了厲害的火槍！

戰陣裏，朱翠長髮披散，汗流滿臉，身上多處已見了傷，雖然已有些氣力不繼，却也餘勇可賈！

她當然知道這樣打法於自己大是不利，只是對方這幾個大內武士，確是不易對付，這一套交相替換的打法更是早經預習，時間越長對自己越是不妙，她不得不急謀脫困！

她這裏心念才轉，一名留着小鬍子的衛士已揉身貼近，手中雙刀，斜刺裏直劈下來，擦着朱翠左腿劈了下來。

這一招當眞驚險到了極點！

朱翠由不住驚出了一身冷汗，而值此千鈞一髮的當兒，另一個施鑌鐵鋼拐黑胖子，亦乘機搶步上前，鑌鐵拐指中門掛兩肩，好不厲害！

這一剎，朱翠稍一失策，便難免受傷，心裏一急，一狠心，拚着受正面黑胖子一拐，也得脫身重圍！

黑胖子手中鑌鐵拐雖是勁沉力猛，但是如非直接命中頭部要害，其它各處着它一下，顯然還要不了命，是以就在胖子拐勢之下，朱翠僅僅閃開了頭，却拚着受傷，把左面肩頭讓給了對方！

這羣大內衛士雖然出手狠毒，那是因爲朱翠太過扎手的緣故，不得不全力以赴，其實他們所負的使命是活捉對方，非萬不得已不想傷害對方。

眼前這個黑胖子進招過猛，容到發覺手中鑌鐵杖已將招呼到對方的一剎之間，心裏一陣子發慌。

那是因爲對方雖然是欽命要犯，到底是貴爲千金的公主身份，自有其神聖不可侵犯的威儀，尤其是朱翠緊緊逼視着對方的那雙眼睛，十足的有「逼人」之勢！

黑胖子的鑌鐵拐眼看已將落下，忽然爲對方那雙明亮的眼睛一逼，便不禁陡地自心底生出了一片寒意，空中的鑌鐵枴頓時爲之緩慢了半拍！

須知動手過招，要緊的訣竅乃在乎一個「快」字。

黑胖子這一遲緩，便不啻失了制敵的先機！

朱翠自不會放棄這一刻良機，一聲清叱，手中鍊子鎗的尺半鐵鍊已力掃而出！

「叭！」一聲，正揮中在黑胖子的胖臉上！

顯然朱翠對他留了一些厚道，沒有用槍尖而用槍鍊，否則只這一下，黑胖子就休想活命，雖然這樣，對方却也受不住！

這個人嘴裏怪叫了一聲，隨着朱翠的鍊子揮處，整個身子一溜子踉蹌，向左面蹌出，臉上鮮血立刻迸出，只疼得「啊唷唷！」連聲怪叫了起來！

把握着這一剎良機，朱翠驀地騰身而起，縱出三四丈外，落向一條甬道——

是時燈火大作，渲染得這片地方宛若白晝一般！無數官兵捕役一個個持刀仗劍！嚴陣以待！

朱翠這般忽然自空而降，衆人一陣大亂！

兩名捕役猛的揮動鋼刀就向朱翠身子撲過來，被朱翠揮起鍊子槍當塲扎倒了一人。

這時的朱翠，看上去就像是一隻脫困的獸，隨着那名捕役的跌倒，朱翠巳再一次的拔身而起。

就在她身子起自半空的這一刹，一人怒聲喝道：「放！」

緊接着，只聽見「轟！」的一聲大响，一陣子黃烟起處，爆濺出無數鐵砂子兒，直向空中射來。

現場情形相當錯綜複雜！

按說在這種火器枱槍之下，朱翠萬難全身而退，但她還不該死，就在那名枱槍手揚槍待放的一刹那間，猛可裏斜刺裏傳出來一股沉厚的掌力，將這名枱槍手身子擊得一個踉蹌，槍雖然是放了，却是大大失去了準頭！

朱翠僥倖沒有被火槍打中，却嚇了個魂飛魄散。

她原意還想着一不做二不休，闖進後殿搜出常氏父子，當塲給他們一個了斷，這聲槍响算是驚醒了她的如意夢，當下不能再在此有所逗留，遂即一路倏起倏落直向廟外翻出！

她雖然逃出廟外，可是身後猶在傳出大片喊殺聲，驚慌中不及回看，也不知到底有多少陰魂不捨的人在後面追趕，只覺得脚步聲十分淩亂！

夜色正濃，四野蕭然！

朱翠一口氣奔出了不知有多遠，下意識裏彷彿感覺出身後的脚步聲不如先前多了，然而並非沒有——最起碼有一雙脚，似乎就緊緊釘着自己，一點也不肯放鬆。

這麼一來，便迫使朱翠不得不繼續跑下去！

心裏一急，她乾脆施展出輕功提縱之術，當眞是施出了全身的勁道，這一陣快速疾縱，少說馳出了五七十里，這麼一來，身邊上好像已聽不見身後的脚步聲了。

朱翠不得不停下來歇口氣兒。

她喘哮着在一株大樹下坐下來，回頭看了看，身後黑沉沉一片，不要說追趕的人了，就連住家的燈火也不見一盞，遠處山上的野狗與狼的吠聲，一聲聲傳來，聽起來倍覺淒慘！

朱翠放下了手上的鍊子槍，這才覺得身上多處疼痛，敢情很多地方都掛破了，心裏又惦念着潘幼迪，不知道她現在在那裏？

忽然，身側傳出了一聲冷笑！

一條細纖的人影，有似幽靈般的自樹後傳出！

朱翠倏地一怔，不禁喜道：「是廸姐麼！把我嚇了一跳！妳怎麼先到這裏？」

話聲出口，却見那個人影並沒有移近，也沒有回話！透過並不十分明亮的月光，發覺到這人的輪廓，並不十分像潘幼廸，一驚之下，這才知道自己認錯了人！

「妳不是……」朱翠後退一步，吃驚的道：「妳是誰？」

纖瘦的人影緩緩的道：「我們見過，妳再想想看！」

聲音清脆，毫無疑問的是個女人，一面說肩頭輕輕一幌，已飄前丈許！

朱翠本能的往後面退了一些！

她此刻驚魂未定，戰志已消，突然間又殺出了一個人來，怎不令她吃驚？

「妳眞是好忘情——從廟裏到現在，我緊緊的追了妳一路，難道妳不知道？」

朱翠一驚之下，這才知身後那雙陰魂不散的脚步，原來是她，自己施出了全身力道，却未能逃開這個人的跟踪，而且人不知鬼不覺的反倒掩藏在自己前面，只是這身傑出的輕功就令朱翠暗中欽佩而自愧弗如！

「原來是妳！」朱翠仔細的打量着對方：「妳爲什麼要跟着我？」

「問得好！」一面說，這個人緩緩移步向前！

忽然間，朱翠看清了她的臉。

「啊——原來是妳！」

就是剛才在湯圓小店一起吃湯圓的那個女人，後來還看見她騎着小毛驢遠遠的超過了自己，想不到却在這裏遇見了她！

「妳想起來了？我們剛才不是見過面嗎？」

「可是我們以前並不認識！」

「那不要緊，因爲我們現在已經認識了！」

這個女人說話的口音很怪，大概是南方寧紹一帶的人，雖然她是北方官話說出，却掩不住那種獨特的口音！

一面說，這個瘦皙婦人，兩隻靈活的眼睛巳很快的在對方身上轉了一轉——

「妳雖然改了裝束，打扮成一個鄉下人的樣子，可是却瞞不過我的眼睛……我認識妳！」

朱翠脚尖一挑，踢起了地上的鍊子鎗，唰！一聲揚起來，伸手接住！

「哼哼……這麼說，妳也是曹羽那個老賊一夥的了？」

朱翠經過了這一會的歇息，精神多少恢復了一些，對方既祇是單身一人，正好趁機給她決一勝負，能够除一個勁敵自然是好！

瘦婦人冷笑道：「曹羽是甚麼東西？誰跟他是一夥的？我老實告訴妳吧，妳母親與弟弟很想見妳，所以我特別來帶妳回去——」

朱翠猝然一驚道：「啊——這麼說，妳是不樂島上來的了？」

「對了，這一次妳猜對了！」

朱翠不容她話聲說完早巳忍不住一腔怒火，身子一閃巳到了對方面前，鍊子鎗嘩啦一响，照着瘦婦人當胸扎了過去！

「且慢！」

隨着這聲「且慢」，對方這個瘦削婦人巳輕飄飄的閃身一旁。

朱翠鍊子鎗向回一收，怒視着她道：「還有什麼好說的？你雖不是曹老賊一夥的，行爲却是一樣，更卑鄙，既然你們巳刦持了我的家人，還有什麼話好說的？」

瘦女人冷森森的道：「小丫頭好厲害的嘴，妳要跟我動手，我當然奉陪，不過我們話可要先說在前面，我這次來就是要把妳帶回不樂島——」

「哼，妳休想，」朱翠道：「除非妳贏了我，要不然小心着妳的命吧！」

瘦女人點點頭：「那就這麼說了，如果我贏了妳，妳就得跟我回去——」

朱翠冷笑道：「妳要是輸了呢！」

瘦女人道：「如果我輸了，也就聽憑妳的處置，妳說什麼都好！」

朱翠看着她，忽然一驚道：「說了半天，我還不知道妳是誰？」

瘦女人道：「這麼吧，妳先別管我是誰了，總之，我要是敗在了妳的手下，我就把妳母親弟弟所有的人都放回來，要不然妳就要乖乖的跟我回去，一切聽憑我的發落，你看這樣好不好？」

朱翠想了想，頗是有些猶豫！那是因爲這個婦人既然胆敢與自己挑戰賭輸贏，必然是不可能輕視的人物，當然自己未見

得就怕了她。

轉念再想，自己若是贏了，對方即答應把母親弟弟放回，自是夢寐難求，萬一要是自己輸了，大不了隨她返回不樂島，仍可與母弟見面，反正自己祇答應跟她去不樂島，至於去了以後再出來，顯然是自己的自由了。

瘦女人見她臉上現出了一番沉思，只是默默不語，不由冷冷一笑道：「我早知道妳是不敢，這樣吧，妳如果自認不是我的對手，跪下來給我叩個頭，我也就放妳回去，妳看好不好？」

朱翠看了她一眼點頭道：「用不着激將——好吧，我們現在就動手吧，只是怎麼個比法，妳却要劃出道兒來！」

瘦女人道：「那很簡單，我們以二十招分勝負，誰敗了不許賴皮，大家心裏有數！」

朱翠點頭道：「很好，就這樣吧！」一面說，她把手上的鍊子鎗往地上一丟，抬了一下雙手道：「請！」

瘦女人很快的圍着她身子轉了一轉，站住點點頭道：「好標緻的一個姑娘，怪不得江湖上把妳說成了天女下凡，果然不同！」

朱翠嗔道：「廢話少說，你倒是發不發招呀？」

瘦女人身子站定道：「我已經準備好了！」

話聲才住，朱翠已撲身過來。嘴裏叫着「第一招」，兩隻手「呼呼」帶出兩股疾風，向着對方臉上抓去！

瘦女人尖叫一聲道：「好招！」身子一偏，上下兩截軀體硬生生的錯開了半尺——這種身法果然武林罕見，而且出奇的俐落。

瘦女人身子方自錯開的一刹，朱翠嬌軀忽然一擰，兩隻抓空的手倏地向後一挫，纖纖十指一齊彎起來，有如十把銳利的鋼鈎，反向對方瘦女人後腰上力按下來！

雖然是一招，却連帶着是連環雙式，的確防不勝防！

瘦女人顯然是有來頭之人，一身功夫堪稱出神入化，就在朱翠的雙手突然第二次遞出的一刹，只見她身子霍地向後一收。看起來只是數寸之間的差異，偏偏朱翠的雙手又落了個空！

朱翠發覺到招式落空，慌不迭的向後就撤，進如風，退如雲，嬌軀閃處，已退出了丈許以外！

——她這裏身子還沒有站定，空中一片風聲，對方瘦削的身子，已如神兵天降般當頭罩壓了下來！

朱翠慌不迭向左一閃！

對方瘦女人挾着大股風力的衣袖，已向着她臉上捲到，風力之疾勁，顯示着此女內力之精湛！

二人這一搭上手，轉瞬間已對拆七八招！

忽然兩個人的身子猝然接觸一團。

瘦女人左手下沉，施了一招「玉女投梭」，朱翠用「金絲纏腕」的一招，去反擰她的手。

兩人招式其實都是虛式，猛然間朱翠往左面翻，瘦女人往右面轉。

朱翠冷叱一聲，倏地劈出一掌，這一掌聚集了她全身功力，掌勢一出，眞有力開山河之感！

無如對方這個瘦女人確有神出鬼沒的身法，迎着朱翠的掌勢，她瘦長的身子宛若無物的狂飄了起來，整個人身看起來就像是一疋緞子般輕飄。

朱翠掌勢方出，見狀心裏暗吃了一驚，慌不迭想把出手的勁力收回，却嫌慢了一步。

身邊上只聽見瘦女人一聲冷笑道：「妳輸了！」

眼前黑影子乍然一閃，朱翠眼前忽然現出了對方白皙清秀的那張瘦臉，當眞是捷如電閃，交幌間已至面前，只覺得一雙肩頭已給對方尖尖十指抓中，一陣奇痛，彷彿肩骨都將要為對方抓碎——由不住「啊！」了一聲。

這只是奇快的一刹，緊接着肩上一鬆，眼看着對方輕快的身子突地已拔上樹梢！

「妳可認輸了？」

話聲出口，遂即輕飄飄的由樹梢上飄身下來！

朱翠怔了一下，這才似忽然想到了是怎麼回事，只覺得臉上一陣發熱，眞恨不能有個地縫讓自己鑽下去。

瘦女人冷笑一聲，打量着她道：「看妳的樣子，好像妳還不怎麼服氣似的！」

朱翠輕輕嘆了一聲道：「算了，我輸了！」

「很好！那我們可是有言在先！」瘦女人道：「那就跟我走吧！」

朱翠無可奈何的道：「妳放心，我既然答應了妳，當然會跟妳去，不過……」

瘦女人一哂道：「妳又在想玩什麼花樣？」

朱翠冷笑道：「妳放心，我不會跑的，我只是有一件事急着要辦，辦完了馬上就可跟妳回去！」

瘦女人道：「什麼事？」

「我要殺人！」

瘦女人立刻就明白了：「我知道了，是鎮武將軍常威？」

朱翠奇怪的道：「妳怎麼知道？」

瘦女人眼睛微微打量着她起來——

「我們早就注意妳了……還有什麼事情瞞得了我？」她遂即點點頭道：「好吧，既然妳這麼說，我就給妳兩天的時間，事完之後我自會尋妳就是！」

說完點點頭，遂即退身而隱，眞像是鬼魅一般，刹息間已失其踪影！

朱翠略一分神，再想到與她說些什麼，却已失其踪影。平白無故與人賭約，輸了一陣好不懊喪，然而轉念一想，若是隨她轉回不樂島，正可與家人團聚，共謀對策，倒也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心裏這麼盤算着，遂即踏着淡淡月光，往來路上慢慢前進。

走了一陣，也不知前行多遠，忽然面前人影一閃，撲向自己而來。

朱翠刻下已是驚弓之鳥，見狀嚇得忙自後退。

却聽得眼前人影一笑道：「別怕，是我！」

敢情是潘幼廸——只見她喘息急促，倒像是趕了百十里路似的！

二女見面甚是驚喜！

（未完）

正宗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仍摸不清五毒夫人的意圖，誤以為她故意不替衆人療毒，乃咄咄逼人，逼她就範。五毒夫人已不能再行隱瞞，便揭穿桑花娘是造化城主派來的奸細，桑花娘在她言之鑿鑿的指說下，不得不俯首承認。即與俞秀凡過招，被俞秀凡殺死。五毒夫人跟着替衆人解毒，及至衆人所中奇毒消除，俞秀凡即與衆人寒暄，慰問一番，惟獨水燕兒懷疑五毒夫人之所為，認為此舉乃包藏禍心，另有陰謀。後來經過俞秀凡詳細說明前因後果，及五毒夫人申辯後，水燕兒始釋致歉……

獨戰四衛劍　快劍懾漁翁

五毒夫人語聲微頓，接道：「俞秀凡，桑花娘已經死去，咱們和造化城主的消息，可能會暫斷一些時間。但造化城主的耳目，遍佈江湖，咱們的行動，很快會落入造化城主的眼中，我覺着，這件事暫時以不洩漏出去較好。」

俞秀凡道：「夫人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接道：「我的意思是，咱們找一個人出來，假扮成桑花娘，趕着篷車而行，至少，可以使造化城主，暫時無法瞭解咱們的詳細內情。」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夫人的意見很好，只是，這桑花娘要何人改扮呢？」

水燕兒道：「我！我是在坐在篷車中的人，扮作桑花娘最為合適。」

五毒夫人道：「燕姑娘，妳應該明白，妳也是造化城主最重視的人，一旦被他們發現有異，必然是苦苦追查，咱們雖然在篷車之中，但吃住之時，難免要上下篷車，自然也難逃過人家的眼睛。」

俞秀凡點點頭，道：「夫人說的不錯，燕姑娘不能改扮桑花娘。」

水燕兒道：「桑花娘非我改扮不可，不過可以找一個女婢，改扮成我。」

五毒夫人點點頭，道：「這辦法不錯。桑花娘沒有中毒，而且，對造化城主中事瞭解的很多，由燕姑娘改扮那是最適當的人選了。」

水燕兒道：「就此一言為定。」

五毒夫人道：「妳對銀牌武士，瞭解有多少？」

水燕兒道：「這個，小妹知曉不多。」

五毒夫人道：「不過，我可以提供妳一點資料。」

水燕兒道：「多謝指教。」

五毒夫人和水燕兒低聲談了幾句，水燕兒不住的點頭。

計議停妥之後，埋葬了桑花娘。

一切都在極度的隱密下進行。

第二天，中午時分，四輛馬車，離開了農莊。

俞秀凡、顏成、湯蘭三人，仍是騎馬走在前面。

水燕兒改扮的桑花娘，領着篷車，當先而行。

五輛篷車，一輛裝滿了黃金、珠寶，四輛

中分坐着人。

所有的篷車行列，儘量的保持着離開造化城主時的樣子。

原本帮着桑花娘就把後面四輛篷車的套繩一一栓在前面的車上，好在，造化城主的篷車十分堅牢，拉車的健馬，也是最好的馬，都能自行控制，稍加牽行，行馳如常。

最後一輛車中，坐的是五毒夫人。

俞秀凡原本把這批人帶往花無菓處，求他大施妙手，解去這些人身中之毒。

但五毒夫人背叛了造化城主，竟然下手解了這些人身中之毒，這就使得俞秀凡失去了目的，只覺天涯茫茫，不知道該去何處。

對江湖形勢，他知道的太少，識人也太少，竟然想不出一個落足之地。

他很想碰見艾九靈，但這副千斤重擔，交付給他，他覺着有些疲累不堪。

他可以忍受肉體上很多的刀傷、痛苦，但這種責任感無形的精神壓力，使他有着承受不起的感覺。

他又很怕見到艾九靈，對造化城主簽下的那份約書，是一種無法擺脫的枷鎖。

但俞秀凡究竟是讀書萬卷的人，儘管內心中徬徨無主，但他表面上還保持適當的鎮定。

顏成的確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儘管俞秀凡保持着適當的鎮靜，但他却瞧出了一些徵象，一提馬韁，追上了俞秀凡，道：「俞少俠，咱們要行向何處？」

俞秀凡心中一片空茫，但顏成這一問，却逼出俞秀凡一些急智，道：「去找造化城中的人。」

顏成道：「造化城中的人？」

俞秀凡道：「目下只有這個辦法，造化城主的耳目遍佈，我想他必會找上咱們，只要能見一個，咱們就收拾一個。最好能說服他，使他們倒反造化城主，造化城多一個背叛的人，咱們就多一份力量，我長彼消。最壞的是咱們把他除去，也可以減去一份敵對之力。」

顏成一笑，道：「對啊！俞少俠，咱們這一股實力，確够強大，再加上五毒夫人的用毒之能，造化城主眞想動咱們，至少也得出動它一半實力，但那是不太可能的事。」

語聲一頓，接道：「要不然，就是造化城主親自趕來。」

俞秀凡道：「他一生設下陷阱害人，咱們也該用點手段對付他了。」

顏成道：「這是一條狠計，不過，也要看人而行，換一批人，用這樣的同一個辦法，那就不算高明了。」

湯蘭道：「爲什麼？」

顏成道：「湯姑娘，咱們這一批人，不敢自詡是一批無敵劍士，但要找一批人來對付咱們還眞是不太容易。」

湯蘭略一沉吟，道：「顏兄說的也是，找一個高過俞少俠的劍手，不太可能，找一個強過五毒夫人的用毒能手，更是難上加難，造化城主以殘酷的手段，嚴密的統治了造化門中黑、白兩道高手，但他却忽略了，那只是統治了一個人的身體，却無法統治他們的心，一旦有機會，就會背叛於他。」

顏成道：「他訓練了造化城中一批無敵死士，但也訓練出一批反抗他的人才。」

幾人邊行邊談，健馬到了一處三岔路口。

俞秀凡一勒韁繩，健馬停下。

正想問問顏成，應該行往何處，忽見人影一閃，一個高捲着袖管，赤着雙足，肩着一個鐵鋤的大漢，攔在了馬前。

看上去這是十足的農人，而且也剛剛還在田中揷秧。

但看他飛躍而至的身法，却是第一流的輕功高手。

湯蘭右手握着一把金針，冷冷說道：「幹什麼？」

那肩鋤農夫一身傲氣，竟然不理會湯蘭，望着俞秀凡，道：「你是俞秀凡？」

俞秀凡道：「不錯，朋友是……」

肩鋤人道：「在下來自造化城，俞秀凡和敝城主訂下的約書，不知是否還記得？」

俞秀凡道：「記得。」

肩鋤人道：「那很好，咱們城主，很重視這件事情，所以，遣派在下等來此協助閣下一二。」

俞秀凡道：「朋友，你準備如何協助在下呢？」

肩鋤人道：「敝城主算無遺策，早已替俞少俠安排了一批效命的死士，你只要告訴五毒夫人一聲，他們就會替你充當先鋒，如是艾九靈殺死了這批人後，必然成强弩之末，俞少俠只要一出手，就可以取他性命。」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以後呢？」

肩鋤人道：「以後麼，敝城主將以盛大的場面，歡迎俞少俠重回造化城去，畀以副城主的高位，共謀江湖大業。」

俞秀凡道：「這麼說來，貴城主對我俞某人十分器重了。」

肩鋤人點點頭道：「不錯，視若副手，敬重異常。」

俞秀凡道：「只可惜在下還不知那艾九靈現在何處？」

肩鋤人道：「這個，城主也想到了，所以，咱們受命帮助你俞少俠。」

俞秀凡哦了一聲，道：「你們得到了什麼消息？」

肩鋤人道：「有。在下探得了艾九靈的消息，特來稟呈閣下。」

俞秀凡道：「稟呈，那如何敢當？」

肩鋤人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封口密簡，遞了過去，道：「這上面說的很清楚，希望你按圖追查，就可以找到艾九靈了。」

突然轉身，大步而去。

俞秀凡高聲說道：「站住！」

肩鋤人停下脚步，道：「什麼事？」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派了多少支援我的高手？」

肩鋤人道：「支援你的人，都在五毒夫人的手下控制，你告訴她一聲就成了。」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那些人一個個如痴如呆，怎能派上用塲？」

肩鋤人道：「五毒夫人自有能力指揮他們，你交代一聲就是。」

俞秀凡道：「哦！五毒夫人，肯聽在下的麼？」

肩鋤人道：「這中間的學問很大，只要你肯聽造化城主的命令，五毒夫人自然會聽你之命。」

俞秀凡道：「那些人，一定聽從五毒夫人的令諭麼？」

肩鋤人道：「不錯。五毒夫人有着絕對控制他們的能力。」

俞秀凡道：「除了這一批人手之外，還有支援我的人麼？」

肩鋤人道：「造化城主神威難測，如是俞少俠需要的時候，自會有人趕到。」

俞秀凡道：「閣下，你要不要留下來？」

肩鋤人冷笑一聲，道：「我還有很多要事，不能多留。」

俞秀凡道：「如是我强要把你留下呢？」

肩鋤人怔了一怔，道：「你敢麼？」

俞秀凡道：「爲什麼不敢？」

湯蘭冷冷接道：「針釵湯蘭的飛針，閣下

想是早已聽人說過了。」

這時，隨後而行的篷車也已趕到，假扮桑花娘的水燕兒，一收韁繩，停下了篷車。

肩鋤人望望湯蘭，又望望俞秀凡，道：「桑館主，五毒夫人何在？」

水燕兒道：「最後一輛篷車之上。」

肩鋤人冷冷說道：「你認識我麼？」

水燕兒搖搖頭，道：「現在不認識。」

肩鋤人道：「那是說，妳過去認識了。」

水燕兒閉口不答。

肩鋤人大聲喝道：「去！叫五毒夫人出來見我。」

俞秀凡一躍下馬，手握劍柄，道：「我不想拔劍，但你必須決定，是否願留在這裏。」

顏成一笑，道：「如是我的推想不錯，閣下是千里使者。」

肩鋤人哈哈一笑，道：「不錯，你是什麼人？」

顏成道：「論我在造化城中的身份，也不算太差，五刑院主顏成。」

肩鋤人道：「聽說過。」

顏成道：「識時務者爲俊傑，閣下可否多想想。」

肩鋤人道：「我要見五毒夫人之後，咱們再談條件。」

但見車簾啓動，五毒夫人飛身而出，道：「我在此地，有何見教？」

肩鋤人一聽口氣，就不禁一呆，道：「夫人，還記得區區麼？」

五毒夫人道：「千里使者，雙腿之能，快逾奔馬，能連走千里，不進滴水，就算千里馬，也難及得。」

肩鋤人道：「夫人，還能控制大局麼？」

五毒夫人道：「除非服用解藥，他們無法恢復神智。」

肩鋤人吁了一口氣，道：「那很好，在下是受城主之諭，下書而來！」

五毒夫人道：「書信呢？」

肩鋤人道：「已交給了俞秀凡。」

五毒夫人道：「那和我無關了。」

轉身欲去。

肩鋤人急急叫道：「夫人留步！」

五毒夫人緩緩回過身子，道：「你還有什麼見教？」

肩鋤人道．「城主要在下關照夫人一聲，要全力協助俞秀凡，擊殺艾九靈。」

五毒夫人道．「哦！」

肩鋤人道．「好了，此刻，在下即刻回去覆命。」

五毒夫人道．「請便！」

肩鋤人道．「可是，俞秀凡不讓我走。」

五毒夫人道．「那是你的事了。」

肩鋤人冷笑一聲，道．「要夫人助在下一臂之力。」

五毒夫人道．「我又管不了俞秀凡，如何能助你一臂之力？」

肩鋤人道．「派兩個人，攔他一攔，在下只要能到五丈開外，我相信他就無法追得上我了。」

五毒夫人道．「俞秀凡劍如閃電，我如派人助你，可能會使他們在俞秀凡的劍下喪生，這筆賬划不來，恕難從命。」

肩鋤人怒道．「五毒夫人，在下見着城主之後，要據實奉告。」

五毒夫人接道．「問題是你如何才能見得到他，你沒有機會了。」

肩鋤人怒道．「五毒夫人，妳是不肯管了麼？」

五毒夫人道．「要我管也行，你吃下這粒藥物，我保你平安無事。」

右手微抬，一粒丹丸，直飛了過去。

肩鋤人左手一伸，接住了丹丸，道．「這是什麼藥物？」

五毒夫人道．「無憂丹，你吃了之後，就變的和他們一樣，無憂無懼。」

肩鋤人道．「迷亂神志的藥物。」

五毒夫人道．「不錯。」

肩鋤人道．「這種藥物，我如何能吃。」

五毒夫人道．「爲什麼不能吃，人家也是造化城中人，你和他們有何不同？」

肩鋤人道．「夫人，妳好像變了？」

五毒夫人道．「吃下去，至少你眼前可以保住性命。」

肩鋤人道．「如是我不吃呢？」

五毒夫人道．「你如自信能逃過俞秀凡的快劍，那就不用吃了。」

肩鋤人冷冷說道．「情勢迫人，在下只好放手一拚了。」

突然一招「横掃千軍」，手中長鋤，疾向俞秀凡掃去。

俞秀凡拔劍一揮，但見寒芒閃動，肩鋤人手中木質鋤柄，連斷三截，跌落實地。

肩鋤人有生以來，從沒有見過這樣快速的劍法，不禁一呆。

俞秀凡還劍入鞘，冷笑一聲．「閣下，如若自信能走得了，那就請走吧！」

肩鋤人嘆息一聲，道．「夫人，妳是否巳經背叛了城主？」

五毒夫人道．「我想，你猜對了。」

肩鋤人突然大喝一聲．「罷了！罷了！」反手一掌，自向天靈穴上拍去。

俞秀凡突然疾出右手。

扣住了肩鋤人的右腕，道．「閣下，死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五毒夫人左手一抬，托住了肩鋤人的下顎，右手一彈，一粒丹丸，投入了那肩鋤人的口中。

那丹丸入口即化，流入咽喉。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你現在可以走了。」

俞秀凡也放開了那肩鋤人的右腕。

肩鋤人突然大喝一聲，轉身而去。

只見他越跑越快，轉眼之間，跑的踪影不見。

俞秀凡輕輕吁了一口氣，道．「這人跑得好快。」

五毒夫人道．「他號稱千里使者，眞有日行千里脚程。」

俞秀凡道．「把輕功練到了這等境界，實也不容易的事。」

五毒夫人道．「他跑不遠。一頓飯工夫之內，藥性就要發作。」

俞秀凡道．「那藥性發作之後，是一個什麼樣子？」

五毒夫人道．「發作之後，失去記憶，只聽一種聲音指揮。」

俞秀凡道．「唉！看來，這用毒也是一種很大的學問。」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咱們走吧！」

俞秀凡道．「不理會那千里使者了麼？」

五毒夫人道．「不用了。他們不會從他口中問出什麼，而且，越問越糊塗。」

俞秀凡哦了一聲，道．「咱們是不是要照着這書信上的吩咐去看看那艾九靈？」

五毒夫人道．「不一定要見艾九靈。但咱們得照着這書信上的吩咐行事。」

俞秀凡道．「夫人，這封書信之上，不會有詐麼？」

五毒夫人道．「目前還不會。不過，很快

會被造化城主發現·」

愈秀凡未再多問，翻身上馬·篷車又向前匕去·果然是照着那書信上指示而行·

出人意外的平靜，兩天的行程上，竟然未見到任何事故·愈秀凡暗自計算行程，如若再走上一天，很可能就會趕到艾九靈的宿住之處，不覺心中緊張起來·

但他仍然忍下了心中的焦慮，沒有多問·

直到第三天中午時分，愈秀凡實在忍耐不住，才召來了五毒夫人，問道·「夫人，咱們快到那書信上指定之處了·」

五毒夫人道·「是，如是那千里使者沒有騙咱們，太陽下山時分，咱們就可能趕到了那封信上指定的地方·」

愈秀凡道·「夫人，咱們眞的要去找艾大俠麼？」

五毒夫人搖搖頭，道：「不去，如若一個時辰之後，還沒有什麼變化，咱們就應該改道了·」

愈秀凡道·「改道，到那裏去？」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是心機極深又充滿自信的人，他喜歡弄險，常常把事情安排在最後的時刻·所以，咱們要撑下去·」

愈秀凡忽然發覺，五毒夫人不但是一位很有心機的人，而且，也是一位極善應付變故的人物·

淡淡一笑，接道·「咱們撑下去，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五毒夫人道·「最壞的結果自然是見到艾九靈·不過，那不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事，你見到艾九靈，但艾九靈却未必能見到你·」

愈秀凡道·「這話在下就不明白了·」

五毒夫人道·「很簡單，你只要把『愈秀凡』隱藏起來，艾九靈自然就見不到你了·」

愈秀凡道·「多謝指教·」

五毒夫人道·「咱們也可能遇上造化城主擺下的陷阱，那可能要有一場惡鬥苦拚，咱們也可能會有一些傷亡·」

愈秀凡道·「動手搏殺，自是難免有傷亡之事，但在下相信有妳夫人主持其事，就算咱們有傷亡，那也是傷亡很輕微了·」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愈少俠誇獎·」

愈秀凡又發覺了五毒夫人一項特長，那就是臨危不亂，沉着無比·

忽然擧起右手，理一理鬢邊的長髮，五毒夫人微笑說道·「咱們走吧！」

轉身登上篷車·

顏成笑一笑，道·「愈少俠，你改扮過自己沒有？」

愈秀凡搖搖頭，道·「在下一直以眞面目在江湖上走動，沒有改扮過·」

顏成道·「在下身上有一副人皮面具，但不知愈少俠是否要用？」

愈秀凡道·「拿出來瞧瞧吧！」

顏顏成取出人皮面具，遞了過去·

那是一張四十多歲的面孔，而且製造的十分精巧，愈秀凡瞧看了一陣之後，道：「唉！人皮面具，可以遮住一個人的臉，但却無法遮住一個人的心，戴上它，又有何用？」

顏成笑一笑，道·「愈少俠，你如躲入篷車之中，遮去雙目，眞的瞧不到艾九靈，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愈秀凡道·「試試看吧！我盡力而爲，如是實在忍耐不住，那就只好出而履約了·」

湯蘭低聲地說道·「愈少俠，你看，五毒夫人這做法，是不是一個圈套？」

愈秀凡緩緩說道·「不知道·江湖上太過險詐，在下實也無法分辨了·」

湯蘭道：「照目下的情形看，不無可疑，所以，咱們要戒備一下·」

顏成道·「問題是篷車中人，他們會不會聽從五毒夫人的話·」

湯蘭微微一笑道·「這個，顏兄可以放心，至少有一半人不會聽她的話·」

顏成道·「姑娘，別忘了那五毒夫人是一位用毒的高手，她能使同車中人，不知不覺的身中奇毒，如若他們中了毒，那就非聽五毒夫人不可了·」

湯蘭道·「她只坐在一輛篷車之中，縱然下毒，也只那一輛車了·」

愈秀凡道·「照我的看法，五毒夫人不會又生悔意，咱們不用太過多心了·」

湯蘭吸一口氣，道·「多一份小心，總是好些·」

這時，假扮桑花娘的水燕兒，突然一收韁繩，整個篷車突然停了下來·

耳際間，傳來了水燕兒的聲音，道·「湯姑娘，停下來！」

湯蘭一收馬韁，道：「什麼事？」

愈秀凡也收住了坐騎，回頭望着水燕兒·

水燕兒道·「前面十丈處，有一片樹林，內有埋伏·」

愈秀凡道：「眞的麼？」

水燕兒道·「不錯·造化城中的事，十之八九瞞不過我·」

愈秀凡道·「姑娘能夠說出什麼樣的埋伏麼？」

水燕兒道·「大約是暗器手和一些劍士·但什麼人領隊，我就猜不出來了·」

愈秀凡道·「咱們應該如何？」

水燕兒低聲道·「告訴五毒夫人，由她出面對付·」

愈秀凡道·「在下怎能坐視？」

水燕兒輕輕吁一口氣，道·「愈少俠，江湖中事，有些地方，用不着太過認眞·」

愈凡秀道·「姑娘的意思是……」

水燕兒接道：「小的照思是，愈兄先把此事交給了五毒夫人，愈兄能夠不問就不用多問好了·」

愈秀凡哦了一聲，道·「好吧！在下這就去請五毒夫人·」

但見人影一閃，五毒夫人已停在愈秀凡的身前，道·「不用請了·我已經來了，愈少俠有什麼吩咐？」

愈秀凡道·「不敢當·前面一片雜林中，有埋伏，此事請夫人查看一下如何？」

五毒夫人回顧了水燕兒一眼，道·「這可是燕姑娘的意見麼？」

愈秀凡道·「夫人，可是有什麼爲難之處麼？」

五毒夫人道·「沒有·我去查看一下·」
擧手一招，道·「來吧！」
兩個年輕少女，疾奔而來·
是五毒夫人的兩個年輕女婢·
輕吁了一口氣，五毒夫人微笑道·「愈少俠，如若是咱們不能生擒，是否全數殺死？」

愈秀凡道·「這個我看由夫人決定了·」

五毒夫人道·「好！愈少俠請稍候片刻，我帶着兩個女婢去去就來·」

帶着兩個女婢，直向雜林奔去·

愈秀凡想不到事情竟然如此簡單，回顧了水燕兒一眼，道·「燕姑娘，這五毒夫人，怎會如此聽話？」

水燕兒笑一笑，道·「聽話還不好麼？」

愈秀凡道·「好是好，不過，我覺着有些很奇怪·」

水燕兒道·「什麼奇怪？」

愈秀凡道·「她答應的太快了，答應的沒有一點猶豫·」

水燕兒道·「你不瞭解五毒夫人的爲人，

她對造化城中的情勢，瞭解的很深，應該如何對付，她心中會有分寸·」

愈秀凡道·「燕姑娘，那些埋伏在雜林中的人，是不是造化城中的人？」

水燕兒道·「愈兄，你帶着這一批人，在江湖之上行動，老實說，除了造化城中的人手之外，不論那一個門派，要動咱們，也得仔細的想上三天三夜·」

愈秀凡哦了一聲，凝目向雜林望去·

但見五毒夫人帶着兩個女婢，直撲入雜林之中·

不聞呼喝之聲，也不聞兵刄相撞的聲音·片刻之後，五毒夫人帶着兩個女婢，又匆匆行了回來·

愈秀凡低聲問道·「夫人，林中可有埋伏麼？」

五毒夫人道·「有·」

愈秀凡道·「幾個人？」

五毒夫人道·「二十四個·」

愈秀凡道·「可都是造化城中的高手？」

五毒夫人道·「那要看怎麼一個解釋法了，如若以武功而論，他們談不上高手，但他們都是暗器名手·」

愈秀凡道·「夫人怎麼處置了他們？」

五毒夫人道·「全部處死了·」

愈秀凡怔了一怔，道·「夫人好快的手脚，二十四個人，你一下全殺死了麼？」

五毒夫人道·「不錯，全數死了·」

愈秀凡道·「你用的是什麼手段，一擧殺死了所有的人？」

五毒夫人道·「我殺人，自然是用毒·」

愈秀凡詫道·「他們都沒有施用暗器反擊麼？」

五毒夫人道·「哼！他們如是眞要一見面就出手，只怕我和兩個女婢，也不能全身而退了·」

愈秀凡道·「這麼說來，他們站着不動讓你殺了？」

五毒夫人道·「那也不是·一則是他們對我有些害怕，不敢對我下手，二則是我也用不着一個一個的去殺他們·」

愈秀凡道·「夫人是如何殺了他們呢？」

五毒夫人道·「我們最大的本領就是用毒，而且，一出手，可以對付數十個人·」

愈秀凡道·「原來如此·」

五毒夫人道·「他們都中了劇毒，而且，早已氣絕而逝了·」

愈秀凡道·「那裏有多少人？」

五毒夫人道·「二十幾個·」

愈秀凡道·「全都死了麼？」

五毒夫人道·「不錯，一個活口未留·」

愈秀凡道·「夫人高明極了·」

五毒夫人道·「不敢當·」

愈秀凡道·「夫人，在下現在才知道夫人不是一個平常的人·」

五毒夫人道·「愈少俠誇獎了·」

愈秀凡道·「在下佩服的不是你的用毒之能，佩服是夫人的氣度，把是非明辨於內心之中·」

五毒夫人道·「愈少俠，我是不善言談的人，而且，我也是不喜歡講話的人·」

愈秀凡道：「大智若愚·」

五毒夫人道·「那也是實逼處此，因爲，造化城主太能幹了·他不但武功上有所成就，而且在智謀策略上，也非常人能及，言多必失，所以，我一直對自己警惕着·」

愈秀凡道·「夫人，現在，咱們應該如何呢？」

五毒夫人道·「現在，我看咱們應該退回去了·」

愈秀凡道·「好！」

接着回顧了顏成和湯蘭一眼，道·「咱們走吧！」

幾人掉轉了馬頭，篷車又向另一個方向走去·

顏成一提韁，追了上去，道·「愈少俠，咱們要不要派個人到那雜林中看一看？」

愈秀凡搖搖頭，道·「不用了·不管是眞的是假的，她解決了咱們的問題，用不着對她懷疑了·」

顏成道·「愈少俠，江湖上事，不能太過相信·」

愈秀凡微微一笑，道·「我已對五毒夫人多了一份瞭解·不論是眞是假，她都會殺死那些人·如是假的，她怕咱們查，如若是眞的，她又非殺死他們不可·」

湯蘭點點頭，道·「公子說的不錯·」

愈秀凡微微一笑，道·「五毒夫人像匣中之劍，已然露出了鋒芒，是朋友，對咱們帮助很大·」

顏成道·「如若是敵人呢？」

愈秀凡道·「如若是敵人，咱們也可以借此機會利用她一下，讓她多殺一些造化城中的人·」

湯蘭道·「不錯，這一點，咱們倒沒有想到，看來公子的鋒芒，也出了劍匣·」

愈秀凡笑了一笑，道·「湯姑娘，有五毒夫人在此，咱們只要對付五毒夫人一個就行了，如是沒有五毒夫人，咱們要防止造化城主很多的暗襲，有了五毒夫人，咱們只要防她就行了·」

顏成道·「公子說的對，咱們對五毒夫人盡量信任，但咱們內心，要對她有一份警惕的準備·」

愈秀凡笑一笑道·「顏兄，五毒夫人是一位大智若愚的人，咱們雖然要防她，但不能流露出來·」

顏成道：「這個，咱們會小心一些·」

談話之間，突聞一支響箭，破空而至，帶着一種淩厲的金風·

愈秀凡一勒馬韁，停了下來·

篷車也隨着停了下來·

水燕兒飛身而起，落在了愈秀凡的身側，道·「愈少俠，看到了那支響箭麼？」

愈秀凡道·「看到了·」

水燕兒道·「你在江湖上行動不久，對這響箭的作用，很瞭解麼？」

愈秀凡道·「不太瞭解·」

水燕兒道·「這支響箭，和一般的響箭還有些不同·」

愈秀凡道·「那裏不同？」

水燕兒道·「這是造化城中的響箭，而且，是一種警告的響箭·」

愈秀凡道·「哦！」

水燕兒道·「這一支響箭之後，還會有第二支響箭射來·」

愈秀凡道·「代表什麼？」

水燕兒道·「第一支響箭，只是一種信號，第二支響箭，才是告訴你來的是什麼人？」

愈秀凡道·「我們局外人，能夠聽懂這些響箭麼？」

水燕兒道·「聽不懂·這些響箭是專門對付我們的·」

愈秀凡還未來的及答話，五毒夫人匆匆行了過來，道·「愈少俠，可能會有一場很兇厲的搏殺，恐怕咱們這個隱密，很難再維持下去了·」

水燕兒道·「夫人，告訴了他們沒有？」

五毒夫人道·「我已經告訴他們，都已經有了準備·」

但聞第二支響箭，破空而至，帶來了一種很奇怪的嗚嗚之聲。

五毒夫人歎息一聲，道：「是造化城主來了。」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造化城主來了？」

五毒夫人道：「不錯，他本來就是個多疑的人，一發覺徵象不對，就親自趕來此地。」

俞秀凡道：「咱們要如何應付？」

五毒夫人反問道：「俞少俠準備如何應付呢？」

俞秀凡道：「最好的辦法，就是咱們全力和他一戰。」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他現在還是半信半疑，未必知道的十分詳盡，但如你下令和他一戰，那就算洩露了咱們全部的隱密。」

俞秀凡道：「對於江湖上的奸詐手段，在下自知瞭解太少，所以才請教夫人決行了。」

五毒夫人道：「決行不敢當，你是咱們這一羣人中的瓢把子，自然，一切事務都要聽從你的令諭行事，就算是錯了，也要一錯到底。事實上，天下也沒有絕對的錯事，只要能注意修正，很多事都可能因錯而成……」

這幾句話，似是含有玄機，俞秀凡聽得似懂非懂。

第三支響箭，又劃空而過，這使得俞秀凡無暇多問。

五毒夫人沉聲接道：「不錯，響箭的聲音，確是造化城主大駕親臨，但我不相信他會親自趕來。」

俞秀凡道：「難道還會有假的造化城主不成？」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有很多的化身，爲什麼不能有一個替身，代她出巡江湖。」

俞秀凡道：「哦！」

談話之間，突聞輪聲轆轆，一輛高大的篷車，疾馳而來。

這是罕見的一輛篷車，充滿着一種高貴、神秘。

十六匹健馬拖行，篷車四週，都被黃綾幔起，八個車輪，也都被黃綾遮去了一半，只見到半隻輪子。

大篷車上面篷面較小，有如一座寶塔一般，似乎是篷車分了層數。

五毒夫人道：「燕兒！是他乘坐的篷車，到處是機關、埋伏的篷車，記着，不能到距篷車三丈以內的距離。」

水燕兒道：「我不相信眞是他趕來了。」

五毒夫人道：「就算不是他，也是造化城主一位很重要的人，冒他之名而來。」

水燕兒惑然道：「他可是已知道咱們背叛了他？」

五毒夫人道：「我想，他還在信疑參半之中。」

但見黃綾啓動，一面金牌，飛出車外，噗的一聲，落在地上。

那金牌落地之後，竟然豎立在地上。

金牌上用硃砂寫了一個大紅字「參」。

五毒夫人望了那金牌一眼，臉色微變，但他還保持着外表的鎮靜。

水燕兒回顧了俞秀凡一眼，欲言又止。

那金牌帶過來一股奇寒之氣，似乎是一下子把所有的人與物，完全給凍了起來。

一時間，一片靜，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

只聽那高大的篷車中，傳出了一聲冷笑，道：「你們看到了金牌麼？」

俞秀凡本來想等那五毒夫人應付，但那五毒夫人却是一語不發。

水燕兒假扮了桑花娘，更是不便於說話。

俞秀凡輕輕咳了一聲，道：「看到了。」

車中人哦了一聲，道：「看到了，爲什麼不對車參拜？」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車上何許人，在下何許人，爲什麼在下要對車參拜。」

車中人冷笑一聲，道：「俞秀凡，你不是本門中人，見牌不拜，也罷了，但五毒夫人該應知道規矩。」

俞秀凡道：「你是造化城主？」

車中人道：「要五毒夫人答話。」

俞秀凡道：「五毒夫人也不是造化城中的人。」

車中人道：「哦！俞少俠的意思是……」

俞秀凡接道：「這裏的人，包括五毒夫人在內，都是在下向造化城主要來的人。這些人，不但已聽我之命，而且也爲我所用，閣下如若眞是造化城主，那就不該有此一問。」

車中人沉吟了一陣，道：「俞秀凡，這些話似是用不着你代爲答覆。」

俞秀凡道：「他們都已是我俞某人的屬下，在下代作答覆，有何不可。」

車中人未再理會俞秀凡，却高聲說道：「五毒夫人，妳如何決定，怎的避不作答？」

五毒夫人歎一口氣，道：「我覺得俞少俠說的不錯。」

車中人道：「哦！」

五毒夫人道：「城主既然把咱們送給了俞少俠，自然，他算是咱們的上司了，咱們聽他之命，那也不算有錯了。」

車中人道：「看來，妳果然是背叛了造化城。」

俞秀凡道：「他們受造化城主之命，爲在下効力，怎麼說背叛了造化城主？」

車中人道：「這麼，水燕兒等一批人，也都服用過妳的藥物了？」

這幾句話，至少暴露了一件事實，那就是桑花娘的死亡，還未傳出去。

五毒夫人道：「他們都很好。」

這句話答覆的很含糊，正反兩面，都可以說得過去。

車中人又傳出一聲冷笑，道：「五毒夫人，這就是妳給城主的答覆麼？」

五毒夫人道：「不錯。除此之外，我實在也想不出更好的答覆了。」

車中人道：「妳現在是否還肯聽城主的令諭？」

五毒夫人道：「這個，要看城主如何吩咐了。」

車中人道：「五毒夫人叛意明顯，律應處死。」

說了半天，敢情這說話的人，並不是造化城主。

但聽口氣，造化城主顯然也在這高大的篷車之上。

忽然間，車簾啓動，飛落下一個全身紅衣的人。

這紅色衣服不知是何物，看來非棉非絹。

紅衣人脚落實地，立刻轉向五毒夫人，道：「妳自絕，還是要我動手？」

五毒夫人道：「血影劍衞！」

紅衣人道：「不錯。」

五毒夫人道：「久聞血影劍衞之名，但却無緣一見，今日有幸一會了。」

紅衣人道：「咱們見過夫人，也知道夫人用毒之能。」

五毒夫人道：「誇獎，誇獎。」

紅衣人道：「夫人雖有用毒之能，但血影劍衞的特點，就是不怕毒藥。」

五毒夫人道：「我除了用毒之外，自信在武功上還可以和你動手一戰。」

紅衣人道：「夫人還有如此豪氣？」

五毒夫人道：「聽說血影劍衞才是造化城主的眞正護衞，不過，我還是不相信城主眞的到了此地。」

紅衣人道：「夫人如何才肯相信眞的是造化城主駕到了呢？」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現身出來，讓我瞧瞧！」

紅衣人怒叱道：「五毒夫人，妳好大的膽子？」

五毒夫人道：「本來，造化城中除了城主之外，任何人都不足以使我生出敬畏之心，如非造化城主親身到此，憑一個血影劍衞，也要我低頭認罪麼？」

紅衣人怒道：「妳既知血影劍衞是城主的眞正護衞，就該相信他確已到此？」

五毒夫人道：「既然到此了，現身一見，有何不可？」

紅衣人突然一瞪雙目，不停的互搓雙手，一面高聲說道：「五毒夫人，妳出言無狀，藐視城主，本護衞要擒妳定罪，妳是要束手就縛還是要出手反抗？」

五毒夫人道：「我認爲你假傳城主令諭，不能從命。」

紅衣人道：「放肆！」

突然飛身而起，撲向了五毒夫人。

就在他飛身而起的同時，一道白芒，疾閃而出，刺向了五毒夫人。

俞秀凡忽然之間，拔劍擊出，迎向了紅衣人。

但聞嘡的一聲，兵刄相擊，兩條人影同時落地。

俞秀凡的長劍緊握在手中。

那紅衣人手中，也多了一柄軟劍。

紅衣人冷笑一聲，道：「五毒夫人，妳爲何不敢出手？」

俞秀凡道：「用不着她出手。」

紅衣人道：「看來，五毒夫人確已和閣下合在一處了，背叛了本門。」

俞秀凡笑一笑，道：「她說不上背叛，因爲，貴城主已把她撥給了在下。」

紅衣人道：「俞秀凡，咱們奉有令諭，不和閣下動手。」

俞秀凡道：「爲什麼？」

紅衣人道：「因爲要留下你的性命，履行約定。」

俞秀凡道：「要我火併艾九靈大俠。」

紅衣人道：「那約定有一個最大作用，就是讓你們兩人火併，不論何人死於何人之手，都會留給江湖上一個是非難以定斷的評論。」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世上不如人意事十之八九，造化城主設計雖好，只怕很難如他之願。」

紅衣人冷笑一聲，道：「你在那份約書上打下手印，自然是千眞萬確的事了，閣下如不履行那份約定，我們城主，只要把那份約書，公諸於世，閣下還有何顏立於人世？」

俞秀凡冷冷說道：「但在未遇艾大俠之前，却叫在下先遇上了閣下。」

紅衣人道：「遇上了我，你又能怎樣？」

俞秀凡道：「很不幸的是，在下胸藏着很重的殺機。」

紅衣大漢道：「就算胸藏殺機，只怕未必能殺得了人。」

俞秀凡道：「試試看吧！閣下是首當其衝的人。」

長劍揮動，連攻三劍。

紅衣大漢手中軟劍，有如靈蛇擺尾，竟然把三劍完全封閉開去。

俞秀凡點點頭，道：「血影劍衞，果然是有些道行。」

接過俞秀凡三劍，紅衣人已覺着遇上生平未遇的高手，這三劍勢道之快，力量之强，直叫人招架不易。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三招交接，紅衣人已自知難是對方之敵，突然發出一聲清嘯。

但見人影閃動，那高大的篷車上，一連飛落下三個紅衣劍士。

三個人手中都握着長劍。

五毒夫人冷冷說道：「到齊了。血影四劍衞。」

四個紅衣人穿着的衣服一般，身材也差不多，臉上也被一頂連身的掩頰的帽子遮着，除了最先現身的紅衣人執着一把軟劍之外，這三人，都執着一樣的長劍。

更清楚一點說，這只是四個穿着紅衣的人，根本無法把每個人分辨出來。

俞秀凡長劍斜斜指向半空，道：「四位一齊上吧！」

五毒夫人道：「俞少俠！不用太大方，血影四劍衞，合搏之術，威力無窮，咱們既然有人可以對付他，爲什麼要接受他們的合攻？」

俞秀凡笑一笑道：「夫人，我要磨練自己，考驗自己。我必須利用造化城中高手，磨快我的劍，堅强我的心。」

五毒夫人點點頭道：「好！我們爲俞少俠掠陣，需要我助拳的時候，招呼我們一聲。」

俞秀凡點點頭。

五毒夫人道：「他們身上衣服，刀劍難傷，毒藥難侵，只有他們的雙目和握劍的雙手，是其弱點。」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多謝夫人指點。」

長劍一振，劃出了一圈銀紅，接道：「四位可以出手了！」

四個紅衣人互相望了一眼，突然間，四劍並出，四枝劍分由四個方位攻了過去。

由於取位的準確，四把劍交錯得如一道嚴密的網，合罩而下。

俞秀凡長劍斜舉，忽然間，急攪而出，長劍洒出了一片劍花。

這一招「百花怒放」，乃驚天劍法中一記絕學。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傳人耳際。

四枝交錯而下的長劍，俞秀凡一劍震開。

這一記防守絕招，不但使得四個紅衣人大感意外，且使旁側觀戰的五毒夫人心中一震。

她覺得這四劍交合之力，如是加諸自己的身上，勢必非遭活活劈死不可。

但俞秀凡却能在一招之下，把四支劍完全封開。

單是這一劍，就足見是不凡的功力。

五毒夫人內心中生出無比的敬佩，長長吁一口氣，道：「看來，俞少俠用不着咱們帮忙了。」

湯蘭道：「血影劍衞身上的衣服，刀箭不入，百毒難侵，咱們就算想帮忙，也帮不上忙的。」

這時，塲中又形成了劍拔弩張的局面。

原來，四個紅衣人被一劍封開了攻勢之後，立刻又佈成合圍之勢。

但是包圍圈的距離，却大了很多。

四個人又開始慢慢向前合攏。

顏成低聲說道：「夫人，俞少俠震退了四人之後，爲什麼不爭取主動，向四人攻襲，却甘願讓四人再度圍攻。」

他那裏知道，俞秀凡那一招「百花怒放」，貫注了全身的功力，雖然一劍把四人震開，但也耗去了他全身的功力，必需運氣調息一陣，才能有對敵之力。

但見四個紅衣人齊聲大喝，第二度躍飛而前，四劍交合，劈了下來。

這一次，和上次完全一樣，四枝劍由四個不同的方位佈成了一個劍網，直罩下來。

俞秀凡大喝一聲，揮劍而出，仍是一招「百花怒放」。

長劍洒出一片劍花，噹的一聲，仍然把四個人給震退開去。

片刻之後，四個人又一次合攻，雙方仍用着同一的劍式，一樣的結果，四個紅衣人仍然被一劍震開，仍然佈成了合圍之勢。

別人看來，心中有些不大明白，覺着那些人爲什麼只此一招，彼此的劍式完全不變？

事實上，這是血影劍術合搏之術中最厲害的一招。

俞秀凡用的一招，也是唯一能拒擋四人合擊的一招。

但在雙方一招力拚之後，彼此都已用盡了全力，都已無再攻敵人之能。

這就是在一招硬拚之後，雙方都無法立即再動手的原因。

但觀戰的人，却是一點也想不到。

五次合擊，未能得手，四個血影劍衞已知道了自己無能勝得强敵，雖佈成合圍之勢却未再出手。雙方相持了足足有一盞茶工夫之久。

對四個紅衣人而言，這是很大的失策。

這一盞熱茶工夫，他們固然得到充分的調息，但也給了俞秀凡反擊的機會。

但見寒光閃動，俞秀凡長劍幻起了三道寒芒，分向三個紅衣人攻去。

明明是一支劍，但這三個紅衣人却無法分辨出那一個是虛招。

三個人同時大喝一聲，揮起長劍，封擋劍勢。但見寒芒閃動，一片劍芒，却湧向了那手執軟劍的血劍影衞的領班身上。

但聞一聲慘叫，那手執軟劍的血影劍衞領班，握劍的右手，四指落地，鮮血噴出。

五毒夫人低聲讚道：「好劍法！」

俞秀凡長劍疾起，寒芒刺中那紅衣人的前胸。

那紅色的衣服，果然有避刀劍之能，劍上力道，把他震退了兩步，但却沒有刺入肌膚。

另外三個紅衣人，一招封空，收住劍勢時，俞秀凡已倒轉攻向三人。

這一次，俞秀凡完全佔盡先機，長劍展開了驚天劍法，逼的一個紅衣人只有招架之攻，沒有還手之力。

四個紅衣人中的一個，斷指棄劍，受傷不輕，合搏之術，也受了很大的限制。

俞秀凡的劍勢，也就更顯得矯如游龍，縱橫自如。

不大工夫，三個紅衣人連連中劍。

他們衣服可避刀劍，雖然各中數劍，都沒有受傷。

不過，俞秀凡手中强烈的內勁，也使得中劍處，筋骨酸痛。

俞秀凡劍上的力道，愈來愈强，中劍人常常被震退數步。

又鬥數十合，三個紅衣人，已各自中劍十次，傷處雖未見血，但强烈的劍氣，已震的三人消失了抗拒之力。

俞秀凡眼見時機已到，正待削去三個紅衣人的握劍手指時，突聽一聲大喝，傳了過來，道：「住手！」

一條人影，由那高大的篷車上飛躍而下。

一團烏雲般的黑影，直罩下來。

俞秀凡不知何物下罩，不敢用劍反擊，一提氣倒退八尺。

凝目望去，只見一個全身黑衣的白髯老人，手中執着一個魚網。

那魚網籠罩之處，約有五尺方圓。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哼！想不到你這飛網翁，還活在世上。」

黑衣人淡淡一笑，道：「老夫是活的久了一些，今年整整一百另七歲，不過閻王不要，小鬼不來拿，老夫就是想死，也死不了。」

五毒夫人道：「我可以給你一種藥吃，讓你立刻死亡，四個時辰之內，身體化成一灘清水。」

飛網翁道：「可惜的是好死不如賴活着，老夫感覺中還沒有活够。」

五毒夫人向前逼上一步，道：「你可以不吃，但你不能讓我不放毒。」

飛網翁急急一收魚網，向後退了兩步，道：「老夫這網上，滿是倒鈎毒刺，中人之後大約也不太好受。夫人要老夫在能够中毒的距離之內施毒，我相信你也逃不過老夫這飛網。」

俞秀凡已看清楚了那黑網形體，和打魚的網兒一樣，只不過稍爲密了一點。

緩緩向前行了兩步，俞秀凡緩緩說道：「這個網眞的能够網人麼？」

飛網翁道：「網在老夫的手中，那個不相信，何不過來試試？」

俞秀凡更點點頭，道：「不錯，在下正準備要試試。」

五毒夫人道：「俞少俠小心，這老兒飛網之技，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

俞秀凡道：「就算是吧，在下也要見識一番。」

五毒夫人見識了俞秀凡的劍術，聽他如此說，想是已有把握，也就未再多言。

飛網翁目光一轉，只見四紅衣血影劍衞已然飛入篷車之中，當下冷笑一聲，道：「很好，很好！閣下可要試了？」

俞秀凡道：「正要如此。」

飛網翁道：「來吧！閣下先出手。」

俞秀凡長劍平胸，緩緩向前行去。

飛網翁也很沉得住氣，雙目盯注在俞秀凡的劍上，也不肯輕易出手。

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用手中的魚網對敵，俞秀凡內心之中也有些緊張，向前行進的速度很慢。

飛網翁却是已將那整個魚網收入右手中。那魚網也不知是何物作成，展開時可籠罩五尺方圓一片的地方，但收入了手中，只可握上一把。

忽然間，俞秀凡長劍探出，刺向那飛網翁的右腕。

他出劍的手法太快，快的飛網翁無法撒開手中之網。

那知飛網翁左手一揚，一片黑影，罩了下來。

原來，他左手之中，還握着一張魚網。

這一下，大出了俞秀凡的意料之外。

如若俞秀凡的右手長劍不收，可能會一劍斬下飛網翁的右手。

但那飛網翁左手飛出的魚網，也可能一下子套中了俞秀凡的人。

權衡輕重，俞秀凡不得不收了長劍，疾退六尺。

這左手魚網小了一些，撒開只可籠罩三尺大小地方。

這一回合，兩個人未分出勝負。

飛網翁左手的飛網差了一尺，沒有網住俞秀凡。

但也領敎了俞秀凡的快劍，那是閃電飛虹一般的快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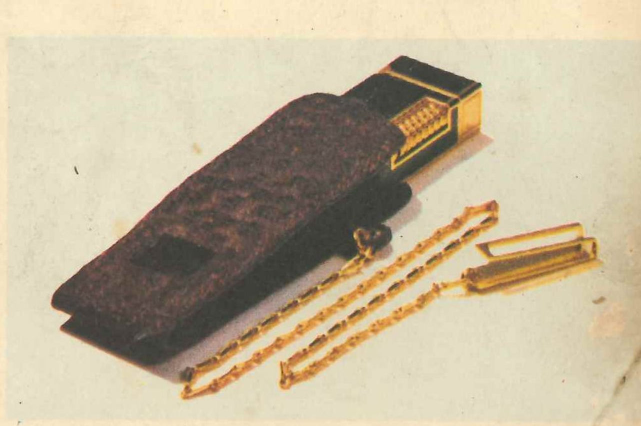
飛網翁吁一口氣，道：「好快的出劍手法！老夫活了一百另七歲，還沒有見過這樣快的快劍。幸好老夫有兩隻手、兩張網，如是只有一隻手，只能用一隻網，只怕早已被你一劍斬了下來。」

（未完）

P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既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外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